武俠世界

大盜奇謎（雪刀後傳故事）　龍乘風・新著

江湖妙公子，爲抱打不平而捲入危險漩渦，也同時陷入情網之內。一柄黑色斧頭，內藏秘密，消息一經傳出，江湖立刻大亂，究竟所爲何事？這一次，［雪刀傳人］又有驚險際遇，內容精采百出，敬希讀者諸君萬勿錯過。

$4.00

第27年

39

編者話

「雪刀浪子」龍城璧，後繼有人——龍玉郎，此子天生俊彥，豪情風範，不遜乃父，青出於藍。今期巨型小說刊出的「雪刀」後傳故事「大盜奇謎」，就是敘述這位「雪刀傳人」的一段際遇。故事中描述一柄黑色的斧頭，內藏驚人秘密，消息一經傳出，江湖立即大亂；妙公子妙人妙事特別多，他愛好抱打不平，捲入危險漩渦，也同時墜入情網……過程曲折離奇，驚險緊張，是作者龍乘風最新精心之作，敬請萬勿錯過。

☆　☆　☆

南北「雙鷹」神捕雖然退隱了，但他們的心腹愛將仍孜孜不倦繼承上司宏願，不屈不撓，維護法紀。西門丁今期又有新作——「雙鷹」後傳故事：「麒麟鎖」刊出，內容相當精采，請閱內文69頁。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馬行空作品，是一部新派俠情詭幻故事「風嘯龍吟」。內容講述一個山莊上至莊主，下至莊漢傭僕，竟然在莊主壽誕將屆時全部離奇失踪，令到一位代師門長輩前往拜壽的青年俠士撲了個空，追查之下，那莊主却突然出現……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20.00
一年港幣＄239.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46.00
一年港幣＄291.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06.00
一年港幣＄41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39期
（總號137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妙人妙語妙公子

江湖多妙人，既有妙人，自然也就會有許多妙事。

妙人妙事，因果互爲，這種現象是自古皆然的。

越妙的人，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往往也就越妙，這道理就和牛吃草一般的簡單。

越大的牛，吃草越多。

而妙公子，他是一個妙人，非常非常之妙。

他生長於一個富貴武林世家之中，而且還是個獨子。

他父親是個保鑣，自稱爲「威震大江南北關內關外忠字當頭鏢局總鏢頭」。

天下間大大小小的鏢局不計其數，但名稱最冗長的，就是這一間。

這間鏢局雖然門外掛着這麼一塊招牌，但是鏢局內的景象，却是令人爲之發傻的。

鏢局裏沒有鏢師、趟子手，也沒有兵器，或者是任何練功的佈置物品。

鏢局內只有花，一盤又一盤的鮮花。

負責栽培這些鮮花的，是兩個老婦，瞎了一隻眼的叫莊大娘，駝背的一個叫九姑婆。

這對老婦都很古怪，莊大娘不喜歡說話，連總鏢頭和她說話，她的態度也是冷冰冰的，似乎全天下的人她都沒有放在眼內。

只有妙公子來了的時候，莊大娘這副臉孔才會一反常態。

至於那個九姑婆，她經常都會笑口吟吟，但誰若激怒了她，她整個人就會變得極粗暴，甚至粗話連篇，立時變成一個悍婦。

除了莊大娘和九姑婆之外，鏢局裏就再也沒有任何人。

這算是什麼鏢局？

答案實在很妙：原來這位總鏢頭，他所保的鑣不是貨，而是一個人。

那是他的妻子。

所謂「威震大江南北關內關外忠字當頭鏢局總鏢頭」，其實自始至終只是「護花人」，如此而已耳。

這是武林中一件妙事，一件很妙很妙的妙事。

如此總鏢頭，他生下來的兒子，當然也是妙之又妙的妙人。

之謎



妙公子就是他的兒子，唯一的兒子。

總鏢頭姓花，名功侯。

而妙公子的名字，聽來十分文雅，他叫洵儒。

花洵儒這個名字，極富書卷氣，而事實上，這位妙公子的才學，也的確是出類拔萃，令人欽佩萬分的。

倘若他只懂得讀書，那麼，他只會是個秀才，是個文人雅士，但他更具成就的一方面，還有武功。

花功侯武功絕頂，那是衆所週知的，他的兒子，當然不會是個膿包。

但花洵儒的武功，並非學自乃父，而是由另外三位武林高手所傳授。

在武林中，尊師重道，乃是練武中人第一等要事，誰若不尊敬師父，不聽從師父的命令，那就是大逆不道，必會被武林中人所不齒。

但是花洵儒並不怎樣敬重他的三位師父。

他的三位師父，能够把他調教成爲武林新一代的俊彥，自然都是大有來歷之輩了。

但花洵儒一點也沒有把他們放在眼內，有時候不高興，還會想些辦法來折磨他們。

做師傅的居然只能逆來順受，有一次，花洵儒把一桶糞溺向其中一個師父迎頭潑下，那個做師父的只是笑笑便算。

當然，那一笑並不表示高興，天下間絕對沒有人願意接受這種折磨。

除非是瘋子。

但花洵儒的三位師父都很正常，他們

雪刀後傳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大盗



一點也不瘋。

所以，奇怪的並不是他們這三個武林高人，而是這一件事。

這是一種怎樣的事？

江湖中有些消息靈通的人仕，知道了一點點。

但也僅僅是知道一點點而已，眞相如何，也許只有花家父子和那三個師父才知道。

× × ×

「江南的花，總是開得特別燦爛，特別嬌美。」

說這句話的人，他人在江南，生於斯，長於斯，討老婆生兒子也於斯。

這人今年剛好四十歲，唇上留着兩撇鬍子，他認爲這對鬍子生長得很秀氣，就像是美人的眉。

他很愛惜這兩撇鬍子，就像是鳥兒愛惜羽毛一樣。

這時候，他正悠閑地坐在含烟樓的欄杆旁，手裏捧着一杯窮人絕對喝不起的陳年佳釀。

在江南，人人都知道大富錢莊的老闆，就是這位最喜歡出風頭的佟大官人。

佟大官人不但有錢，而且也有一身武功。

他的師父，是武當派十大高手之一的「夢浮劍客」杜天幻。

杜天幻爲人沉着，從不喜歡跟別人爭强好勝，但他這弟子的性格，却恰好和他完全相反。

所以，杜天幻不喜歡這個徒兒，但他却也偏偏就只有這麼一個弟子而已。

許多武林中人都感到奇怪極了，有人曾經問杜天幻：「你打算甚麼時候再收錄一位弟子？」

杜天幻搖搖頭，說：「不收了。」

「莫非有佟仲鵬這樣的弟子，你已感到很滿意？」

「不，他是個劣徒，他丟了我的臉，也使武當派俗家弟子蒙羞，所以，我再也不打算再收任何人爲徒，以免誤人子弟。」這就是杜天幻的理由。

但問的人並不相信。

因爲他認識杜天幻已經三十年了，杜天幻是個怎樣的人，他比誰都更清楚。

但杜天幻既不肯說，這個老朋友也就不能繼續追問下去。

杜天幻不怎麼喜歡自己唯一的徒兒，佟仲鵬也同樣沒有眞正尊敬自己的師父。

這兩個人怎會成爲師徒的？

答案衆說紛紜，但到底眞相怎樣？却是個謎。

這時候，杜天幻遠赴天山，所爲何事，沒有人知道。

佟仲鵬也不知道，他從來都不關心師父的事。

他只關心自己的事業，自己的財富。

他從前是這樣的人，現在更加是。

他曾經到過武當山，在紫霄觀吃了二十天素菜，回來後對妻子說：「老子的嘴裏淡出鳥來。」然後就大嚼狗肉，喝醉了又用粗話罵人。

他實在不像個武當弟子，既不像，也不配。

但誰也不能說他不是武當派的人，因爲他根本就是。

最少，在道理上，他的確是武當派的俗家弟子。

× × ×

月上樓頭，景色更美。

佟仲鵬喜歡眼前的景色，更加喜歡杯中的酒，膝上嫵媚婀娜多姿的女人——月娟。

在這裏，只要有錢，就有最好的酒菜和最好的女人。

他忽然對月娟說：「妳想要什麼？」

月娟眨眨眼：「是不是無論我想要什東西，你一定答應？」

「當然答應。」佟仲鵬有了幾分酒意，說話比平時豪爽得多。

月娟於是說：「我什麼都不要，只想要你的心。」

「我的心？」佟仲鵬哈哈大笑，「我這顆心，早已給妳偷走啦！」

「不，你騙人！」月娟扭動着小蛇般的纖腰，雪白的手按在他寬敞的胸膛上，「你的心還在跳動，你的說話一點也不老實。」

月娟是個美人，這時候看來更是風情萬種，簡直已把佟仲鵬的魂魄全都勾了出來。

他又在笑了，笑得樂不可支。

「妳是我的寶貝，妳要我怎樣，我便怎樣。」佟仲鵬邊說邊笑，忽然手中一亮，右手食指已掛着一串珍珠項鍊。

這一串珍珠項鍊，由九十六顆明珠串成，每一顆都有龍眼般大小，顯然是無價寶物。

「喜歡嗎？」佟仲鵬瞇着眼；另一隻手上下游動，很不規矩。

「好漂亮！」月娟看得目瞪口呆。

「送給妳！」佟仲鵬嘻嘻的說。

月娟立刻笑了，連眼睛裏都有笑意：「是眞的？」

佟仲鵬點點頭，但却有人在不遠處冷冷說道：「是假的。」

佟仲鵬的臉色立刻變了，他輕輕推開月娟，兩眼有如猛虎般瞪着那人。

只見那人大概二十歲左右年紀，生得眉清目秀，衣飾相當華麗。

他的嘴唇不厚不薄，臉如塗脂，看來相當俊美瀟洒。

「什麼人？」佟仲鵬不由怒喝。

華服少年淡淡一笑，說道：「不是好人。」

佟仲鵬道：「你是不是好人，我一看便知，用不着你說！」

華服少年道：「那麼，你看我是個好人，還是個不好的人？」

佟仲鵬道：「的確如你所說，不是好人。」

華服少年輕輕一笑，道：「好眼光，但對女人的手段，却太差了。」

佟仲鵬臉色更沉：「何以見得？」

華服少年道：「這位美人兒，她不是說過要你的心嗎？」

佟仲鵬暫時強忍怒氣，說：「那又怎樣？」

華服少年道：「既然她只想要你的心，那麼你就不該送她別的東西。」

佟仲鵬不是笨人，不由冷笑道：「這麼說，我是應該把一顆心剜出來，血淋淋的交到她手上了？」

華服少年微微一笑，點頭道：「對了，正是這樣，但你却不捨得，只是給她一串不值錢的珍珠鍊子。」

「不值錢？」佟仲鵬怒極反笑：「小娃兒，你可知道它值多少銀子？」

「八萬兩，八折計算，合共六萬四千兩，對不？」華服少年用非常肯定的口氣說。

佟仲鵬一怔：「你怎知道？」

華服少年淡淡一笑，道：「你這串鍊子，是不是在黃寶軒買的？」

佟仲鵬冷笑道：「你好像什麼都知道，嘿嘿，倒要請問一句，閣下是那條路上的朋友？」

華服少年搖搖頭道：「我可以是一條豬，也可以是一條狗，但決不能成爲你的朋友。」

佟仲鵬道：「什麼意思？」

華服少年道：「物以類聚，但你却連豬狗都不如。」

佟仲鵬更是憤怒：「放屁！」

華服少年立刻發出了一聲怪响，他居然眞的放了一個屁，雖然不太臭，却响得有如燃着了炮竹。

佟仲鵬再也忍不住了，他怒喝一聲：「唐突佳人，該殺！」

早已有四個武師圍住那華服少年，他們都是佟仲鵬的打手。

主子一開口，這四個武師自然不會再閑立着。

四人同時叱喝，其中兩個人首先動上

了傢伙，一刀一斧毫不留情地劈向華服少年。

華服少年雙手並無寸鐵，但等到這兩個武師一動手之後，他的手裏立刻就有了兵刃。

他的兵刃，也就是兩個武師的兵刃。刀斧本來都在兩個武師手裏，但只是一兩個照面，就已全部落在華服少年掌握中。

然後，兩個武師就有如着了魔一般，你望我我望你望了好一會，接着軟綿綿地倒了下去。

另外兩個武師臉色驟變，正要亮兵刃上前拚命，佟仲鵬已然沉聲叱道：「都給我退下。」

華服少年悠然一笑，道：「佟大官人，你要親身施展武派當的武功來教訓我嗎？歡迎！歡迎！」

佟仲鵬「呸」一聲，怒道：「佟爺手下，從來不殺無名之輩，快把姓名說出，好讓佟爺爲你立塊石碑！」

華服少年「嘖嘖」連聲，道：「佟大官人，你的說話，江湖氣味太重了，能否減省一點，別讓在下耳根受罪？」

佟仲鵬早已怒火中燒，這時候再也按捺不住，「嗆啷」一聲，一把寒光四射的長劍破鞘而出，劍尖「颯」聲就向華服少年直指。

華服少年「唷」的一聲，笑道：「好厲害的牛鼻子劍法，對了，你怎麼不上武當山做道士，却在這大庭廣衆之間，抱着一個女人扭扭揑揑，這是不是老牛鼻子掌門教的。」

他侃侃而談之間，佟仲鵬已連刺十七劍，劍劍不離華服少年身上要害。

但他總是刺不着，每一劍都只能刺着空氣。

華服少年又嘆了口氣，道：「奇怪了，你分明是想刺死在下的，幹嗎每一劍都刺到別的地方了……怎麼？你想刺死在我身邊的蚊子嗎？但這裏好像沒有什麼蚊子，咳，你老想刺中我，也許唯一的辦法就是別再向我身上刺，儘管胡亂刺到別的地方好了，如此這般反而有可能誤打誤撞，一劍把我刺個正着。」

佟仲鵬給他氣得連肺都爆了，只得急劇猛攻，希望可以一擊而中。

但是他越想擊中，就越是無法如願以償。

他的武當劍法，連華服少年的衣角也揩不着。

看樣子，他一定要在衆目睽睽之下丟臉了。

華服少年雖然手裏有刀，亦有斧，但自始至終，一直沒有還擊過。

他只是很輕巧地，把佟仲鵬的劍招一一避過。

要攻得好，固然不易，想避得靈捷高明，更是絕不簡單。

佟仲鵬心中知道今天遇上勁敵了，他再也不敢大意，甚至儘量把怒火抑制了下來。

但比武這種事，永遠都是最現實最無情的，該贏的怎樣也會贏，該輸的怎樣也會輸。

佟仲鵬趾高氣揚地活了四十年，今天第一次遭遇到沉重的挫折。

華服少年年紀雖輕，但武功却遠在佟仲鵬之上。

佟仲鵬急了，忽然長劍脫手，向華服少年當胸急射過去。

劍勢急如箭矢，但却給華服少年輕輕用斧撥開。

也就在此際，佟仲鵬左掌倏地急揚，看似發掌，實則從袖裏射出一蓬可怕的暗器。

這一蓬暗器，有些細如牛毛，有些寒芒亂閃，奪人眼目。

暗器一出，一種令人難聞之極的腥臭之氣，也隨即散發出來。

刹那之間，華服少年已給這蓬暗器完全罩住。

他看來只有死路一條。

但是華服少年並沒有死，誰也看不出他用什麼手法，忽然把披在身上的絲袍脫掉。

脫袍是一種動作，一般人脫下一件這樣的袍子，最少要眨三下眼的功夫。

但華服少年就算能够在一眨眼間脫下袍子，也嫌太遲。

佟仲鵬的暗器實在來得太快了，在一眨眼的功夫之間，已足够讓華服少年死十次！

然而，華服少年最後還是沒有死，佟仲鵬發出去的暗器，全都給那件袍子沒收了，統統如泥牛入海似的，消失得無踪無影。

華服少年笑了，笑容充滿着自信，甚至顯得有點驕傲。

「還有沒有別的把戲？」他的聲音充滿了揶揄的味道。

佟仲鵬呆住了，他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居然會給一個人脫袍的動作震驚成這副樣子。

他秘密練了十二年的暗器功夫，在他想像中，簡直是絕對完美無瑕的。

世間上能够接得下這一手暗器功夫的人，極可能不會超過十人。

現在，他的暗器已發出去了，但對手却用一件平平無奇的袍子，把每一件大大小小發出去的暗器全部沒收，然後還再問上一句：「還有沒有別的把戲？」

他的臉又黃又綠，就像是一條已經要壞了的青菜。

他汗流浹背，流的全是冷汗。

「我……我敗了。」他只能頹唐地接受這一次的挫折。

大丈夫能屈能伸，栽一次觔斗也算不上什麼。

但是，這華服少年是誰？他爲什麼要對付自己呢？這兩點是非要弄個明白不可的。

連佟大官人也都栽倒，那些平時作威作福的武師，再也不敢有什麼勇猛的表現了。

賞獎固然是很好的，但是生命更加可貴。

雖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但也得看情形而定。

華服少年看了那兩個武師一眼，忽然說：「佟某這一口飯，你們以後是再也啃不下去的了，這點小錢，你們四個人拿去

，將來做點小買賣，別再妄想繼續在刀頭上舐血渡日。」

語畢，隨手一揚，四張嶄新的銀票飛了出去。

每張白銀五千兩正。

兩個還能站着的武師瞧得連眼都直了，他們本來還在想：「有沒有機會暗算這小子一把，爲佟大官人出這口烏氣？」但這二萬兩銀票洒下來，他們除了連聲道謝之外，又還能再有什麼念頭了？

那個月媚姑娘，早就已經嚇得臉無血色，身子顫簌簌地靠在一角。

華服少年也看了她一眼，道：「那串明珠，妳拿走罷。」

月媚不住點頭，伸出雪白而發抖的手把珠鍊一撈，接着便跑了。

她來的時候身形婀娜多姿，走的時候却像隻屁股中了箭的白兔。

佟仲鵬沒有怪她。

——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

連夫妻都不外如是，更何況是一個爲了金子而向男人搔首弄姿的女人？

沒有人敢理會這件事。

佟仲鵬知道自己已陷入孤立無援之境，這個華服少年若要殺他，簡直是易如反掌的事。

但華服少年並不想殺人，他只是對佟仲鵬說：「你的劍法練得不好。」

佟仲鵬臉色一變，道：「我練的劍法，是武當派的劍法！」

華服少年淡淡道：「所以，我只是說你練得不好，並不是說武當派的劍法不好，這兩句話是大有分別的。」

佟仲鵬「哼」一聲，臉色更不好看。

華服少年看着他，半晌又搖了搖頭，嘆道：「你的劍法固然練得不好，暗器功夫也是他媽的第八流脚色，唉，老佟，你這是怎麼攪的，憑着這點微末技倆，怎能在江湖上混。」

佟仲鵬額上的冷汗又再涔涔而下：「你……你要怎樣？」

華服少年道：「教你劍法的師父，我知道他是什麼人，但教你暗器功夫的，却不知道是何方神聖，我想你帶我去見見他，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佟仲鵬立刻斷然拒絕，「這是萬萬不可以的！」

「爲什麼不可以？」

「我師父很兇。」

「你說的這個師父，是杜劍客還是教你暗器功夫的師父？」

「是教我暗器功夫的師父。」

「你怕他會殺了你？」

「那是說不定的，我這個師父喜歡清靜，最討厭外人的騷擾。」

華服少年道：「我並不是去騷擾他，而是要拜會拜會他。」

佟仲鵬道：「你有什麼事，跟我說好了。」

「跟你說？」華服少年冷冷一笑，道：「你若只是懂個屁，難道我也陪着你談屁嗎？」

佟仲鵬倏地怒氣上沖：「士可殺不可辱，請你說話客氣一點！」

「客氣？我爲什麼要對你這種人客氣？」華服少年嘿嘿一笑：「他媽的巴拉子，老子我就是瞧你不順眼，老子要操你祖宗十八代，那又怎樣了？你以爲我不殺你？嘿嘿，現在偏偏就殺給你看。」

「看」字甫出口，身形已動，等到佟仲鵬驀然驚覺，一股寒氣逼近脖子之際，血光已現。

華服少年瞇着眼在笑，手裏握着一柄尺許長的金刀。

刀鋒無血，好刀都是這個樣子的，殺人之後涵血不沾，只是寒氣更盛，殺氣更濃。

佟仲鵬就是這樣給幹掉的。

他死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就像是做了一場噩夢，但是，這場噩夢是不會醒的。

華服少年殺人之後，忽然輕輕嘆了口氣，說：「徒弟已給我殺了，做師父的怎麼還不把脖子伸出來？」他這句話才說完，窗邊立刻就有一條脖子悄悄伸出。

雪白的脖子，粉藕般的手臂，還有一張嬌豔動人的臉，悄悄地在窗前出現。

那是一個美人兒，她美得令人陶醉，令人窒息。

月媚若站在她身邊一比，立刻就得變成一堆垃圾。

華服少年的視綫迅速射在她的臉上，他看了很久，才說道：「妳就是老佟的師父？」

少女搖搖頭，眨眨眼：「當然不是，老佟的師父，比我好得多了。」

「好得多？這個『好』字怎樣解法？」華服少年淡淡道：「是武功比妳的好？還是身材比妳窈窕，又抑或是才學勝妳一籌？」

少女道：「她樣樣都比我好，我只是有一點點美，但她嘛，唉，眞不知道該怎樣形容啦。」

「她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嗎？」

「這兩句話還是不够，簡直是美得驚天動地，傾國傾城。」

「哈哈，這就是眞是不得了，老佟有一個這樣的師父眞是運氣。」

「人都已死了，還有什麼運氣好說的，」少女抿嘴一笑，「剛才你接暗器的手法很漂亮，是不是花家絕技『獨抱千花眠』呢？」

華服少年笑道：「小姐好眼光，未知怎樣稱呼？」

「喲，我是什麼小姐了，我只不過是個小小的丫環，你叫我綠蕁好了。」

「綠蕁，這名字好美。」

「公子既擅長花家絕技，想必是鼎鼎大名的『妙公子』了。」

「在下正是花洵儒，什麼鼎鼎大名，眞是愧不敢當。」

綠蕁嫣然一笑：「花公子不必謙遜了，我家小姐早已仰慕公子大名，她的徒兒能够死在公子刀下，眞是福氣得很。」

花洵儒哈哈一笑，說道：「江湖朋友都說在下爲人很妙，但似乎還是比不上綠蕁姑娘。」

「那裏的說話了，公子這樣說，若給小姐聽見，一定會責罵奴婢的。」綠蕁幽幽的嘆了口氣。

「妳小姐很兇嗎？」

「不，千萬不要這樣說……」

「這樣說不可以，⿰⺢⿱那樣說也不可以，在下只好什麼都不說了。」

「也不可以，你若什麼都不說，⿰⺢⿱那就是生我的氣，小姐知道了，一樣會不高興的。」

「⿰⺢⿱那麼在下應該怎樣？」

「順其自然，該說笑便說笑，該正經的時候便一本正經。」

「⿰⺢⿱那可不怎麼妙。」

「你是個妙人，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妙語連珠，妙不可言的。」

花洵儒笑笑：「怎樣才能見到妳的小姐？」

綠蕁道：「坐馬車也可以，用兩條腿走去也可以。」

花洵儒道：「有馬車坐的時候，我決不會難爲自己的一雙腿。」

綠蕁道：「如此請便，門外正有一輛馬車恭候大駕……」

× × ×

馬車是銀色的，車把式是一個臉上有疤痕的灰衣老人。

綠蕁把花洵儒迎上馬車，然後就在車廂裏小心加以侍候。

「要不要喝點酒？」綠蕁慇勤招待。

花洵儒笑了笑道：「妙！在酒家殺人，到了馬車上才喝酒，實在蠻有意思。」

綠蕁爲他斟了一杯女兒紅。

酒很香，但綠蕁的身子更香，她是一個香味芬芳的俏丫環。

花洵儒覺得寫意極了，他一連喝了三杯，然後漫吟道：「幾行歸塞盡，念爾獨何之？暮雨相呼失，寒塘欲下遲，諸雲低暗度，關月冷相隨。未必逢矰繳，孤飛自可疑。」

這是崖塗的「孤雁」，他借此詩喻自己的孤獨，意景甚是蒼凉。

綠蕁聽了，不禁扁着小嘴，道：「公子，你不把綠蕁當作是人了？」

「妳當然不是人。」花洵儒居然這樣說。

「我不是人？」綠蕁的眼睛立刻紅了，「⿰⺢⿱那麼，我是什麼東西？」

花洵儒淡然道：「也不是東西。」

「連東西都不是？」綠蕁差點要哭出來了，「這麼說，我是個妖怪了？」

「不，妳不是東西，不是妖怪，也不是人，而是一個絕色佳人。」

「絕色佳人？」

「對了，絕色佳人和普通人是大有分別的，普通的人，決不會有妳這等花容月貌。」

「不，眞正花容月貌的女子，是我家小姐，」綠蕁說道：「我只是一個很平凡的人。」

花洵儒乾笑一聲，說道：「在下相信妳家小姐也是個美人兒，但決不比妳漂亮到什麼地方去，因爲你已經太漂亮太漂亮了。」

綠蕁不再說話，馬車繼續向前駛去。

× × ×

天色巳晚，馬車來到了一座莊院門前停下。

花洵儒在綠蕁帶引下，進入了這座莊院。

只見莊內繁花似錦，四週遍植松竹，景物甚是怡人。

花洵儒淡淡一笑，道：「這就是錦葉山莊？」

綠蕁說道：「公子早就知道，何必再問。」

花洵儒道：「明知故問，有時候也是一種樂趣。」

綠蕁道：「小姐就在八角亭下，公子自已過去好了。」說着，伸手向前一指，指向一座人工湖，只見湖心有八角亭，但四週却並無通道，亦無橋樑。

花洵儒道：「綠蕁姑娘，何以不陪在下走一趟？」

綠蕁搖搖頭，道：「沒有小姐的囑咐，奴婢不敢稍越雷池半步。」

花洵儒笑了笑，道：「從湖畔到八角亭，大概有多遠？」

綠蕁道：「最近處大概八九丈，最遠處約十四五丈光景。」

花洵儒笑了一笑，說道：「湖水有多深？」

綠蕁道：「比你和奴婢加起來畧深少許。」

花洵儒淡淡一笑，道：「這倒是個飼養魚兒的好地方，但如何才能進入八角亭，却是大費周章之事。」

綠蕁微微一笑，道：「只要一躍能跨十丈，自可進入亭中。」

花洵儒嘆了口氣，道：「就算是猴子，也決難一跨十丈，又何況是人？」

綠蕁道：「若懂登萍渡水輕功，要進入八角亭也不是什麼難事。」

花洵儒道：「放眼江湖，有此能耐之高手，只怕不出十人。」

綠蕁道：「花公子是否其中之一？」

花洵儒道：「將來不曉得，此刻却是不能，不能！萬萬不能！」

綠蕁道：「⿰⺢⿱那就剩下一個方法了。」

花洵儒一怔，半晌才道：「是否泅泳過去？」

綠蕁道：「不錯，雖然這個法子不怎麼漂亮，但却容易得多。」

花洵儒嘆了口氣，道：「可惜在下生來愚鈍，連水性也不精通。」

綠蕁也楞住了。

「這怎辦？」

花洵儒道：「辦法總會有的，這裏有廚房嗎？」

「當然有。」

「勞煩綠蕁姑娘帶引則個。」

綠蕁大奇，只好帶着花洵儒進廚房。

花洵儒在廚房找到了一隻大木盆，前看看後看看，覺得很滿意，便道：「借來一用可以嗎？」

綠蕁說：「不成問題。」

花洵儒便帶着這個木盆，來到了人工湖畔。

他忽然嘻嘻一笑，對綠蕁說：「妳現在大概知道在下的辦法了？」

綠蕁嘆了口氣，道：「把木盆當作小船使用，雖然看來可笑一些，但也不失爲一個好辦法。」

花洵儒笑笑不响，忽然把尺許長的金刀亮出，左一刀右一刀，木盆瞬即給劈開

了八大塊。

綠蕚怔住。

她以爲花洵儒會坐在木盆上浮過去，到這時候才知道大謬不然。

但把一隻大木盆劈開八大塊，又有什麼妙用？

一時間，綠蕚實在難以明白。

花洵儒也沒有用說話來解釋，只見他把八塊木頭抱起，然後把其中一塊拋入湖內。

木頭是浮的，雖然浮力不大，但花洵儒立刻以足尖點上去，等到它快要下沉之際，花洵儒又已拋出第二塊木頭。

在一瞬間，他的足尖又已點在另一塊木頭上。

如是者經過七八次換木點足，花洵儒很從容地就進入了八角亭。

亭內有女子，她衣白如雪，粉臉也白如雪。

她盤膝而坐，面前有一具古琴。

「焦尾！好琴！」花洵儒一見古琴便脫口稱讚。

白衣女子澳然一笑，說道：「琴好，人呢？」

花洵儒道：「一個好，一個不妙。」

白衣女子道：「是誰不妙了？」

花洵儒道：「當然是在下。」

白衣女子道：「何以見得？」

花洵儒道：「我殺了妳的一個老徒弟，現在正是深入虎穴，自然是形勢十分不妙。」

白衣女子道：「明知來此不妙，何以還是要來？」

花洵儒道：「無以名之，只好算是笨人笨事。」

白衣女子道：「你不是笨人，所做的也不是笨事。」

花洵儒道：「不是笨人笨事，又是什麼事了？」

白衣女子道：「妙人妙事。」

花洵儒嘆了口氣，道：「就只怕這一次人也不妙，事也不妙。」

白衣女子問道：「你爲什麼要殺佟仲鵬？」

花洵儒道：「在下本來只想教訓教訓他便算，但不知如何，一時興之所至，就一刀把他宰掉了。」

「哼！好一個興之所至，」白衣女子冷冷一笑，「看來，你也是個殺孽深重的人。」

花洵儒回答道：「人在江湖，不得不殺。」

白衣女子道：「難道你沒聽過，江湖上有不少眞正的仁義君子，他們雖然身負絕世武功，但從不輕易殺人，只是以德服人，甚至以仁義感動仇家。」

「這些故事，在下早已聽過。」

「不是故事，是事實。」

「但事實却也證明，以德服人是可以的，但若想以德服禽獸，那便是笨蛋！」

「什麼意思？」

「人如草木，種類繁多，有人動不動就哭，有人動不動便笑，在這哭哭笑笑之間，恩恩怨怨之內，無數人混水摸魚，也有無數人傾家蕩產，嫂溺而不拯，是爲豺狼也，救仇人而反被砍一刀，則是豬玀也，該救的不救，固然混蛋，該殺的不殺，更是混蛋加混帳，如斯蠢材，死後也無面目會見泉下列祖列宗！」

白衣女子聽得呆住。

她呆了很久很久，才緩緩地說道：「閣下之言，雖然是雜亂無章，却也不無道理。」

花洵儒哈哈一笑，說道：「難得小姐深明大義，眞不愧是名滿天下的『錦葉仙子』了。」

原來這白衣女子，就是錦葉山莊主人，江湖上人稱「錦葉仙子」的衞湘湘。

衞湘湘是何許人也？

她眞的名滿天下嗎？

其實，衞湘湘在江湖上甚少走動，雖然知道「錦葉仙子」的人不少，但不知道的人却更多。

只不過，她有一個很著名的堂兄，倒是眞的。

她的堂兄，就是眞眞正正名滿天下的「偸腦袋大俠」衞空空！

× × ×

衞空空名滿天下，他憑着一手「砍腦袋劍法」，使羣邪辟易，魅魑魍魎聞名變色。

自從衞空空與七層雲霧峯珠璣山莊薛三小姐成親後，這位「偸腦袋大俠」已甚少在江湖上露臉。

但他也不是絕跡江湖。

每相隔一段時候，衞空空還是會出現的。

他用的劍，只是一般精鋼鑄造的長劍，但他的劍法，却被公認爲天下間最霸道者。

「以霸道之劍，殺盡世間霸道之人！」這是衞空空的宗旨。

但世間上霸道的人太多了，而霸道之劍，却只有他這一把。

正邪鬥爭，本來就是永遠也沒完沒了的。

所以，有人說：「邪不能勝正。」但也有人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衞空空爲人怎樣，在「雪刀浪子」故事諸集裏已描述了極多，大家都已心中有數。

但衞湘湘這個女子又怎樣？

× × ×

衞湘湘輕撫焦尾，琴聲錚琮响起。

她隨曲輕歌：「落絮飛花又一年，愁裏不堪絃歌聽，湖烟過客，舊時草木，曲半闕——」唱到此處，琴聲急驟，接着倏然中止。

花洵儒吸一口氣：「好曲！好詞！怎麼不繼續下去？」

「曲半闕，無以爲繼。」

「不太可惜？」

「世上值得可惜之事，何止萬千，區區一曲，又算得上什麼。」衞湘湘淡然一笑，花洵儒凝神一看，果然是傾國傾城之貌。

但這絕色佳人，却是冷了一些。

冷冷的態度，冷冷的笑意，甚至連那「半闕之曲」唱來也是冷冷的。

美是美極了，冷也是冷得到家。

花洵儒凝注佳人良久，忽然問：「卿本佳人，怎會在此妙齡時候，收了老佟這

麼一個老徒弟？」

衞湘湘回答道：「這就是緣，他要練暗器功夫，求我教他，我教了，所以就順理成章，做了他的師父。」

花洵儒搖搖頭，說道：「不通！不通！不通之又不通，倘若我現在想練暗器功夫，衞小姐是否也會收在下爲徒？」

衞湘湘道：「只要有緣，却又有何不可？」

花洵儒道：「妳我此際相會於湖心亭下，巳是緣份。」

衞湘湘點點頭，道：「確是緣份，但此緣份與師徒之緣份，大有分別。」

「如何大有分別了？莫非……」說到這裏，下面的話終究還是說不出口。

原來他想說：「莫非是結成夫妻之緣份嗎？」總算及時把這句話吞回肚子裏，並未唐突佳人。

但衞湘湘冰雪聰明，花洵儒這句話雖未說出口，她巳猜想到幾分，不由臉頰一紅，把面龐垂了下去。

花洵儒看在眼裏，不由暗叫一聲：「眞美人哉！」

正當陶醉不巳之際，衞湘湘忽然迸出這麼兩句話：「縱使你我一決生死於此，也未嘗不是一種緣份。」

花洵儒不由一嘆，道：「何其大殺風景也！」

衞湘湘道：「人在江湖，煮鶴焚琴之舉，往往出自逼不得巳之境。」

「不煮鶴！不焚琴！花某也決不會和妳決鬥！」

「但我若逼君一戰呢？」

「花某大可一走了之。」

「只怕走不了，」衞湘湘幽幽的嘆了口氣：「你不是說過，這裏是虎穴嗎？」

花洵儒道：「但妳不像個母老虎。」

衞湘湘道：「你又錯了，眞正可怕的母老虎，並不是張牙舞爪的。」

花洵儒道：「既不是張牙舞爪，那就是笑臉迎人了，對不？」

衞湘湘道：「我不知道。」

花洵儒道：「妳沒有笑臉迎人，妳不是那種笑面虎。」

衞湘湘道：「所以，你以爲我不會吃人？」

花洵儒說道：「就算吃人，也決不吃我。」

衞湘湘道：「這又是什麼道理？」

花洵儒道：「因爲我這一次來，是善意的。」

衞湘湘道：「殺了我的徒弟，還說是善意？」

花洵儒道：「佟仲鵬根本不配做妳的徒弟。」

衞湘湘道：「配不配那是另一回事，他的確曾經向我行了拜師之禮，而且我也傳授過他暗器功夫。」

花洵儒道：「但我知道，那不是出自衞小姐的本意。」

衞湘湘嘆了口氣，道：「不是我的本意，又是誰的本意？」

花洵儒沉默了很久，才慢慢一字一字的說：「血手印！」

聽見「血手印」這三個字，衞湘湘的臉色立刻變得一片蒼白。

長久，她才咬着牙，說道：「你快走罷。」

「走？就這樣便走？」花洵儒皺皺眉，「妳不想殺我了？」

「趁我還沒有改變主意，你快點離開這裏！」衞湘湘冷冷的說。

花洵儒搖搖頭：「我不走，別說妳趕不走，就算是血手印親自來了，也趕不走我！」

衞湘湘道：「血手印若在這裏，他決不會趕你，而是把你留下，永遠留下！」

「留下便留下，死死活活，留留去去，有時候都是差不多的。」

就在這時，湖畔悄悄的出現了一條身影。

月白長衫，瘦削身形，手裏輕輕搖晃着一柄白色的紙扇。

紙扇看來很普通，在街上，市集上隨時都可以買得到。但等到白衫人把紙扇完全張開之後，這紙扇就一點也不尋常了。

在白紙扇上，有一隻手印。

手印色澤血紅，血手印！

妙人麗人合拚血手印

白衫人的臉色，幾乎和他的衣衫一般蒼白，連眼珠子也是白多黑少。

只有嘴唇是血紅的。

如此蒼白的一張臉，配襯着如此血紅的嘴唇，看來更是詭秘陰森，兼而有之。

花洵儒盯着白衫人，白衫人却只是隨隨便便站在湖畔，漫不經心地在搖晃着紙扇。

「你是血手印？」花洵儒冷笑着問。

白衫人搖搖頭，道：「我不是血手印，我是姓花的。」

「你姓花？」花洵儒一怔。

「不錯，我姓花，名洵儒，」白衫人嘴角沁出一絲詭異的微笑，「江湖上的朋友，都叫我『妙公子』。」

花洵儒立刻笑了，仰天狂笑。

白衫人嘆了口氣，道：「朋友，你笑罷，儘量笑，隨便怎樣笑都沒關係。」

花洵儒的笑聲漸漸停止，道：「你知道我爲什麼要笑。」

白衫人道：「趁着還可以笑的時候，多笑幾聲，那是明智之舉。」

花洵儒道：「我最少還可以笑七八十年，但你可知道我爲什麼發笑？」

白衫人道：「我不知道你爲什麼會笑，也不知道狗爲什麼喜歡吃屎。」

花洵儒神色不變，淡淡道：「你若要冒充『妙公子』花洵儒，第一件事就是先要多吃幾斤肥肉，把自己的臉色培養得紅紅潤潤。」

白衫人搖搖頭，道：「想臉色紅潤起來，那是十分容易的，用不着吃什麼肥肉，喝什麼補品。」

花洵儒想了想，接着「哦」一聲說：「在下明白了，你是說易容術？」

白衫人道：「在第一流的易容術之下，無論我要冒充什麼人，都是易如反掌之事，所以，從明天起，我就是『妙公子』花洵儒。」

「你是花洵儒，我又是什麼人？」

「沉埋在這湖底裏的人。」

「這湖不錯，能够葬身於此湖，似乎也是一種福氣。」

「你知道就好。」

「所以，我把這種福氣送給閣下，而且不取分文。」

白衫人搖搖頭，道：「是你的福氣就是你的福氣，你要推也是推不掉的。」說着，身形輕輕飄蕩，足尖左一點，右一點，人如鬼魅似的從湖面上直掠而來。

「登萍渡水！」花洵儒不由瞳孔收縮，輕輕低呼出這四個字。

白衫人冷冷一笑：「算你識貨。」人甫進亭，已一掌向花洵儒劈出。

花洵儒以掌還擊，花家的「花葉千重手」素負盛名，在靈巧中而又暗藏凌厲掌勁，堪稱武林一大絕學。

但白衫人變招更靈巧，掌力更兇厲，進亭後身形一晃，掌勢已如排山倒海般向花洵儒逼至。

花洵儒急閃，但八角亭地方不大，一閃再閃之下，人已險些要跌落湖中。

忽聽衞湘湘叫了一聲：「這個人不能殺！」

白衫人臉色一沉：「爲什麼不能殺？他是妳的相好嗎？」他的話刻薄難聽，出手更是絕不留情。

衞湘湘登時面色漲紅，怒道：「胡說，我和花公子今天才第一次見面！」

白衫人「呵呵」一笑，道：「這也妙極，正是一見鍾情，緣份甚好。」

「你胡說八道！」

「好哇，妳對我越來越不尊重了。」

「放開花公子！」衞湘湘又在叫。

但白衫人還是絕不放鬆，眼看花洵儒就要性命不保，衞湘湘終於出手，用金針追魂暗器對付白衫人。

白衫人閃開金針，怒道：「湘湘，妳瘋了？」

衞湘湘咬着牙，道：「我就算瘋了，你也管不着！」

白衫人「呸」一聲，倏地把紙扇張開，以弧劃之勢，把衞湘湘逼退。

但衞湘湘招出急驟如雨，暗器更是層出不窮，一會兒用金針，一會兒用鐵蓮子，一會兒又用霹靂銀梭，白衫人武功雖高，也不能不嚴加防範。

花洵儒總算鬆了一口氣，但却開始爲衞湘湘担心起來。

他當然不能讓一個女子爲自己拚命，而自己却置身於度外。

他必須跟白衫人纏拚到底。

於是，戰局一變，變成了衞、花二人聯手合力，對抗白衫人。

白衫人絲毫不懼，笑聲越來越是陰險：「就讓你倆做對鬼鴛鴦好了！」

花洵儒叫道：「衞姑娘，妳別聽他的，他是狗口裏長不出象牙，前一輩子準是個倒路屍！」

那知衞湘湘却罵道：「你才是狗口長不出象牙！」罵歸罵，但依然和花洵儒聯手抗拒白衫人。

白衫人的臉色越來越是森冷，摺扇出招也是一招比一招狠毒，似是非要把衞、花二人置諸死地不可。

花洵儒不由苦笑了一下，道：「想不到妙公子也會有如此不妙的時候。」

就在這時，湖畔忽然出現了一個蒙面怪人。

這蒙面怪人之所以怪異，是因爲他居然扛着一艘小舟而來。

小舟雖說細小，但也有兩丈長，四五尺寬。要扛着一艘這樣的「小舟」，膂力肯定是不弱的。

蒙面人迅速把小舟放在湖內，然後就運槳如飛，向湖心八角亭急划過來。

小舟去勢極快，轉眼間已到亭邊。

「快上來！」蒙面怪人大聲叫喊。

這時候，花洵儒正與白衫人拚了一招，肩上中了一掌，登時疼痛難當，但却還在問蒙面人：「你是什麼人？」

蒙面人道：「我是個壞人。」

花洵儒居然哈哈一笑，道：「很好，既是壞人，借你的小舟用用也不妨。」

蒙面人道：「怎麼還不上來？」

花洵儒道：「你沒看見我正在拚命的嗎？」

蒙面人說道：「這不是拚命，這是送命。」

花洵儒道：「我送我的命，跟你又有什麼相干了？」

蒙面人道：「你送命跟我當然沒有十麼相干，但我姑姑有危險，却是不能不救的。」

「姑姑？衞小姐是你的姑姑嗎？」花洵儒問。

「當然是，她的堂兄和我父親是好朋友，好兄弟，所以她就是我的姑姑。」

「那麼你是誰？」

「壞人！」蒙面人還是這樣說。

白衫人冷笑一聲，道：「這位兄弟，你還是快點離開這裏好了，這種江湖是非，你少惹爲妙！」

蒙面人搖搖頭，道：「恰好相反，這種江湖是非，恩恩怨怨，越惹得多就越是妙妙妙！」

白衫人冷笑道：「就只怕你惹上這一趟是非之後，以後就再也沒有機會去管別人的閒事了。」

蒙面人道：「以後的事，以後再算，先管了這一趟再說！」

衞湘湘忽然向花洵儒喝道：「你還不上小舟，等什麼！」

花洵儒道：「要上小舟，妳先上！」

衞湘湘怒道：「我的事，我自己會解決！」

花洵儒道：「這不單是妳的事，也是花某的事！」

衞湘湘道：「你只是多管閒事！」

花洵儒道：「多管閒事？哼！妳懂個屁！」

衞湘湘登時臉色一變：「你怎可以這樣說話！」

花洵儒冷笑道：「妳再不快點滾出去，我的粗話更多更難聽！」

蒙面人突然從小舟跳入亭內，同時喝道：「你們先走，讓我打發血手印！」

白衫人就是血手印！

黑道上凶名昭著，又被稱爲「血腥手毒蛇心」的大魔頭。

蒙面人一進入八角亭，立刻拔刀。

刀在他腰間，刀柄是古銅色的。

刀光一現，亭內每一對眼睛都在變

色。

「風雪之刀!」血手印突然怪聲叫了起來。

蒙面人却嘆了口氣，道：「刀太出名，蒙住了臉也是多餘的。」說着，把蒙着臉的罩巾除下，露出了本來面目。

這人年輕、英俊健康，眼睛大而有神氣，正是「雪刀少俠」龍玉郎!

× × ×

龍玉郎手握雪刀，雙脚不丁不八，兩眼直盯着血手印。

血手印不再動手了，只是冷冷地看着龍玉郎的臉。

「你就是龍城璧之子?」

「好說!」龍玉郎朗聲說。

血印手嘿嘿一笑，道：「雪刀浪子從不喜歡蒙頭蒙臉，想不到你却喜歡藏頭露尾。」

龍玉郎道：「家父是家父，我是我，做狀元的父親，說不定會生個龜蛋般的兒子。」

血手印冷笑道：「你把自己當作是龜蛋了?」

龍玉郎道：「是龜蛋還是人中龍鳳，江湖中人自有公論，用不着你來說。」

血手印道：「你跑到這裏來，就是爲了要救花洵儒?」

龍玉郎道：「也許只是來此一遊，如今順道帶他們脫離險境而已。」

血手印道：「這本來就是衞小姐的地方，你來這裏救她出險境，豈不是一樁怪事嗎?」

龍玉郎說道：「江湖中人，江湖中事，往往就是怪異無倫，要解釋也解釋不來的!」

血手印冷冷一笑，道：「久聞八條龍刀法譽滿中原，看來，今天大可以開一開眼界了。」

龍玉郎說道：「開一開眼界的代價，說不定十分重大，看來最好還是息事寧人算了。」

血手印道：「你若聽說過我的爲人，該知道甚麼息事寧人，絕對不是我的一貫作風。」

「在下知道，你是唯恐天下不亂的混蛋!」龍玉郎冷笑道。

血手印臉色一沉，看樣子好像馬上就要發難了，但到最後，他却嘆了口氣，揮手道：「你走罷。」

龍玉郎揚了揚眉，道：「怎麼啦?不打了?」

血手印冷冷道：「這筆帳，遲早要算，但今天我不想殺人。」

這一個理由，根本就不能算是甚麼理由。

龍玉郎「哦」一聲，繼而笑道：「你若今天不想殺人，剛才何以着着殺手，把花公子和我姑姑逼得險象環生?」

血手印道：「剛才是剛才，現在是現在，你們走罷!」

龍玉郎道：「既然如此，告辭啦!」

花洵儒「哼」一聲，道：「這裏又不是他的地方，何必向他告辭!」

衞湘湘却搖搖頭，道：「不!這裏的確是他的地方，我一直只是寄人籬下而已。」語聲充滿幽怨，花洵儒聽了，心腸爲之酸軟了一截。

就是這樣，龍玉郎帶着花、衞二人離開了錦葉山莊。

其後，綠蕁也跟了上來。

衞湘湘立刻給了她一張銀票，然後說道：「妳回陝北好了。」

綠蕁驚詫地道：「爲什麼要婢子回陝北?」

衞湘湘道：「我知道，妳哥哥在陝北開了一間藥材店。」

綠蕁道：「那又怎樣?」

衞湘湘道：「妳現在回去幫他料理店務。」

綠蕁的眼睛紅了，她拚命地搖頭：「不，奴婢要跟着小姐。」

衞湘湘道：「但我不要妳跟着。」

綠蕁苦着臉：「奴婢做錯了什麼事?小姐不要奴婢了?」

衞湘湘說道：「妳沒有半點行差踏錯，但從此之後，我已經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

綠蕁道：「小姐以後再也不會回錦葉山莊了?」

衞湘湘道：「錦葉山莊本來就不是我的地方，我既離開了，以後一輩子也不會回來。」

綠蕁道：「那也用不着趕奴婢走。」

衞湘湘道：「以前，我也許還可算是一個有身份的小姐，但是現在已今非昔比了，妳跟着我，只會受盡折磨，却又何苦呢?」

綠蕁道：「奴婢不怕苦，就只怕小姐不肯讓奴婢跟隨在左右。」

衞湘湘嘆了口氣，道：「綠蕁，我主意已決，不用多言。」

綠蕁流下了兩行晶瑩的淚：「小姐若眞的不肯讓奴婢跟着，奴婢唯有死在小姐眼前!」後面那句話說得甚是堅決，絕對不是開玩笑的。

她這句話才說完，右手食中二指同時戳向右邊太陽穴。

她出手極快，絕無半點遲疑，衞湘湘吃了一驚，想阻止已來不及。

幸好龍玉郎早已警覺，早一步點了她身上的麻穴。

「天大事情也可以慢慢商量，若就此糊裏糊塗送了性命，實在寃哉枉也!」龍玉郎勸解綠蕁。

綠蕁麻穴被點，再無半點餘力可以自盡，但却已哭得有如淚人兒，令人大生「我見猶憐」之嘆。

衞湘湘的眼睛也濕潤了。

她緊緊拉着綠蕁的手，沉默了很久才說：「妳一定要跟着我?」

綠蕁勉強用力點點頭：「是的……」

衞湘湘嘆了口氣，問道：「妳不怕吃苦?」

綠蕁說道：「奴婢這條性命本來就是屬於小姐的，別說是吃苦，就算是死也不怕。」

衞湘湘又嘆息一聲，良久才道：「妳若要跟着我，必須依我一個條件。」

綠蕁道：「小姐儘管囑咐，奴婢萬死不辭。」

衞湘湘道：「從此以後，我不再是什麼小姐，妳也不是奴婢，我倆結爲金蘭姊

妹，大家同甘共苦，好不好？」

「不！奴婢豈配……」

「住口！奴婢二字以後再也別提，否則妳是死是活，我都不要和妳在一起！」

綠蕚又哭了。

龍玉郎凝視着她，奇道：「我姑姑待妳不好嗎？」

綠蕚搖頭不迭，道：「不……她對我太好了。」

龍玉郎道：「既然這樣還哭甚麼？」

綠蕚道：「我太高興，所以哭了。」

「這就煩也！」龍玉郎嘆了口氣，道：「不高興又哭，高興起來也哭，這算什麼？豈不是變成哭星了？」

綠蕚聽了，不禁爲之破涕爲笑，衞湘湘把她被點住的痲穴解開了，說：「蕚妹子，我們以後就是姊妹了。」

當下兩人跪拜蒼天，結爲金蘭姊妹。

「妙極！妙極！」花洵儒哈哈一笑，道：「此事誠爲佳話也！」說到這裏，忽然臉色一變，彎低腰吐出一口血。

血是瘀黑色的，而他的臉色却蒼白得十分可怕。

龍玉郎吸了一口氣，道：「花兄，你似乎受傷不輕。」

花洵儒道：「小弟中了一掌……」

龍玉郎道：「但那斷是血手印！」

花洵儒苦笑了一下，道：「血手印！果然眞的很厲害……」

綠蕚吃驚地說：「花公子中了血手印一掌，非要找個高明的大夫醫治不可。」

衞湘湘道：「武林中醫術最高明的大夫是誰？」

龍玉郎道：「自然首推醫谷第一號神醫時九公！」

衞湘湘道：「既然這樣，咱們馬上趕往醫谷！」

龍玉郎搖搖頭，道：「醫谷距離此地最少八九百里，太遠了。」

衞湘湘吸一口氣，道：「那怎辦？」

龍玉郎道：「時九公雖然在醫谷，但他的一個弟子却在附近。」

花洵儒道：「梁大夫？」

龍玉郎點點頭，道：「梁大夫就算不是神醫，也可以稱爲醫中怪傑，相信只要找到他，要治好血手印的傷勢，並不是什麼難事。」

衞湘湘道：「你有把握可以找到梁大夫嗎？」

龍玉郎道：「在兩天之前，梁大夫和我的舅父在澤山鎮喝酒，相信現在還在那裏賴着不走。」

衞湘湘一怔，說道：「澤山鎮？聽說這個把月以來，這個城鎮，突然熱鬧起來了。」

龍玉郎點點頭，道：「不錯，那是爲了一個秘密。」

衞湘湘道：「一個怎樣的秘密？」

龍玉郎道：「那個秘密，藏在一柄黑色的斧頭裏。」

「黑色斧頭？」衞湘湘道：「莫不是黑斧帮的黑煞斧？」

「不錯，正是黑煞斧，」龍玉郎道：「在三個月前，黑斧帮帮主『萬斧天君』冷鐵衣與『巫山斷腸叟』古嘯山決戰於岳陽樓外，結果兩敗俱傷，古嘯山身中九斧當場畢命，而冷鐵衣也身受重傷，不到八個時辰相繼身亡。

「冷鐵衣臨嚥氣時，向前來觀戰的武林羣豪說：『冷某最大的仇家，並非古嘯山，是古嘯山之師母萬絕妖婆端木血姬。端木妖婆乃嶺南九大盜之師姊，這二十年來，九大盜相繼喪命於六扇門神捕及各大鏢局高手手下，但九大盜大部份財富，仍然在端木妖婆掌握之中。』

「羣豪聽到這裏，都不禁爲之目瞪口呆，嶺南九大盜早於三十五年前，已然名噪江湖，多年以來，打家刼舍搶奪之財富及奇珍異寶，實在難以計算，倘若大部份贓物皆在端木血姬手中，那的確是令人思之怦然心動的鉅大財富。

「只聽見冷鐵衣又說：『冷某與端木妖婆，仇深似海，拙荊吳氏，就是死於妖婆那根血霧鬼杖之下的，只恨冷某武藝低微，今日只是與妖婆之弟子古嘯山決戰，也落得如此慘淡收場，要殺妖婆，只好留得來生了。』

「羣豪越聽越着急，但誰也不敢强加逼問，冷鐵衣喘息好一會，才接續着說下去：『九大盜死後，妖婆匿居於一座荒谷之中，那荒谷絕少人跡，四周只有豺狼猛獸出沒，冷某本擬殺掉古嘯山後，即行前往找妖婆算帳，但如今只好認命了……』

「冷鐵衣說到這裏，咳出了一大口鮮血，才能緩緩地接着說：『冷某雖然命不保矣，但却也不能讓這妖婆安渡餘年，半年前，冷某已找到前往荒谷的繪圖，並將之藏於黑煞斧中……』

「羣豪直至此時，方才記起冷鐵衣的獨門武器黑煞斧，而冷鐵衣與古嘯山決戰，用的却並不是黑煞斧，而是一柄平凡的鋼斧而已。

「羣豪不禁紛紛忖測，那黑煞斧到底在什麼地方？其時，冷鐵衣的傷勢已極爲嚴重，大家都担心他突然咽氣，想找黑煞斧的下落就難乎其難了，但最後，冷鐵衣又說了幾句話：『冷某把那黑煞斧，交托給一位武林異人手中，倘若冷某在這兩三個月之內有什麼不測，這位異人就會帶着黑煞斧前往澤山鎮，找尋一個最適合對付妖婆的人，然後把黑煞斧奉上……』

「立刻有人追問：『這麼說，咱們只要趕到澤山鎮，就有機會可以得到黑煞斧了？』冷鐵衣道：『不錯，但這是要看緣份的……』說完之後，就此氣絕畢命。」

龍玉郎把澤山鎮之事娓娓道來，花洵儒、衞湘湘和綠蕚都是聽得津津有味。

花洵儒雖然身受重傷，但却還能笑得出來。

只聽見他哈哈笑道：「這下子可妙了，爲了一個垂死之人的幾句話，就把澤山鎮鬧得沸沸揚揚，正是氣數！氣數……」

忽然又咳嗽不已，神情顯得異常痛苦。

龍玉郎嘆了口氣，伸手點了他十二處大小穴道。

「花兄，你還是多點靜養，大悲大喜，兩皆不宜。」

花洵儒只得苦笑。

衞湘湘忽然問綠蕚：「蕚妹子，在這附近，可有辦法弄輛馬車來？」

綠蕚道：「這個容易，前面有一家莊院，莊主爲人平易相處，我去向他說說，

大概不成問題。」

衞湘湘道：「如此甚好，這件事就由妳去辦，切記速去速回。」

綠蕚正要動身，龍玉郎却搖搖頭，道：「用馬車不一定快，咱們可以揹着花公子，繞一段山路走，反而會便捷得多。」

衞湘湘「噢」一聲，道：「你熟悉這裏的山路？」

龍玉郎說道：「走過一兩次，稍有記憶。」

衞湘湘道：「既然這樣事不宜遲。」

龍玉郎道：「就由我揹起花公子趕路好了。」

衞湘湘不由喃喃道：「但願一切順風，花公子化險爲夷，天從人願……」

× × ×

澤山鎭位處交通要津，平時已頗不寂寞。自從黑煞斧之事傳出後，澤山鎭就變得更加熱鬧了。

今天，陽光燦爛，唐竹權的笑容也同樣燦爛。

唐竹權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他武功極高，但最爲武林中人所津津樂道的，還是這個大胖子唐大少爺的驚人酒量。

他在澤山鎭已獃了八天，在這八天之內，梁大夫陪了他三晝三夜。

梁大夫並不是酒鬼，但唐竹權老是抓着他，不肯放鬆半點。

唐竹權說：「此地有佳釀，滴滴皆如瓊漿玉液，不喝白不喝，你非要陪老子喝個痛快不可。」

梁大夫逃不脫，躲不開，只得捨命陪酒鬼，雖然一直不敢多喝，但聚少成多，終於也是醉個不亦樂乎。

但就連梁大夫也不能否認，澤山樓的酒，的確是又香又醉，令人擊節讚賞的。

澤山樓是澤山鎭內最大的一間酒家。老闆也是個對喝酒極有研究的人。

這老闆收藏了百來斤好酒，一直不捨得喝。

有一次，他的獨生子偸喝了幾斤，老闆大怒，立刻一個耳括子打過去。

但他越是不捨得喝，就越是沒這個福份喝。

等到他想喝的時候，他病了。

不是小病，而是病得快要死了。

他知道，吃藥是多餘的，既然遲早不免一死，不如在死前喝個痛痛快快。

但他連一口酒還沒喝進口裏，就已死了。

這老闆死後，他的兒子就把澤山樓賣掉。

價錢賣得很高，但條件必須連那百幾斤好酒也一併賣掉。

老闆的兒子答應了，他並不是一個眞正是酒徒。

是誰買下了澤山樓？

梁大夫早就問唐竹權，但唐竹權只是一味搖頭，道：「管他是誰做老闆，反正有酒喝便是了。」

梁大夫嘆了口氣，道：「唐老闆，你說的是。」

所以，唐竹權就是澤山樓的新老闆。

× × ×

在澤山樓喝了八天，最好的酒只剩下了一罈。

連梁大夫看見這最後一罈酒，都有着捨不得再喝的感覺。

「眞是好酒，好酒總是特別快喝完的。」梁大夫嘆息着說。

唐竹權眨了眨眼，又搓搓胖大得驚人的肚子，道：「才只不過一百五十八斤酒，喝了整整八天還剩下一罈，可見老子的酒量，已不比從前，不比從前……」

梁大夫道：「酒雖然好，却是穿腸毒物，能够少喝一點就少喝一點算了。」

唐竹權道：「早在三十年前，老子的八姑媽就已經這樣說。」

梁大夫道：「八姑媽對你很好，眞是令人羨慕。」

唐竹權道：「八姑媽的確很關心老子，她常囑咐老子少吃肥肉，多點練功，至於喝酒，每天喝一兩杯算了。」

梁大夫道：「這是金石良言。」

唐竹權道：「當年，八姑媽很讚賞另一個小胖子。」

「小胖子？」

「不錯，當年，老子是大胖子，那個小胖子叫韓北信，八姑媽老是說他這個名字甚好，大有名將之風，嘿嘿，眞乃氣壞老子。」

「漢高祖劉邦手下大將韓信，那是衆所週知的大將軍，但韓北信之名，却不怎麼吉利。」

「對了！原來你也是這麼想？」

「韓北信這個名字，最不妙的就是那個北字，北北北，敗北之謂也，倘若身爲大將而與北字有緣，想不大吃敗仗幾稀矣。」梁大夫煞有介事地說。

「老子是這般想，但八姑媽總是大讚韓北信，說他不但有大將之風，而且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梁大夫皺了皺眉，道：「八姑媽說他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究竟是何所指？」

唐竹權道：「從前，韓北信也和老子一樣，喜歡吃肥肉，喝酒也很厲害，於是，八姑媽就勸他，說人太胖是不好的，酒乃穿腸毒物，以後最好不吃肥肉，不喝酒，方始爲養生之道。」

梁大夫道：「八姑媽言之有理，韓北信這個小胖子聽不聽話？」

唐竹權道：「聽話極了，簡直乖得不知所謂。」

梁大夫笑吟吟道：「這是好事，後來怎樣？」

唐竹權道：「這個小胖子不到三十歲就病死了。」

梁大夫怔住：「怎會這樣的？」

唐竹權冷冷一笑，道：「你做大夫多久了？」

梁大夫道：「記不得那麼多年啦。」

唐竹權道：「是不是每個病人都可以痊癒過來的？」

梁大夫道：「當然不是，常言有道：『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該死之人，就算是我師父時九公，也救之不活。」

唐竹權道：「你明白就好了，是不是每個病死的人，都是常吃肥肉的醉鬼？」

梁大夫想了想，道：「當然不是，比方說和尙，旣不喝酒，也不吃肉，無論肥肉和瘦肉都不吃，他一樣會病死的。」

「這就是啦，」唐竹權嘆了口氣，道

：「韓北信戒了酒，又不吃肥肉，但距離長命百歲還差七十多年就死了，嘿嘿，正是不喝白不喝，不享受白不享受！」

梁大夫對唐竹權這種强辭奪理的論調，雖然大不贊同，但却也沒法再加以反駁，只是嘆了口氣，不斷的搖頭。

唐竹權忽然一拍桌子，道：「別說這些了，免得悶死老子。」

梁大夫道：「我也是這麼想，嗯，這罈酒太珍貴了，留待值得喝的時候才喝好不好？」

「當然好，老子現在數算三下，等到數算完畢之後，就是值得喝這罈酒的時候了。」

梁大夫一呆，道：「這麼快？」

「一！二！三！」唐竹權立刻數了三下，然後笑着說道：「不快了，人生如夢，夢醒快如電閃，還是那句老話：人生得意須盡歡，老子今天興緻正濃，當浮一大白！」就在這時，忽然有一團黑影，從門外直射進來。

「老唐，接着這腦袋！」一人同時大喝。

唐竹權沒有猶疑，立刻伸手一抄，就把那團東西抄接在手裏。那是一個黑色的布袋，布袋裏果然有一顆血淋淋的人頭。

唐竹權沒有吃驚，他的胆子向來很大，而且，他一聽見那人這樣說，就知道布袋之內，必定會有一個人頭。

因為那喝叫的人，正是「偷腦袋大俠」衛空空！

× × ×

衛空空雖然不再年輕，但身手依然敏捷，說話還是和當年一般神氣。

唐竹權看了布袋一眼，忽然哈哈大笑，道：「好！殺得好，殺得妙！這腦袋早就應該給砍掉下來。」

梁大夫皺了皺眉，問道：「是誰倒霉了？」

唐竹權揪起那顆人頭，笑道：「你自己瞧瞧！」

梁大夫瞇着眼，看了很久很久，才說：「這是一個臉色蒼白的腦袋。」

唐竹權一怔：「你不認得這個人？」

梁大夫搖了搖頭，答道：「從來沒見過。」

唐竹權嘆了口氣，道：「連這個人都不認得，眞是他媽的孤陋寡聞之極。」

梁大夫緊蹙着眉，道：「武林中人千千萬萬，不認得這厮又有什麼稀奇？」

唐竹權道：「這厮姓唐，叫唐幕！」

「唐幕？血手印唐幕？」梁大夫的眼色倏地變了。

唐竹權淡淡一笑，道：「對了，正是這個瘟生王八蛋！」

梁大夫道：「他姓唐，是否和蜀中唐門有淵源？」

唐竹權搖搖頭，道：「非也。」

梁大夫道：「那麼，莫非是杭州唐門中人？」

唐竹權的頭搖得更厲害：「也不是！也不是！天下間姓唐之人千千萬萬，並不是個個姓唐的都是唐門中人。」

梁大夫道：「不管唐幕是不是唐門中人，總之他姓唐，也就是了。」

唐竹權又在看着唐幕的腦袋。

這時候，披着錦袍的衛空空緩緩地走近過來，說道：「好香的酒。」

唐竹權道：「就算是再香的酒，也給這顆腦袋弄腥臭了。」

衛空空道：「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

唐竹權道：「但唐幕這厮練的是歹毒掌功，他的血萬萬不能喝。」

衛空空忽然道：「玉郎呢？」

「玉郎？你說是龍玉郎？」唐竹權一怔。

「當然是龍玉郎，他還沒有來嗎？」衛空空眉頭一皺。

唐竹權道：「老子在幾天前見過他，但現在眞的不知道他去了那裏。」

衛空空道：「這就奇怪了。」

唐竹權道：「何怪之有。」

衛空空道：「昨天，玉郎到過錦葉山莊。」

唐竹權一楞，半晌才道：「是不是湘湘的錦葉山莊？」

衛空空道：「難道江湖上有許多錦葉山莊嗎？」

唐竹權道：「湘湘是個善良的女孩子，但近年來……唉，咳咳……」

衛空空嘆了口氣，道：「這並不是她的錯，若要怪責，應該怪責我這個做堂兄的，沒有好好保護她。」

唐竹權道：「單是保護，並不足够，還得加上指引教導才行。」

衛空空臉上的神情顯得更是難過：「唐兄罵得對……」

「老子可不是罵你來着，」唐竹權急忙分辯：「聽說湘湘收了一個姓佟的老徒弟，是也不是？」

「是的，那個老傢伙叫佟仲鵬，很有點財勢。」衛空空嘆了口氣，緩緩道：「湘湘教了他幾套暗器功夫。」

唐竹權道：「這姓佟的還有另外一個師父，那是武當派的『夢浮劍客』杜天幻，如此推算下來，佟仲鵬已經是武當派中人了，怎麼又會和湘湘那邊扯上這等勞什子的關係？」

衛空空道：「說來說去，還是唐幕在從中作祟。」

「唐幕！」唐竹權冷哼一聲，「這個勞什子血多印，在江湖上鬧得滿城風雨，但眞正的武功，不知道是否十分厲害？」

衛空空道：「有兩下子是眞的，但却不是眞正的一流高手，否則，我也不容易把他腦袋瓜子砍掉下來。」

唐竹權道：「但江湖傳言，他輕功極高，就算不是天下第一，最少也位列前五名之內。」

衛空空冷冷一笑，說道：「眞是胡說八道！」

唐竹權眨眨眼，道：「就算是胡說八道，也不干老子的事。」

衛空空道：「我是說江湖傳言，並不可信。」

唐竹權道：「江湖傳言，唐幕能登萍渡水，輕功之佳，令人為之咋舌。」

衛空空道：「我也見過唐幕登萍渡水的輕功。」

唐竹權一怔：「你也見過？那豈不是眞的了？」

「是假的，」衞空空冷笑道：「唐幕的登萍渡水輕功，其實只是一個騙局。」

「騙局？」唐竹權道：「老子倒想知道，他如何能够騙得到別人？」

衞空空說道：「錦葉山莊有一座湖，湖水很深。一般人想要渡過此湖，大不容易。」

唐竹權道：「唐幕怎樣渡過此湖？」

衞空空道：「以足尖點水，一步一步飛躍過去。」

唐竹權不禁爲之一呆，道：「這不就是登萍渡水的功夫嗎？」

衞空空道：「看來的確很像，但實則却是另有乾坤，說出來根本不值一哂。」

唐竹權抓了抓腦袋，百思不得其解，道：「莫非這混蛋懂得使妖法不成？」

梁大夫嘿嘿一笑，喃喃道：「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唐竹權瞪着他，道：「你知道其中關竅嗎？」

梁大夫道：「此事若早有佈置，要別人相信自己懂得登萍渡水輕功，實在並不難。」

唐竹權道：「怎樣佈置法？」

梁大夫道：「太簡單了，只消在湖底之下設置暗樁即可！」

「暗樁，」唐竹權一拍大腿，怪聲叫道：「老子眞是蠢極了，怎麼想不到這一點！」

衞空空點點頭，道：「不錯，梁大夫說對了，唐幕的登萍渡水輕功，就是如此這般的，不明就裏的人看了，還以爲他輕功絕頂，其實，湖底木樁的方位，他是最清楚不過的，只要在木樁上跳來跳去，別人就會以爲他懂得登萍渡水的輕功。」

唐竹權冷冷一笑：「什麼血手印，原來只是個不學無術的騙棍！」

衞空空道：「血手印唐幕雖然喜歡騙人，但若被說他不學無術，全無本事，却又大謬不然。」

唐竹權道：「他武功如何？」

衞空空道：「唐幕練的是邪門掌勁，一般練武之士，不易抵禦。」

唐竹權道：「湘湘的武功也不弱。」

衞空空道：「但比起唐幕，却還是差了一截。」

唐竹權道：「一山還有一山高，唐幕最後的下場，還是逃不過衞老弟的砍腦袋劍法。」

衞空空道：「這一次我殺他，全然是爲了湘湘。」

唐竹權乾咳一聲，道：「說句老實話，湘湘怎會和唐幕那樣的江湖敗類走在一起。」

衞空空說道：「唐幕雖然是個江湖敗類，但他對湘湘，的確曾經費盡不少心血的。」

唐竹權冷冷一笑：「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嗎？」

衞空空道：「湘湘父母雙亡後，唐幕一直照顧着她，只嘆當時小弟根本不知道湘湘家中遭逢慘變，以致讓唐幕有可乘之機。」

唐竹權道：「唐幕有什麼陰謀？」

衞空空道：「掌管千絕谷，繼承萬絕妖婆端木血姬的武功衣鉢。」

「什麼」？唐竹權不由吃了一驚，「唐幕是端木血姬的弟子？」

衞空空道：「不錯，而且是最得寵的一個。」

唐竹權不由吸了一口氣，道：「倒算是老子孤陋寡聞了。」

衞空空道：「此事江湖中人知者不多，甚至可說是一個秘密。」

唐竹權道：「這個勞什子血手印雖然作惡多端，但若和端木血姬相比，還是差了一大截的。」

衞空空道：「端木血姬擁有昔年嶺南九大盜刧掠所得之財富，兼且又是嶺南邪派武學大宗師，實力自然不容小覰。」

唐竹權道：「要對付端木血姬，本來是他奶奶的一樁好事！但如今人心所想者，並非如何誅滅奸邪，而是怎樣可以混水摸魚，大大的發財。」

衞空空道：「外人如何想法，咱們是不必理會的，正是我行我素，做人但求俯仰無愧於天地而已。」

「說得對極了！」梁大夫拍掌笑道：「不愧是江湖三大奇俠之一。」

「江湖三大奇俠，」乃指「雪刀浪子」龍城璧，醫谷谷主「金刀公子」許竅之！乃眼前這位「偷腦袋大俠」衞空空。

唐竹權是杭州唐門大少爺，又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如今雖然年紀漸老，但威風仍在，酒量還是鮮有人能望其背項。

這時候，只見衞空空沉吟良久，眉宇間露出了憂慮之色。

唐竹權不禁凝視着他，道：「衞老，有什麼不妥？」

衞空空嘆了口氣，道：「我在担心四個人。」

唐竹權一怔，道：「四個？是那四個人？」

衞空空道：「龍玉郎、衞湘湘、綠蕁，還有花功侯的兒子。」

「花功侯之子？」唐竹權雙目暴睜：「是不是『妙公子』花洵儒？」

唐竹權道：「玉郎，湘湘和花洵儒是不是走在一起？」

衞空空道：「現在就不知道了，但在昨晚，他們的確是在一塊兒的。」

唐竹權道：「綠蕁又是誰？」

衞空空道：「湘湘的貼身侍婢。」

唐竹權道：「湘湘住在錦葉山莊已很久了，爲什麼這次要逃出來？」

衞空空道：「湘湘要擺脫血手印，自然要逃。」

唐竹權道：「玉郎自然和她在一起，就算要殺唐幕，也不是什麼難事。」

衞空空道：「唐幕曾與玉郎陷於劍拔弩張之局，但最後却沒有動手。」

唐竹權一怔，道：「旣已劍拔弩張，何以沒有動手？」

衞空空說道：「當時形勢，互有忌憚，最後，唐幕放走了玉郎、湘湘、以及妙公子。」

唐竹權道：「不怕縱虎歸山？」

衞空空道：「唐幕工於心計，自然曾經權衡輕重利害，方才有此決定。」

唐竹權道：「玉郎這孩子也很聰明，該穩重的時候，他是不會胡亂冒險的。」

衞空空點點頭，道：「若不是這樣，

龍城璧也不會讓他出來見見世面。」

唐竹權皺了皺眉，道：「衛老弟肯定玉郎會到這裏找我？」

衛空空道：「不是找你這個胖舅父，是要找梁大夫。」

梁大夫咳嗽一聲，說道：「是誰不妥了？」

衛空空道：「花洵儒中了一記血手印，情況甚是不妙。」

梁大夫凜然道：「若是中了血手印，必然凶多吉少。」

衛空空道：「時九公治得不治得？」

梁大夫道：「若找得到師父，自可起死回生，化險為夷。」

衛空空嘆了口氣，道：「但醫谷距此太遠了，恐怕很難可以趕到。」

梁大夫道：「若找不到師父，這條小命就十去八九也矣。」

衛空空說道：「但若找到梁大夫又怎樣？」

梁大夫道：「尚有一綫生機，但玉郎並未帶着妙公子到這裏來。」

衛空空神情凝重，道：「事情有點不妥！」

唐竹權道：「也許玉郎已帶着妙公子花洵儒前往醫谷，亦未可料。」

衛空空道：「玉郎相當精明，他應該知道，遠水難救近火。」

唐竹權想了想，不禁說道：「不錯，他是應該把花洵儒帶到這裏來的，倘若前往醫谷，那便是蠢材！」

衛空空說道：「他不是蠢材，絕對不是。」

唐竹權道：「連你也趕到這裏來了，玉郎何以還沒出現？」

衛空空道：「事有蹺蹊，只怕他們已遇上了大大的麻煩……」說着，長長的嘆了口氣。

× × ×

龍玉郎心思敏捷，天生精明，那是不必懷疑的。

連花洵儒那樣的人，也漸漸開始佩服這個風雪之刀的第三代傳人。

但花洵儒受了傷，連說話都很吃力。

龍玉郎揹着他，從捷徑趕往澤山鎮，衛湘湘和綠蕚一個在前，一個在後加以掩護。

黎明時份，四人已越過了一座大山。

龍玉郎不時注視着花洵儒的傷勢，當越過這座大山後，又給花洵儒服下了一顆「碧血靈芝丸」。

碧血靈芝丸是天下第一號神醫時九公親自煉製的，療傷功效甚是卓絕，但要根治血手印的傷毒，却還是不成的。

衛湘湘看見花洵儒的臉色由青轉白，由白轉淡灰之色，不禁憂形於色。

龍玉郎安慰她，道：「姑姑不必担心，只要找到梁大夫，花公子一定有救。」

綠蕚道：「從這裏往澤山鎮，還要多少時候？」

龍玉郎道：「大概一個時辰左右就可以了。」

衛湘湘道：「眞是難為了你。」

「那裏的說話！」龍玉郎淡淡一笑，又再施展輕功向前掠去。

但前面忽然出現了一個藍袍老人。

山路很狹窄，藍袍老人站在中間，別人就無法走得過去。

龍玉郎站定了腳步，看着藍袍老人，半晌才道：「老丈，請。」他揹着花洵儒側身站開，意思是先讓藍袍老人走過。

但藍袍老人紋風不動，既不讓路，也不打算向前行走，只是攔在山路中央。

綠蕚忍不住了，便說：「這位老人先生，咱們有很重要的事，別誤咱們的時光。」

藍袍老人乾笑着，道：「四位是否想到澤山鎮？」

綠蕚冷笑道：「這是咱們的事！」

藍袍老人道：「也是老夫的事。」

綠蕚揚眉鼓腮，忿然道：「這是什麼意思？」

藍袍老人道：「老夫不想你們到澤山鎮。」

綠蕚臉色一寒，正待開口罵人，龍玉郎却搶先開口，說道：「老丈不想咱們到澤山鎮去，必有一定的道理，晚輩願聞其詳。」

藍袍老人却搖搖頭，說道：「沒有什麼道理，只要勸喻四位就此停步，別再向前。」

綠蕚再也忍不住了，怒道：「這是勸喻？還是恫嚇？」

藍袍老人淡淡地一笑，道：「說是勸喻也可以，說是恫嚇也是對的。」

龍玉郎目光閃動，道：「未知前輩怎樣稱呼？」

藍袍老人道：「老夫姓石，你們叫我石老人好了。」

龍玉郎又道：「未知石前輩有何指教呢？」

石老人道：「老夫久不動武，早就想舒展舒展筋骨。」

龍玉郎目光一閃，道：「石前輩的意思……」

石老人搖搖頭，道：「老夫不想跟你動手，只想你陪老夫走一趟。」

龍玉郎道：「走往那裏？」

石老人道：「鬼影坑。」

「鬼影坑？是什麼地方？」

「是個墳場，也是一個解決問題的好地方。」石老人淡漠地說。

龍玉郎皺了皺眉，道：「前輩有什麼事要到那樣的地方去解決？」

石老人道：「拚命。」

龍玉郎一怔，道：「跟誰拚命？」

石老人道：「一些自以為是的人。」

龍玉郎又是怔住，道：「晚輩不懂，他們究竟是什麼人來着？」

石老人道：「閒雲莊莊主『一劍悠來』賀大先生，蜻蜓鏢局總鏢頭『點水飛鴻掌』趙清谷，鐵門幫幫主『黑白秀士』范覺行，如此而巳耳。」

龍玉郎臉色倏變，道：「這幾位高手，在江湖上的名頭都很响亮。」

石老人却打個哈哈，說道：「响屁不臭！」

綠蕚冷冷一笑，道：「你要和這些人拚命，你自己去好了，跟龍少俠有什麼相干？」

石老人道：「唉，老夫雖然不怕這些混蛋，但雙拳難敵四手，倘若有龍少俠助

老夫一臂之力，情況便自大不相同。」

綠蕁冷冷道：「龍少俠很忙，他沒這個空！」

石老人道：「妳是龍玉郎嗎？既不是龍玉郎又憑什麼代替龍玉郎說這種話！」

龍玉郎望着石老人，道：「前輩怎會知道我就是龍玉郎？」

石老人道：「三天之前，你在澤山樓打了一個轉，還跟你舅父唐竹權喝過兩杯酒，是也不是？」

龍玉郎道：「不錯，石前輩也在澤山樓嗎？」

石老人道：「澤山樓是酒家食肆，只要付得起錢，人人都可以進去。」

龍玉郎道：「晚輩失覺了。」

石老人道：「老夫一直坐在最角落的位置，而且背對着店堂，你沒有留意到，那是一點也不稀奇的。」

龍玉郎問道：「石前輩在澤山樓多久了。」

石老人道：「不到一個時辰。」

龍玉郎道：「前輩到澤山樓，所爲何事？」

石老人道：「肚子餓了，自然就得找點食物，澤山樓的鹵牛肉和薑葱畑鯉魚都很不錯。」

龍玉郎道：「前輩與賀大先生等人，結下了什麼仇怨，可否賜告？」

石老人道：「這幾個名門正派的大俠，君子，擄走了老夫的兒子。」

龍玉郎一怔，道：「這是不是有點誤會了？」

石老人冷笑道：「老夫不知道，只知道老夫的兒子，如今正在他們手裏。」

龍玉郎道：「令郎年紀有多大？」

石老人道：「十歲整。」

龍玉郎「喔」一聲，不禁說：「倒很年輕。」

石老人說道：「他叫石兒，不是我生的。」

龍玉郎一呆，道：「既不是前輩所生，那麼……」

石老人道：「他是個孤兒，老夫是他的義父，他是老夫的乾兒子。」

他嘆了口氣，半晌才緩緩接道：「乾兒子也就是兒子，人生在世，計算得越清楚，越是沒意思。」

龍玉郎說道：「我舅父也是常常這樣說。」

石老人說道：「唐竹權若清清醒醒做人，也許會是大將之材，但也許活得很痛苦。」

龍玉郎道：「人有各志，而每個人的嗜好也是大不相同的。」

石老人道：「你現在可願意跟老夫走一趟？」

龍玉郎道：「不願意。」

石老人臉色一變，說道：「你敢拒絕老夫？」

龍玉郎道：「前輩的事也許很重要，但晚輩要救治朋友，也是一件急不容緩的事情。」

石老人道：「你揹着的是不是花功侯的兒子？」

龍玉郎點點頭，道：「不錯，他中了血手印一掌……」

石老人一拍胸膛，道：「這個傷不難治，就包在老夫身上好了。」

龍玉郎沉默着。

衛湘湘却立刻搖頭，道：「不！這不是等閑之事，若有什麼差錯，花公子這條性命就白白賠上了。」

石老人兩眼暴睜，喝道：「妳敢小覷老夫？」

衛湘湘道：「別的事情，還可以冒一冒險，但人命關天，豈能造次？」

石老人道：「老夫雖然不是甚麼神醫，但除了時九公之外，天下間又有誰能在醫術修爲上勝得過老夫？」這句話說得極爲豪氣，衛湘湘不由怔住。

綠蕁却冷笑一聲，道：「既不是神醫，醫術又能高明到什麼地方去？」

石老人臉色一沉，道：「老夫姓石，草字枯草。」

「枯草老人？」龍玉郎不由呆住：「前輩就是號稱『黔貴逢春手』的枯草老人嗎？」

石老人嘆了口氣，道：「不錯。」

龍玉郎忙說道：「前輩怎麼不早一點說！」

石老人道：「老夫賤名，說出來徒然惹人憎惡而已。」

綠蕁奇道：「逢春手這個名號雅聽得很，何以會惹人憎厭？」

石老人道：「救死扶傷，本乃醫者應盡之責，但老夫糊塗，曾經錯救一人，以致日後噬臍莫及。」

綠蕁道：「你曾經救錯了一個怎樣的人？」

石老人說道：「斷眉山猑堡堡主湛世鏗。」

衛湘湘臉色一變：「湛世鏗是個冷血殺人王。」

石老人苦笑着，道：「不錯，這個冷血狂魔，早在十五年前就已經應該死了，但老夫却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把他從死亡邊緣挽救過來。」

龍玉郎嘆了口氣，道：「救人本不是罪過。」

石老人道：「但救了湛世鏗，却是不可饒恕之罪孽。」

他神情慘然，緩緩接道：「老夫救了此人之後，不到五年，總共有五百九十一人慘遭此魔頭殺害，其中包括不懂武功的老弱婦孺，甚至是初生嬰兒在內！」

龍玉郎道：「這姓湛的不是人。」

石老人黯然道：「說來說去，罪魁禍首還是老夫，若非老夫一意孤行，不聽老婆子的勸告，湛世鏗早就死了，日後也不會枉死了數百無辜。」

龍玉郎本想問那個「老婆子」是誰，但見石老人神情極是難過，也就不忍心窮追直問到底。

衛湘湘也嘆了口氣，道：「湛世鏗死裏逃生，不但沒有痛改前非，而且還變本加厲，實在可惡。」

石老人道：「半年前，老夫才找到湛世鏗，本想親自把他殺了，但湛世鏗居然自知罪惡貫盈，不得老夫動手，已經自行了斷。」

龍玉郎道：「但晚輩還是認爲，救人無罪，一切罪孽，皆出自湛世鏗之手。」

石老人慘笑一聲，道：「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老夫之罪孽，又豈可就此一筆抹過？」

龍玉郎嘆了口氣，道：「江湖中命數註定如此，前輩也不必過份自責了。」

石老人道：「老婆子也是這麼說，唉，老夫老了，縱使想贖罪於江湖，也只怕時日無多，能力也太薄弱。」

龍玉郎忽然放下「妙公子」花洵儒，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姓花的爲人雖然有點荒誕不經，却是性情中人，俠義君子，前輩救他，決不致重蹈當年覆轍。」

石老人說道：「老夫也不是因噎廢食的傻子，花功侯的兒子，老夫自當盡力搶救。」

綠萼還是忍不住加問了一句：「有把握嗎？」

石老人道：「血手印掌力雖然歹毒，但還稱不上歹毒絕倫，最少，它還未能與武林十大毒掌、毒指、毒爪相提並論。」

衞湘湘問道：「要救花公子，需要多久呢？」

石老人道：「以藥餵之，以內力逼之，復以拔毒膏擦敷之，一個時辰之內，保證可以完全痊癒。」

綠萼咬了咬牙，道：「若不痊癒又怎樣？」

石老人回答道：「老夫願意三命賠一命。」

綠萼吸了口氣，看着龍玉郎道：「龍少俠，你看怎樣？」

龍玉郎沉吟着，衞湘湘却說：「何以不問問花公子？」

花洵儒半躺半坐挨在龍玉郎身邊，聞言微微一笑，道：「花某以爲很不妙，如今看來，却是鴻福齊天，奇妙無比！」

石老人哈哈一笑，道：「說得好，這也是一場造化！造化！」

當下不再遲疑，立刻動手爲花洵儒療傷。

藥醫不死病

石老人，果然就是「逢春手」。

石枯草！

枯草老人！

時九公是天下第一號神醫，那是無庸置疑的，在當世武林，誰也無法取代他的地位。

但除了時九公之外，天下第二號神醫又會是誰？

是醫谷中的老醫仕？是梁大夫？是「怪病怪手」韓霖？還是眼前這位「逢春手」石枯草？

這件事，若要擺出來爭論，恐怕十年八載沒有結束，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枯草老人醫術高明，絕不會在梁大夫之下。

不到一個時辰，花洵儒的臉色巳變得紅紅潤潤，中掌部位的掌印也完全消散。

但枯草老人巳出了一身大汗。

「唉，人老了，不中用啦。」枯草老人感慨地說。

花洵儒長身而立，向枯草老人鞠個躬，接着說道：「大恩不言謝，咱們還是上路罷。」

枯草老人看着他，道：「上路？上甚麼路？」

花洵儒道：「當然是前往鬼影坑。」

枯草老人道：「鬼影坑是要去的，但你不行，絕對不行。」

花洵儒道：「爲什麼不行？是不是因爲我重創初癒？還是因爲花某武功低微，去了反而要變成你的負累？」

枯草老人道：「兩者兼而有之。」

若是別人，一定給氣得連臉都白了，但花洵儒却一點也沒有生氣，只是喟然一嘆，道：「石前輩說得對。」

枯草老人淡淡道：「人貴自知，一個人若要好管閒事，首先就得練好武功。」

花洵儒道：「我的武功，是否很不濟事？」

枯草老人道：「在尋常武林人物眼中，巳可算是高手，但在眞正高手眼底下，眞是不值一哂，否則，你也不會敗在血手印唐幕的掌下。」

花洵儒道：「要怎樣才能練成第一流的武功？」

枯草老人道：「無師自通，是其中一法。」

花洵儒一愕，問道：「拜師練武，乃是千古不易之練武法門，又如何能無師自通？」

枯草老人搖了搖頭，嘆息道：「此言差矣，世人習武，固是每多墨守繩規，師父教一招，就練一招，決不會多使出半招來。」

花洵儒道：「師父沒有教的招數，又該當如何使法？」

枯草老人道：「武功是由人創的，能創武功者，方始堪稱眞正一代宗師。」

花洵儒想了想，道：「前輩之言，不無道理，但莽莽江湖，能自創武功者又有幾人？」

枯草老人道：「創武功之人，倒是不少，即以老夫爲例，在二十至四十歲這二十年內，就最少研創出五套武功。」

花洵儒道：「成就如何？」

枯草老人說道：「前那四套，皆不成功。」

花洵儒「哦」了一聲，道：「失敗了四次，到第五次才大功告成，還是時爲未晚的。」

枯草老人搖搖頭，道：「第五套武功也沒有大功告成，而且結果更慘。」

花洵儒一呆，道：「如何慘法？」

枯草老人道：「欲速則不達，嶄新的武功並未創練出來，人巳走火入魔，險些送掉了性命。」

花洵儒吸一口氣，說道：「這倒是險也。」

枯草老人道：「以是無師自通，絕不容易，而且還相當危險。」

綠萼忽然插口，道：「如非資質異常聰穎之輩，妄想無師自通，簡直是自討苦吃，甚至是自尋死路。」

枯草老人淡淡一笑：「雖則失敗者多，成功者絕少，但無師自通之事，畢竟存在，其成就也是不容抹煞的。」

花洵儒道：「晚輩會記住了。」

枯草老人道：「花公子資質過人，那是不必懷疑的，但日後能否自闢途徑，成

爲日後武林一代大宗師，那就得要看看機緣了。」

花洵儒聽得不住點頭。

枯草老人接着又道：「其實，以花家的武功，應該抵敵得過血手印的……」

花洵儒乾咳一聲，道：「晚輩所練武功，只有少許是家父所傳，其餘武功，是由三個武林惡魔所教的。」

枯草老人聽得一呆，道：「怎會這樣的？」

花洵儒嘆了口氣，道：「十六年前，家父用智謀戰勝了三個武林大惡人。」

枯草老人道：「這三個大惡人到底是誰？」

花洵儒道：「常雲生、霍一洞、謝南池。」

枯草老人眉頭一皺，道：「沒聽過這三個人的名字。」

花洵儒道：「因爲這三個名字都是假的。」

枯草老人不由啞然失笑，良久才問：「眞名字呢？」

花洵儒道：「晚輩不知道。」

枯草老人詫異道：「你不知道？令尊呢？」

花洵儒道：「家父自然是知道的，但他不肯說。」

枯草老人道：「令尊要你跟這三個惡人練武功？」

花洵儒道：「不錯。」

枯草老人道：「既是武林敗類大惡棍，又是你的師父，這種滋味怎樣？」

花洵儒道：「太不好受了，有時侯，眞想宰了他們。」

枯草老人道：「那便是欺師滅祖，切切不可胡來。」

花洵儒道：「滅祖之事，晚輩自然從來不曾幹過，但欺師之舉，却是有如家常便飯。」

枯草老人道：「是令尊的意思？」

花洵儒道：「晚輩不知道，只是一直都覺得，這三個師父都是混帳東西，根本就不配做自己的師父。」

枯草老人聽得眉頭大皺，道：「既不配做你師父，何以還跟着這三個來歷不明之人練武？」

花洵儒道：「說來說去，乃是父命難違。」

枯草老人道：「令尊久歷江湖，此舉必有深意，只是旁人不明就裏，才無從猜測而已。」

花洵儒道：「此事本不該向人提起，但晚輩這條性命是前輩檢回來的，若還不說實話，實在於心有愧。」

枯草老人沉吟着，道：「不管怎樣，你先回家去。」

花洵儒向衞湘湘望了一眼，道：「衞小姐和綠蕁姑娘又怎樣？」

枯草老人道：「衞小姐，好像有一位了不起的堂兄。」

龍玉郎道：「不錯，偷腦袋大俠衞空空就是她堂兄。」

枯草老人道：「這就易辦了，她們馬上找衞大俠！」

龍玉郎皺了皺眉，道：「衞叔叔可能在七層雲霧峯。」

枯草老人搖頭道：「不，衞大俠在兩個月前，已離開了璣山莊，他是個遊俠，雖然成親多年，但仍不時獨闖江湖，專偷江湖敗類的腦袋。」

龍玉郎笑了笑，道：「不知道衞叔叔這次又會砍掉誰的腦袋？」

枯草老人道：「衞大俠砍甚麼人的腦袋，咱們不必理會，總要衞小姐能找得着她的堂兄。」

衞湘湘却蹙着眉，道：「堂兄有堂兄的事，晚輩不想煩擾他。」

花洵儒說道：「我也不想現在就回家去。」

枯草老人瞪着他，道：「爲什麼還不回家？不怕花總鏢頭担心嗎？」

花洵儒笑了笑，道：「家父悤鏢頭之名，大概只是鬧着玩的，當眞不得。」

枯草老人道：「令尊似是遊戲人間的奇士，和你剛好湊成一對奇父妙子。」

花洵儒嘆了口氣，道：「晚輩庸劣，又怎比得上家父？」

枯草老人道：「常言道：『青出於藍勝於藍』，你稟質過人，終非池中物。」

花洵儒道：「前輩謬獎了。」

枯草老人沉吟片刻，道：「你若不可家，却又何去何從？」

花洵儒道：「聽說澤山鎭近來鬧得沸沸揚揚，好不熱鬧，晚輩既已到了附近，何不上前湊湊高興？」

枯草老人嘿嘿一笑：「人多的地方，湊上去並不見得就會高高興興的。」

花洵儒道：「高興也好，不高興也好，總算是一場難得的熱鬧。」

枯草老人道：「你既要去，老夫也不便多言，就此告辭，龍少俠，咱們走。」

龍玉郎看了花洵儒一眼，又再看看衞湘湘，半晌才道：「姑姑，後會有期。」

衞湘湘道：「鬼影坑之行，你要千萬小心。」

龍玉郎道：「玉郎曉得了。」說畢，跟着枯草老人向北方急掠而去。

花洵儒看着兩人的背影，不由嘆了口氣，道：「好俊的輕功。」

衞湘湘若有所思地點點頭，道：「最少，這輕功不是騙人的。」

花洵儒奇怪地盯着她的臉，不知道這句說話是什麼意思。

綠蕁忽然「嗤」聲失笑起來。

她終於忍不住悄悄對花洵儒說：「血手印的登萍渡水輕功，是騙人的。」

「騙人的？怎樣騙法？」

「湖底有暗樁，只要熟悉暗樁方位，你也可以表演登萍渡水的輕功絕技。」

花洵儒這才恍然大悟，不禁也是失笑起來……

× × ×

鬼影坑地勢並不險峻，但却陰森可怖。在坑南附近，大小墳墓逾千，顯得鬼氣森森，令人不寒而慄。

縱使在白天，鬼影坑也絕不是一個可愛的地方。

但這時候，在鬼影坑內，却有一個樣子很可愛的少女，正端端正正坐在那裏刺繡。

本來，女孩子刺繡，那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事。

但無論任何人做任何事，都要視乎地方是否適合的。

女孩子刺繡，該在閨房裏、家裏。

但這少女在鬼氣森森的地方刺繡，難免令人看來有着一種極度詭異的感覺。

雖然事情很古怪，但這少女的樣子是很可愛的。

一個又美麗又可愛的少女，爲什麼會在這裏刺繡，她想刺繡些什麼？

× × ×

龍玉郎是和枯草老人一起來的。

枯草老人要見的，並不是這個漂亮的女孩子，而是一羣頗負俠名的武林人物。

但「一劍悠來」賀大先生不在。

「點水飛鴻掌」趙清谷和「黑白秀士」范覺行也不在。

只有一個奇怪的女孩子在刺繡。

枯草老人嘆了口氣，在六七丈外停了下來。

龍玉郎繼續向前走，他要看看，這個少女爲什麼會在這裏刺繡，更想看看她刺繡的是什麼。

他沒有放輕腳步，走路時地面「悉索」有聲。

但少女沒有看他，仍然很專注的，一針一綫地在刺繡。

龍玉郎奇怪極了，定睛一看，那少女刺繡的，竟然是一條形態恐怖的蜈蚣。

龍玉郎站在她身邊很久，她還是一針一綫的在刺繡着。

龍玉郎實在忍不住，便問：「蜈蚣好看嗎？」

少女笑了笑，但還是沒有看他一眼。

她說道：「在人的眼裏，蜈蚣是醜惡的，但在蜈蚣的眼裏，人類才是醜惡的怪物。」

她說的話很奇怪，但在奇怪之中却又好像很有點道理。

龍玉郎聳肩一笑：「眞特別。」

少女終於放下了針綫，回眸看着龍玉郎的臉。

她一看之下，好像有點呆住了，又彷彿有些靦覥的樣子。

大概她沒想到，在她身邊的少年，居然會是如此英俊不凡的罷？

龍玉郎也怔住了。

他早已看見，這少女美得出奇，但這時候四目相投之下，她那種美絕的神態還是出乎龍玉郎意料之外。

霎時間，兩人都默不作聲。

過了很久很久，少女才問：「是蜈蚣眞特別，還是我這個人特別？」

龍玉郎道：「一切都很特別，特別得令人難以想像。」

少女道：「你不該到這裏來。」

龍玉郎道：「爲什麼？」

少女道：「這裏並不是騷人墨客留連的好地方。」

龍玉郎說道：「誰說我是個騷人墨客了。」

少女道：「你看來一表斯文，很像個讀書郎。」

龍玉郎搖搖頭，道：「那有讀書郎腰懸佩刀的？」

少女道：「武聖關雲長可以月下看春秋，讀書郎爲什麼不可以帶刀在身？」

龍玉郎看着她，笑笑說：「妳的說話很特別，而且聽來很有道理。」

少女道：「聽來很有道理的道理，並不一定眞的有道理。」

龍玉郎道：「難道連妳自己都認爲，自己所說的，只是强辭奪理之言？」

少女道：「我不曉得別人的心裏怎樣想，也不知道自己的說話對不對。」

龍玉郎說道：「對與錯，這往往是很難判定的，有些人說了一些很錯很錯的說話，但人們却還是深信不疑，也有些人說出了事實的眞相，或者是眞正的至理明言，但是別人却把他當作耳邊風，甚至是妖邪之說。」

少女嘆了口氣，道：「做人之難，正是難於在此。」

龍玉郎沉默了一會，問道：「姑娘何以在這裏刺繡蜈蚣？」

少女道：「是爲了消災解難。」

龍玉郎大奇，道：「在這裏刺繡蜈蚣，和消災解難有什麼相干？」

少女道：「你聽說過蜈蚣谷這個地方沒有？」

龍玉郎想了想，道：「聽是聽過的，它在一個很遙遠的地方，好像和火焰山也隔不了多遠。」

少女道：「蜈蚣谷和火焰山相隔八百五十里，說遠不太遠，說近也不太近。」

龍玉郎凝視着她，道：「姑娘是蜈蚣谷的人？」

少女搖搖頭道：道：「我不是，但我的表姐，是蜈蚣谷三大護法之一。」

龍玉郎「哦」一聲，問道：「妳表姊呢？」

少女道：「鼻中一刀。」

龍玉郎一怔：「什麼意思？」

少女道：「鼻中一刀，刀傷深見骨髓，死了。」

龍玉郎呆了一呆，道：「是誰把她殺害？」

少女道：「她自己。」

龍玉郎又是一楞，半晌才道：「妳表姊爲什麼要自萌短見？」

少女道：「她殺了三個人，所以她不想活了。」

龍玉郎越聽越奇，道：「妳表姊殺了什麼人？」

少女道：「賀大先生、趙清谷，還有一個叫范覺行。」

龍玉郎更加驚奇了，連忙追問：「這三個人呢？我的意思是說，他們的屍首的那裏？」

少女道：「在坑裏。」

龍玉郎道：「坑？什麼坑？」

少女道：「新挖的坑。」

龍玉郎道：「是誰挖的？」

少女道：「我表姊，她一共挖了兩個坑，一個坑很大，足夠安葬三個人，而另外一個，就只能埋葬她自己。」

龍玉郎說道：「妳表姊現在也在坑裏嗎？」

少女道：「她連自己的坑都已挖好了，現在當然已躺在坑裏。」

龍玉郎道：「她爲什麼要殺賀大先生等人？」

少女說道：「因爲他們擄走了她的兒

子。」

龍玉郎道：「妳表姊的兒子今年幾歲啦？」

少女道：「十歲整，他叫石兒。」

「石兒？」龍玉郎呆住了，半晌才說道：「有一位武林前輩，他的乾兒子也叫石兒，今年也是剛好十歲整，而且也是給賀大先生等人擄走了的。」

少女道：「這麼說，那個武林前輩的乾兒子，也就是我表姊的兒子了。」

「但那前輩說，石兒是個孤兒，他無父無母……」

「你所說的那個武林前輩，是否姓石呢？」

「不錯。」

「是石枯草？」少女的瞳孔倏地睜大兩倍。

龍玉郎不住點頭。

少女連忙問：「石前輩在那裏？」

龍玉郎向南方伸手一指，在一棵榆樹下，正盤膝坐着一個老人。

少女道：「他就是枯草老人？」

龍玉郎道：「是的，妳有話要跟他說嗎？」

「沒有，」少女搖搖頭，道：「現在，說什麼都是多餘的了。」

龍玉郎道：「但最少還有一個人的下落非要說清楚不可。」

「石兒！」

「不錯，賀大先生等人死了，妳表姊也死了，但石兒呢？」

「給他的父親帶走了。」

「他還有父親……」龍玉郎皺着眉：「這樣說來，他根本不是什麼孤兒了？」

少女嘆了口氣，道：「雖然有父有母，但却也和無父無母一樣可憐。」

龍玉郎道：「這是什麼道理？」

少女道：「表姊根本沒有成親，石兒是個私生子。」

龍玉郎臉色一寒：「那麼，石兒的父親又是個怎樣的男人？」

少女道：「一個以殺人爲業的殺手，他叫『鎖喉』。」

「鎖喉君子？」龍玉郎的眼色變了。

少女道：「鎖喉只是個殺手，他不配被譽爲君子。」

龍玉郎道：「殺手也不乏有君子之風的，例如『殺手之王』司馬血。」

少女冷笑道：「司馬血是司馬血，鎖喉又怎配和殺手之王相提並論。」

龍玉郎吸了一口氣，道：「鎖喉既有了兒子，爲什麼還不和妳表姊成親？」

少女道：「鎖喉根本不知道。」

龍玉郎一呆，道：「做了父親，居然會不知道？」

少女冷冷一笑，道：「天下間最可惡的是男人，最糊塗的也是男人。」

龍玉郎聽了苦笑了一下，也不加以反駁，只是淡淡地說道：「幸虧妳也不是男人。」

少女「哼」一聲，道：「我若是男人，那又怎樣了？」

龍玉郎聳了聳肩，淡淡道：「倘若有男人這樣說男人的壞話，我說不定立刻就把他的舌頭割了下來。」

少女冷笑道：「男人，本來就是蠻不講理，動不動就傷害別人的。」

龍玉郎道：「妳表姊生下了石兒，其後怎樣？」

少女道：「她是偷偷把孩子生下來，其後當然不敢親自撫養。」

龍玉郎道：「結果石兒就跟着枯草老人了？」

少女道：「不錯，枯草老人是個好老人，他對石兒很好。」

龍玉郎道：「妳連枯草老人都不認得，怎知道他是個好老人？又怎曉得他對石兒很好？」

少女道：「是表姊說的。」

龍玉郎道：「凡是妳表姊的說話，妳都一定深信不疑？」

少女說道：「我表姊是善良的，也是很誠實的人，所以才會給人欺負成這副樣子。」

龍玉郎道：「妳是說，鎖喉欺負妳的表姊？」

少女咬了咬嘴唇，半晌才道：「最少，是鎖喉辜負了我的表姊。」

龍玉郎嘆了一口氣，說道：「清官難斷家務，兒女恩仇，更是一筆最難清理的帳。」

少女眨眨眼，沉默下來。

龍玉郎接着又道：「鎖喉在什麼時候，才知道自己有了兒子。」

少女道：「三天之前。」

龍玉郎不禁又是一呆，才道：「是誰告訴他的？」

少女道：「是我表姊。」

龍玉郎說道：「十年了，她才把這件事告訴『鎖喉』知道，是不是嫌太遲了一些？」

少女嘆了口氣，道：「她甚至根本不打算把這件事說出來。」

龍玉郎皺了皺眉，道：「妳表姊爲什麼會這樣想？」

少女道：「因爲她知道，『鎖喉』不想娶妻子、生兒女。」

龍玉郎道：「因爲『鎖喉』是一個殺手？」

少女點點頭，道：「不錯，殺手生涯，性命朝不保夕，而且一旦有了家眷的顧慮，這口飯就很難再吃得下去。」

龍玉郎道：「既不欲成家立室，就更不該連累妳表姊！」

少女說道：「表姊說，事情絕不能責怪鎖喉，因爲自始至終，都只是她一厢情願。」

龍玉郎道：「妳相信她的說話？」

少女搖搖頭，道：「不相信。」

龍玉郎道：「是不能相信？還是不願意相信？」

少女道：「不知道！你別再這樣問好不好？」她的聲音有了怒意。

龍玉郎說道：「在下並不是一個喜歡理會別人私事的人，但這一次却是爲了石兒。」

少女道：「你認識石兒？」

龍玉郎道：「不認識，但枯草老人要我陪他走這一趟，所以我不能不來。」

少女道：「石兒已無恙了，他已跟着他的父親。」

龍玉郎道：「但事情並未了結，妳表

姊何以要自盡？」

少女道：「她是畏罪自殺。」

龍玉郎道：「賀大先生等人擄刦弱小孩童，是大大不對之事，就算殺了他們，也不是什麼可惡的罪孽。」

少女道：「但她却已成爲蜈蚣谷的叛徒。」

龍玉郎一怔，道：「殺了賀大先生等人，何以會變成蜈蚣谷的叛徒？」

少女道：「賀大先生是蜈蚣谷的『外山堂』堂主！」

「外山堂堂主？其餘兩人呢？」

「都是副堂主。」

「這麼說來，俠名响鐺鐺的賀大先生、趙清谷和范覺行，原來都是蜈蚣谷的人了？」

「是的。」

龍玉郎沉吟了一會，道：「這三人是否知道，石兒就是妳表姊的骨肉？」

少女道：「應該不知道，他們只是想對付枯草老人。」

龍玉郎冷冷一笑，道：「脅持稚子來威逼一個老翁，眞是可惡。」

少女道：「但枯草老人還沒有來，我表姊和鎖喉巳先來了。」

龍玉郎道：「賀大先生等三人，究竟死於妳表姊之手？還是給鎖喉所殺？」

少女道：「是表姊和鎖喉聯手擊殺三人的。」

龍玉郎道：「鎖喉忍心見妳表姊揮刀自盡嗎？」

少女苦笑了一下，緩緩地道：「他根本不知道，在表姊自盡之前，他巳帶走了石兒。」

龍玉郎道：「他是殺手，早巳沒有家室之想，到這時候才帶着石兒，算是什麼了？」

少女道：「鎖喉答應洗手不幹，退出殺手生涯。」

龍玉郎道：「既然如此，何不連妳表姊也一併帶走？」

少女道：「是表姊不肯跟他走。」

龍玉郎目光一閃，半晌喟然一嘆，道：「是了，妳表姊殺了外山堂三位堂主，不想連累鎖喉，更不想禍及石兒，所以寧願自行了斷，也不肯跟他們離去。」

少女咬着牙，說道：「她眞是太愚蠢了！」

龍玉郎道：「其愚雖可憫，精神却是可敬可佩。」

少女道：「現在，外山堂的三個堂主死了，表姊也死了，還有石兒，也給鎖喉帶到不知什麼地方去，枯草老人却直到這時候才來……」

龍玉郎道：「這是始料不及之事。」

少女忽然向枯草老人直走過去，叫道：「老人，你聽見我們說的話沒有？」

枯草老人神情鬱結，緩緩道：「都聽見了。」

少女說道：「十年來，你把石兒照顧得很好，但是石兒以後再也不會在你身邊了。」

枯草老人眼皮顫動，語聲說不出蒼涼：「命數如此，誰能强求？」

龍玉郎看着少女，忽然問：「爲什麼要在這裏刺繡蜈蚣？」

少女幽幽的嘆了口氣，道：「這蜈蚣，其實大部份都是表姊刺繡出來的，她要把這幅刺繡，送給蜈蚣谷主。」

龍玉郎道：「谷主是誰？」

少女道：「『蜈蚣神君』任天嶽。」

龍玉郎道：「但她還沒有完成這幅刺繡，已死在鬼影坑內。」

少女道：「你是否覺得我表姊的確很可憐？」

龍玉郎道：「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唉……」

少女道：「這幅刺繡，任天嶽是不會看得見的了。」

龍玉郎問道：「妳打算把它怎樣處置呢？」

少女道：「和我表姊一起陪葬。」

龍玉郎道：「這主意不錯。」

少女道：「但到現在爲止，我還不知道你是何方神聖。」

龍玉郎盯着她的臉，忽然一笑：「妳呢？」

少女道：「姓帥，帥秋璇。」

龍玉郎笑一笑，說道：「好漂亮的名字。」

帥秋璇看着他，道：「公子呢？」

「龍玉郎。」

「龍玉郎？你父親就是雪刀浪子嗎？」帥秋璇驚詫地看着他。

龍玉郎緩緩地點着頭，道：「帥姑娘說對了。」

帥秋璇閃動着明亮的眼睛，忽然說：「我要走啦。」

「走？走往哪裏？」

「你不要問，也不要找我！」

「爲什麼不要找妳？」龍玉郎一怔。

帥秋璇搖搖頭，道：「不要找，也不要問，這幅蜈蚣刺繡，你放在表姊身上好了。」

龍玉郎道：「你何以不親自放在她身上？」

帥秋璇道：「她的臉血肉模糊，我不想再多看一遍。」

說完，放下那幅蜈蚣刺繡，就人如輕烟般溜得無影無踪。

龍玉郎看着她的背影，呆住了。

他手裏捏着那幅蜈蚣刺繡，站在那裏不知呆了多久，才聽見枯草老人輕輕地嘆了口氣，說道：「鬼影坑，果然是刦數之地。」

龍玉郎這才稍爲驚醒，喃喃道：「帥姑娘的輕功很漂亮。」

枯草老人乾咳一聲，說道：「人更漂亮。」

龍玉郎忙道：「哦……晚輩不是這個意思……」

枯草老人兩眼一瞪：「難道你認爲帥姑娘是個醜八怪嗎？」

「這個……當然也不是的……」

「這個不是，那個也不是，想必是認爲帥秋璇貌僅中姿，既不太醜也不算怎麼漂亮了？」

「不，帥姑娘很美。」龍玉郎只得這樣說。

枯草老人「哼」一聲，道：「但這又有什麼用，你連一會兒也留不住人家，她剛說要走，不到一晃眼間功夫就溜掉了，

眞不是味兒。」

龍玉郎也感到不是味兒，但那又怎樣？趕上前去把她追回來嗎？

就算把她追回來，那又怎樣？

龍玉郎只好嘆了一口氣，說道：「算了。」

枯草老人道：「這幅刺繡，你捨得不捨得送給帥姑娘的表姊？」

龍玉郎不由苦笑，道：「這是帥姑娘指定作爲她表姊陪葬之物，自然該遵照她的話去辦。」

枯草老人道：「對了，這塊勞什子東西，要來何用？男人大丈夫，除非不伸手，一伸手就要抓住最好的。」

龍玉郎訕訕一笑，道：「什麼叫做最好的？」

枯草老人悠然一笑，道：「依你看，究竟是這幅刺繡好？還是帥姑娘好？」

龍玉郎的臉倏地一紅，道：「刺繡和人，怎能相比？」

「對了！根本就是沒得比！」枯草老人笑道：「這幅勞什子刺繡，棄不足惜，但江南帥天府的帥二小姐，卻是萬萬不可失諸交臂！」

「帥天府？」龍玉郎的眼睛立刻亮了，「她是帥天府的二小姐？」

枯草老人面露得意之色，緩緩地說道：「不錯，她的老子，就是帥天府的主人，也就是鼎鼎大名的『江南鏃帥爺』帥震武！」

「帥震武！」龍玉郎深深的吸一口氣，「那是武林中的大人物！」

枯草老人道：「令尊又何嘗不是武林中的大人物？」

龍玉郎道：「但家父近年已絕少過問江湖中事。」

枯草老人道：「別忘記，你已經是風雪之刀的傳人。」

龍玉郎立刻神情一凝，道：「晚輩會盡力而爲，決不辜負雙親的一番期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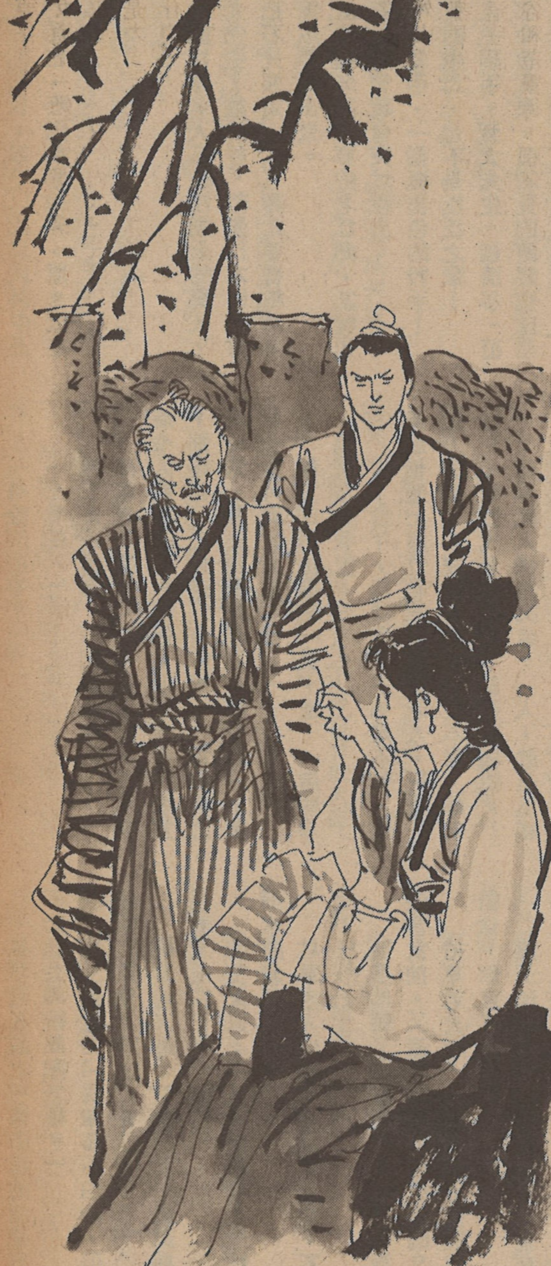
枯草老人「嘖嘖」連聲，道：「不要說這一套，老夫吃不消！」

龍玉郎乾笑一聲，道：「石兒已跟着『鎖喉』走了，前輩是否很失望？」

枯草老人搖搖頭，道：「不，這是一個很好的結果，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他的娘親死了。」

龍玉郎道：「石兒總算逃過一場刼難，但前輩的事，好像還有不少。」

枯草老人嘆了口氣，說道：「老夫自出娘胎以來，一直和麻煩二字結下不解之緣。」



龍玉郎與石枯草二人走到鬼影谷去赴約。

龍玉郎道：「人生，也許本來就是這樣麻煩的。」

「不！並不是人人都如此麻煩，」枯草老人搖搖頭，「老夫計算過了，老夫是特別多煩惱事的倒霉者。」

龍玉郎淡淡一笑，道：「但有時候，麻煩的事也許會帶來一些樂趣。」

枯草老人若有所思地點點頭，道：「這話倒不錯，想當年，老夫把石兒收養之際，只覺得頭大如斗，簡直麻煩得天天想哭，但漸漸地，石兒長大了，許多許多麻煩，都似乎變成了人生樂事。」

龍玉郎眨了眨眼，道：「但現在石兒走了，前輩一定會很傷心的。」

枯草老人道：「老夫將來一定會找他，但這是將來的事，現在，他跟着父親，總比跟着老夫安全得多。」

龍玉郎道：「蜈蚣谷中人，爲什麼要擄走石兒？」

枯草老人道：「是爲了一柄斧頭！」

「一柄斧頭？」龍玉郎不由楞住。

「不錯，一柄黑色的斧頭。」

「是黑煞斧？」

「正是黑煞斧！」

「黑煞斧在前輩身上？」

「是的，老夫就是冷鐵衣所說的『異人』。」枯草老人慢慢的說。

龍玉郎傻住了。

雖然，他一直都覺得枯草老人有點古怪，但古怪之處何在，却總是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現在，龍玉郎明白了。

黑煞斧的秘密，幾乎已成爲武林中最想知道的秘密，而這柄黑煞斧，原來就在枯草老人身上！

× × ×

異人！

誰能說枯草老人不是江湖上的異人？

賀大先生、趙清谷、范覺行本已成竹在胸，把石兒擄走，大可藉此要脅枯草老人，把黑煞斧交出來。

但這三個老謀深算的老江湖，怎樣也料不到石兒的雙親會突然殺出。

鎖喉是殺手，一個極出色的殺手！石兒的生母，也不是泛泛之輩！

兩人一聯手，賀大先生、趙清谷、范覺行全都命喪黃泉，但石兒的娘親也自萌短見，了結殘生。

江湖人的江湖事，往往就是如此殘酷，令人心酸不已。

枯草老人和龍玉郎在鬼影坑逗留了很久，才雙雙離去。

鬼影坑是個鬼氣陰森的地方，這裏只有死人，沒有食物，更沒有美酒。

枯草老人忽然問龍玉郎：「你想不想找她？」

「找誰？」

「帥姑娘。」

龍玉郎的心立刻跳快了。

過了好一會，他才回答說：「現在好像還不是時候……」

枯草老人笑了笑。

「要到什麼時候，才算是適當呢？」

「晚輩不知道。」

「老夫忽然想起一些往事。」

「是誰的往事？」

「令尊的。」

龍玉郎一愕道：「前輩是何所指？」

枯草老人道：「二十餘年前，武林中最令人艷羨的一對情侶，就是令尊和令堂，那時候，他倆還沒有成親，令尊每次想見令堂，都必須費盡心思，而且最好不要給你的外祖父看見。」

龍玉郎不由裂嘴一笑，道：「這些事，舅父常對我說。」

——當年，龍城璧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最怕遇上唐竹君的父親唐老人，只要一遇上唐老人，龍城璧必然坐立不安，頭皮發炸，簡直比老鼠碰上了貓還更狼狽。

枯草老人淡淡笑道：「人，就是這樣奇怪的，令尊胆色過人，就算是身陷龍潭虎穴，也決不會眉頭稍皺，但一遇上唐老祖宗，立刻就變成了另一個人似的，嘿嘿，你看來也頗有乃父之風，將來天不怕地不怕，就只怕遇上了江南鐵帥爺一人！」

龍玉郎的臉又紅了。

枯草老人悠然一笑，道：「老夫雖然從前未曾見過帥秋璇，但却聽人說過，她是江南最可愛的女孩子，今天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龍玉郎靜默着不答腔。

枯草老人又再補上兩句：「日後若是機會來了，切切不可輕易放過。」

龍玉郎給他逼得緊了，便岔開話題，說道：「晚輩肚子餓了。」

枯草老人道：「想吃些什麼東西？」

龍玉郎道：「只要能夠塡飽肚子，晚輩絕對不敢挑剔。」

枯草老人道：「澤山樓的酒菜不錯，不如回去湊湊熱鬧怎樣？」

龍玉郎道：「晚輩是不怕的，但前輩身懷黑煞斧，這就大有危險了。」

枯草老人道：「黑煞斧引起武林中人垂涎，全在斧柄中的秘密。」

龍玉郎道：「人人都想殺入千絕谷，混水摸魚。」

枯草老人說道：「混水之魚，不易摸也！」

龍玉郎嘆了口氣，道：「利令智昏，鉅富當前，又還有誰可以淸淸醒醒？」

枯草老人道：「老夫有意把黑煞斧送給你，你肯不肯接受？」

龍玉郎道：「家父庭訓，常說有理萬事可行，無理難行寸步。」

枯草老人道：「老夫把黑煞斧相贈，自然是大有道理的。」

「願聞其詳。」

「老夫想你到千絕谷走一趟。」

「所爲何事？」龍玉郎詫異極了。

「協助妖婆一臂之力，抗拒蜈蚣谷！」枯草老人沉聲說。

龍玉郎更是眉頭大皺，道：「端木血姬的事，晚輩可以插手一管嗎？」

枯草老人道：「當然可以，而且也只你有這種人，才可以管得了。」

龍玉郎神情凝重，道：「前輩之言，必有深意，但晚輩對整件事情之來龍去脈，實在所知不多……」

「這個不必担心，時間多着哪。」枯草老人咳嗽了幾聲，緩緩道：「來！來！咱們一邊走，一邊談……」

他放緩了脚步，但這一老一少，仍然向澤山鎭那邊前進。

千絕寶藏黑煞斧

澤山鎭一天比一天熱鬧，澤山樓的生意也一天比一天興旺。

天下間任何酒家的老闆，都一定渴望生意興隆，財源廣進的。

但澤山樓的新老闆却不是這樣想。

唐竹權買下澤山樓，並不是想賺大錢，只是志在買下那百餘斤美酒。

現在，美酒已喝光了，剩下來的存貨雖不太劣，也不太好。

幸好還有衛空空陪着唐竹權。

唐竹權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酒量之佳，固是無人能及，而衛空空也是衆所週知的「酒囊」，三幾罈烈酒灌進肚子裏，根本就不當是一回事。

但這一次，他來到澤山樓，却只喝茶，並不喝酒。

唐竹權很生氣，問衛空空：「嫂夫人怎樣了？」

衛空空淡淡地回答：「她很好，吃也吃得，睡也睡得。」

唐竹權道：「老子是問，她兇不兇？惡不惡？」

衛空空道：「內子賢嫺淑德，對丈夫從來體貼入微。」

唐竹權道：「老子可不怎麼相信。」

衛空空奇道：「唐兄何出此言？」

唐竹權道：「你是著名的『酒囊』，說到喝酒，龍城璧和司馬血都不是你的對

手！」

衛空空道：「這又跟內子有什麼相干了？」

唐竹權道：「武林中著名的『酒囊』，如今居然滴酒不肯沾唇，想必是嫂夫人的功勞罷？」

「非也！」衛空空嘆了口氣，道：「唐兄，枉你我相識三十餘年，竟連小弟喝酒的習慣也忘掉了？」

唐竹權道：「老子知道，你只會在高興時才喝酒！」

衛空空道：「你明白便好。」

唐竹權道：「難道你現在一點也不高興？」

衛空空道：「這倒要反問唐兄，有何事值得高興？」

唐竹權道：「你殺了唐幕，爲天下蒼生除了一大害，已值得暢飲美酒百斤！」

衛空空搖頭不迭，道：「殺人非喜事，爲此而喝酒，未免多餘！」

「你怎麼忘了？」

「忘了什麼？」

「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唐竹權一拍胸膛：「這兩句話，老子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衛空空道：「不錯，笑談渴飲匈奴血，可不是渴飲匈奴酒！」

唐竹權不由怪眼一翻，氣呼呼叫道：「氣煞老子也！」

衛空空嘆了口氣，道：「要喝酒，來日方長，難道你沒瞧見，這座鎭甸越來越可怕了。」

「可怕？什麼事值得可怕？」

「武林人！」

「這又有什麼稀奇！」梁大夫忽然鑽了出來，道：「爲了黑煞斧，爲了千絕谷的寶藏，人人都在這裏鑽來鑽去，眞是風雲際會，盛況難再。」

衛空空說道：「就只怕盛況會變成慘況！」

梁大夫道：「爲了財帛利益，這些人可能全都變成咬人的瘋狗。」

唐竹權皺了皺眉，道：「人咬人，可不有趣。」

梁大夫道：「酒咬起人來，更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唐竹權怪眼一翻，說道：「酒怎會咬人？」

梁大夫道：「酒若不會咬人，爲什麼有人會喝得腸穿肚爛，終於倒了下去？」

唐竹權哼了一聲，道：「一派胡言，放屁！」

衛空空喝了一口嚴茶，神情凝重地不說話。

忽然間，一個叫化子無聲無息地走了過來。

若在從前，這個叫化子還沒有進入澤山樓，已給伙計們趕了出去。

因爲從前的老闆，最討厭兩種人。

第一種是求借的窮親戚，窮朋友，而第二種就是叫化子。

因爲他認爲，無論在何時何地遇上這兩種人，都只會令到自己有所損失，而絕不會得到半點利益的。

但現在，澤山樓的老闆是唐竹權，杭州唐門的大少爺，天下第一號大醉鬼。

從前，他在長安開辦杭州樓酒家，座上經常坐滿了窮朋友，甚至是叫化子。

窮朋友也是朋友！

叫化子也可以做朋友。

交朋友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夠不夠朋友，而絕不是對方身上夠不夠金銀財帛。

倘若把錢放在朋友二字的前面，那就是本末倒置，簡直該打八十大板。

× × ×

無聲無息地溜進來的叫化子，是雪刀浪子龍城璧的朋友，也是衛空空的朋友。

而唐竹權對於朋友的定義，還有下列這一套：

——凡是龍城璧和衛空空的朋友，都可算是老子的朋友。

來的是丁黑狗。

丁黑狗在丐帮混了三十幾年，在江湖上，人人都知道丁黑狗消息靈通，在丐帮之中更是人緣極佳，連帮主也不敢對他稍有不敬。

若是換上別人，早已意氣風發，大擺架子。

但丁黑狗不喜歡擺架子，他是個隨和的人，也是個爽朗的人。

「丁長老，久違啦！」唐竹權一看見他，立刻興奮起來。

丁黑狗笑了笑，道：「唐大老闆，生意興隆罷？」

唐竹權嘆道：「生意興隆又有甚麼用，連老朋友都不肯和老子喝酒，做人的味道眞是越來越淡。」

丁黑狗道：「別說得如此悲涼好不好，唐大老闆若要喝個痛快，丁某遲早奉陪便是。」

唐竹權道：「要喝便現在喝，正是事早莫遲。」

丁黑狗搖搖頭，道：「現在不行。」

唐竹權道：「爲甚麼不行？」

丁黑狗道：「衛姑娘出了麻煩。」

衛空空立刻抓住他的手，道：「你是說湘湘出了事？」

丁黑狗點點頭，道：「她給一羣黑衣人抓去了。」

衛空空臉色倏變：「一羣黑衣人？是那條路上來的？」

丁黑狗道：「現在還不知道，但爲首一人，據說是姓任的。」

「姓任的？」衛空空深深地吸一口氣，倏地雙目一張，說道：「會不會是任天嶽？」

「任天嶽？」唐竹權眉頭緊皺，道：「那不是蜈蚣谷主『蜈蚣神君』嗎？」

丁黑狗道：「若是『蜈蚣神君』，事情就不妙了。」

唐竹權道：「但蜈蚣谷距離此地數千里，姓任的怎會在這裏出現？」

丁黑狗道：「這就難說得很了。」語聲一頓，忽然又問衛空空：「衛大俠何以懷疑這姓任的就是蜈蚣神君？」

衛空空道：「在兩天之前，在下已發現蜈蚣谷的人在附近出沒。」

唐竹權臉色一沉：「這就事有可疑了，任天嶽是個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人，倘若這條狐狸，眞的出現於此，事情一定不會簡單。」

梁大夫道：「想知道眞相，那也容易

得很。」

唐竹權瞪着他，說道：「又有甚麼高見了？」

梁大夫道：「把任天嶽抓回來，好好拷問一番，自然可以得到答案。」

唐竹權嘿嘿一笑：「這方法的確簡單之極，眞是他媽的十分高見。」

梁大夫道：「但該由誰去對付任天嶽呢？」

唐竹權在他的臉上揑了一把，冷笑說道：「主意是你提出來的，當然由你去幹啦。」

梁大夫立刻搖頭不迭，連臉都給嚇白了：「不！不！梁某武功不行，遇上了蜈蚣谷的兔崽子，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

唐竹權冷笑一聲道：「想不到梁大夫也有如此謙遜的時候。」

梁大夫道：「梁某向來不敢托大，即以喝酒而言，俺幾曾說過酒量比唐大少爺更好？」

唐竹權又是一聲冷笑：「老小子，你是越來越懂得放屁了。」

梁大夫咧嘴一笑，道：「要放屁放得好，也是一種很大的學問。」

丁黑狗眉頭大皺，道：「你們打算怎樣了？救不救衛姑娘出來？」

「當然要救！」衛空空沉聲道：「但這種事，千萬不能輕舉妄動！」

「不錯，否則一個弄不好，就會害死了衛姑娘。」丁黑狗點頭不迭。

衛空空沉吟半晌，道：「那個姓任的傢伙，把衛湘湘囚禁在甚麼地方？」

丁黑狗道：「距離此地十二里外的一座王母廟。」

衛空空道：「把湘湘囚禁在王母廟，倒算是個清靜之地。」

丁黑狗道：「除了衛姑娘之外，還有兩個人被抓住。」

衛空空眼色一變：「這兩人是誰？」

丁黑狗道：「一個叫綠蕚。」

衛空空道：「那是湘湘的近身侍婢，她也有一身不弱的武功。」

唐竹權目注着丁黑狗，追問道：「還有一個是誰？」

「花功侯的兒子。」

「花洵儒？」

「不錯，正是『妙公子』花洵儒。」

丁黑狗點點頭，緩緩道：「這位妙公子，這一次恐怕不怎麼妙了。」

衛空空道：「花洵儒跟蜈蚣谷，是否曾經結下了樑子？」

丁黑狗想了想，說道：「似乎沒聽說過。」

「這麼說，蜈蚣谷是衝着湘湘而來的了？」

「那也不見得，倘若是衝着湘湘而來，爲甚麼連花洵儒也一併擄走？」

「也許兩者皆不是。」

「難道是爲了婢子綠蕚不成？」

衛空空攤了攤手，苦笑道：「眞是天曉得！」

唐竹權暴躁起來，一拍桌子，道：「只是在這裏瞎猜，徒然費時失事，倒不如乾脆爽爽快快趕到王母廟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

梁大夫撫掌一笑，道：「唐大少爺言之成理！」

丁黑狗道：「但那一羣黑衣人，人數不少。」

唐竹權兩眼一瞪，道：「人多又怎樣了？老子不怕，酒囊也不怕。」

丁黑狗道：「但湘湘姑娘在他們手上，萬一有甚麼閃失，後果堪虞。」

唐竹權咬咬牙，說道：「你有甚麼計策？」

丁黑狗說道：「與其力鬭，倒不如智取！」

「智取？」梁大夫說道：「如何智取法？」

衛空空道：「任天嶽千里迢迢到此，必有重大圖謀，而且多半是爲了黑煞斧的秘密。」

唐竹權道：「但衛湘湘、花洵儒和綠蕚，都與黑煞斧扯不上任何關係。」

衛空空道：「你怎知道一定扯不上關係？你又不是一直和他們在一起。」

唐竹權一愕，接着啞然無語。

衛空空沉吟片刻，又說道：「倘若任天嶽眞的爲了黑煞斧回來，咱們就有機會了。」

梁大夫嘿嘿一笑，道：「俺明白了，你想騙一騙任天嶽，要他上個大當！」

衛空空頷首道：「不錯，反正和這種人打交道，老老實實是包保吃虧的。」

丁黑狗道：「就只怕任天嶽不容易上當。」

衛空空道：「他若不上當，屆時再見機行事便是，總比呆在這裏勝得多。」

「對！就照這麼辦！」唐竹權大爲贊同。

丁黑狗道：「各位既然決定如此，那就事不宜遲了。」

梁大夫道：「俺去不去？」

天豹、地蝎，人凰

唐竹權冷冷一笑，道：「當然不去爲妙，正是免生危險，阿彌陀佛善哉善哉！」這分明是激將之法。誰知梁大夫居然點點頭，道：「唐大少爺說得對極了，這種是非之地，兇險萬分，還是明哲保身爲上，回醫谷安坐勝算得多！」

唐竹權不由給氣得七竅生烟，喝道：「你敢不陪老子一起殺過去，老子把你撕開十八塊拿來佐酒！」

梁大夫眨眨眼，道：「啊呀，唐大少爺，你那一句話才是眞的？」

唐竹權冷笑道：「句句都是假的，只有老子的拳頭最眞，你要不要嚐嚐？」

「別當氣，俺才不肯錯過湊熱鬧的機會哩！」梁大夫的語氣立刻急劇改變，道：「別說是王母廟，便是王八蛋廟，母夜叉廟，俺也跟定了！」

唐竹權這才展顏一笑，道：「說得好！總之事情解決之後，他媽的不醉無歸，不喝的是烏龜。」

丁黑狗突然仰起了頭，皺眉道：「老天爺不太好，似乎想下雨了。」

唐竹權道：「老子又不是想火燒王母廟，管它下雨不下雨。」

衛空空道：「事不宜遲，咱們這就出發者可也。」

王母廟的廟祝，是個頭髮焦黃，鬍子稀疏的老頭兒。

希伯的父親是廟祝，祖父也是廟祝。祖傳三代，都是王母廟的廟祝。

做廟祝是一個很古老，也很特別的行業。

據說，做慣了廟祝的人，以後就不想幹別的行業，以是做足一輩子廟祝的，大有人在。

希伯也打算一輩子做廟祝，而且連兒孫兩代，也將會繼承他這個廟祝的地位。

但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在今天突然發生。

在清晨時份，突然有一羣行動神秘的黑衣人走進廟裏，其中最矮小的一個大聲喝問：「廟祝死了沒有？」

希伯又驚又怒，但見這一羣人來勢洶洶，也不敢翻臉發作，而且還要陪着笑臉，應聲說道：「老朽就是這裏的廟祝。」

那矮子冷冷一笑，道：「你沒聽見我剛才問甚麼嗎？」

希伯的眼色一變，但仍然只能强忍怒氣，說：「聽是聽見的……」

「他媽的！」矮子一口唾沫吐過去，「既然聽見，何以不答？」

希伯的眼睛紅了，聲音激動得簡直想哭。

但他手無縛鷄之力，旣遇上這等惡棍，也就只有認命的份兒。

他極力控制自己，咬着嘴唇說道：「這裏的廟祝還沒有死……」

黑衣矮子得意地笑了起來，其餘的黑衣漢子也在跟着發笑。

眾黑衣漢子笑了好一會，黑衣矮子才冷冷道：「你想不想繼續活下去？」

希伯只得不斷點頭，說道：「想，很想。」

黑衣矮子道：「你若想活下去，就得聽咱們的說話。」

希伯連忙道：「老朽一定聽，一定遵照各位大爺的意旨辦事。」

黑衣矮子面露滿意之色，道：「這還差不多，嘿嘿！」

環顧四週一眼，才緩緩地接道：「有沒有隱蔽一點的地方？咱們有幾位嬌客，必須好好安頓，決不能給外人滋擾。」

希伯道：「殿堂後面有廳院，還有一間石室。」

黑衣矮子道：「裏面有沒有人？」

希伯道：「沒有。」

黑衣矮子道：「很好，這廳院和石室，咱們今天已全都包下了。」

希伯忍氣吞聲，道：「各位大爺旣用得着，那是用不着客氣的。」

黑衣矮子盯了一眼，忽然道：「要多少香油錢？」

希伯那裏敢收，連忙說：「用不着，用不着！」

「放屁！」黑衣矮子雙目暴睜，喝道：「你以爲我們是甚麼人？是貪心的婦愚？還是殺人放火，無法無天的强盜？」

希伯苦着臉，說道：「不敢！不敢！老朽就算吃了豹胆熊心，也萬萬不敢這般想。」

黑衣矮子「哼」的一聲，道：「香油錢，咱們是一定照付的，五文錢大概差不多了罷？」

若以一文錢買一個肉包子計算，五文錢是可以買到五個肉包子的。

但用五文錢來作爲香油錢，這種出手簡直比鄉下的老太婆還低。

若在平時，希伯連眼角也不會瞧上一眼。

但此際事不尋常，他接過這五文錢之後，立刻不斷鞠躬道謝，彷彿收取了五萬兩銀子似的。

黑衣矮子冷冷一笑，道：「不必多謝了，只希望你今天聰明一些，切莫做出任何蠢事來。」

希伯又是不斷點頭如搗蒜，道：「老朽知道，老朽知道！」

接着，又有六個黑衣漢魚貫進入王母廟。

這六個黑衣漢子，分成三組，每兩個黑衣漢子都扛着一隻漆黑的大木箱。

若在平時，希伯非要問個清清楚楚不可，不但要問，而且還要把箱子打開，看個明明白白。

但現在，就算那三個箱子裝滿炸藥，希伯也是不敢稍哼半句的。

那三個大木箱很快就扛進殿堂後面去了。

接着，又有三個人緩緩地走了進來。

只見左邊一人，年約六旬，錦袍金靴，腰懸大刀，神情甚是威猛。

而右邊一人，大概四十出頭，一身靑衫，布鞋白襪，本來一派儒者之風，唯獨鼻樑左方有一疤痕，令人看起來頗不自然，眉宇間也隱隱流露出一種懾人心神的殺氣。

畢竟還是個武林人，並非讀書人。

而居中者，雖已年約五旬，但仍面如白玉，步履從容，想在年輕之時，必是個風流倜儻的美男子。

希伯一看見這三人，不知如何立刻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

他不禁暗自祝禱，心想：「這一次非要王母娘娘保祐保祐不可了……」

× × ×

衛空空、唐竹權、梁大夫和丁黑狗來到王母廟的時候，老天正在下大雨。雨勢一發不可收拾，每個人的衣衫都已濕透。

衛空空首先單刀赴會，獨自進入王母廟。

他很快就找到了廟祝希伯。

希伯還沒有開口，衛空空已搶先說道：「我不是來拜王母娘娘的。」

希伯一怔，心想：「這個又是什麼人？這句話又是什麼意思？」

但衛空空接着却又說：「只不過，入鄉隨俗，入廟參神，旣然來了，也該增添些少香油，誠心參拜參拜。」

希伯又是一怔，忖道：「這廝前言不對後語，好像有點瘋瘋癲癲似的。」

衛空空也不再說什麼，放下一錠銀子作爲進香之用，然後就在殿前參拜一番。

希伯怔怔的看着他。

衛空空參拜完畢後，長長的吐了口氣，道：「在下有一柄斧頭……」才說了一句話，接着就靜默下來，左顧右盼，一副神秘兮兮的樣子。

希伯也不追問，心想：「這廝是有點

不妥當，什麼一柄斧頭，唉！眞是莫名其妙。」

隔了很久，衛空空才又說出三個字：

「黑色的。」

希伯聽得傻住了。

黑色的？什麼黑色的？

「是不是黑色的斧頭？」就在這時候，神幔後忽然出現了一個人。

是一個神態威猛，腰懸大刀的錦袍老人。

衛空空心中冷笑，面上却打個哈哈，說道：「識貨的人終於出現了。」

錦袍老人沉聲道：「朋友，少說廢話，把東西拿來！」

衛空空道：「什麼東西？」

錦袍老人說道：「少裝蒜！你若還不交出黑煞斧，那三個小東西就得統統變成小鬼！」語聲甚是兇厲，令人聽來不寒而慄。

但衛空空天不怕，地不怕，自然不會給這幾句兇厲的說話嚇倒。

「你想要黑煞斧，何不去問問『異人』呢？」

「異人！嘿嘿，天下間的異人太多了，你說的是那一個？」

「你是明知故問。」

「什麼明知故問？」

「異人說，你們若想得到黑煞斧，首先就得放了那三個小東西！」

錦袍老人搖搖頭，道：「若不把黑煞斧交出，那三個小東西再也不會看見陽光了。」

衛空空哈哈一笑：「外面正在下雨，沒有太陽。」

錦袍老人臉色一沉：「他們也不會看見下雨。」

衛空空眉頭一皺，說道：「咱們似乎是話不投機，既然如此，多言無益，再說下去也是枉然。」當下便要轉身離開母王廟。

「給我站住！」錦袍老人倏地大喝。

衛空空冷然一笑：「在下要走便走，誰留得住！」

「老夫偏要把你留住！」錦袍老人發出怪笑，大刀突然「呼」聲向衛空空當頭砍下。

衛空空也怪笑一聲，道：「好！砍得好。」

錦袍老人連砍三刀，刀刀都絕不留情，但却怎樣也砍不着衛空空。

衛空空閃開三刀後，笑道：「這是不是蜈蚣谷的刀法？」

錦袍老人吼叫道：「好說！」又再蓄足功力，連發五刀。

這五刀勁風厲嘯，比剛才那三刀更加兇悍，更加霸道。

但天下間最霸道的刀法，絕不是這一套。

衛空空雖然不是使刀的，但對於各門各派的刀法，都有極深刻的認識。

錦袍老人的刀法，雖然看來兇猛駭人，但是在衛空空眼裏，却並非眞的如此可怕。

最少，這種刀法，萬萬比不上龍城璧的八條龍刀法。

衛空空若要反擊，他深信可以在十招之內，把這錦袍老人的首級割取下來。

但他不想在這時候殺人，因爲那是不智的。

蜈蚣谷高手盡出，果然是爲了黑煞斧，而衛湘湘、綠萼和花洵儒，却不知道在怎樣的情況下，給蜈蚣谷的人囚禁起來。

衛空空這一次殺入王母廟，並非志在殺人，而是志在救人。

所以，他並不打算用砍腦袋劍法來對付錦袍老人。

他甚至沒有拔劍。

既不想砍掉別人的腦袋，自然也就用不着拔劍。

× × ×

錦袍老人久攻不下，敗象已逞。

但他是蜈蚣谷三大護法之一，蜈蚣谷既已高手盡出，自然不會讓他敗在一個不明來歷的人手下。

當錦袍老人敗象漸呈之際，蜈蚣谷另一位護法，終於出現了。

蜈蚣谷三大護法，是「天豹」、「地蠍」、「人鳳」。

錦袍老人是「天豹刀叟」祁九陽。

鼻樑左方有疤痕的青衫人是「地蠍毒儒」蕭一冷。

而「人鳳娘子」溫芷菁，就是帥秋璇的表姊！

溫芷菁死了，帥秋璇認爲她的死，是不值得的，是可憐復可笑的。

但不管怎樣，「人鳳娘子」溫芷菁已死。

她的自盡，也許並非全然是因爲「畏罪」。除了「畏罪」之外，她還有「歉疚」的成份。

她覺得自己對不起任谷主。

任谷主曾經待她恩重如山，但她却背叛了蜈蚣谷，把「外山堂」正副三位堂主全部殺掉。

她自己覺得，這是罪孽，不可饒恕的罪孽。

她也不能不動手對付賀大先生等人，因爲這三人擄劫了石兒。

過程綜錯複雜，甚至是不可思議。

連帥秋璇的出現，也是那麼湊巧的。

她有事要找表姊，但等到找到表姊的時候，這位「人鳳娘子」已不想活，也不能活了。

溫芷菁是在冷靜的情緒下自盡的，最少，她能夠連埋葬自己的坑也親自挖好。

× × ×

「天豹刀叟」祁九陽性情暴躁，而「地蠍毒儒」蕭一冷却是完全相反。

蕭一冷很能沉得住氣。

他常說：「不到最後一步，決不去拚命。」

但殺人却不同。

殺人和拚命完全是兩件事。

拚命的結果，是可能殺了別人，也可能給別人殺了自己。當然，更可能會拚個同歸於盡，兩敗俱傷。

而殺人就「安全」得多了，被殺的只會是別人，至於殺人不成，反而給對方傷重，却又是另一回事。

所以，蕭一冷不到最後一步，決不拚命，但殺人這種事，却是隨時隨地都可以

幹的。

對他來說，殺人是痛快的，甚至可以當作一種享受。

但拚命就不能算是享受了。

他也和祁九陽一樣，並不認識衛空空的。

他實在不願意在這種情況下出手。

連祁九陽都對付不了的人，就肯定不是容易對付的人。

但祁九陽既然對付不了，蕭一冷就不能繼續袖手旁觀。

因爲谷主任天嶽也在王母廟內。

衛空空以一敵二，形勢開始有點轉變了。

祁九陽殺氣騰騰，蕭一冷出招陰毒，雖然他手裏空空如也，但見血封喉的「亡魂蠍子針」隨時都可以無聲無息地就奪取敵人的性命。

縱使他不發出「亡魂蠍子針」，他的毒蠍指也已很要命很要命。

可是，祁、蕭二人聯手，雖然已把形勢逐漸扭轉，但二十招過去了，三十招也過去了，衛空空仍然絲毫無損，並未受到半點傷害。

蕭一冷覺得有點不對勁。

這人是誰？他的劍還沒有出鞘，但已使蜈蚣谷的兩大護法爲之無可奈何。

看這人的劍，似乎不是什麼上佳貨色，只是一把平淡無奇的精鋼長劍而已。

一個這樣的人，會是厲害的劍客嗎？

平凡的劍，但是劍法呢？倘若他的劍法比他的劍好得多，那將會是一件怎樣的事？

就在這一瞬間，蕭一冷忽然想起了一個劍客的名字。

偷腦袋大俠衛空空！

蕭一冷的心忽然沉下！

衛空空！這劍客一定就是偷腦袋大俠衛空空，他是爲了救衛湘湘而來的！

若和衛空空的砍腦袋劍法相比，祁九陽的刀法就只能算是小孩子的玩意！

× × ×

廟外大雨滂沱，正是趕狗不出門的時候。

但衛空空却一直向廟外移動，三人你追我逐，混戰間不覺已殺出了王母廟。

衛空空不在乎，他的衣衫本來早就已經濕透。

祁九陽窮追不捨，他一面揮刀一面狂吼着道：「賊種，你跑不了的！」

衛空空心裏在冷笑，蕭一冷的心裏却在暗暗着急和担憂。

但他還是要跟上去。

他不能在這時候丟下祁九陽，更不能讓任谷主瞧不起自己。

況且，蜈蚣谷門規很嚴，一旦犯下重罪，那就生不如死。

所以「人鳳娘子」溫芷菁寧願死，也不願意接受蜈蚣谷的嚴厲懲罰。

祁九陽越追越遠，蕭一冷只好跟着。

他實在担心這劍客終於會拔出平凡的長劍。

× × ×

王母廟殿堂後的廳院，雖然佈置樸實平淡，但却清雅整潔，坐在這裏喝茶，倒也不失爲一種上佳的享受。

任天嶽現在就是坐在這裏喝茶。

茶葉是他隨身帶備的。

很好的茶葉，很好的烹茶功夫。

茶很好，在雨天下聽着雨點聲悠然地喝，滋味更好。

「喝茶一定要從容不逼，時間越從容越好。」任天嶽常對祁九陽和蕭一冷這樣說。

但眞正懂得喝茶的，却不是祁、蕭兩位護法，而是「人鳳娘子」溫芷菁。

但溫芷菁死了，她在自己的臉上用力砍了一刀，然後就躺在自己挖掘好的泥坑裏。

任天嶽已知道這件事。

他什麼話也沒有說，就當作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一樣。

茶由燙熱變成溫涼，然後繼續冷却。

爲了一個不知名的劍客，祁九陽和蕭一冷都已追了出去。

王母廟內還有大批蜈蚣谷的高手，但這些人，又有誰可以代替三大護法。

更尤其是「人鳳娘子」溫芷菁。

任天嶽一面喝茶，一面想呀想。

他是坐在窗邊的，外面的雨勢越來越大，以致雨點不斷從外面飄了進來，洒濕了他的衣衫。

衣衫濕了，可以烘乾，也可以讓它慢慢地乾。

但人死了，就再也不可能復活過來。

早在七八天前，任天嶽聽見蕭一冷對祁九陽說：「溫護法在刺繡，她要刺繡一條威武的蜈蚣王，送給任谷主，作爲谷主五十歲壽辰的賀禮。」

從那一刻開始，任天嶽就巳不得自己的壽辰日子快點降臨。

他很想看看，溫芷菁送給自己的刺繡，究竟是怎樣的。

但事情變得很可笑，也很可憐，甚至是很可怕。

溫芷菁死了，她死在鬼影坑，一個本來溫芷菁一輩子也不會走去的地方。

——若不是外山堂三位堂主把石兒擄走，繼而邀約枯草老人在那裏談判，溫芷菁怎會跑到鬼影坑去？

任天嶽越想越是憤怒。

但他的憤怒，別人從外表是看不出來的。

就正如他對溫芷菁的感情，一直都只是埋藏在心裏，連蕭一冷那樣深沉的人也看不出來。

忽然間，只聽見「波」一聲响，他手裏的瓷杯子已完全碎裂。

在他身邊的幾個黑衣漢子吃了一驚，但却還是把身子站得筆直，連大氣也不敢吭出來。

任天嶽忽然冷冷一笑，道：「外面大雨滂沱，朋友既已來了，何不進來坐坐，喝杯熱茶？」

窗口立刻出現了一張肥胖得驚人的臉龐。

這張臉肥胖得驚人，聲音也粗豪得驚人。

「老子不喜歡喝茶！老子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而不是天下第一號喝茶的神仙！」語聲未巳，入已有如滾球般從窗外跳了進來。

也幸虧這竇子夠寬闊，連這樣的一個大胖子也可以穿過。

唐竹權是否絕不喝茶？

當然不是。

他旣喝酒，也喝茶，只不過喝酒遠比喝茶爲多而已。

他現在不喝茶，是因爲不願意和任天嶽一起喝。

任天嶽看着他，半晌才道：「我們從來是河水不犯井水的。」

唐竹權冷冷一笑，道：「從前的確如此，但現在不同了。」

任天嶽道：「此話怎講？」

唐竹權道：「因爲衞空空是老子的兄弟！」

任天嶽說道：「此事江湖上人盡皆知了。」

唐竹權道：「衞湘湘是衞空空的堂妹了！」

任天嶽道：「那又怎樣？」

唐竹權道：「衞空空的堂妹子，也就是老子的堂妹子！」

任天嶽眉頭一皺，道：「唐大爺此言，是何用意？」

唐竹權冷笑道：「用意簡單之極，老子要你放人！」

任天嶽沉吟良久，才道：「衞姑娘是可以放的，但黑煞斧呢？」

唐竹權兩眼一翻，道：「老子不懂什麼黑煞斧白煞斧，先放了人再說。」

任天嶽搖搖頭，道：「那樣不對！任某從來不幹賠本的買賣。」

唐竹權道：「這不是什麼買賣，是可惡的敲詐！」

任天嶽淡淡道：「唐大少爺，你是個很夠朋友的人，但國有國法，幫有幫規，任某若白白放了衞姑娘，只怕谷中兄弟，人人都會不服氣。」

唐竹權臉色一變，道：「你不答應放人？」

任天嶽道：「易地而處，只怕唐兄也不會放的。」

「混帳！」唐竹權可不客氣，罵道：「老子恩怨分明，更決不會向一個女子下手，來進行敲詐勒索的勾當。」

任天嶽道：「唐大少爺爲人清高，那是沒話說的，但蜈蚣谷中人，個個都只是凡夫俗子。」

唐竹權冷笑道：「凡夫俗子是假的，說魑魅魍魎，倒還不錯。」

任天嶽道：「唐大少爺喜歡怎樣說，任悉尊便，但要放人，首先就得把黑煞斧交出來！」

唐竹權大聲道：「黑煞斧不在老子手上！」

「這個任某是知道的，」任天嶽淡淡道：「但以唐竹權的本領，要找一柄黑煞斧，又豈會是一件難事？」

唐竹權道：「與其去找黑煞斧，何不就在這裏把衞姑娘救走？」

任天嶽聳了聳肩，道：「這個自然不妨試試的，但却是所有辦法之中最愚笨的一個。」

唐竹權怪笑一聲，倏地一掌向任天嶽直劈。

任天嶽旋身出招化解，道：「這好像不是唐門五絕指法。」

唐竹權道：「老子現在還不想幹得太絕！」

「呼！呼！」兩聲，又再擊出兩掌。

任天嶽接下兩掌，忽然冷笑：「還有兩位朋友，何以還不現身？」

在竇外已忍耐了很久的梁大夫終於大喝殺出，丁黑狗緊隨其後。

梁大夫不但跟着時九公學醫術，也苦練時九公所傳授的「神拳」。

拳怕少壯，槍怕老郎。

梁大夫雖然也不是個年輕小伙子了，但比起時九公還是年輕了二十多歲的。

時九公的拳法，給他施展起來，居然也使得頭頭是道。

有兩個黑衣漢子初時瞧不起梁大夫，以爲三招兩式就可以把他殺掉，但結果却給梁大夫三拳兩脚就打得鼻血長流，登時悶哼着倒了下去。

梁大夫甚是高興，一套神拳使得倍加起勁。

但最重要的，還是唐竹權與任天嶽的一戰。

任天嶽是蜈蚣谷主，武功自是極高，但唐竹權近年來能掌握杭州唐門大權，當然也不是一般泛泛之輩可以比擬。

兩人功力悉敵，打得極是燦爛。

就在這時，衞空空忽然殺入廳院。

唐竹權大喜，叫道：「酒囊，來得正好！」

衞空空道：「任谷主是塊老薑，唐兄千萬小心。」

唐竹權哈哈一笑，道：「老子這塊薑更老更辣，你是用不着費心的……」

話猶未了，忽然左肩一涼，一把匕首已刺入他肩膊。

衞空空臉色驟變，大聲叫道：「讓我來！」

唐竹權給任天嶽刺了一下，心中大怒，豈肯就此退下，五絕指法立時施展，誓與這位蜈蚣谷主週旋到底。

但任天嶽已佔了上風，唐竹權受傷之餘，雖然人仍兇猛，出手招式已不及初時敏捷。

衞空空不再說話，長劍捲起了一片光影，「颯颯」連聲，一連七八劍向任天嶽急攻過去。

任天嶽以一敵二，臉上神情居然還是十分悠閒。

衞空空不再客氣，不再留情。

「偷腦袋劍法」有如鋪天蓋地般怒撲而來，那種氣勢眞是筆墨難以形容。

任天嶽的眼色終於變了。

他早就聽說過，砍腦袋劍法是天下間最霸道，也最可怕的劍法。

但在沒有親眼目睹過這種劍法之前，他還是未能想像得到，砍腦袋劍法是何等駭人的。

而現在，他終於有機會可以大開眼界了。

但他立刻就開始後悔起來。

他後悔自己居然眞的和衞空空動上了手。

砍腦袋劍法還沒有施展，倒還不覺得怎樣，等到衞空空一招「法場斬首」施展出來之後，任天嶽簡直立刻就有如入鬼域

之感。

連蜈蚣谷主也為之心慌意亂，祁九陽和蕭一冷遇上了衛空空；又焉能可以倖免？

任天嶽已是江湖中一流高手，但衛空空的劍法越練越厲害，使任天嶽也有難以招架之感。

但就在這時，一個黑衣蒙面人突然從天而降。

誰也沒看見這黑衣蒙面人是從什麼地方殺出來的。

他一出現，一蓬紫氣立刻就向衛空空迎面疾襲過來。

唐竹權是唐門高手，一看便知這一蓬紫氣是有劇毒的。

「酒囊小心！」他大聲叱喝。

就算唐竹權不大聲叱喝提醒，衛空空也知道這一蓬紫氣是厲害的毒粉。

衛空空在江湖上打滾了數十年，也曾遇過不少擅長施放毒霧的高手。

這蒙面人的出手，是最狠辣最快速的一個！

當然也是最能致人於死命的一個！

衛空空若是有半點疏忽，或者是有半點看不起對方，他也許立刻會死在這一蓬毒霧之下。

但衛空空沒有疏忽，也沒有托大。

他靈捷而小心地避開了毒霧，同時一劍刺向蒙面人右脇下的要害！

這一劍並不是砍腦袋劍法，而是殺手之王司馬血的毒蛇劍法。

毒蛇劍法雖然不及砍腦袋劍法霸道，但也是殺人的劍法。

司馬血曾用這種劍法，擊殺過無數武林高手。

衛空空現在使出的這一招劍法，是毒蛇劍法裏的第十一招：「靈蛇飛渡」。

這是毒蛇劍法裏最靈活，且最講求速度與準確的一劍。

衛空空懂得這一招劍法，既不是偷練，也不是司馬血特意教他，而是衛空空贏回來的。

司馬血是賭徒，一個眞眞正正的大賭徒。

而衛空空也會賭兩手，但和司馬血相比，當然是相差得太遠了。

有一次，司馬血身上只有十両銀子，但還一定要和衛空空賭兩手。

衛空空問他想贏多少銀子。

司馬血回答：「一萬両就夠了。」

衛空空笑道：「我有一萬両，但你只有十両，咱們該怎樣賭法？」

司馬血說道：「我的毒蛇劍法值不值錢？」

衛空空道：「當然值錢。」

司馬血繼續問：「每一招值多少？」

衛空空道：「最少十萬。」

司馬血道：「好，我用一招劍法作為賭本！」

衛空空道：「但我沒有十萬両。」

司馬血道：「不必十萬，我這一招劍法是第十一招，名堂是『靈蛇飛渡』，就當作是一萬両賭本好了。」

衛空空毫不猶疑就答應了。

他和司馬血只賭了一手，賭的是小牌九。

衛空空手中拿了一副很差的牌，只有三點。

但司馬血的牌更差，是梅牌碰虎頭，只有一點。

司馬血輸了，他立刻把「靈蛇飛渡」這一招劍法寫在紙上，然後遞到衛空空的手裏。

衛空空也同時把一張一萬両的銀票塞進司馬血的手裏。

司馬血問：「這是幹什麼的？」

衛空空道：「借給你的，一年之內必須償還。」

司馬血微笑着接受下來，但不到三天，他就把這一萬両還給衛空空。

衛空空一點也不覺得詫異，司馬血本來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就算他借了一百萬両，說不定在一晚之內就會花得乾乾淨淨。

但不到幾天，他可能又會富裕起來，甚至身上有二百萬両銀票，也不是什麼奇事。

衛空空就是如此這般地練成這一招劍法的。

劍法已練好多時了，但却一直沒有使用過。

直至今天，就連他自己都無法預料得到，這一招劍法居然會大派用場。

那蒙面人立刻就中了這一劍。

可是，蒙面人沒有流血，也沒有受傷，他只是發出了一聲獰笑，一翻右腕，又是一蓬暗器射了過來。

衛空空一凜。

中劍而不流血，只有兩種可能。

第一：這蒙面人已練成金剛不壞之身，所以刀槍不入。

第二：這蒙面人身穿寶甲。

但形勢兇險，衛空空已不容再多思考，究竟該用那一種應變之法來對付這神秘的蒙面人。

就在這時，忽聽一人在廟外高呼：「大功告成，速退！」

大功告成？什麼大功告成？是誰大功告成？

衛空空雖然精明老練，但一時間還是為之莫名其妙。

唐竹權却立刻歡呼地叫了起來，道：「是玉郎在叫！」

衛空空這才猛然醒悟，原來是龍玉郎也來了。

這是一個好消息，但那句「大功告成」，又是什麼意思？

接着，丁黑狗的聲音也响起：「玉郎已把衛姑娘救走了！」

任天嶽的臉色立刻變了，他大聲道：「不！沒有人能够在任某的手裏救走任何人！」

唐竹權嘿嘿一笑，道：「別人也許不能，但玉郎的本事，就算你想破了腦袋，只怕也沒法子可以想得出來！」

任天嶽正要反駁，蒙面人却沉聲喝道：「守在這裏！」

任天嶽是蜈蚣谷主，但這蒙面人却把他當作下屬一般看待。

任天嶽呆了一陣，也居然沒有說什麼，眞的站在原處，動也不動。

唐竹權、衛空空、丁黑狗和梁大夫已

紛紛撤退，一些黑衣漢子想追趕，但任天嶽却又下令：「窮寇莫追。」

雨勢還是那樣驚人，彷彿下的不是雨點，而是在撒着黃豆。

任天嶽的臉色也越來越陰沉，但在那神秘蒙面人面前，他却不敢多說半句話。

山窮水盡疑無路

龍玉郎又來了，他是和枯草老人一起趕來的。

正當王母廟廳院那邊厮殺得十分激烈之際，他和枯草老人已潛入石室，把被關禁在箱子裏的衛湘湘、綠萼和花洵儒救了出來。

救人，有時候很困難，但有時候却會比想像中容易得多。

但不管困難也好，容易也好，三個被任天嶽擄走的人，已給救了出來。

唐竹權很高興，不斷說：「應該慶賀慶賀也！」

枯草老人看着他，嘴角露着淡淡的微笑，却不說話。

唐竹權却湊了上去，咧嘴一笑，道：「石前輩，這一次眞是虧得你老人家帮忙，唐某與酒囊都是感激不盡的。」

枯草老人又笑了笑，道：「你想怎樣慶賀慶賀？」

唐竹權哈哈一笑，道：「自然是好好的吃喝一頓！」

枯草老人道：「只是喝酒，不吃東西可以不可以？」

唐竹權瞇着眼笑道：「可以！可以！都是一樣的！」

枯草老人道：「那麼，若是倒轉過來呢？」

「倒轉過來？」唐竹權一愕，「倒轉着喝酒？頭向下脚向天乎？」

枯草老人搖搖頭，道：「老夫不是這個意思。」

唐竹權一怔：「不是這個意思，又是什麼意思？」

枯草老人道：「倒轉過來的意思，是說只吃東西，不喝酒，可以不可以？」

唐竹權立刻苦着臉，龍玉郎却笑道：「石老前輩這個主意好極了！」

唐竹權不禁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好像想罵幾句，但最後却只是嘆了口氣，說道：「不喝就不喝，反正酒囊近來也不想喝酒。」

「近來不喝，現在却要喝！」衛空空倏地大笑，道：「湘湘和綠萼逃出魔掌，花公子也安然無恙，此時還不慶賀一番，更待何時？」

唐竹權一聽之下，高興極了。

但枯草老人忽然眉頭大皺，道：「衛姑娘和小花往哪裏去了？」

綠萼站在一旁，笑笑不語。

枯草老人立刻瞪着她：「湘湘姑娘和花公子呢？」

綠萼又是神秘地一笑，半晌才說：「他倆有話要說。」

唐竹權一楞：「現在還有什麼話好說的？」

枯草老人却捋鬚一笑，道：「你當然沒有什麼話好說，但人家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要羡慕也羡慕不來。」

不久，衛湘湘和花洵儒從一株大樹後轉身回來了，兩人邊走邊談，邊談邊笑，看樣子很是投契。

龍玉郎看在心裏，也暗自爲姑姑和花洵儒感到高興。

但在他的腦海裏，却想念着另一個人的倩影。

「帥秋璇……總有一天，我會再去找妳……」就在這一瞬間，他下定了決心，將來無論怎樣，都要做這一件事。

而且，這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

×　×　×

「酒囊」衛空空又開酒戒了。

他本來就沒有戒酒，只是因爲不高興才不喝。

如今衛湘湘已脫險境，他的心情又再愉快起來。

但這一次，他們並不是回到澤山樓去喝。

「現在回澤山鎭，並不安全。」衛空空對唐竹權這樣說。

唐竹權眉頭一皺，道：「你什麼時候變得如此害怕危險了？是不是這樣就叫『君子不立危牆之下』？」

枯草老人道：「這並不是君子不君子，也不是怕不怕危險，是爲了要趕路。」

「趕路？」唐竹權望着枯草老人的臉，神情奇怪之極，「咱們要趕什麼路？」

枯草老人道：「咱們要向北方走，而澤山鎭却在西南方。」

唐竹權越聽越奇，道：「往北方走，有什麼事？」

枯草老人道：「去救人。」

「又是救人！」唐竹權不由一拍額角，嘆道：「這種事怎麼總是沒完沒了？」

枯草老人冷笑一聲，道：「倘若咱們這一次北上，並不是爲了救人，而是爲了奪寶，那又怎樣？」

「奪寶？」

「不錯，無數人都想前往這個地方，因爲傳說那裏有個寶藏。」

唐竹權搖搖頭，道：「老子對什麼勞什子寶藏，從不貪取。」他的說話絕非虛假，他實在不是個貪財的人。

枯草老人悠然一笑，道：「倘若那個寶藏，除了金銀財帛之外，還有五百斤陳年佳釀，那又怎樣？」

唐竹權登時跳了起來。

「老子的老祖宗，是不是眞的？」

枯草老人嘆了口氣，說道：「說句眞話，那個寶藏也許根本就沒有什麼金銀財帛……」

唐竹權忙道：「有沒有金子銀子，那是半點也不重要的，那五百斤好酒，到底是眞是假？」

枯草老人道：「酒是眞的有五百斤，而且每一斤都香醇無比，保證比澤山樓的酒強勝千百倍。」

唐竹權這一聽之下，不禁爲之眉飛色舞。

「既有此事，咱們還在這裏等什麼鳥呢？」

衛空空淡淡一笑，道：「你不是要喝酒嗎？」

唐竹權道：「找到那個勞什子寶藏，

自然是要喝個夠本的。」

衛空空道：「但我現在就想喝。」

唐竹權道：「這附近沒有好酒。」

衛空空冷冷一笑，道：「我只是說要喝酒，並不是說非好酒不喝。」

唐竹權想了一想，不禁點點頭，道：「酒囊，這一次你有道理，老子也不是那種愛挑剔的人。」

枯草老人道：「從這裏再向北走三十里，就是酒香集。」

「酒香集！妙！妙！妙之又妙！」唐竹權哈哈一笑，道：「這個市集的名字好極了。」

枯草老人道：「酒香集只有一家客棧，客棧裏的酒向來十分著名。」

唐竹權更是高興，撫掌笑道：「如此更妙，咱們立刻出發好了。」

枯草老人却搖搖頭，道：「咱們不去酒香集。」

唐竹權一怔，不由皺着眉，道：「說得好好的，爲什麼又不去了？」

枯草老人「哼」一聲，道：「老夫只是說前面有一座酒香集，幾時說過要到酒香集去？」

唐竹權不大服氣，道：「既不打算到酒香集，何以偏要提起？」

枯草老人道：「老夫故意提起酒香集，就是要讓大家明白一件事。」

唐竹權大不耐煩，問道：「明白些什麼？」

枯草老人道：「咱們若眞的前往酒香集，說不定很快就會中伏。」

「中伏？中那一門子烏龜王八蛋的伏？」唐竹權雙目圓睜，「是不是蜈蚣谷的兔崽子？」

枯草老人道：「蜈蚣谷的兔崽子，並不足慮。」

唐竹權感到一愕，但隨即點點頭道：「不錯，那個姓任的，也不見得怎麼厲害，就算老子打不過他，只要遇上酒囊的砍腦袋劍法，他這個腦袋瓜子是遲早保不住的。」

語聲甫頓，又轉過臉盯着衛空空：「祁九陽和蕭一冷怎樣了？」

衛空空淡淡道：「給宰了。」

唐竹權道：「宰得好，他媽的第一流霸道劍法，果然厲害。」

衛空空道：「今天本來不想殺人，但這兩個妖怪的招數越來越毒辣，留在人間始終是禍胎，一想到這裏就生氣，一生氣就把這兩廝的腦袋砍了下來！」

「砍得好！」唐竹權道：「你不砍他們的腦袋，以後一定會有無辜者死在他們的手裏，正是替天行道，皆大歡喜。」

枯草老人乾咳兩聲，又緩緩道：「咱們這一行人，如今已成爲蒙面人非要追殺不可的對象，所以，咱們以後的行藏，務須千萬小心。」

唐竹權搖了搖頭，道：「老子認爲不對。」

「什麼不對？難道連行藏小心一點都是錯的？」梁大夫忍不住問。

唐竹權道：「老子是說，那蒙面人決不敢對咱們怎樣。」

梁大夫道：「何以見得？」

唐竹權冷哼一聲，道：「蒙面人若敢動手，剛才已經動手了。」

梁大夫皺了皺眉，搖了搖頭，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時勢是隨時都會改變的。」

唐竹權道：「太陽決不會從西邊升上，耗子也決不敢去追貓！」

「此言差矣！」枯草老人嘆了口氣，道：「蒙面人是蒙面人，此人既非太陽，也不是什麼耗子。」

唐竹權道：「石前輩認爲他是誰？」

枯草老人說道：「一個深沉不露的高手。」

唐竹權冷冷一笑，道：「這混蛋除了懂得蒙頭蒙臉之外，就只懂得放毒霧，施暗器。」

枯草老人道：「這人的輕功，也極其高明。」

唐竹權道：「梁大夫的輕功夫也不錯，但遇上老子，立刻就變成了一條爬不起來的臭蟲！」

枯草老人說道：「梁大夫並非眞的本事不濟，只是爲人隨和，所以才會給你欺負。」

「這可寃哉枉也，老子怎會欺負這個老小子？」唐竹權不由怪叫起來。

枯草老人道：「誰欺負誰，現在不必爭論了，還是先去找個地方歇宿一宵，明早再趕路。」

唐竹權道：「連酒香集那樣的地方也不能逗留，咱們又還有什麼地方可去？」

枯草老人道：「可以住在山洞。」

「山洞！」唐竹權「哇」一聲叫了起來，道：「住在山洞裏，和禽獸又有什麼分別？」

枯草老人道：「當然是有分別的，而且大有分別。」

唐竹權道：「分別在何處？」

枯草老人道：「最少禽獸是不會喝酒的，但在『狗神仙』的狗洞裏，你可以喝到很不錯的酒，而且說不定還有狗肉可吃呢。」

唐竹權的眼睛爲之大亮：「怎麼，原來『狗神仙』呼延超的狗洞，就在這附近的嗎？」

枯草老人道：「原來你也聽過呼延超其人，那就更好辦了。」

唐竹權道：「石前輩認識呼延超？」

枯草老人道：「他在二十年前，已經是老夫的記名弟子。」

唐竹權目光一閃，道：「現在呢？」

枯草老人道：「還是一樣，他還是老夫的記名弟子。」

唐竹權又問道：「你一直沒有教他武功？」

枯草老人道：「敎是敎了，但這傢伙極笨，一套簡簡單單的內功，他練了二十年還沒有練好。」

唐竹權道：「這就眞是笨得厲害了，倒不知道前輩當初又練了多久？」

枯草老人道：「二十五年。」

唐竹權不由怔住，繼而捧腹大笑，良久方止……

× × ×

呼延超雖然自喻爲「狗神仙」，但却經常吃狗肉！

每逢有朋來自遠方，他就宰狗烹之，

視爲佳餚上菜。

所以，他的老朋友，多半都是喜歡吃狗肉，也喜歡喝酒的。

唐竹權久聞其名，但却一直未曾謀其面。

他更不知道，呼延超原來是枯草老人的記名弟子。

他更不知道，呼延超的「山洞」，其實根本就不是「山裏的洞」。

那是一片很雅緻的莊院，雖然地方不大，但却佈置上佳，令人爲之心曠神怡。

呼延超一看見枯草老人，立刻就高興得想哭起來。

「師父，想煞弟子也！」

「別來這一套！老夫帶這一羣江湖朋友到此，你討厭不討厭？」

「不！弟子無任歡迎，高興還來不及啦！」呼延超衷誠地說。

枯草老人哈哈一笑，道：「這才是石某的好徒兒，內功練成了沒有？」

呼延超苦笑一下，說道：「還差一點點。」

枯草老人眉頭一皺，道：「是否還差一點點就練得走火入魔了？」

「不！」呼延超忙道：「弟子一直遵照師父的教誨，練內功必須循序漸進，決不敢貪圖便捷，以致走火入魔，陷入萬刼不復之境。」

枯草老人嘆了口氣，道：「可知道，你何以不能早日練成嗎？」

呼延超道：「弟子知道，那是因爲喝酒太多之故。」

「對了，」枯草老人道：「其實，你是一點也不笨的，只是貪杯好酒，就誤了練功的時候。」

呼延超苦着臉，道：「弟子以後戒酒便是。」

「戒個屁！現在才戒酒，還有什麼作爲？但酒這一種東西，多喝是很傷身體的，雖然不必戒得一乾二淨，但還是少喝一點的好。」枯草老人板着臉對呼延超說。

呼延超聽得點頭不迭，道：「師父的教訓，弟子必定好好記着，但今晚……」

「今晚是例外，你實在有福氣得很！」枯草老人忽然又展顏一笑，道：「你這個狗窩，平時進來的都只是無名小卒，三四流武林朋友，但今晚却不同了，既有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大少爺，又有偷腦袋大俠衛空空先生，更有雪刀浪子龍城璧之子龍玉郎，全是武林中的俊彥人物，嘿嘿，所以就算今晚你醉如爛泥，爲師也是不會責怪的。」

「多謝師父！」呼延超高興極了。

「還有，」枯草老人悠然一笑，又道：「從現在開始，你就是爲師的眞正徒兒，再不是什麼記名弟子了。」

呼延超更是高興，連忙向師父行跪拜之禮。

× × ×

呼延超十分好客，尤其是知道唐竹權、衛空空和龍玉郎來了，更是熱烈欵待，不到片刻功夫就已喝得面紅耳赤。

花洵儒、衛湘湘和綠蕚却在附近劉覽景色，直至夜幕低垂才回來。

花洵儒本是「妙公子」，但和衛湘湘在一起的時候，許多「妙處」都消失了。

他儘量要把自己變得正經一點。

他越是正正經經，衛湘湘也就和他談得越是投契。

這是很令人艷羨的一對。

一看見他倆，龍玉郎又不期然地想起了帥秋璇。

帥秋璇！

「總有一天，我會再和妳在一起。」

龍玉郎這個決定，越來越是堅決。

漸漸地，夜巳深，枯草老人忽然對大家說：「咱們要救救一個人。」

唐竹權道：「救誰？怎麼總是吞吞吐吐？」

枯草老人嘆了口氣，道：「這個人，在江湖中的名聲不太好。」

唐竹權哈哈一笑，道：「老子的名聲，也是他媽的不太好。」

枯草老人道：「你名聲不好，只是因爲經常醉酒，脾氣又很壞，如此而已。」

唐竹權道：「你現在要救的這個人又怎樣？」

枯草老人道：「本是俠義中人，但却給武林中人所誤解。」

唐竹權眉頭一皺，道：「如此說來，這根本就不是江湖敗類！」

「當然不是，」枯草老人道：「否則，老夫也不會趕去救她！」

唐竹權道：「這人到底是誰？」

枯草老人沉默了很久，才一字一字的說：「是端木血姬！」

「什麼？萬絕妖婆端木血姬？」唐竹權差點連喝進肚子裏的酒都嗆咳出來。

枯草老人嘆了口氣，道：「你以爲端木血姬是個怎樣的人？」

唐竹權乾咳了一聲，沉吟半晌後，才道：「老子只知道，她是嶺南九大盜的大師姊。」

枯草老人道：「還有呢？」

唐竹權說道：「嶺南九大盜這二十年以來所刼掠的財富，絕大部份都在她的手裏！」

枯草老人道：「還有沒有？」

唐竹權想了想，道：「老子近來喝得太多，別的事情所知有限了，石前輩何不問問酒囊？」

枯草老人淡淡一笑，目光轉移到衛空空的臉上。

衛空空沉吟片刻，呷了一口酒才緩緩地說道：「嶺南九大盜，最少有兩個是卑鄙、陰險毒辣的小人！」

「是那兩個？」枯草老人問。

衛空空道：「『點滴不留』雷宏海及『冥魂手』上官夜客。」

枯草老人道：「衛大俠如何得知？」

衛空空道：「聽一個朋友說的。」

枯草老人道：「道聽塗說之事，豈可當眞？」

衛空空道：「別人的說話，也許還大有斟酌餘地，但我這一個朋友，雖然平時放浪不覊，但只要一認眞起來，他的說話會比泰山還更可靠。」

枯草老人動容道：「此人是誰？竟能使衛大俠這樣的人如此信任？」

衛空空淡淡道：「是龍城璧。」

枯草老人這才恍然。

「原來是龍大俠之言，難怪衛大俠深

信不疑了。」

「龍城璧兄的爲人，衞某是十分清楚的，他要開玩笑的時候，開什麼樣的玩笑都可以，但一旦談起正經事，却比做父母官的大人們還更正經得多。」衞空空道。

枯草老人說道：「這個老夫也是知道的。」

語聲略頓，轉視着唐竹權：「唐大少爺，你呢？」

唐竹權哈哈一笑，道：「旣是龍城璧的說話，老子當然也不會懷疑。」

枯草老人又望着衞空空的臉，道：「雷宏海及上官夜客固然不是什麼好東西，但其餘七人呢？」

衞空空道：「可稱之爲窮人救星！」

枯草老人捋鬚道：「哦？那就是俠盜了？」

衞空空頷首道：「正是如此。」

枯草老人道：「這是否也是龍城璧說的？」

衞空空搖搖頭，道：「却又不然。」

枯草老人眉頭一皺，道：「旣非龍城璧所說，衞大俠又如何得知？」

衞空空道：「還是聽別人說的。」

枯草老人的眉頭皺得更緊：「龍城璧之言，自可深信不疑，倒不知道這一次又是那一位朋友向衞大俠說的？」

衞空空回答道：「那人並非衞某的朋友。」

枯草老人道：「連朋友都不是？這種話可以相信嗎？」

衞空空道：「那人的說話，甚至比龍城璧之言，更加可靠。」

枯草老人還沒開口，唐竹權已搖頭不迭，道：「老子不相信，一個連朋友都不是的人，其說話居然會比龍城璧的說話更加可靠。」

衞空空嘆了口氣，道：「唐兄此言，未免是過於武斷了。」

唐竹權冷笑道：「那人是誰？」

衞空空道：「令尊翁──杭州唐門老祖宗，唐老人唐前輩！」

「什麼？」唐竹權呆住了，過了許久還作聲不得。

衞空空微微一笑，道：「唐老祖宗年紀比我大，輩份比我高，所以，他絕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的前輩長者。」

「是的！是的！」唐竹權的額上居然淌出了汗。

衞空空也眞捉狹，居然還再問：「唐兄，照你的看法，令尊的說話可靠不可靠呢？」

唐竹權氣得連聲咳嗽，終於說：「算是老子說錯了話，罰飲一大碗好了！」

說着，把一大碗酒喝得乾乾淨淨，呼延超見了，立時鼓掌叫好。

「好個屁！」梁大夫冷哼一聲，道：「這大醉鬼分明是在騙酒喝！」

呼延超哈哈一笑，道：「只要騙得其所，也是一件很妙的事！」

唐竹權把大碗輕輕地放下，忽然問枯草老人：「萬絕妖婆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女人？」

枯草老人道：「一個老女人。」

「老女人？」唐竹權蹙起雙眉，「除此之外呢？」

枯草老人道：「她有一雙粗糙的手，有無數又深又長的皺紋，此外，她還有一本武功秘笈。」

唐竹權道：「財富呢？」

枯草老人搖搖頭，道：「她早已一貧如洗！」

「怎會這樣的？」唐竹權愣住，半晌才道：「她不是九大盜的大師姊嗎？」

枯草老人道：「是又怎樣？她可不是大盜，也不是個有錢的人。」

唐竹權道：「九大盜刦掠所得的財富呢？」

枯草老人道：「除了雷宏海及上官夜客之外，其餘七人都把刦掠得來的財富，給了飢民、貧民！」

唐竹權道：「端木血姬爲什麼不阻止呢？」

枯草老人道：「她爲什麼要阻止？這是好事！善事！眞眞正正的俠盜行徑！你以爲萬絕妖婆眞的是個壞女人，吃人不吐骨的女魔頭？」

「難道不是了？」

「當然不是！她這個萬絕妖婆的外號，其實是九大盜的仇家送上去的，實際上，端木血姬是個善良的女子！」

唐竹權不禁聽得爲之傻住了。

他還是忍不住喃喃道：「是眞的？眞的是這樣的？嘿嘿……老子眞是很難以相信……」

但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了一個灰袍老人，手裏倒提着一桿長槍，脚步穩重地一步一步走了進來。

「稀客！稀客來了！」枯草老人微微一笑，親自搬過一張太師椅，然後恭恭敬敬地對灰袍老人說：「唐老兄，久違了，請坐！請坐！」

來者並非別人，竟是杭州唐門老祖宗，憑着一桿松木紅纓槍闖遍大江南北的唐老人！

× × ×

唐老人並不十分高大，但他的人却像是一座山。

氣度沉穩如山！

說話也像是山！

山一般牢固！山一般可靠！

山一般不可搖動的人！

誰也想不到唐老人會出現，但他往往就是這樣的，一來便來，不必解釋，更沒有人能夠把他阻擋。

唐老人一出現，喝酒的氣氛立刻就冷却下來。

唐老人不是酒徒。

但出乎意料地，他一坐下就對呼延超說：「給老夫一碗酒。」

呼延超一怔，但接着立刻就行動迅速地爲唐老人斟了一碗酒。

唐老人捧着這一碗酒，然後看着呼延超，道：「你呢？老夫要敬你一碗。」

呼延超這下子眞的呆住了，連忙道：「晚輩不敢當！不敢當！」

但枯草老人已爲他斟滿了一大碗，道：「唐老祖宗今天興緻來了，才會敬你這一碗酒，你再不喝，就得敬酒不喝喝罰酒了。」

呼延超吃了一驚，却又有着受寵若驚的感覺。

唐老人眞的敬了他一碗。

「好酒！」唐老人喝完這一碗酒之後，居然讚不絕口，道：「眞是好酒，好風光，好事！」

枯草老人哈哈一笑，道：「唐老兄，你跟着咱們多久了？」

唐老人道：「已記不起來。」

枯草老人道：「黑煞斧的事，巳把半邊江湖鬧得沸沸揚揚，唐老兄有什麼高見呢？」

唐老人道：「最可惡者，首推蜈蚣谷，但是眞正主謀者，還不是任天嶽那個小子。」

枯草老人道：「不錯，眞正主謀，還另有其人。」

唐老人道：「此人身份神秘，武功更是高得不可思議。」

枯草老人道：「若是泛泛之輩，也拑制不住任天嶽此人。」

唐老人目注衛空空，道：「你殺了血手印唐幕，殺得好！」

衛空空道：「但晚輩應該早一點出手，那麼湘湘、絲蕁和花公子就不會虛驚一場了。」

唐老人道：「你的心意，老夫是明白的，你是個謀定而後動的人，可不像竹權那樣魯莽衝動。」

這番說話若是出自別人之口，唐竹權一定不肯罷休，最少也要爭辯個夠！

但唐老人的話，他的胆子再大也不敢輕易反駁。

唐老人沉吟了一會，又道：「那幪面人對千絕谷的秘笈，是志在必得的，而且，老夫也知道，他巳經查出了千絕谷的所在。」

梁大夫一呆，道：「莫非那幪面人巳把黑煞斧弄上了手？」

「不！黑煞斧一直都在枯草老人身上，」唐老人搖了搖頭，道：「但江湖上，還有人知道千絕谷在什麼地方的。」

梁大夫吃了一驚，道：「如此說來，千絕谷豈非危如纍卵了？」

唐老人道：「不錯，所以咱們不能再遲疑了，否則端木谷主那邊就很難保得住了。」

衛空空道：「那幪面人除了蜈蚣谷一批高手之外，是否還有別的黑道帮會，邪派組合前往千絕谷助陣？」

唐老人道：「這是肯定的，但到底其力量有多大，老夫就不大清楚了。」

梁大夫說道：「這豈非要變成一場賭博？」

枯草老人莞爾道：「人在江湖，本來就是由無數次賭博串合而成的。」

梁大夫想了一想，讚道：「嗯！眞是佳句！」

唐老人道：「如今之計，該事分兩頭進行。」

衛空空道：「該當如何進行法？」

唐老人道：「咱們這一撥人馬，星夜飛馳，務求儘早趕到千絕谷。」

衛空空說道：「對，這是急不容緩的，決不能讓幪面人那一邊首先搶進千絕谷去。」

唐老人道：「另一方面，就得拜託丁長老了。」

丁黑狗連忙鞠躬恭聲道：「老祖宗但請囑咐，晚輩一定全力而爲。」

唐老人道：「把此事向醫谷、司馬血及丐帮傳知，能找到多少援手，就要多少援手！」

丁黑狗道：「晚輩遵命，但千絕谷之所在……」

枯草老人立時道：「老夫一會兒就說給你知道。」

唐老人道：「事情就照這樣辦，酒，喝到此處爲止！咱們走！」

唐老人的決定很快，快而堅決，不愧是武林一代大宗師！

× × ×

千絕谷的名字不怎麼好聽，簡直就是十分難聽。

但這裏却居然是個風景極是優美的地方。

衛空空和唐竹權固然想不到，枯草老人也想不到。

枯草老人雖然在很久以前，就巳認識端木血姬，但他從來沒有到過千絕谷。

黑煞斧落在枯草老人手裏，也未嘗不是一件意外的事。

人在江湖，許多事情的確是無法可以想像得到的。

正當羣雄準備進入千絕谷之際，那個神秘的幪面人也同時出現了。

「任天嶽在那裏？」唐竹權首先喝問「老子要找這厮再決雌雄！」

幪面人冷冷道：「你到黃泉地府去找他好了！」

唐竹權的臉色一變，喝道：「什麼意思？」

幪面人嘿嘿一笑，道：「這厮想背叛本座，自然不能讓他活着到這裏來！」

唐竹權這才恍然，冷笑道：「好狠毒的手段！蜈蚣谷算是毀在你手裏了！」

幪面人道：「不但蜈蚣谷，還有千絕谷！」

唐竹權問道：「你帶了多少人到這裏來？」

幪面人道：「太多了，多得連本座也計算不清楚！」

唐竹權冷冷地道：「人越多，敗得越慘！」

幪面人道：「眞是痴人說夢，你們還是速離此地，再也別要想以螳臂擋車！」

唐竹權仰天狂笑，說道：「老子的手臂，只怕比你的腿還要粗大，豈可稱爲螳臂！」

幪面人怒聲道：「眞是一派胡言，不知死活！」

唐竹權也怒容滿面，喝道：「快滾！否則別怪老子不客氣！」

幪面人攤了攤手，冷冷道：「狹路相逢，本來就是大家都用不着客氣的！」

形勢至此，巳是不得不付諸一戰的時候。

轉眼間，原本風景美絕的千絕谷，立刻就變成了腥風血雨之地……

× × ×

丐帮分舵，遍及大江南北。

以是趕往千絕谷助陣最快的，也就是丐帮弟子。

丐帮第二十六分舵總共來了四十五人

，除了一個長老之外，其餘的最少也是五袋弟子。

長老排出了打狗大陣！在千絕谷外力阻蒙面人及其部屬。

好一場慘烈的大厮殺，就在這裏展開了。

唐老人雖然年事極高，但槍法之佳妙，仍然令人拍案叫絕，嘆爲觀止。

蒙面人武功極高，而他這一次帶來的手下，也是武林中極厲害的脚色。

但這蒙面人是誰？

× × ×

血戰中，一道雪亮的刀光，令人爲之目炫不已。

那是龍玉郎的風雪之刀。

蒙面人目睹龍玉郎連挫十餘高手，依然氣定神閑，從容不逼。

蒙面人冷笑，忽然向龍玉郎那邊急掠過去。

「你就是龍城璧的兒子？」

「是的。」

「接我十刀！」蒙面人沉聲叱喝！

他袖中有刀，刀鋒其薄如紙。

刀不長，僅尺許，但這其薄如紙的刀，竟然還能一分爲二！

不是一把刀，而是一對！

刀薄而快，招險而毒，龍玉郎第一次遇上了如此難纏的對手。

若是一般武林後起之秀，不出三招，必然慌亂，不滿十招，就得死在這對薄刀之下。

但龍玉郎是練過龍心神訣的，定力之强，豈是一般年青高手可以比擬。

蒙面人久攻不下，毒計又生。

紫霧、暗器又再層出不窮。

但龍玉郎處變不驚，雪刀揮處，又把這些毒辣的暗器一一化解。

忽聽得一人嘶聲大喝道：「讓我來！斬！」

喝聲驚天地，泣鬼神！

但更驚天地，更泣鬼神的，乃是緊接而來的一劍。

「中分立斬，」那是衞空空的喝聲，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

血雨飛濺，蒙面人的頭顱立刻被齊中破開兩邊，左一半，右也一半，被砍得齊齊整整！

無論是怎樣的人，捱上這一劍，結果當然都是立刻死了，而且還是死得最澈底的！

但還是沒有人能知道，這蒙面人到底是誰。

× × ×

一隻顫抖的手，輕輕揭開左半邊臉孔的蒙面巾。

那是花洵儒的手。

誰也不知道，他爲什麼會如此害怕。

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但等到已破裂的布巾揭開後，大家已明白了。

這蒙面人，竟然就是花功侯！

花洵儒的臉色立刻變得一片灰白！

「怎會這樣的？怎會是這樣的？」他完全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事實的確如此。

蒙面人就是花功侯，一個誰都不會懷疑的武林妙人！

「妙公子」這一次眞的很不妙了！他掩面痛哭，然後狂奔，狂奔！

衞湘湘看見他哭，也跟着哭了。

花洵儒狂奔出去，她狂追跟着。

綠蕁也跟着，雖然她沒有哭，但俏麗的臉龐也蒼白得像是一張紙。

唐竹權呆在千絕谷之外，不斷喃喃說道：「作孽，作孽！是天作孽？還是自作孽？」

千絕谷外，固然是亂成了一片，但千絕谷內的情景，更是令人感到凄清。

這個黑白兩道高手爭相趕往的地方，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已變成了鬼域。

沒有活人，只有死屍。

端木血姬死了，跟隨着她的婢僕也死了。

沒有人殺他們，他們是自盡畢命的。

谷內死了十五個人，據事後查勘，發現眞相是這樣的：

——端木血姬的確是一貧如洗了，她的婢僕，也一直陪着他們的主人過着清苦的生活。

——昔年九大盜刼掠所得的財富，早已用得乾乾淨淨，但九大盜却曾經把各人的武功記載下來，滙寫於一本名爲「九天齊心」的武林秘笈內。

——漸漸地，九大盜死的死，失踪的失踪，端木血姬一直保存着這本秘笈。

——但端木血姬到了暮年，開始討厭武功，連這本秘笈也討厭極了。她在想：「九大盜若全不懂武功，就不會變成武林大盜，也就不會一一慘死於江湖裏。」

——最近，黑煞斧的出現，使千絕谷成爲武林中人千方百計都想闖進來的地方，這件事，使端木血姬感到很煩惱，很痛苦。

——她知道，千絕谷遲早會給武林中人闖殺進來，雖然她還可以拚死一戰，但她不願意在這個時候還動手殺人。

——她既不想殺人，也不想自己死在別人的手裏，所以，她自戕畢命。

——她臨死前，把「九天齊心」秘笈也焚燬了。

——她又立下遺書，囑咐所有婢僕離開千絕谷，別再戀棧這個再也沒有希望的地方。可是，一件慘事發生了，而這件事，是端木血姬怎樣也料想不到的。

——所有婢僕，沒有一個願意離開千絕谷。

——而且，這些婢僕也不想再活下去了，最後，這些充滿愚忠想法的婢僕，全部服毒自盡。

「江湖上的朋友，來罷！你們都來罷！但無論是誰來到這裏，都將會一無所有……」這彷彿是端木血姬的呼叫聲。

她是否寃魂不息？還是已經求仁得仁？

這就只有天才曉得了。

× × ×

「妙公子」花洵儒不妙了整整一年。

在這一年之內，他酗酒，脾氣變得極壞，而且經常打架。

世間上唯一能勸解他的，就只有衞湘湘。

但衛湘湘在第一年裏的勸解，幾乎可說是完全白費功夫。

倘若她就此氣餒，花洵儒這一輩子也許就此完了。

但衛湘湘的耐性很好，毅力也是值得令人敬佩的，她就像一個大夫，無論費盡多少心血，也要把病人治好。

大夫治的，是身體上的病。

而衛湘湘要治的，是花洵儒心裏的創傷。

要治好一個人心裏的創傷，絕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尤其是「病人」的脾氣越來越暴躁，要治好他，往往會被罵得狗血淋頭。

衛湘湘就是如此，她受盡了不少委屈，也不知道偷偷的哭了多少遍。

但她還是咬着牙支撐下去。

她既要支撐着自己，也要支撐着花洵儒。

她很清楚，這一次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倘若支撐不住，那麼倒下去的就不是一個人，而是兩個。

這件事，沒有別人能帮她的忙，就連絲毫也不能。

幸好，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花洵儒心裏的創傷，已逐漸康復過來了。

他在衛湘湘的鼓勵下，再次抬起頭做人。

他還是「妙公子」，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妙，活得更加充滿自信。

× × ×

又過了兩年，花洵儒成親了，新娘子當然就是衛湘湘。

除了衛湘湘之外，他還會娶別的女孩子嗎？

當然不會。

他倆是共同經過患難的，就單憑這一點，已是彌足珍貴。

新婚之夜，花洵儒的三個「師父」前來道賀。

但他們的說話，却和「道賀」扯不上關係。

謝南池首先便說道：「我並不叫謝南池。」

霍一洞接道：「我也不是霍一洞。」

常雲生也說：「我也不叫常雲生。」

花洵儒笑了笑，道：「那麼，你們是誰？」

「謝南池」嘆了口氣，道：「我們是武功已消失了一大半的江湖大盜。」

「九大盜中人？」花洵儒吃驚了。

「霍一洞」點點頭，道：「是的，你父親在很久很久以前，用毒藥把咱們弄成現在這樣，雖然還可以虛晃幾招騙騙人，但實在已不中用了。」

花洵儒吸了一口氣，道：「你們爲什麼不走？」

「常雲生」說道：「是我們不願意走的。」

花洵儒道：「你們不恨我爹？」

「霍一洞」道：「不恨，一點也不恨，也許是說不能恨，也不敢恨。」

花洵儒奇怪極了：「哦？這是什麼道理？」

「謝南池」道：「在很久很久以前，咱們都同時愛上了一個女人，咱們決定火併，誰贏了就娶她！」

花洵儒道：「結果怎樣？」

「霍一洞」說道：「就在咱們準備拚命的時候，你父親把那個女人揪着來找咱們。」

花洵儒說道：「那個女人是怎麼一回事？」

「常雲生」咬了咬牙，道：「她是個賤婦！淫婦！她週旋在咱們之間，目的就是要咱們爲她拚命！」

花洵儒道：「她承認了？」

「霍一洞」道：「你父親找到了很多證據，她再也無法否認。」

「後來呢？」

「那個女人自盡了，當晚咱們四個人痛飲！狂歌！大哭！」

「到了第二天，咱們的武功就消失了一大半！」

「但咱們沒有痛恨你父親，而且還答應教你武功！」

花洵儒道：「但我的武功一直沒有練得很好！」

「常雲生」道：「咱們唯一的報復，也許就在這一點。」

「霍一洞」道：「不報復，那是可以的，但若要咱們把最好的武功傳授給你，却是太荒謬了。」

花洵儒道：「三位師父沒有錯，那是人之常情。」

「常雲生」道：「你父親並不是傻子，他早就看出了。」

「霍一洞」道：「所以，你父親對咱們很不禮貌，也教你別對咱們太禮貌。」

「謝南池」道：「我們知道，你父親經常把咱們說得一文不值，其實，他只是想用激將法，希望咱們可以全心全力教你武功。」

「常雲生」道：「但他失敗了，咱們三個人，脾氣很好，但却也極其頑固。」

「霍一洞」道：「你父親早就想找尋千絕谷這地方，他初時以爲咱們知道。」

「常雲生」道：「但千絕谷只有兩個人知道，那是咱們的三師兄和四師兄。」

「霍一洞」道：「現在，一切都已完了，什麼恩恩怨怨，武林秘笈，再也不要重提……」

說完，三人聯袂走了。

他們雖然來的時候並不漂亮，但走的時候却很瀟洒。

花洵儒茫然地一笑，也不知道是悲是喜。

過了很久，忽然有人輕輕呼喚：「花公子，恭喜！恭喜！」

來者是衛空空，鼎鼎大名的偷腦袋大俠。

這是一個很值得高興的日子。

對新郎倌和新娘子固然如此，對衛空空這位堂兄也是一樣的。

從此之後花洵儒就是他的堂妹夫了。

艱苦的日子過去了，幸福的日子已在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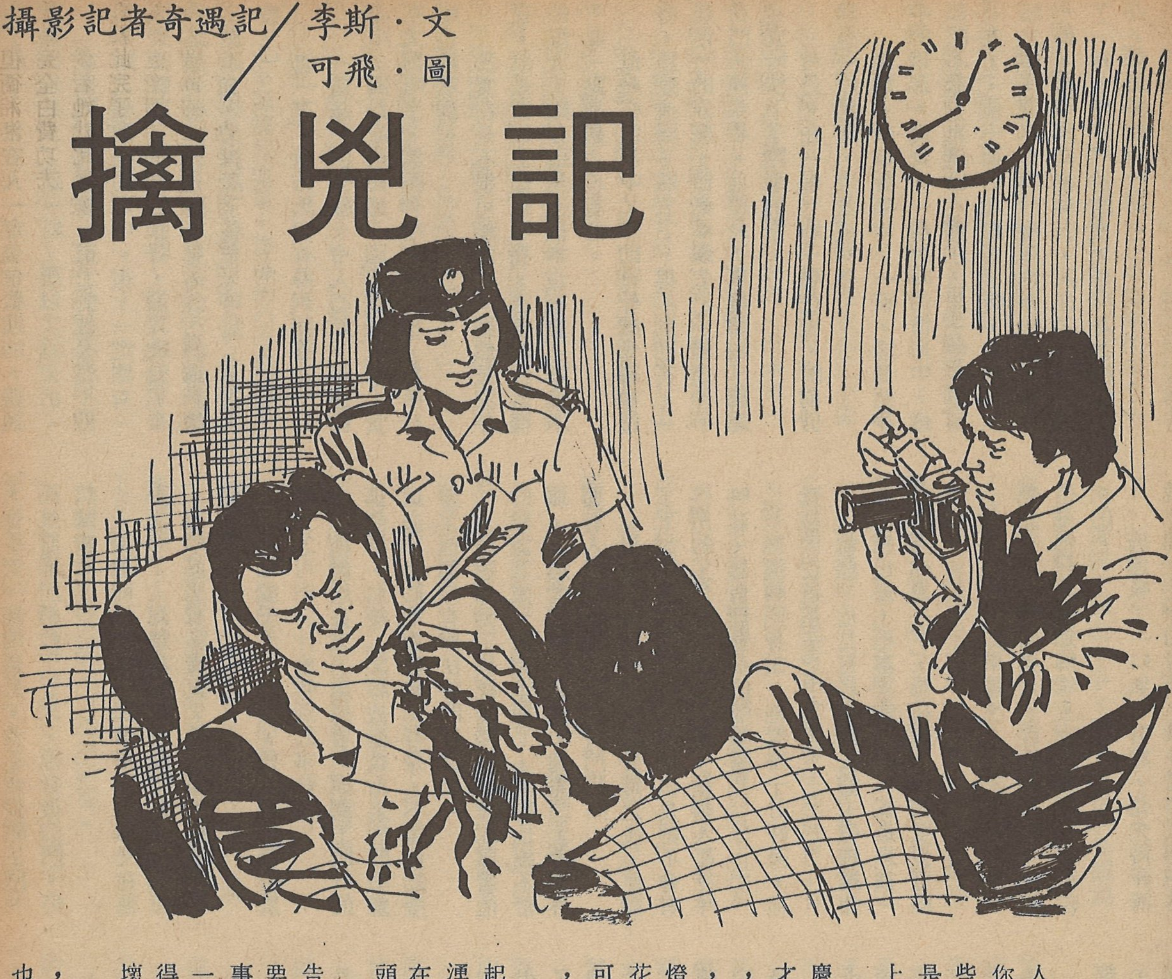
所以人們常說？「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這時候，花洵儒耳邊又再聽見「恭喜！恭喜！」之聲，不禁爲之精神煥發，面露充滿自信的微笑。

（全文完）

攝影記者奇遇記／李斯・文
可飛・圖

擒兇記



沒鍊掛鐘　破案關鍵

眞是熱鬧極了，幾乎凡是可以站得下人的地方，都站着人，人和人擠在一起，你推我擁，每一個人都走到街上來了，這些人，原來都應該在房子中的，因爲早已是深夜了。但是，他們還是一起湧到街頭上來，因爲那是一個大慶典的日子。

在現代化的都市之中，很少有那樣大慶典的日子了，正因爲少，所以在街頭上才聚集了那麼多人，爭着來看會景。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好看的東西，那些東西，平時也可以看得到，綴滿了五顏六色電燈的，經過裝飾的卡車，車上站着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孩子，這有什麼特別好看？可是就是那麼奇怪，既然大家都到街上來，餘下的人，也在家中就不住了。

於是，街上的人，越來越多。從下午起，施達就不斷地在咀咒着那些潮水一樣湧來湧去的人。依他自己的心願，最好是在家裏蒙頭大睡，但是他卻不得不擠在街頭上。

他是一個攝影記者，而他受了一家廣告公司的委托，要拍攝這一次大慶典的主要經過，輯成一輯圖片。這大概是施達從事攝影這個行業以來，這一次是最辛苦的一次了，他抹着汗水，在人叢中擠着，還得保護着他名貴的攝影器材不在擁擠中損壞！

當他雙臂酸得實在無法再高舉的時候，他眞寧願自己是在沙漠中拍攝毒蠍子，也好過在人叢中拍攝笑容已變得僵硬了的美女。施達實在太疲倦了，他已連續不斷地工作了將近十小時，他決定休息一下，是以他拚命向行人道的方向擠着，他希望行人道那邊，會有一點空隙。

但是他擠上了行人道之後，卻發現着情況並沒有多大的改善，他身子的一邊，的確已不再是人，但卻是牆壁，當他再向前擠過去的時候，他的衣服擦在牆壁上，施達那時候，如果睡得着的話，他大可以就那樣站着睡過去，而不會倒下來。

施達好不容易，才擠到了一扇門前，在他身邊的人，忽然向後退來，施達被擠得脚步不穩，他自然而然地伸手去扶向那扇門。

那扇門並沒有鎖，施達的手一扶了上去，那扇門就打了開來。

施達略呆了一呆，門被推開之後，門內是一片漆黑。施達也不知道是什麼所在。施達本來可以擠出去的，但是當他想到，再向外擠去時，不知什麼時候才可以找到休息的地方時，他改變了主意。

他閃身進了門，並且用力將門關上，之後，他才吁了一口氣，開聲道：「有人麼？」

在那樣的情形之下，突然進入了一幢陌生的屋子，無論如何，那是太嫌突然的。在平日，施達可以說決不會做這種事情的。

但現在正是大慶典的好日子，人人都沉浸在歡樂之中，就算有一個陌生人忽然

進了屋子，屋主人一定也會歡迎的，施達就是因為想到了這一點，所以才進來的。

當他關上門之後，街上的鼓噪聲，仍然不斷地傳進他的耳中。街上一定剛有一隊樂隊經過，蓬蓬的鼓聲，震耳欲裂，令得施達連他自己也聽不見他自己的講話聲，施達立時又提高了聲音，叫道：「有人麼？」

這一次，他仍然沒有得到回答。

「蓬蓬」的鼓聲，令人心煩，施達的心中，開始有些疑惑，因為這屋子中，實在太黑暗了，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幾乎什麼也看不到。

那實在是不很可能的事，雖然是在午夜，但是街道上却很明亮，有着各種各樣的燈光，除非這屋子根本沒有窗，不然不可能一點光綫也沒有的。

但是在這屋中，却的確什麼光綫也沒有，施達連問了四五下，得不到回答，「蓬蓬」的鼓聲，已漸漸遠去了，施達伸手在門旁摸索着，他摸到了電燈開關，施達也立時按下了開燈的掣。

可是，在「啪」地一聲之後，眼前仍然是一片黑暗，燈並沒有亮。

施達不禁低聲嘀咕了一聲，這是惡夢中的情形，處身在一個黑暗的情形中，燈却開不着，施達已不想在這屋子中多逗留下去了，他一面仍注視着黑暗，像是怕黑暗之中，突然會有什麼東西撲出來一樣。一面，他手反向後伸去，握住了門柄，轉了一轉，想將門拉開來，再閃身到街道上去，參加擠擁的行列。

可是，當他用力一拉，想將門拉開時，他手臂一縮的結果，並不是拉開了門，而是將那門柄拉了下來，他身後的門，仍然關着。

施達陡地一呆，那情形，更像是在惡夢之中了，施達在開始拉脫門柄的一剎那，心中多少有點慌亂，但隨即，他就覺得好笑了。

他和成千上萬的人，只不過隔着一扇門，怎可能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

他轉過身來，撫摸着，摸到了門口的那個洞，然後，又將被他拉出來的門柄塞進去，小心地旋轉着，可是，不論他怎麼弄，他都沒有辦法將門打開來。

施達感到了異樣的悶熱，汗水順着他的額流下來，流到了頸上，弄得他極不舒服，施達大聲叫了起來，搥着門，希望外面有人聽到聲音，可以將門推開。

但是，他在叫了一兩分鐘之後，便靜了下來，因為他明白，那樣做是絕不會有作用的，外面街道上，幾乎每個人都在呼叫着，誰會理會他的呼叫聲？

施達轉回身來，他覺得十分好笑，他竟被困在這屋子之中了！

當然，他是可以出得去的，但施達却並不想出去，他本來的目的，就是想找一個地方休息一下，現在這個目的至少可以達到了。

他在想，如果屋主人回來，看到屋中忽然有了一個陌生人，自然會大吃一驚，但是他只要略加解釋，一定會大家都笑起來的。

施達吸了一口氣，自然，他先得弄清楚這屋子之中的情形，最好還能找到一點飲料。

電燈開不着，施達擧起了手中的相機，按下了掣，閃光燈着亮，閃了一下。

那一下閃光的時間，雖然只有幾百分之一秒，但是已足可以使得施達看到那屋中的情形了，而當他看清了屋中的情形時，他又不禁一呆。

在他面前的，是一個極大的廳堂。

或許是因為那廳堂實在太空的原故，是以也格外顯得大。一點也不錯，那廳堂中，是空的，或者，正確一點說，只是在正中，有着一張安樂椅。

施達呆立了片刻，他覺得這間屋子多少有點古怪，或許是空置了多年的舊屋，但施達也沒有表示太大的疑惑，而且看到了有一張椅子，施達也已經夠高興的了，他憑着記憶，那椅子所在的方位，向前走去。

當他的手撫到了那椅子背時，他就想將那椅子轉過來。可是，那椅子却像是固定在地上的，他無法轉得動，他只好偏過身子，坐在那張椅子上。

那張椅子很柔軟，很舒適，在經過了十小時不斷地擁擠之後，再能坐在那樣的椅子上，這實在是一件令人感到極其滿足的事。

施達在坐下之後，伸了一個懶腰，他實在太疲倦了，是以當他的頭靠在椅上之後，他竟睡着了。

施達是被另一隊樂隊經過時所發出的樂聲所吵醒的，施達翻起手腕來看了看錶，夜光的錶針告訴他，他大約睡了半個小時。

施達又伸了一個懶腰，他實在還想再睡，可是如果再睡下去的話，他的工作無法完成了，他又來到了門口，將門柄扭動着，旋轉着，終於，他打開了門，閃身走出去，順手將門關上。

他又置身在擁擠的街道中了，那一晚上，施達一直工作到深夜，才疲乏地回到了他的辦公室，他在辦公室的長沙發中，一直睡到了第二天下午。

接下來的兩天，施達絕不空閒，他攝得了幾百幀照片，他要選擇其中最好的，輯成一輯，他一天十小時，在黑房中工作着。

他幾乎已忘記那間屋子了，如果不是他在沖洗，放大照片時，看到了那一張照片的話。

那張照片，是也無意中拍攝下來的，他當時的目的，也不是要攝取相片，而只不過要亮閃光燈，看清楚那屋子中的情形而已。但在着亮閃光燈時，他却攝下了那屋中的一張照片。

施達只是將底片剪了下來，順手拋在字紙簍中，他也沒有沖出照片來，因為那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

當天晚上，當施達離開辦公室的時候，街道上大會日留下來的垃圾，還未曾清理乾净，而離開大會日，已經有兩天之久了。

施達來到了車房，駕車回到了家中，他先在胸前劃了一個十字，然後才拿起電話來，他是在希望王小鳳在家中，而且沒有什麼特別的事，那麼，他就可以約王小鳳出去進晚餐，享受一個愉快晚上。

電話一响就有人聽，來聽的正是王小鳳，施達道：「小鳳，沒有特別的事？」

「沒有，」王小鳳回答着，「除了那件空屋謀殺案。」

施達嘆了一聲，但王小鳳立時道：「不過我今晚有空，你可以來接我。」

施達放下電話，發出了一聲歡嘯的笑聲來。

× × ×

燭光搖曳，音樂優雅，施達和王小鳳對坐着，施達在見不着王小鳳的時候，心中總想好了很多話要對她說的。但是每一次，當他見到王小鳳之後，却總是不知該如何說才好。施達決不是一個拙於口齒的人，但也許是王小鳳有着一股別的少女所沒有的英爽的原故，是以使施達在她的面前，多少感到有點拘束。

施達將心中想好的話，在腹中唸了好幾遍，可是他一開口，講出來的話，却和他所想的絕不一樣，他問道：「你提到的那件空屋謀殺案，是怎麼一回事？」

王小鳳皺了皺眉，望着燭火，道：「這件案子十分奇怪，在一間空屋子中，那屋子中甚麼也沒有，只有一張椅子，在屋子的正中。」

王小鳳講到這裏，施達的心中便陡地一動。他想起那天出大會的晚上，曾經進過一間屋子，那屋中，也是甚麼都沒有，只有一張椅子的那件事來，他還在那椅子上打了一個盹！

所以，施達笑道：「那也沒有甚麼出奇，我就到過一間屋子，那屋子中只有一張椅子。」

王小鳳瞪他一眼，道：「你又來胡說了。」

施達忙舉起了手，道：「決不是胡說，我說的那間屋子，是在大都街。那天，盛會巡遊，擠得人山人海，我可以說是給人擠進去的。」

王小鳳望着施達，現出十分有興趣的情神來，她「噢」了一聲，道：「你進去了之後，做了些甚麼？」

施達道：「沒有甚麼，我疲倦之極，又看到只有一張椅子，我就在那張椅子上，睡了一會。」

王小鳳的神情，陡地變得緊張了起來，道：「你在那屋子的椅子上睡了一會，那是在甚麼時候的事？」

施達皺着眉，盡力想着，道：「我不清楚了，大約是在午夜時分。」

王小鳳忽然笑了起來，指着施達，道：「你說謊的本領很拙劣，施達，你一定是在報紙上看到了這消息，是以故意拿來逗我說話的！」

施達感到了極大的委屈，他叫了起來，說道：「不，我絕不是說謊，難道我說的那間空屋，就是你說的發生謀殺的那一間？」

王小鳳說道：「當然是，難道在大都街會有第二間屋子，是什麼也沒有，只有一張椅子的麼？我再問今，你說你曾經進過那屋子，在進了屋子之後，可曾將門關上？」

「當然關上的。」施達回答。

「那就更證明你是在說謊了，施達，那屋子之中，黑得一點光沒有，所有的窗子全都釘着木板，你怎麼能在午夜時分，『看』到屋中什麼也沒有，只有一張椅子，並且還在椅上睡了一會？」

王小鳳在指出施達話中的破綻，但是施達却一點也沒有尷尬的神情，他反倒顯得十分得意，王小鳳才一講完，他便揚着手，「啊哈」一聲，道：「那你可料錯了。我的確是『看』到那張椅子的，因爲我是在街道攝取大會巡遊的景色，我進了屋子之後，發現眼前一片漆黑，我就着亮了閃光燈。」

王小鳳仍是似信非信地望着他，施達又道：「你說我是看了報紙來和你說的，但是事實上，這幾天，我忙得根本連看報紙的時間也沒有，我忙着在弄那天晚上拍來的照片——對了，我在着亮閃光燈的時候，還拍下了一張那房子內部照片。」

王小鳳的神情，突然嚴肅起來，她有點緊張地道：「你所說的是眞的？那張照片呢？」

「還在我的辦公室。」施達看到王小鳳望着他的眼光，多少有點異狀，是以他忙又問道：「怎麼啦？」

王小鳳道：「如果你是在午夜時分，就坐在那張椅子上的，那麼，你應該坐在一個死人身上。」

施達陡地一呆，雖然是在夜總會中，但是因爲他所聽到的話，實在是太駭人了，是以他陡地站了起來，大聲道：「你是說——」

他大聲說了三個字，發現幾乎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向他望來，他才忙坐了下來，壓低了聲音，搖着頭，道：「你在說甚麼？」

王小鳳緩緩地道：「令我們頭痛的那宗空屋謀殺案，就是在出會巡遊的那天晚上發生，死者是一個不明身份的中年人，醫官測定他死亡的時間，是在晚上九時到十一時之間，他的屍體被發現時，坐在那張椅子上，他是被一枝毒箭射死的。」

王小鳳講着，施達怔怔地聽着。

他等到王小鳳講得告一段落時，苦笑了一下，道：「我進那屋子的時候，無論如何是在十一時以後了，爲什麼我沒有看到那死人！」

王小鳳又說道：「如果你所說的是實話——」

施達忙道：「那是百分之一百的事實呀。」

王小鳳略爲頓了一頓，說道：「那麼，你就向警方提供了一個十分重要的綫索了。」

「綫索？」施達有點不明白。

「是的，用毒箭來殺人，這是一宗很不尋常的謀殺案，警方現在集中力量在調查那空屋子的主人，那屋主人是一個探險家，到過很多稀奇古怪的地方，極有可能買到了南美土人的毒藥，塗在箭頭上來殺人，但是現在，警方的調查目標，可能要變更了。」

「爲什麼？」施達問：「是因爲我到那屋子的時候，還未曾見到死人？」

「是的，你的發現，證明那死者不是在空屋中被殺，而是在別的地方被殺，移到那空屋中去的，屋主的嫌疑便已經不存在了。」

施達十分興奮，他道：「我完全可以證明我說的是實話，那張底片還在，我們一起去拿。」

王小鳳立時站了起來，和施達一起離開了夜總會。

一小時之後，他們已經一起在警方的會議室中了。

和他們在一起的還有許多高級警官，施達的那張底片，已經放大成為一張極大的照片，和另一張放得同樣大小照片，列在一起。

這另一張照片，是案發之後，警方人員拍攝的現場照片，和施達那張，角度雖然不同，但是在照片上，却毫無疑問可以看得出，正是同一房間，只不過那一張照片的椅子上，坐着一個死人。

那死人仰着頭，他的頭擱在椅子上，在他的咽喉中，插着一枝棒，王小鳳指着那屋子樓梯口的一隻古老掛鐘，道：「這屋子中，唯一的陳設，就是那隻掛鐘，雖然不準，但却還在走動，各位請看掛鐘上的時間。」

王小鳳指着的，是施達所拍的那張照片，那掛鐘上的時間是十二時二十八分，王小鳳又道：「自然，這鐘的時間不準，但是也不會相差太多，也就是說，在那時候死者早已死了，但屋子中還是空的，所以我們有理由判斷，屍體是由外面移過來的。」

幾個高級警官聽着王小鳳的分析，都點着頭讚同。

王小鳳又道：「本來，我們偵查的目標，集中在屋主人李華博士的身上，現在，我看可以放棄這一點了，何況李華博士，在前兩天已去了隣埠，去主持一個學術性的會議，現在還沒有回來。」

幾個高級警官又點着頭，王小鳳放下了竹棒，嘆了一聲，說道：「只不過這樣一來，我們的偵查工作，變得更困難了，死者是在甚麼地方被害的，完全沒有綫索，當然，我們仍然要感謝施先生提供的綫索。」

施達站了起來，也說了幾句客氣話。掛在牆上的兩張照片，被取了下來，幾個警官用放大鏡在詳細檢查兩張照片上的差別。

而施達和王小鳳離開了會議室。

他們在警局的門口分了手。

× × ×

一連兩天，施達都不斷向王小鳳詢問案子有甚麼進展，但都沒有結果，第三天，施達又被請到了警局，在王小鳳的辦公室中，還有一個衣着十分華貴，身形高大，雙目神光烱烱的中年男子，那中年男子的左頰上，還有着一道明顯的刀疤。

王小鳳在施達一進來，便替他介紹道：「施達，這位是著名的探險專家李華博士，也就是那間屋子的主人。」

施達和李華握着手，李華伸手在施達的肩頭上拍了兩下，表示得十分親熱，道：「王警官已對我說了一切經過。多謝你，不然，我要變成謀殺的嫌疑犯了。」

施達客氣地道：「其實，你也不必担心，案發的時候，你正在隣埠，又不在現場。」

李華大聲笑了起來，道：「那難說得很，警方會設想一切稀奇古怪的事，他們會設想，我溜回來，殺了人，然後再到隣埠去的。」

施達笑了起來，道：「李博士，你的屋子正在鬧市，你為什麼讓它空置着？」

李華攤了攤手，道：「正因為它在鬧市，所以不適宜我居住，我早已遷到了郊區，屋子一直空着，我又不善於經商，所以也沒有改建，由得它空置下來。想不到却有人將一個死人放到屋子中！」

王小鳳坐在辦公室，聽着李華和施達兩人交談。她聽得十分用心，而在她聽到了李華的話後，她突然皺了皺眉，像想到了甚麼。

王小鳳道：「你任由那屋子空着，甚至不看看它？」

李華博士搓着手，道：「有時我會去看看，也僱有一個人去打掃，但是已有很久沒有去了。」

「你僱什麼人打掃？」王小鳳忙問。

「就是屋子旁邊，大厦的看更人，石叔。」李華回答着：「他這人倒是很靠得住的，對不起，我還有很多事，我可以走了麼？」

「可以，」王小鳳點頭，可是她忽然又道：「再問你一個問題，李博士，你最近一次到那屋子中去，是在什麼時候，你記得麼？」

李華皺起了眉，道：「那很難說得出確切的日子來了！好像是……兩個月以前吧。」

王小鳳像是對李華的回答已經很滿意，說道：「謝謝你的合作，以後有了綫索，或者有麻煩你的地方，希望你別見怪才好。」

李華笑了笑，道：「不要緊，但是我這幾天就要離開，我已選了東非定居，這幢屋子，我也委託了房產經紀，代我出售的！」

王小鳳聽得李華那樣說法，略呆了一呆，也沒有再說什麼，李華轉過身，走出了王小鳳的辦公室，王小鳳一直望着門口，怔怔地像是正想什麼。

施達見王小鳳半晌不說話，他笑着，道：「這件案子變成無頭案了，你也可以輕鬆一下！」

王小鳳轉過頭來，瞪了他一眼，道：「你這是什麼話？變成毫無綫索的無頭案子了，怎麼反倒能輕鬆了，不過，這也不是無頭案，我已經有一點綫索了！」

施達大感興趣，連忙問道：「什麼綫索？」

王小鳳笑道：「你還敢不敢到那空屋子去？」

施達也笑了起來，道：「為什麼不敢，別說死人早已搬走了，就算死人還在，我也敢去！」

王小鳳沒有再說什麼，就和施達一起離去。

× × ×

施達又到了那間空屋中，這一次，和那一次來的時候，已大不相同了，他第一次來的時候，屋內一片漆黑，只有他一個人。

而這一次，所有的燈都亮着，樓上樓下，都大放光明，只不過所有窗子，仍然

被釘封着，而且，又明知在這屋子中，曾有過一件神秘兇殺案的死者，是以走了進去之後，總不免有點陰森之感。

那張椅子仍在，而且依然放在老地方。施達看到了那張椅子，想起繼自己之後，坐在那張椅子上的，就是一個中了毒箭之後死去的人，心中多少有點不自在。

空屋中有兩個警員留守着 施達在和他們搭訕着說着話，王小鳳就和一個五十上下的男人，一起走了進來，那男人不斷地道：「我一聽到這屋子有了死人，就不敢過來，也沒有人來問我，我倒不是想隱瞞的。」

王小鳳十分溫和地笑着，道：「我不是責怪你，我是問你，這屋子是不是一直由你打掃的。」

一聽得王小鳳那樣說，施達就知道，那人一定是李華博士口中的石叔了，石叔點着頭，道：「是的，我每隔三天，來打掃一次。」

王小鳳道：「可是從你一開始打掃，屋子就是空的，只有這一張椅子。」

石叔戰戰兢兢地道：「是。」

「除了打掃之外，你還做些什麼？」

「我沒有做什麼，什麼也沒有做！」

石叔搖着手，現出害怕的神色來。旁邊的一個警員，不禁笑了起來，說道：「你怕什麼，王警官又不是說你殺了人。」

石叔苦笑着，說不出話來，王小鳳向掛在梯口牆上的那掛鐘指了一指，道：「你不負責替這座鐘上鍊？」

石叔搖着頭，道：「我根本不會替鐘上鍊。」

王小鳳揮着手，道：「好了，我已經問完了，你管你去吧。」

石叔直到這時，臉上才算是有了一點笑容，他又向那椅子望了一眼，急急走出了這空屋子，王小鳳背負着雙手，來到了樓梯口，踏上了兩級樓梯，仰頭望着那掛鐘，施達來到了她的身邊，也不知道她注意那掛鐘是什麼意思，只是也抬起頭看着那掛鐘。

那鐘已經停了，顯然是因爲沒有人上鍊的原故，王小鳳看了片刻，忽然回過頭來，道：「施達，這樣的鐘，上一次鍊，大約可以行走多少時候？」

「嗯……大約四五天吧。」施達遲疑地回答。

王小鳳的雙眉蹙緊，道：「這就很奇怪了，李華已有兩個多月沒有來過，石叔雖然每隔三天來打掃一次，但是從來也不給鐘上鍊，那麼，爲什麼當你進來的時候，鐘是行走的呢？」

施達也聽得呆了一呆，脫口道：「是啊！」

王小鳳仍望着那掛鐘，看了一會，她轉身向一個警員，招了招手，那警員走了過來，王小鳳道：「和偵查科通一個電話，請他們派一位偵查指紋的人來。」

那警員答應着，走了出去，王小鳳仍然望着這座掛鐘，道：「照我的忖測，這座鐘上，一定一點指紋也沒有，早被抹去了！」

施達睜大眼睛，王小鳳緩緩地道：「這是一件處心積慮的謀殺案，兇手不知化了多少時間來佈置這件兇案，好使他逍遙法外。」

施達心中仍然不明白，道：「你意思是——」

王小鳳指着那鐘，道：「這鐘沒有人上鍊，是不會行走的，而上鍊的人，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使進這屋子來的人，知道他是什麼時候進來的。」

施達點頭道：「是，屋子門又沒有鎖着，街上的人一擠，就可以擠走來了。」

王小鳳道：「我想兇手原來的設計，正是那樣，他希望有多些人擠進來，但是他却想不到，到了大會巡行那日，所有的人，都向馬路中心擠，沒有人向後退，是以也沒有人擠進屋子來，只有你一個人，走進了這屋子，不過就算有你一個人，他的目的已達到了。」

施達的心中，更是疑惑，道：「有人進了屋子，那有什麼好處。」

王小鳳却忽然變了話題，道：「當晚你進來的時候，沒再到二樓，也沒有到其他的房間去看一看，只是在這個廳堂中，是不是！」

「當然是，我總不成亂闖一通。」

王小鳳道：「那就是了，我想，你進來的時候，屋子中一定還有兩個人在，一個是兇手，另一個是死者。」

施達吃了一驚，一時之間，講不出話來，只是望着王小鳳，王小鳳笑了一笑，道：「你還不明白麼？或者在你進來的時候，死者早就死了，兇手却在等着，等着有人進來，恰好你進來了！」

「他等我進來作什麼？」

王小鳳道：「他等你進來，好證明你進來的時候，那椅子上沒有死人，屋子是空的，那樣，等到再在屋子中發現屍體的時候，就可以進一步證明，那屍體是由外面搬進來了！」

施達也笑了起來，搖頭道：「不對，不對，我是進來之後，亮着了閃光燈，無意之間拍了一張照，才拍了那掛鐘，留下時間來的，兇手除非能未卜先知，不然，怎知道我一定會拍一張照，又有誰知道進來的人，一定會帶着攝影機？」

王小鳳呆了半晌，看她眉心打着結的樣子，施達也知道她在苦苦思索着，但是她究竟在想些什麼，施達却也無從知曉，過了好一會，王小鳳才道：「你的話很有理，看來我的推論站不住脚！」

她說到這裏，又向掛鐘望了一眼，施達忙道：「你原來的推論是什麼，不妨說來聽聽。」

王小鳳苦笑一下，道：「我是想，兇手特意留下了那一個時間證明，要證明死者死亡的時間，死者並不是在這屋中，那麼，自然是爲開脫和這屋子有關的人的一切關係，這是兇手的預謀！」

施達究竟不是一個蠢人，他嚇了一跳，說道：「小鳳，……你你是說李華博士，他是——」

王小鳳忙道：「不要亂說話。」

施達立時住了口，沒有再出聲，但是他也知道，照王小鳳的推論，發展下去，唯一的結果，就是推定李華是兇手，李華在這屋子中殺了人，又等到有人進來，等到進來的人離去之後，他才將死者放在椅

子上，案發之後，死者是什麼時候死的，自然驗得出來，到過空屋的人，自然也會和警方聯絡，那麼，就有充份的證明，證明屍體是從別的地方搬到空屋來的，李華雖是屋主人，也就一點關係也沒有了，何況事發的時候，他正在外地！

這正是目前發生的事實。

然而，王小鳳的推論卻有一點站不住腳，也就是施達剛才指出的那一點！

在施達和王小鳳兩人發怔間，偵查指紋的專家也來了，不到十分鐘，便證明了王小鳳的預見是正確的，那掛鐘上，一個指紋也沒有！

鐘上一個指紋也沒有，這便證明了王小鳳的推論，有人曾經仔細地抹去鐘上所有的指紋，普通人是不會化上一番工夫，將鐘上的指紋都抹去的，只有別有用心的人，才會如此。那麼，別有用心的人，自然就是兇手了。

看來王小鳳的推論，起點和結論，都十分近乎事實，只有一點站不住腳的，那就是施達指出的一點，如果一切全是兇手的安排，那麼，兇手沒有道理知道，這屋子來的人，會是一個持有閃光燈攝影機的人！

王小鳳一直不說話，只是低着頭，皺着眉，在屋子中，踱來踱去，施達則只是怔怔地望着她。

當施達的視綫，一直停留在王小鳳身上的時候，他不禁在想，像王小鳳那樣美麗的女孩子，實在是不應該去担當如此繁重的警務工作的，可是，事實上，王小鳳卻實實在在，又是一個極其出色的高級警官。

王小鳳來回踱了十分鐘，她才抬起頭來，向施達望了過去。施達一看到她的神情，便知道她一定已經想到了什麼重要的關鍵了。

他連忙向前走去，王小鳳壓低了聲音，道：「施達，警方知道李華博士，住在什麼地方。」

「那好呀！我們一起去找他。」施達忙說。

「不，我想由你一個人去找他。」

「我一個人去？」施達又驚又喜，「可是，我不是警務人員，去找他有什麼用呢？」

王小鳳揮着手，道：「正因爲你不是警務人員，所以去找他，他才不會疑心，他作了那麼精巧的安排，如果有警務人員去找他，他一定全神應付，不會露出任何破綻來的，然而你隨便找一個藉口見他，他卻不會提防我要你將你和他的對話，詳細記下來告訴我！」

施達一面聽着，一面點着頭，等到王小鳳講完，他才問道：「你認定他是兇手嗎？」

王小鳳抿着唇，點了點頭。

施達又呆立了片刻，才道：「好的，我去！」

王小鳳立時伸出手來，和他緊緊握了一握。

× × ×

李華住在郊外的一幢小洋房中，當施達由一個男僕帶領着，走進那幢房子時，施達有置身在非洲叢林中的感覺，客廳中樹立着兩根顏色鮮豔的圖騰，還有許多木頭的雕刻像，土人用的矛、盾、弓箭等東西，這一切，自然都是李華從各地遊歷中帶回來的。

施達並沒有等了多久，李華就從樓上走了下來，當施達抬頭望去的時候，他覺得李華那帶有疤痕的臉上，顯得十分陰森。可是，那卻是一瞥之間的印象，當李華走下樓梯的時候，他臉上帶着有禮貌的笑容。

他們兩人握手，李華道：「施先生，歡迎，歡迎，有什麼指教？」

施達在途中，早已想好了一個藉口，他立時就說道：「我是以一個攝影爲業的人，有許多人要求找一些蠻荒野人的圖片，李博士是這方面的專家，所以我希望李博士能提供我這方面的一些資料，來應付客戶。」

李華笑了起來，說道：「我有很多那樣的圖片，施先生的事務所在什麼地方？我叫我的助手，整理好了之後，再送來給你。」

施達聽得李華那樣說，心中不禁暗叫了一聲糟糕，因爲他只說了幾句話，根本沒有在李華那裏，探聽到什麼，他就無法再說下去了！

李華已經爽快地答應了他的要求，他自然不能再賴着不走，但是他到這裏來的目的，一點也未曾達到，他自然不想就此離去！

是以一時之間，氣氛變得十分尷尬起來，李華望着施達，在等他說話，可是施達卻又實在找不出什麼話來說，只好僵在那裏。幸而，那只不過是極短的時間，從樓梯上，又走下了一個身形矮小的中年人來。

那中年人一走下來，李華便指着他道：「施先生，這位是我的助手，勞天先生，你以後需要什麼資料，只管找他聯絡就是！」

施達只好站起身來，和那姓勞的握手，講了幾句寒暄的話，到這時候施達實在沒有理由再逗留下去了，他只好告辭，李華道：「我正在寫一份報告，不送了，勞先生，你送施先生出去。」

那位勞先生，陪着施達，一直到了門口，施達回頭望了望，不禁嘆了一口氣，他實在想不出，在見到王小鳳之後，怎樣向王小鳳交待才好！

他略停了一停，在勞天已轉身走回去的時候，他才突然說道：「勞先生，上次李博士到隣埠去演講，你是不是也一起去的！」

施達這句話也只不過隨便問一問，如果他問出勞天是和李華一起去的，那麼他多少可以在勞天的口中，了解一下李華的行止，是不是曾在大會日那天溜回來行兇殺人。

可是，施達的話才出口，就看到勞天的身子，陡地震了一震，他並沒有立即回答，過了好久，他才轉過身來，他臉上的神色，也很不自在。

他望着施達，施達在那時，只感到莫名其妙，自然也只好望着他，過了好一會，勞天才道：「施先生，你不是無原無故來找李博士的吧！」

施達還全然不知勞天這樣問是什麼意思，但是他的確不是無原無故來找李博士的，是以他又點了點頭。

他才一點頭，勞天的神情，突然變得異常緊張起來，他雙眼中的神色，也變得十分兇狠起來，只聽得他壓低了聲音，道：「你已認出我了？」

施達呆了一呆，他實在不知勞天那樣說是什麼意思，是以，他也不知怎樣回答才好。

而就在他一呆之間，勞天的手中，已多多了一樣很怪的東西，施達在一時之間，還認不出那究竟是什麼來，等到他定睛看去時，才看得見那是一支小小的弩弓，而右弩弓上，還扣着一支箭簇十分銳利的箭！

那支箭，和那空屋中的死者所中的箭，是一樣的！

施達只感到耳際「轟」地一聲響，他立時向後退出去，但是他只退出了一步，勞天便立時向前逼來，沉聲道：「你別動，這支箭是毒箭，中了之後，幾分鐘就死的。」

施達失聲叫道：「你是兇手！」

勞天兇狠地道：「你早已認出了，是不是？」

施達不禁苦笑了起來，道：「我從來也沒有見過你，你以為我在什麼地方見過你？」

「現在你再來說那些，已經是太遲了，那天，你進來的時候，我一直伏在樓梯口，閃光燈亮的時候，你難道未曾看清楚我？」

施達不斷地苦笑着，一個曾經犯過罪的人，心理狀態是很特別的，不論他在事前的佈置是多麼巧妙，但是在犯罪之後，他總會心虛，任何一個陌生人，向他望上一眼的話，就會以為那陌生人已經知道了他的秘密！

施達望着勞天手上的小弩弓，手心不禁涔涔地在冒着汗，那支弩弓上的毒箭，可以殺人，那是毫無疑問的了，他如果就那樣死在勞天的手中，可以說是冤枉之極了！

勞天的神色也很緊張，他四面看了一下，沉聲道：「轉身去，向前走！」

施達忙道：「你……你……想將我怎樣？」

勞天又道：「少廢話，我叫你向前走，貼着圍牆走，別出聲。」

施達在那樣的情形之下，絕沒有選擇的餘地。

他在轉身去之前，又向勞天手中的小弩弓看了一眼，勞天的手指，扳在機括上，只要他的手指稍一用力，那支毒箭，就會射出來！

施達只覺得自己的身子很僵硬，他慢慢地轉過身去，而就在他轉到一半時，槍聲突然響了！

槍聲自右側的一株大樹後傳來，槍聲一响，一支毒箭，就緊貼着施達的身子，掠了過去，勞天的右手，鮮血淋漓，他正向後退去。

在那一剎間，施達他呆住了，以致王小鳳是怎樣從樹上跳下來，奔到他身前的，他也不知道，他只看到勞天急急地向前奔去，而李華此時一把抓住了勞天，王小鳳也趕到了，立時在勞天的雙手上加上了手銬。

那一切，幾乎全只是幾秒鐘內的事，而給施達的印象最深的是，當勞天的雙手，被手銬銬住之後，他的臉色，白得像是塗了厚厚的一重粉一樣！

在王小鳳的辦公室中，王小鳳道：「施達，我的推論還是對的，只不過我却以為李華是兇手，未曾想到李華的助手勞天，對那空屋子一樣熟悉，一樣可以利用那空屋子來行兇！如果不是他心虛的話，他只怕可以逍遙法外了，他揀在大會巡遊的日子行兇，主要的目的，是尋求時間上的證明，以證明死人是先被人在外面弄死，然後再搬到空屋中的。」

「可是——」施達問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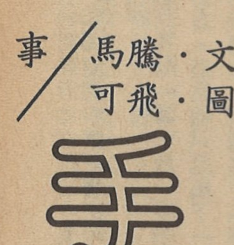
王小鳳立時打斷了他的話頭，道：「可是，他的佈置，臨時却發生一點小小的意外，空屋子客廳中的燈泡壞了，所以你不能着亮電燈，而他聽到有人進屋子，燈又不亮，所以才走下來察看，剛好在那時，你着亮了閃光燈，這是造成他心虛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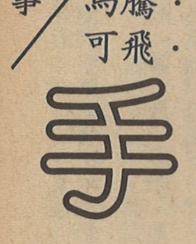
施達不禁笑了起來，因為當時，他根本沒有看到勞天，而且，他無意中攝下的相片中，也沒有勞天，勞天一定不懂得攝影，不然他就應該知道，他當時站立的角度，根本不在鏡頭範圍之內！

（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賈似道奸相有一個心腹師爺叫張幹，爲非作歹，專替賈似道出盡不少鬼主意，朝中公卿大臣都避而遠之，怕惹官非，因爲做盡壞事，江湖上的人亦不敢招惹，有些人暗中買殺手想將其擊殺，亦未能得手一日，他獨酌在後園中，被一個殺手叫聶橫山將之擊殺，這次是他惡貫滿盈，橫屍在院中了。而聶橫山亦遭到其用七爪天麻花粉迷倒，幸躲避及時，未被護院發覺，逃出莊院後，被賈似道的衞士余舟跟踪，雖然將余舟擊至重傷，自己亦受重傷，又遇奸相的爪牙圍攻一女子，怕自己受牽連將那些爪牙殲殺，自己受重傷被那少女救回家中……





手情（下）

事／馬騰·文　可飛·圖

感受情意　捨身報恩

杜娟這時再也壓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了，眼圈一紅，滿臉悲憤地切齒道：「聶兄，我與那奸賊有不共戴天之仇！昨晚三更時分，我偷偷潛入奸相府中，欲將那奸賊手刃，以報大仇，那知道奸相居住的那座內院不但防守嚴密，寢室附近更是防守得鐵桶也似，我才潛入那內院，立刻便被發覺，走到陷入了那些守衞的如潮水般的截擊圍堵，幾乎脫身不得，幾番硬闖，終於讓我衝到那奸相的寢室前，但馬上便被四名隱伏在奸相寢室外的高手圍截，那四個高手與院子內的那些衞士又自高明得多！甫交手，我便幾乎被那四個高手所擒，幸好我見機得快，馬上撒出一把梅花針，乘那四名高手閃避撥擋時，我馬上從身掠上了屋面，心知這一次不會得手的了，不敢再逞強硬闖，趕緊溜遁……可是，那三個傢伙却窮追不捨，一直追出城外，本來，我可以擺脫掉那三個傢伙的，我却不憤白走一趟，也恨那三個傢伙窮追不捨，怒恨交加之下，便不顧一切，欲殺他一兩個洩洩恨，那知——幸好誤打誤撞，就像鬼使神推一樣，那裏不好逃，偏就掠向你藏身的那處……」

說着，她臉上露出一片感激之色。

聶橫山聽着她的述說，一顆心又動了，臉上那股冷沉的神色隨之消散了不少，彎得有了表情。

「杜姑娘，憑妳一個孤身女子，胆敢獨闖虎穴，這一份胆色，實在教在下佩服！」這一番話，他是由衷之言。

杜娟瞥了他一眼，道：「聶兄過獎了。」一頓，不甘地道：「空有胆色又如何，還不是連那老賊的影兒也不見，却差點落在了他的手上。」

「姑娘與奸相賈似道到底有什麼血海深仇？令到姑娘不顧生死，獨闖虎穴，非要殺他不可了。」聶橫山話出口便後悔，因爲他記起了那個老人告誡過他的一句話：一個殺手千萬不可動好奇之心，否則，便會陷了入去，令到你不由自主地，管上了不該管的閒事。

杜娟那刹那臉上的神色更加悲憤，語聲也悲切起來。「聶兄，實不相瞞，我父乃是一名副安撫使，由於不肯依附奸相，並上表朝廷，力陳奸相攬權誤國，貽誤軍機，由是觸怒了奸相，先是將我父降職爲通判，再誣陷我父通金賣國，朝廷不辨皂白，下旨將我爹下在大理寺獄，奸相恐我父伸訴得白，於是暗使人縊殺我父，却說我父畏罪自殺，奏請朝廷下旨抄斬我全家，幸得我母早死，只得我這個女兒，而我在父親下獄時，便已得一個奶媽相携，躲匿起來，才不致遭到毒手。」

杜娟說到這裏，忍不住流下淚來。

聶橫山聽着，也不由感到憤慨，這從他緊握的雙拳可以看出來。

不過，他却盡量壓抑着自己的心情，只是淡淡地道：「杜姑娘，在下對妳的——遭遇，深表同情。」

杜娟凄然道：「聶兄，很多謝你——」神態凄楚動人。

聶橫山看着，再也壓抑不住，吶吶着道：「杜姑娘，那賈似道眞可惡，不但禍國殃民，而且殺害忠良，眞是該死！」

杜娟强抑悲切，感激地道：「聶兄，要不是你，我不但報不了仇，並且已落在那奸賊的手上。……」

「杜姑娘，快別這樣說了，在下不是說過，咱們扯平了麼？」聶橫山心中忽然生出一絲愧疚。

「聶兄，你……雙腿受傷，在那之前，……是否與什麼人動過手了！」杜娟舉袖拭去臉上的淚水。

「這——」聶橫山囁嚅着，支吾道：「杜姑娘，在下不錯是——與一個尋仇的



俠情短篇故

殺

仇家交過手——結果，兩敗俱傷，他負傷而逃，我也傷了雙腿——掙扎着走到那土堆後，便……」

「聶兄，令到你捲入了我與那奸相的恩怨漩渦中，我很感不安。」

聶橫山聽杜娟那樣說，心中大是感動，神色起了劇烈的變化。「杜姑娘，妳這麼說，在下倒是感到不安，妳還記得麼，昨晚那種情形，就算在下想置身事外，那三個傢伙也不會讓在下離開的。」

「聶兄……」杜娟一臉感激，眼波含情，下面的話不知怎的沒有說下去，一擰腰肢，走了出去。

但却在走出房外的刹那，驀地回眸一瞥。

那一瞥，就算是呆子，也看出所包含的盈盈情意。

聶橫山雖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接觸女孩子，但情與慾乃是與生俱來的，男女相悅之情，他又豈會感受不到，看不出來。

他的心中自不免起了一陣波瀾。

但他馬上便壓抑下去，因爲他又想起了那個老人告誡的話：一個殺手決不能動情。

他雖然已壓抑下那股情愛，但却苦惱起來，一時之間，他不知如何處置。

情之一事，莫非眞的牽惹不得。

× × ×

窗外夕陽如火，渲染得天邊的雲霞絢爛多彩，令到聶橫山不由興起一種「夕陽無限好」的感慨。

由是，他想起了杜娟。

一想到杜娟，他平復了的心潮又沒來由地紊亂起來。無論他怎樣壓抑，也平復不下來。

「這是怎麼了？」他暗自在心中自問：「莫非我已喜歡上她？」

但立刻他便掙扎着在心裏喊道：「不！不！師父說，做一個殺手，是不能動情的，我不能喜歡她！」

「但我却怎麼不能不想她？」他隨即又困惱地想着。「師父說，我只能夠做一個殺手，我到底要怎麼辦？」

不知怎的，他竟然叫出聲來。

「聶兄，你怎麼哪？」杜娟的語聲忽然在房中响起來，聽在聶橫山的耳中，恍似响了一個焦雷，震得他心頭劇跳了一下，差一點從床上跳了起來。

他慌忙扭轉頭望過去，原來杜娟捧來晚飯。

「杜——姑娘，沒有什麼，在下……一時胡言——亂說吧了——」他囁嚅着急忙加以掩飾。

「沒什麼就好，」杜娟將飯菜捧到那張木桌上放下來，瞟了聶橫山一眼：「我還以爲你身上的傷口發痛——你餓了吧，也是吃飯的時候了，要不要……」

不等杜娟說下去，聶橫山急急擺手說道：「杜姑娘，不用了，在下已可以坐起來，沒什麼大碍。」

他實在不敢也不好意思領受杜娟的服侍了。

但他心中深處，是想的。

杜娟笑笑。「聶兄，眞的沒什麼大碍了？」

聶橫山連聲道：「眞的！」說着便雙

手一撐，從床上坐起來，並伸腳下地。

杜娟忙勸阻他：「聶兄，不用下床了，就坐在床邊吃吧！」說着，將那張木桌移到床前。

聶橫山看到杜娟對他殷勤服侍，心潮又起，忙將之壓下，但口裏仍然說了聲：「杜姑娘，麻煩妳了。」

杜娟朝他嫣然一笑，親手捧起一碗米飯，遞到他的面前，聶橫山慌不迭伸手去接，同時口裏道：「杜姑娘，這……在下怎敢當……」那知道碗是接過了。但也碰觸到杜娟那雙柔滑的玉手，他可是恍似觸了電般，心弦震顫了一下，生出一種從未經歷過的異樣感覺，慌忙縮回手，臉上一陣發熱，目光急垂，不敢再看一眼杜娟。

杜娟在纖手與聶橫山的手相觸時，也是恍似一道電流自碰觸處傳入她的心底，帶起一陣震顫，不過她似乎比聶橫山要大方，雖然有點發臊但却眼波含情地瞥了聶橫山一眼，囁嚅着道：「聶兄，請用飯。」

聶橫山這才驚覺到，自己手上端着一碗米飯，聽杜娟那樣說，一時間臊得恨不得有一個地洞鑽下去，一張臉臊熱得有如火燒般，胡亂地撥了一口飯入口中，含含糊糊地道：「在下……吃，吃……」邊說，邊一個勁將米飯扒入口內。

杜娟看到他那種窘急的樣子，忍不住「噗嗤」一聲笑起來，但隨即便用手掩住咀巴。聶橫山耳聽杜娟「噗嗤」發笑，忽然停了手，頭一抬，傻傻地道：「杜……姑娘，妳笑什麼？」

杜娟掩咀的手放開來，一指道：「聶兄，你怎麼只管吃飯，不吃菜啊？」

這一說，聶橫山馬上又鬧了個大紅臉，慌不迭將頭垂下，吶吶連聲道：「我吃，我吃，我怎麼不吃！」

說着，又一個勁將米飯往口裏扒。

杜娟强忍住的笑意又被他引發了，「噗嗤」一聲，又笑出聲來。「聶兄，你怎麼就是忘了吃菜？」

聶橫山邊將口中的米飯咽下去，邊急急道：「在下這就吃……」伸筷往那兩碟菜餚挾去。

杜娟看似他那種發窘的樣子，知道她若是仍留在房內他是吃不順暢自然的了，當下抿抿咀道：「聶兄，你請慢慢吃，我還有些事要幹。」說着，瞥了仍不敢將頭抬起來的聶橫山一眼，轉身走了出去。

聶橫山直到杜娟的脚步聲在房外漸去漸遠，才敢抬起頭來，舒了口大氣，神態漸漸回復自然，慢慢吃起來。

杜娟走出房外，來到屋子前面的小院子，倚着院中的一棵棗樹兒想起心事來。

自從父親死後，那位奶媽也在半年前病故，就剩她孑然一身，如今她棲身的這座小院子，就是那位奶媽留下的。

一直以來，她從沒有想過男女之間的事，一心只想着怎樣才能手刃奸相賈似道，以報父仇。

如今，聶橫山的出現，闖入了她那片平靜的心湖，激起了一片漪瀾。

這也難怪她的，雖說她一直皆被仇恨佔據了整個心神，但每當夜闌人靜的時候，總會感到寂寞難耐的，畢竟，她已是年華雙十的少女了。

聶橫山那種男子氣概，還有那種戇傻的神態，都令到她芳心暗動，情懷萌生。

此刻，她的腦中幾乎被聶橫山的影子所塡塞滿了，但她的心情却頗爲矛盾，也頗亂。

那是因爲她不知說不說喜歡聶橫山。雖然，他對她有救命之恩，但她對他却一無所知，不知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可是，她從他出手救她，及剛才那種傻戇的窘態，却又顯出他不會是一個壞人，但自己一個女孩子家，對於終身大事，總要小心的啊。

這就是她感到矛盾的地方。

高曠的夜空中，閃燦的星星在眨着眼，銀盤般的月亮也彷似在張開了笑臉，吁口氣，杜娟抬起頭，掠一下鬢邊的髮絲，望着那一天燦亮的星月，心情也輕柔舒朗起來，滿腔的煩惱也隨之消散一空。

一刹那，她的思緒飛上了那星月閃燦的夜空中。

幻想，畢竟比現實美麗得多，也不用心煩意亂。

夜風寒涼，但此時她一點也不感覺到一絲寒意，因爲此刻她的神思已馳遊於星燦月亮的夜空中，在編織着她憧憬中的美夢。也不知過了多久，驀地，在她身後不遠處響起一聲輕咳。「杜姑娘，小心着了涼啊！」

杜娟悚然一驚，神思乍斷，扭頭一瞧，原來是聶橫山站在那裏，也不知什麼時候出來的！

「你——」杜娟臉上飛紅，幸好這時候是夜晚，月色雖然皎亮。但夜色仍然替她遮掩了，而她的心，不但蹦蹦亂跳，也烘烘地發熱。一時之間，她有點失措。

那是因爲她剛才編織的美夢，將聶橫山也織了進去，在那個美夢中，她與聶橫山手携手……是那樣兩情相悅……如今乍然發現，織進夢中的人就在身後不遠，怎不教她羞臊失措。

「聶兄，你怎麼下床走出來了？」她吸口氣，平復下那起伏的心潮，離開那棵樹，關切地走向聶橫山。

但當她看到聶橫山那冷沉的神態時，她不由冷了半截，脚步也慢下來。

她實在不相信，眼前的聶橫山，就是說出那句充滿了關切之情的人。

聶橫山此刻也很痛苦，心中一直在掙扎着，看到杜娟那張關切的臉上，忽然變得失落遲疑，他幾乎忍不住一撲上去，將杜娟摟在懷中。

但那位老人多年來的告誡，却形成了一塊千斤重的大磨盤般，壓在他的心頭上，將他那股衝動硬生生壓了下去！

他冷淡地道：「杜姑娘，明天一早，在下便離開，特來告知妳一聲。」

杜娟聽他那樣說，整個人呆住了，好一會，才掙扎着道：「聶兄，你身上的傷口還未……」

「不碍事的。」聶橫山打斷杜娟的說話，不帶一絲感情地道：「那一點傷在下還挺得住。多謝姑娘照料與好意。」

他口中這樣說，心中可是痛苦不已。

「你——」杜娟只說了一個字，忽然住了口，那是因爲她太失望傷心了，但她隨即便强抑着，上前道：「聶兄，待我扶妳回房吧。」

聶橫山急急道：「不！不！不！不敢有勞姑娘，在下可以走回去。」說着，便急急轉身，蹣跚地走回屋子內。

杜娟沒有動，就像僵木了一般，站着，看着聶橫山那舉步維艱的身影，她心中傷痛不已，才萌生的情愫，一下子便被那無情的話語摧毀了。

× × ×

翌日，杜娟强抑着深受創痛的心情，天才亮，便起來，弄好早飯，準備待聶橫山起來後，讓他吃了，好走路。

自從父親慘死，繼之奶娘又病故後，這連串的打擊，令到她堅强起來，她知道，要報仇，便必須堅强地活下去，否則，別說報仇，只怕她也會被那連串的打擊弄得再也不想活下去了。

對於昨天的打擊，昨晚雖然輾轉反側，但却想開了，天下間又不是只得他一個男子，幸好她情愫初萌，未至太深，經過這一夜，她的心情平復了很多，她雖然不免有點惱恨聶橫山（這是女兒家的心態），但畢竟他對自己有救命之恩，因此，她收拾心情，替他弄早飯。

聶橫山一早也起了床，但却怔怔地呆坐在床上，想着什麼。

其實，他只是爲不告而別還是向杜娟告別而躊躇不決，在起床前，他是想不辭而別的，那樣，可免去雙方的尷尬與痛苦，但他却狠不下心，心中有股强烈的願望，要再見杜娟一面，但又恐怕在見那一面時，他無法自制，那就……故此他一時間委決不下。

終於，他下了決心，大丈夫明來明去，向她辭別。

他馬上下床，往房外走去。

經過一夜之後，他的腿傷好了很多（也不知杜娟替他敷治的是什麼療傷靈藥），走起來，不再那麼蹣跚了。

他一頭才走出屋外，幾乎與杜娟撞個正着，他忙一閃身，本能地伸手去扶脚步急窒、因此打了個趔趄的杜娟。

原來杜娟恰好弄好了早飯，捧入屋子內，等他起床後吃了，好走路。

聶橫山伸出的手在快要扶上杜娟的手臂時，却忽然窒住了，隨即縮了回去，臉上露出尷尬的神色。「杜姑娘，差點撞着你，對不起。」語調是平板的，但他的心底，却多麼想接觸到杜娟的身體。

杜娟在聶橫山伸手欲扶她時，心中又驚又喜，平復的心情波瀾又起，但當聶橫山忽然窒住並縮回手時，她恍似被兜頭潑了一盆冷水，又像是被兜心刺了一刀般，像遭受了侮辱的憤怒塡塞了心頭，那張臉也刷地變得白了，她幾乎壓抑不住，向他嘶聲大叫：「聶橫山，你是怎麼了？難道我是蛇蝎，碰觸不得的麼？」

用力地咬了咬咀唇，總算壓抑下那股憤怒，胸脯急促地起伏了幾下，才澀聲道：「聶……請吃早飯。」

說着，偏身自聶橫山的身邊走入屋內，將那盛着早飯的木盤放在屋子當中的那張木桌上。

聶橫山遲疑了一下，轉身走了進去，直恨不得摑自己兩個耳光。

「吃吧。」杜娟沒有望聶橫山一眼，木然地說。「吃了好走路。」

聶橫山看一眼杜娟，欲言又止，默然坐下來，吃起來。

但他才吃了一口，便像省起了什麼般，不好意思地道：「杜姑娘……妳也請吃一些。」

杜娟仍然木無表情地道：「不用客氣，我已在灶下吃過了。」

聶橫山偈促地又吃起來。

吃完那一大碗米飯，他可是食不知味，僵凝的氣氛令到他一時開不了口，沉默了好一會，他才鼓起勇氣，吶吶地道：「杜姑娘，在下要告辭了。」

「請便。」杜娟站着沒有動，聲氣空洞，神色木然。

聶橫山看到杜娟那種樣子，心中很難受，幾乎忍不住衝口道：「杜姑娘，在下不走了！」但畢竟他還是沒有說出來，囁嚅着道：「杜姑娘……在下……在下想取回佩劍。」

杜娟沒有說話，默默地走出屋外，一會，手捧他那把利劍，走回來，一聲不响地放在桌子上。

聶森橫山伸手抓起來，遲疑了一會，猛地咬咬牙，朝杜娟抱拳道：「杜姑娘，在下告辭。」

杜娟這才木然瞥他一眼。「請便。」

聶橫山不敢再停留，也不敢再看杜娟一眼，朝杜娟拱拱手，便往屋外走去。

才走出門外，背後却忽然傳來杜娟的語聲：「諸留步，這是先父留下來的療傷靈藥，再敷治一次，你身上的傷也該好了。」隨着話聲，一個紙包扔到他的身前。

他連忙接住，心中一陣激動，不敢轉過身去，說道：「杜姑娘，多謝賜藥！」一頓，接又道：「杜姑娘，請聽在下一言，盡快離開這裏，以免被奸相的狗爪子找到來。」

話未說完，他已急步向外走去。

杜娟沒有說什麼，只是緊緊地抿着咀唇，眼中却有淚光湧現。

她是强抑着心情，才沒有讓眼淚流出來的。

驀地，竹籬外却有人陰聲道：「來不及了，咱們已找到來！」語聲未落，院門前人影一閃，兩名衞士裝束的漢子堵住了院門。

聶橫山聞聲霍然止步，目中精芒暴射，射在那兩個漢子的身上，同時，右手亦已搭在劍把上。

——語聲一起，他便知道自己走不了，在震驚的同時，他的心中竟也泛起了一絲喜意——又可以留下來與杜娟一起。

說到底，在他的心底深處，實是不願這麼快便離開的。

杜娟自然也聽到那陰惻惻的一聲說話，心中一驚的同時，身形一晃，閃出屋外，眼眸雖然也射向那兩個漢子，但暗中却留意屋後及兩側的情形。

× × ×

那兩個堵住院門口的漢子年約三十五六到四十左右，左邊的那個身形很横，有如一隻大螃蟹一樣，手上握着一把鋸齒大刀，右邊那個也是個大塊頭，粗眉大眼，臉色赭紅，手執一對熟銅鎚，少說點，合共起來，也有六十斤左右，能夠使用這麼重的兵器，其膂力一定頗驚人！

瞧他們那一身衞士裝束，不用說，也是官府中人了。

微吸口氣，聶橫山目光一凝，沉聲道：「兩位這是什麼意思？」

右邊那個赭紅臉膛的漢子嘿嘿冷笑兩聲，目光不離聶橫山的身上，厲聲道：「大胆兇徒，胆敢於昨夜刺殺了張大人，咱們是來拿你回相府治罪的！」

聶橫山聽得悚然一震，但他却神色不動地道：「閣下一派胡言，……」

「住口！」左邊那螃蟹般的漢子喝聲有如焦雷，幸好聶橫山與杜娟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內功也不弱。否則，準給他喝得心神散亂，大驚失色。「你這兇徒不正與余舟所描述的模樣一模一樣麼？咱們總算找到你了！」

聶橫山一聽，不由倒抽了口氣，他可是想不到，余舟在身受重傷之下，居然還能夠支撐到逃回相府，一頓之間，他可是「無話可說」了。

杜娟在乍看到那兩個傢伙時，以為是來找她的，因為他從那兩個漢子的衣服上，認出他們是奸相賈似道身邊的八大鐵衞之中的其中兩人，如今聽說竟然是來找聶橫山的，而聶橫山居然刺殺了賈似道的一名心腹爪牙——張幹，可說大出她意料之外，這麼說來，兩人可說是同仇敵愾了，撇開兒女之情，她說什麼也要插手的！

「大胆兇徒，既然讓咱們找上了，還不束手就縛？難道還想頑抗！」右邊那赭紅臉膛的漢子喝聲中兩個銅鎚互相一碰，發出「鏘」的一下撞擊聲。

聶橫山却不為所動，冷沉地說道：「這麼說來，那麼兩位乃是賈似道手下的爪牙了？」

左邊那漢子又一聲喝。「呔，相爺的名諱，也是你這該死的兇徒亂叫的麼！」喝聲中，便欲衝上去動手。

聶橫山也喝道：「且慢動手，我劍下從不殺無名之輩，且報上名來！」

他這樣說，是想先探悉對方的姓名來歷，能夠知道對方的底細，在動手時，那便心中有數。

那螃蟹般的漢子似乎是個火爆性子，聞言又是一聲吼喝，跳脚呼喝道：「該死的兇徒，胆敢說咱們是無名之輩？咱們乃賈相爺身前八大鐵衞之一，聽清楚了，咱叫雷橫！」

右邊那漢子一碰銅鎚，接口道：「咱大名霍巨山！」

聶橫山一聽兩人報上「大名」，心中可是微微震動了一下，吸口氣，暗自加强了戒備。

「一聲雷」雷橫，「神鎚無敵」霍巨山，在江湖上都不是無名之輩，名頭响噹噹，聶橫山是早聞大名，想不到，兩人竟然投靠了賈似道，成為奸相座下八大鐵衞之一，這可是他料想不到的。

「原來是兩位。」聶橫山雖然震驚不已，但神色一點變動也沒有。「兩位既然是來找我的。那麼，在下說不得只好與兩位周旋一下了：…」

「聶橫山，你胆敢頑抗？」「一聲雷」一擺手中鋸齒大刀，便要動手。

「慢着！」聶橫山疾聲喝道。隨即話聲一緩，擰身指指身後的杜娟，說道：「那位姑娘與我刺殺張幹之事無關，兩位可否放過她？」

杜娟一聽，大是感動，急聲道：「聶兄——」

一聲雷雷橫已瞪着那雙突眼，厲聲道：「不成！她既與你一道，焉知她是不是同犯，要知道刺殺張大人——朝廷命官，乃是抄家滅族的重罪，凡是與你稍有關連的人，都不能放過！」

「為虎作倀的狗爪子，本姑娘不但不會走，還要殺了你們！」杜娟憤恨地嬌叱道。

「大胆！竟敢辱罵咱們！」神鎚無敵霍巨山怒喝：「就憑你辱罵咱們，就是死罪一條！」

杜娟正想開口怒罵，霍巨山忽然陰惻惻地道：「老雷。妳瞧一下，這妞兒說不定就是前晚閃入相府，圖謀對相爺不利的那個女刺客了！」

一聲雷一聽，那雙溜圓微突的眼珠一凝，緊緊地盯着杜娟，重重地點頭道：「霍兄，有點像，將她拿下來，押回去，不怕她不招認！」

「老雷，那就別和他們再說費話了，咱們找了一日一夜，好不容易才在這裏找到他們，千萬不能讓他們溜了，這可是大功一件！」霍巨山說。隨即打了個唿哨。

「杜姑娘，請小心！」聶橫山就在霍巨山打唿哨的刹那，身形一動，疾撲過去，劍光疾閃，飛刺向霍巨山的心胸要害。

唿哨聲一起，自兩邊的院牆外，同時掠進兩名漢子來左右凌空撲擊杜娟！

那邊的一聲雷鋸齒大刀一揮，猛斬向聶橫山的腰背上。

聶橫山其實意不在霍巨山，而在一聲雷，就在霍巨山一擋一砸的刹那，劍勢微變。「叮」地一聲，劍尖刺在銅鎚上，同時間脚下疾點，整個人藉那一刺一點之力，飛彈起來，凌空一個橫翻，劍勢疾轉，橫斬向一刀斬空的一聲雷身上。

聶橫山這一着，不但大出霍巨山意料之外，也令到一聲雷大為意外！

一聲雷大驚之下，慌忙乘勢往前斜搶出去，以避過聶橫山那凌空的一劍！

但聶橫山是早已算計好了的，一聲雷却是驚詫之下。倉惶閃避，那裏避得過，只聽他大吼一聲，斜搶出去的身形一個餓狗搶屎，蹌仆在地上，自左肩背上到右腰脅上，被劃割出一道長長的血口來，鮮血標沁。

這還是他搶避得快。否則，那一劍不將他自左肩至右腰脅斬開兩截才怪！

也就在那刹那，「颯」然疾响聲中，霍巨山的左手銅鎚反手一盪，疾撞向聶橫山的雙腿膝！

聶橫山雙腿暴縮，左脚隨即猝然暴伸，點在那撞空的銅鎚上面，藉那一點之力，橫身飛撲向那邊與杜娟已動上手的那兩個漢子。

× × ×

杜娟應付的那兩個漢子使的是一式的長刀，刀法凌厲。甫交手便逼得杜娟只有招架閃避的份兒，根本無暇還擊！

但五六招後，杜娟已看出，那兩個漢子技止此矣，覷準一個機會，立刻展開還擊，兩三下快劍，便將兩個漢子迫退開去

，正欲下殺手，那知道兩個漢子招式倏變，刀勢閃縮不定，互相配合着，一味遊鬥，不與杜娟正面接觸，令到杜娟一時之間，奈何他們不得，與兩人呈膠着狀態，誰也奈何不了誰。

但杜娟却暗自着急不已，這樣子纒鬥下去，吃虧的肯定是自己，不說己方比對方人少，再說，體力也不如對方，最緊要的還是，對方找到他們，決不會只有這幾個人，必然是派出不少人手，四出搜尋的，萬一其餘的人手聞訊趕來，那時，在衆寡懸殊之下。——那就不堪想像了。

她雖然不怕死，但却不甘心父仇未報便喪命在這些狗爪子的手中。

可是，雖然她焦急不已，但就是奈何不了那兩個漢子，由於心急暴躁，有兩次幾乎爲對方兩人所乘，嚇得她出了一身冷汗，忙收攝心神，小心應付。

一聲雷的那聲慘吼，她聽在耳中，不由精神一振，她不用看，也知道聶橫山必是傷了對方，那自是感到振奮了。

纒着她的那兩個漢子却被一聲雷的那聲慘吼震得心神一慌，因而招式身形微亂，杜娟怎會錯過這個機會，左手一掌封開側面那個漢子的一招，身形一偏，斜欺入另一個漢子的空門，手中短劍直刺向那傢伙的胸脅要害！

那傢伙大驚失色，由於刀勢用老，迴力已自不及，只好慌忙暴退。

那知道聶橫山正好橫飛撲擊向他，待到他警覺，欲應變已無及，心胆俱喪之下，只能發出半聲惶怖的驚叫聲。便被聶橫山夌空一劍刺入他的背心上，一命嗚呼！

另一名漢子嚇得臉色大變，驚顫了一下，窒住了。

聶橫山夌空一個翻滾，一劍夌空斬向那個傢伙，同時口裏大喝一聲：「杜姑娘，快走！」

那傢伙驟見一道劍光飛斬下來，嚇得他亡魂皆冒，急忙舉刀封擋！

但「呼」地一下疾响，有一團黃芒比他還快，飛撞向空中的聶橫山！

聶橫山一眼瞥到，驚悚之下，疾忙撤劍沉身，往地上急墜落去。

那團黃芒「呼」地自他的頭上掠過，「轟」地一聲，撞在那棵有海碗粗細的棗樹幹上，「啪勒」聲中，倒折下來。

看清楚了，原來是霍巨山的一隻銅鎚撞倒！

而那一撞之勢道何等勁猛，若是聶橫山被撞上，不被撞扁才怪！

一聲嚎叫也就在這刹那响起！

那個漢子雖然避過了一劍斬開兩爿之厄，但仍然逃不過喪命之刼，慘嚎聲中，就在杜娟閃退抽回短劍時，軟倒在地上。

原來，杜娟乘那傢伙舉刀封架的刹那，身形旋撲向那傢伙，短劍隨勢一送，「噗」地插入了他的胸腹內！

這一連串兎起鶻落之間。聶橫山與杜娟二人接連殺傷了三人，那股聲勢，確是駭人！

就連唯一沒有受傷，胆量過人的霍巨山，也不由倒抽了一口寒氣。窒住了，慌忙收回那柄銅鎚！

原來，他那柄銅鎚是可以從鎚柄的中間飛脫出去的，當中以一條極細的鍊子連系着，只要按動鎚柄上的機簧，抖手一甩，銅鎚會脫柄甩射出去，再按動機簧，又會收轉回來，鎚頭嵌回柄上，收發自如。

那邊廂的一聲雷也掙扎着爬了起來，背上那一劍傷得好深，流出來的血，幾乎染紅了他背後的衣衫。

說起來，一聲雷與霍巨山也不是易與之輩，但聶橫山施展出來的身手，却比兩人厲害多了，否則，又怎能在「末」照面之間，便重傷了一聲雷！

懾於聶橫山的身手，霍、雷兩人不敢再莽動，成犄角之勢，瞪眼瞧着聶、杜兩人。

「杜姑娘，妳快走啊！」聶橫山見杜娟不走，又發急地催促她。

杜娟抿着咀，倔强地道：「我不走！」一頓接道：「咱們還是快些解決了那兩個狗爪子，否則，其餘的狗爪子聞訊趕來，那就糟了！」

說着，她身形一動，已撲向一聲雷。

杜娟這一着，決不是搶先揀便宜，而是他有自知之明，知道憑自己的身手，不足以對付霍巨山，眼前講求的是速戰速決，她只好「揀便宜」了。

聶橫山何嘗不知道，霍巨山等人必然還有其餘的同伙在附近搜尋，說不定已看到訊號，快趕到來了，杜娟一動，他已阻止不及，只好也猛撲向霍巨山，希望盡快解決兩人！

他身形才動，便張口「咳吐」一聲，一口涎沫飛吐向霍巨山的頭臉，同時間身形往下一撲，利劍揮斬向霍巨山的雙脚！

——他確是必需要速戰速決，剛才動手時，他是強忍着雙腿及左肩胛上的傷口創痛，傷口被牽動之下，痛得他在墜落在地上時，幾乎沒有氣力站立，疾吸了幾口氣，總算支撐住，但額上已沁出汗珠來，他在動手時，一直担心霍巨山兩人不知有沒有看出來。

這一次再動手，若是在五七招間，殺不了霍巨山，那麼，他就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後果不堪想像！

故此，他是勢必殺霍巨山！

霍巨山驟見聶橫山一口涎沫吐射過來，雖然吐在臉上，不會造成太大的損傷，但總是有點那個，怒喝一聲，左鎚一舉，擋在面前，右鎚正欲砸向聶橫山，聶橫山已撲身斬他雙脚，他只好急忙向後面跳躍開去，同時擋在面門前的左鎚一沉，撞擊向聶橫山的項背！

聶橫山一劍斬空，身形一個橫滾，恰好避過霍巨山的左鎚。

霍巨山身形斜躍，右鎚直砸向聶橫山的右手臂，企圖封壓住他的利劍，左鎚順勢一撇，疾撞向聶橫山的頸肩部位！

聶橫山却在這刹那猝然張口。「咳吐」一聲，又吐射出一口唾沫，激射向他的頭胸部位！

而他不知怎的，居然沒有閃避。

這豈不是自尋死路？

因爲他若是被砸撞中的話，那肯定會手斷頸折肩碎而亡，但他那一口唾沫，又怎能要得了霍巨山的命，至多只能令到霍巨山一陣劇痛吧了。

霍巨山自然不會錯過這個好機會，剛才他以銅鎚擋住了那一口唾沫，這一次，

自然不會放在心上，爲了能夠擊殺聶橫山，他是拚着被那口唾沫射中，受一點痛，弄汚了衣衫，也不計較了。

那知道他左右銅鎚快要撞砸上聶橫山的頸肩及右臂的刹那，那口唾沫巳濺射在他的頸胸上！

他立時頭一仰，張口發出一聲悶窒的叫聲，瞪突着一雙滿是詫異的眼珠，然後倒栽下去！

而他的喉頭，也湧突出鮮血來！

原來，聶橫山在那口唾沫中吐出了一顆「齒鏢」來。

那是聶橫山最後的一顆「齒鏢」。

——他的口中只有兩顆拔脫後，又嵌回去的「齒鏢」。

他先以一口唾沫，令到霍巨山以爲那只不過是一口唾沫，那便不會多加提防，然後，他又用絕對令到霍巨山有把握殺得了他，却不會受到多大損傷的有利情形，誘使霍巨山以爲能夠殺死他，而不將他吐出的那口「唾沫」加以躲避，……結果，對方便上了他的大當——被那顆齒鏢射中喉頭，當場喪命。

不過，霍巨山左手脫墜下地的銅鎚，也擦着聶橫山的右肩頭落在地上，痛得他幾乎無力握住那柄長劍。

幸好，他的左手及時一挪，總算沒有被那墜掉下來的另一柄銅鎚砸中。

猛吸一口氣，他從地上躍起來，但身形却是晃了一下，忙以劍點地，才站穩住身子。

吸口氣，他忙往杜娟那邊望過去，看到杜娟雖然奈何不了一聲雷，但却佔了上風，他才鬆了口氣，急忙深吸幾口氣，提聚氣勁，以協助杜娟盡速解決一聲雷。

剛才接連出手，他本來就受傷不輕，體力內勁只有平時七八成左右，他爲了一擊得手，提聚了六成功勁左右，故此這時他巳是力竭氣衰，功力損耗。

杜娟本來不是一聲雷的敵手，但由於一聲雷背上受傷頗重，因而影响了他的行動，刀勢不敢太猛太快，以免牽動了背上的傷口，因此，武功打了個折扣，而杜娟又不與他硬碰，只是繞着他游鬥，令到他窮於應付，因而能夠與他周旋，並佔了上風。

一聲雷空有一身本領，由於每一動，便會帶動傷口，加上血流不止，就這一會工夫，他巳感到有點頭暈氣喘，脚步浮動，要不是他內功有相當火候，只怕他不能支撐到現在。

當他聽到霍巨山發生那聲窒促的慘叫時，他也着了慌，眼角瞥到霍巨山倒地，他在驚恐之下，便起了脫身的念頭，驀地猛吸-口氣，奮起餘勇，「嗖嗖嗖」一連向杜娟砍出三刀。

杜娟使的是一把短劍，自然不敢硬拚——也拚不過，被逼得接連閃退開三步。

一聲雷跟着發出一聲吼喝，再斬出一刀！

那一刀之勢，威猛至極，杜娟更加不敢攖其鋒銳，急忙斜跳開去。

那知道一聲雷這一刀只是虛張聲勢，刀才斬出，便驀地往回一圈，身形乘勢橫竄出去，身形一長，便欲往側面院牆上縱掠上去。

但他的身形才縱掠起，一道駭電般的閃光自他的後背側一閃而至，「奪」地射入他的背側上，自左胸透出來，而他的人亦被撞得橫飛出去，然後重重地摔落在地上，死翹翹了。

那一劍乃是聶橫山脫手擲出的，而且，還是運起了本身僅全的內勁，疾擲出去的。

也因此他劍出手，人亦力脫而倒下。

杜娟才斜跳開去，便知道上了一聲雷的大當，正欲彈身撲掠過去，身形才縱起，便瞥到一道駭電般的閃光射入一聲雷的背側上，她一看便知道是聶橫山發出的（院子內，就只剩他們二個活人），眼看一聲雷倒斃地上，她忙沉身飄落地上，扭頭一望，口中發出一聲驚叫，飛撲過聶橫山那邊。

因爲聶橫山巳力脫倒地。

「聶兄，你怎麼了？」杜娟蹲下來，一把抄扶起聶橫山的上身，臉上那種關切之惶急之情，表露無遺。

——乍然之下，她還以爲聶橫山有什麼意外，在情急之下，她是再也無法掩飾得了心中那股情意。

「杜……姑娘……快走……他們的……人可……能巳……聞訊趕……來……」聶橫山微睜雙眼，氣衰力歇地吐出斷續低啞的語聲，眼中盡是焦急關切之意。

「聶兄，你……」杜娟看到聶橫山眼中流露出來的情意，她再也忍不住了，眼淚迸流出來。

「走……快走……」聶橫山噏動的咀唇忽然不動，雙眼一闔，昏了過去。

「聶兄，你醒醒，醒醒…」杜娟語聲帶笑地嘶叫着，她可是以爲聶橫山巳咽了氣，幸好她沒有因驚急傷痛而亂了手脚，弄昏了心神，伸手一探他的鼻息，還有一絲氣息，心神稍定，正不知是就地救醒聶橫山，還是先將他揹起來遁走，驀地，不遠處傳來了一聲急厲的嘯聲。

嘯聲入耳，她是心情震動了一下，也因此下了決定，馬上揹起聶橫山，自屋後那面遁掠而去。

× × ×

就在杜娟揹了聶橫山遁掠而去約盞茶時分，自院牆外接二連三地，掠入五條人影，一眼看到一聲雷等人的屍體，五人的臉色立變，其中一個精壯的中年人目中煞光一閃，疾聲道：「咱們來遲了！」語聲中，又是五條人影先後掠入院子中來，看他們的服飾，應該是一夥人。而他們的服飾，與死去的一聲雷四人是一樣的。

那五個後來的漢子看到地上的屍體，亦是臉色俱變。

「傅兄，這是怎麼回事？」後來的五人中，一個鷂眼灰黃臉膛的漢子朝那個精壯中年人發問。

「伍兄，我也是剛趕到，」精壯漢子雙眉微攏。「雷兄他們一定是發現了點子，但却……」

「傅兄，咱們怎樣？」那個鷂眼被稱爲伍兄的漢子問。

「當然是追？」姓傅的精壯漢子決斷地道：「咱們可是聞訊便即趕來，看雷兄他們的死狀，肯定經過一番劇鬥，剛死不久，點子肯定走不遠，無論如何，也要追

到他們！」

一個漢子正從一聲雷的身邊站起來，垂手道：「傅頭兒、伍頭兒，雷頭兒的屍身還有餘溫，點子可能剛走不久。」

「傅兄，那咱們分頭追！」姓伍的漢子擺手招呼他的手下。

姓傅的一聲：「好！」手一招，與他四名手下掠向屋後，朝那面追了下去。

那姓伍的漢子也一聲：「走！」從左邊院牆外掠去了。

剎時之間，那座小院之中，只剩下那四具屍體。

× × ×

「聶兄，你終於醒了！」杜娟將抵在聶橫山背心大穴上的右掌放下來，與奮地低叫一聲，滿上却滿是疲態。

聶橫山確是醒過來了，顫動的眼皮猛一睜，張開眼來，有點茫然地四顧一眼。

「這……是什麼……地方？」

杜娟轉到他的面前，柔聲道：「聶兄，咱們在一個山洞中，你放心，那些狗爪子找不到來的。」

聶橫山的目光一轉，落在杜娟的臉上，定定地看了她好一會，直看得她心頭鹿跳，但她却沒有將目光避開，或是將頭垂下來，倒是聶橫山忽然目光一閃，移了開去，道：「杜姑娘，是妳揹着在下來到這裏的？」

杜娟在聶橫山移開目光的刹那，心中一陣黯然，但她馬上便又開朗了，溫聲道：「是啊。」

她之所以馬上釋然，仍是她已看出，聶橫山那種冷漠的神態，是裝出來的，實則，他對她也有情意的，這從一聲雷等人一現身，他便要她先走，接着動上了手，他又叫她快走，甚至在昏暈過去的剎那，也不忘叫她快走，而且眼中情意盡顯，要是他對她無情無意，怎會如此關切。

只是，不知什麼原因，令到他對她硬是要將心中的情意收藏起來，她在將聶橫山揹到這個山洞來的路上，心中便拿定主意，一定要弄清楚。

雖然只是相處了短暫的一日一夜，但她却覺得他不會是個壞人，雖然出手很辣——一出手便欲置人於死地，對她神態舉止也有點怪，但却傻戇得教人發笑（在男女之情上），也逗人喜歡，還有那教人動心的男子氣概，她是深深地喜歡上他了。

男女之情，有時候是很奇妙，也不可理喻的，大概，那是緣吧。

「杜姑娘，辛苦妳了。」聶橫山心中在煎熬着，臉上也露出一絲痛苦的表情。

杜娟抿抿咀道：「聶兄，快不要這樣說，若沒有你，只怕我早已落在那些狗爪子的手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父仇不能報了！」

一頓，她關切地道：「聶兄，你身體虛弱得很，別說話了，躺下來養息一會吧，待我出去找些吃的回來。」

說着，不由分說，扶聶橫山躺在鋪了一些枯草的地上，朝他露齒一笑，便起身向洞口那邊走去。

聶橫山在杜娟露齒一笑的刹那，只覺那一笑美極了，心中一陣舒暢，一股衝動湧起，幾乎忍不住伸手執住杜娟的雙手。

杜娟走出山洞後，聶橫山的腦海中，滿是杜娟的那張笑靨，慢慢的，他進入一個美妙的夢境中。

× × ×

一覺醒來，洞中黑暗得幾乎不能辨物，他的心中忽然生出一股恐懼之意來——那是不見杜娟所引起的恐懼，他不由自主地張口呼叫起來：「杜姑娘——」那語聲更加顯露出他心底的那種惶急慌恐之情。

「聶兄，我在這裏，你醒來了麼？」就在洞口那邊，响起杜娟那悅耳的語聲，接人影晃動，向他走來。

他馬上便從那晃動的人影，認出那是杜娟，不自禁心中一寬舒出一口長氣來。

杜娟大概是聽到了他的舒氣聲，關切地問道：「聶兄，你沒有……什麼吧？」

聶橫山心頭一悚，慌忙掩飾道：「杜姑娘，在下覺得很好……」

「那你一定肚子餓了。」杜娟已走到聶橫山的身前，蹲下來，那雙眼睛亮閃閃的，有如天上的兩顆星星，伸手將一些東西遞到聶橫山的眼前。「吃一些菓子充飢吧。」

聶橫山遲疑了一下才伸手去接，碰觸到杜娟的手他慌忙縮回，却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美妙感覺，心頭大跳起來，幸好黑暗中，雖然這麼近，却只能依稀看到對方的臉面輪廓，他才不至於那麼尷尬，他倒希望一直這樣，那起碼不用那樣侷促。

將菓子接在手中，他也不管是什麼菓子——只要是杜娟拿給他的都是美味好吃的，大口大口地便吃起來，覺得甜美可口，眨眼間，便將五六個菓子吃光。

「聶兄，你一定還未吃飽，可惜……我只採到這幾個菓子……」杜娟有點不安地說道。

聶橫山在黑暗中，不用怕杜娟從他的神態看出他的心意來了，那就不用硬是裝出冷漠的表情了，他聽杜娟那樣說，忙搖手道：「不，杜姑娘，我吃了那幾個菓子，不餓了！」

杜娟若是看到聶橫山此刻臉上的神態，那一定會欣喜不已的。

「聶兄，明早我出去打些山鷄什麼的給你吃，你耗損了那麼多氣力，一定要吃些補養的東西，那才能盡快恢復過來。」杜娟說着停了一下，接又自責地道：「都是我不好，忘了帶些乾糧，聶兄，幸好我隨手從一聲雷的手上，抽回你那柄劍。」

「杜姑娘，別好自責，在那種情形下，換轉是在下，也不會顧着到灶下去拿乾糧。倒是多謝你替在下拿回那把劍。」

一頓，微微有點感喟地道：「說起來，在下那柄劍也不是什麼神兵寶刃，只是一把尋常的利劍，掉了也就算了，不過，那把劍在下倒是使慣了，很稱手，丟了未免可惜，換一把，只怕沒有那麼稱手，用慣了的東西，總是比較稱心合意的！」

杜娟在黑暗中幽幽地道：「原來聶兄亦是個念舊的入。」

聶橫山一聽，知道自己剛才那句說話，感情流露，被杜娟聽出來，心中一急，正想說什麼，只聽杜娟已說道：「聶兄，聽那些狗爪子說，你在那一晚刺殺了虎倀張幹，我聽了真痛快！聶兄，你為什麼要殺他？」

聶橫山沒有即時答她，默然坐在黑暗

中，杜娟却開口道：「聶兄，我不過隨便問問，要是你不方便說，就當我沒有說過算了。」

聶橫山雖然看不到杜娟臉上的神態，但却聽出她話語中的些微失望與落寞，心頭一熱，咬咬牙道：「杜姑娘，在下是受僱去殺張幹的！」

杜娟乃出身官宦之家，雖然習得一身武功，但却從未在江湖上走動過，對於江湖上的事情，所知甚少，她聽說聶橫山是受僱殺死張幹的，自不免感到驚愕，但却不大明白聶橫山的眞正身份。

「聶兄，……那你……是……」

「在下實對你說，在下乃是一名專門替人殺人的殺手！」聶橫山坦白地將他的身份說出來。「每殺一個人，便收取一定的酬勞！」

「啊！」杜娟終於聽明白了，那可是大出她想像。

「杜姑娘，妳如今知道了我是一個怎樣的人，妳一定鄙視在下吧？」聶橫山語氣中流露出一絲自卑。

杜娟却忽然大聲道：「不！你雖然是一名殺手，但我知道你不是那種冷酷無情，只知爲錢殺人的殺手，你不是那種人，要不，你也不會冒死救我！」

聶橫山聽杜娟那樣說，心中一陣激動，從來，他看到那些人一聽到殺手這個名稱時，總是露出恐懼、鄙視，不屑的神情，也因此，對自己有一份自卑感，這也是他一向不願向別人表露身份的原因之一，他對杜娟說出來是鼓起勇氣才說出來的。

「杜姑娘，妳眞的不會鄙視在下？」

杜娟那雙眼眸在黑暗中特別明亮。「我說的是眞心話！」

「杜姑娘，妳眞好！」聶橫山壓抑不住，衝口而出！

杜娟一聽，可是比喝了蜜糖水還甜，怯怯地道：「聶兄，我眞的很好？」

「眞的！」聶橫山衝口而出，但才說出口，他便驚覺到，自己這句話，將自己心底的意思都說出來了，他可是慌窘發臊得急忙將頭垂下來，以免被杜娟看到他此刻的表情。

他却不知道，在黑暗中，杜娟是根本看到他的神色的。

而且，杜娟被他那句：「眞的」話說得恍似喝了一大杯醇醪般，暈陶陶的，也喜不自勝，根本就沒有留意到他的窘急發臊的神態。

一時之間，山洞內因了兩人的默然而靜了下來。

這時候，兩人實在是不需要再說話了，那樣可以在默然中，細細地領略回味那種教人心漾神馳的異樣感覺，同時，亦深深感受那份教人陶醉的情意。

× × ×

「杜姑娘，咱們還是離開這裏吧，在下的身上的傷已差不多痊癒了。」聶橫山這一日忽然對杜娟說。

他們躲在這山洞內，不覺已有六日。

經過六日的療治，聶橫山身上及腿上的傷，確是沒有什麼大碍了，精神體力也恢復過來。

自然，這都是杜娟精心照顧的結果。

而杜娟腿上的傷也早已好了。

在這幾日中，兩人在這山洞中過得很快樂，那是因爲彼此已表露了自己的心意，在兩情相悅的情形下，就算是再苦的日子，也會覺得甜蜜蜜的。

而聶橫山也拋開了那位老人對他所加的桎梏——告誡，因此，這幾天可說是他活得最開心快樂的日子。

兩人雖然相悅，郎情妾意，並且侷處於山洞之內，却未及於亂，這令到杜娟更加對聶橫山傾心、敬重。

她眞願意就此長居山洞，不再涉足外面的世界。

「爲什麼？」杜娟衝口而出，話出口，她便知道問得太冒失了。

「你看一下。」聶橫山指一下身上的衣衫，苦笑道：「這身衣衫已夠破爛了，再這麼住下去，豈不成了山中野人？」

被聶橫山這一說，杜娟這才發現，不但聶橫山身上那套衣衫又破又髒，就是自己身上的衣衫，也是髒得可以，並且馬上感到身上怪不舒服的。

事實上，他們就只有身上的那套衣衫，在逃走時，她在匆忙之下，什麼也沒有帶走，而兩人由於男女有別，只能在晚上到附近的山溪洗臉洗手，都不方便將身上的衣衫脫下來洗濯，以免赤身露體相對，這麼多天下來，那身衣衫不髒才怪。

「但……我恐怕會在路上遇到那些狗爪子。」杜娟担心地說，實則，她仍不想離開，生怕一到外面，聶橫山又改變對她的態度。

「這……」聶橫山窒了一下，才說道：「但咱們總不能長久窩在這裏的啊，那太委屈妳了，……」

杜娟聽得心中一熱，幾乎忍不住撲入聶橫山的懷中，衝動地道：「聶……只要與你在一起，我什麼也不在乎！」

聶橫山聽得神情激動，但他吸了口氣，壓抑着道：「杜姑娘，這種地方怎能長久待下去，再說別以爲這幾天安然無事，他們便永不會找到來，在下有一種預感，他們遲早也會找到來的，所以，咱們必須離開，到一個他們意想不到的地方，白天若是怕會遇上那些狗爪子，咱們可以今晚離開，好麼？」

杜娟不由點頭道：「你怎麼說，便怎麼做吧。」那說話的神態，活像是一個柔順的妻子在對丈夫的說話無條件地依從。

聶橫山看着聽着，生出一股將她緊摟入懷中，呵之護之的衝動，但他沒有那樣做，他理智地將那股衝動抑下去。

但他仍然忍不住伸手執住了杜娟的雙手。「妳爲什麼對我那麼好？」他喃喃地問。

相處了這麼多天，兩人雖然相悅，但還是第一次這麼「親熱」和「肌膚」相觸，杜娟嬌軀一顫，不克自持地，軟倒入聶橫山的懷中，夢囈般細語道：「我喜歡你，我實在太喜歡你了……」

聶橫山沒有摟着杜娟，只是執着她的手，兩人都沒有再說話，都在默默地感受那種令人迷醉的溫馨，無言的情意。

但聶橫山却在心中呼喊了一聲：「我要不是個殺手，多好！」

這也是他始終不敢再對杜娟有進一步表示的原因。

× × ×

今晚不知怎的，從黃昏時分起，風便一陣急過一陣，天上的雲也奔馬般一團接着一團地掠過，到了晚上，風更急，在沉靜的黑夜中，呼嘯有聲，天上雖然有星有月，但却大半時候被簇擁的浮雲遮掩着，時明時黯。

在走出山洞時，杜娟有一種依依不捨的感覺，留戀地扭頭瞥望了最後一眼。

陡地，她的心中生出一種莫名的懼意來，令到她不由自主地抖顫了一下，隨即，湧上了一絲不祥的感覺。

聶橫山已一步走出洞外，那刹那，杜娟眞想朝聶橫山大叫：「不要走，咱們就留在這裏，直到死，也不分離！」

但她沒有叫出來，她不想令到聶橫山吃驚，也不想有違他的意願。

她默然走出了山洞。

一陣急勁的寒風吹來，她忍不住打了個寒顫。

「凍麼？」聶橫山看到了，忙執住了她的手，將她拉到自己的身邊。「妳的手怎麼這樣凍？」

杜娟將身子倚靠在聶橫山的身上，立時覺得一陣溫暖，微仰頭，苦澀地笑笑道：「沒有什麼，只是乍被寒風一吹，有點寒意吧了，咱們走吧。」

聶橫山深看了杜娟一眼，點點頭道：「好，小心一點。」

沒有放開執着杜娟的手，拉着她，往前走去。

杜娟跟着走，只覺心中一陣踏實。

走了幾步，杜娟忍不住問道：「橫山，咱們到什麼地方去？」

聶橫山脚步不停。「臨安。」

「臨安？」杜娟驚愕地停下脚步，看着被牽得不由亦停下來的聶橫山。

「不錯！」聶橫山平靜地道。「那是最安全的，他們發夢也料不到。咱們會藏在臨安城中。」

杜娟聽着，不由點了一下頭。

「走吧。」聶橫山拉着杜娟又往前走。「師父教導我，有時候，最危險的地方，往往亦是最安全的地方，又說，若要不被追尋的人找到，便要往出乎那追尋你的人意料之外的地方去，那就可以擺脫追踪，妳明白麼？」

杜娟似懂非懂地點頭嗯了一聲。

「那妳不反對到臨安了吧？」聶橫山看一眼杜娟。

「無論你去那裏，就算是再危險的地方，我也跟你去。」杜娟語氣平靜，但却情眞意切。

聶橫山不由緊緊地執住了杜娟的手，却在心中嘆了口氣，道：「妳爲什麼要喜歡我？」

× × ×

臨安城乃南宋偏安一隅的國都，加上本就是江南富裕繁盛的地方，那自然異常繁華熱鬧了。

聶橫山與杜娟已到臨安兩天，依了聶橫山的主意，他們借住於城北頭的萬福寺內。

當然，他們少不免奉獻了一筆香油——白銀五十兩。

也因此，寺中那位知客僧安排他們住在寺內後面的一座小偏院內的客舍中。

那偏院很小，只有三數間客舍，却很雅潔，據說，那是用來招呼城內那些達官貴人的家眷的。

而聶橫山在借住時，自然也編了一套令那位知客僧不會起疑的說話。

兩人對那小偏院的雅靜，頗爲滿意。

而兩人的打扮，亦改變了，打扮成一雙富家兄弟模樣，那些寺僧在此繁華地，自不免沾了點塵俗氣，對於富貴人家，自然巴結奉承。

自從住進萬福寺後，這兩天聶橫山都出外走動，留下杜娟一個人，杜娟幾次欲問他外出幹些什麼，但都沒有問出口。

她雖然未爲人妻，但却幼承母訓，知道做子女的，切忌多言，愛管男人的事，所以，她一直忍住。

她等聶橫山向她說。

因爲，她知道，一個男人做的事，他不願向妻子（或是女人）說時，你問他，他不但不會說，還會感到厭煩，但他若願說，你不問，他也會自動告訴你。

這亦是她的娘親在幼時告訴她的。

直到第三天晚上，在吃過晚飯後，聶橫山在小偏院內走了一匝，確定沒有別的什麼人後，才走回屋子內，對杜娟說道：「妳是不是仍然很想刺殺賈似道，爲父報仇？」

杜娟被他這沒頭沒腦的一問，弄得怔愣了一下，隨即用力地點點頭。「父仇不共戴天，而且，那奸賊禍國殃民，正是人人得而誅之，我不殺他，誓不甘休！」

「妳自信有本事殺得了他麼？」聶橫山沉肅地看着杜娟。

「沒有。」杜娟咬着咀唇，神色堅毅地道：「不過，就算上刀山下油鍋，我也要刺殺他！」

「那妳若是失手被殺，豈不是永遠報不了大仇，含恨九泉？」聶橫山的臉上露出不以爲然的神色。

「這——」杜娟吸口氣，愕然不已，頹然道：「我可沒有想到這些。」

「還有，奸相這時候權傾朝野，炙手可熱，甚得當今寵信，就算你殺得了他，却必然朝野震動，妳亦成了一名被緝捕的要犯，只怕那時妳要亡命天涯，而天下之大，也沒有你立足之地！」

「只要能夠殺得了那奸賊，縱千刀萬剮，我也不怕！」杜娟瞪目咬牙，一副堅毅不拔的模樣。

「能夠殺得了那奸相，自是縱死不懼！」聶橫山沉聲道：「但問題是，你有多少成把握殺得了那奸相，還有，若是殺不了，却身先死，那豈不是旣報不了父仇，還含恨九泉麼？」

杜娟可說是一成把握也沒有，所以，她緊閉着嘴巴。

「一成把握也沒有，是不是？」

「難道沒有把握，我便不報父仇？」杜娟激動起來。

「殊！小聲點，提防被人聽到。」聶橫山以指按唇，語聲也低沉起來。「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我怎樣做才是？」杜娟困惱地問道。

「請殺手！」聶橫山沉聲道。

「請殺手?」杜娟驚詫地喃喃一聲。

「對!」聶橫山認眞地道:「妳只要出錢僱請殺手,對方是不理會妳要殺什麼人的,只要價錢合理,什麼人他們也殺,而一個殺不了,妳可以再僱請另一個,直到有一個殺死那奸相,妳不是可以報了大仇麼?江湖上,有不少人就是用這種方法去報仇的!」

一頓,接又道:「而且,妳不用去冒凶險,只要妳一日仍然活着,妳便仍有機會報仇,那就不怕報不了大仇,是麼?」

杜娟聽着,不由自主地點點頭。「這確是一個好辦法。」

但她隨即便又搖頭道:「不成,我對江湖上的門道一竅不通,根本不知道怎樣可以僱請到殺手,再說,我也沒有那麼多錢!」

「妳忘了,我就是一個殺手麼?」聶橫山挺挺胸道。

「你——」杜娟叫了一聲,忽然間,她什麼也明白了。聶橫山說了那麼些話,最終的目的,就是要「毛遂自荐」,替她去殺奸相賈似道。

「不,你不能去!」杜娟惶急地道。

「爲什麼?」聶橫山忽然冷淡地道:「我是一個殺手,我自願接下妳這單生意,妳應感到高興才是!」

一頓又道:「還有,我要的價錢不高,妳絕對出得起——只要一両銀子!」

「橫山,你爲什麼要這樣?」杜娟悲苦地道。

「因爲我是一個殺手!」聶橫山有點蒼涼地道。「旣然是一個殺手,那便只有計價殺人,替人賣命!」

「不!」杜娟嘶啞地叫道:「你可以不做殺手,我也不再報仇,咱們可以找個地方,一塊過活的啊!」

「那只是夢想!」聶橫山冷漠地道:「我旣已與那些狗爪子亮了相,他們又知道了我的身份姓名,那麼,無論我走到那裏,他們也不會放過我,那奸相爲了除去心腹大患,若是不能從我的身上,追查出主使我的人來,他是絕不會甘心的,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殺了他!」

「那我也跟你一起去!」杜娟決然道:「我也跟那些狗爪子照過面,他們不是也說過,不會放過我的麼?」

「但他們不知你是誰!」聶橫山搖頭道:「只要你隱居起來,他們便找不到妳的!」

「那你也可以隱匿起來,改名換姓啊!」杜娟接口道。

「不成!」聶橫山道:「我有名有姓,而且又在江湖上混,他們有辦法查出來的,再說,我除了殺人之外,什麼謀生的本領也不會!」

「你可以從頭學的啊!」杜娟啞聲叫道。

「妳別再說了。」聶橫山道:「我已決定接下你這單買賣!」

「你不是喜歡我的麼?你忍心讓我一個人孤零零地,活在這個世上麼?」杜娟悲苦地道,眼中淌下淚來。

「我從今晚起,已不喜歡妳,我只是一個爲錢殺人的殺手。」聶橫山冷漠地說,臉上一片木然,但他的眼中,却隱現着痛苦之色。

「你——」杜娟忽然止淚,咬牙道:「我還未付你銀子,我不僱你!」

「妳忘了,妳已付了我訂金。」聶橫山冷聲道:「昨天,你曾給了我一塊約半両重的碎銀,妳忘了麼?」

杜娟心中一陣撕裂般痛,控制不住自己地道:「不,不!那只是我給你買些零碎物品回來的!」

「不管你怎麼說,那就是訂金!」聶橫山說完,忽然轉道向屋外走去。

「橫山,你爲什麼要這樣做,我知道你喜歡我的,你別走,別走啊!」杜娟哭叫着,撲了出去。

聶橫山忽然轉過身來,一把摟住了杜娟,憐惜地道:「別哭,我不走,我與你不分開……」

「眞的麼?」杜娟抽泣着問。

「眞的!」聶橫山的心中却又一陣絞痛。

「你答應我,下去殺那奸賊了?」杜娟緊緊地抓住聶橫山,生怕他會走了。

「我答應你。」聶橫山說着,摟着杜娟,走回屋內。「我一直陪着妳。」

杜娟緊緊地偎在聶橫山的懷中,就像一頭溫馴的貓兒般。

聶橫山亦緊緊地摟住杜娟,並且輕輕地撫摩着她的一頭秀髮。

也不知過了多久,杜娟終於在他的懷中睡着了。

聶橫山仍然摟着她,足足過了一個更次,才輕輕地將她放落床上,定定地瞧着杜娟那滿是淚痕,但却綻出一絲恬靜笑意的俏臉,心潮一陣翻湧,久久,他俯下臉,在她帶淚的臉上輕輕地親了一下,然後,毅然離開床邊,走到桌子前,找來紙筆墨,在紙上疾書了幾行字,再在懷中掏出一叠摺叠好的銀票,放在桌上,以墨硯將那張紙與銀票壓着,然後,再扭頭深深地注視了床上的杜娟一眼,躡手躡足地,走了出去,將門帶上。

× × ×

賈府座落在城南那片大宅子中。

那一片大宅子,都是朝中公卿大臣的第宅,而賈府是那片大宅子中,佔地最廣,最具氣派的一座府邸!

五更三點,乃文武百官上朝面聖議事的時刻,故此,自四更天起,這一片府宅便燈光火亮,那些公卿大臣,忙着準時上朝。

賈似道權傾朝野,氣焰薰天,雖然位極人臣,一樣也要摸黑起床,打點上朝。

不過,他照例是最後一個到朝房的。

那樣,百官便要在朝房中恭候他的大駕,那才顯出他的氣派來。

那片府邸中,陸續有轎馬隨從走出來,一撥撥地,打道上朝。

終於,賈府中也有一頂八人抬的大轎子在從衞的呼擁下,抬了出來。

而這時,那片宅第之中,大多已回復烏燈黑火的沉靜中,也就是說,這位權傾朝野的賈相爺,是最後打道上朝的。

從相府往朝房,必須經過一條石板大街,大街的兩旁,都是店舖民房,這個時候,照例是冷清清的,闃無人影。

聶橫山這時就匿在那條石板大街盡頭

處，距街口約丈許遠的一根旗杆上，而那裏是一片大空地，但在天亮後，這裏可就熱鬧了，擠滿了人。

在白天，那裏是一片肉菜市場。

聶橫山這兩天往外跑，甚至在半夜時分也偷偷溜出來（杜娟一直不知道），就是要查察奸相每天上朝下朝所走的路途，以便決定在什麼地方下手伏擊賈似道最為有利。

結果，經過兩日的探查，確定了賈似道的轎子每日上朝時，必會經由石板大街，而他選擇街口那間屋子瓦簷作伏擊的地點，他認為那是最有利的位置。

那不但有利他下手，而且，也方便他逃，因為菜市口那邊，便是一片低矮簡陋破損的房屋，那都是貧苦人家住的，其中窄巷橫弄縱橫密佈，有如八陣圖般，要是不熟悉的人走進去，別說找人了，只怕轉兩轉，便連東南西北也分不清，而他這兩日早已在其內走熟了，他相信，只要讓他逃入去，便絕對有把握逃脫得了。

而他經過兩夜的暗察，也發覺到，賈似道那些從衛，每當走入那條石板大街後，便馬上如臨大敵般，一片劍拔弩張，將那頂八人大轎拱護得鐵桶也似，若是有人想在那裏下手，只怕根本無從下手，接近不了那頂大轎。

但當走出大街口外，那些從衛便馬上鬆了口氣，顯得不那麼緊張，拱護之勢也放鬆下來，有了空隙，這就有了下手的機會。

也所以，他才選擇了這裏作下手的地方。

促使他下手的原因，是他這兩天來，發現有不少官府中人在城內各處走動，他馬上便猜想到，那些狗爪子必是搜查可疑

的人，那說不定有一日會搜查到他們，同時，他也知道，他既已露了相，那麼，賈似道若不將他捕殺，是不甘心安寢的，他雖然極之喜歡杜娟，但他知道的，今生今世，無法與她在一起的了，他倒是很感激杜娟在那幾天讓他領略到，一生人從未領略過的溫馨與甜蜜如醇醪的情意，他不敢再強求多些，他以為，在他來說，那已是過份的了，因為他一直以為，他配不上杜娟。

因為他是一個殺手！

在江湖上，最令人懼怕但又鄙惡的殺手！

也所以，他只有忍痛離開杜娟，替她行刺賈似道，以報父仇，也算是報答她對他的那份情意。

他是寧願自己死，也不想杜娟遭遇不測。

他只想杜娟能夠平平安安地活着。

一陣齊整的腳步聲自石板大街的那頭傳過來，匿伏在那旗桿上的聶橫山馬上便驚覺了，忙往大街那邊望去。

即時，他便看到，石板大街上，一行人正走過來。

走在前面的是八名從衛，每一個人的手上，都提着一個上面寫了一個大紅「賈」字的大燈籠，照得路面如同白晝，接下來，便是那頂八人大轎，由於轎簾深垂，所以看不到坐在裏面的賈似道，轎子的兩旁，各自有兩名鐵衛傍護着隨行，轎後又是八名從衛，亦是手提大燈籠，右手按在刀把上，接下來，是一隊兵勇，小說點，也有二十名，這種陣仗，凡是在臨安居住的百姓，一看便知道是奸相賈似道的「大駕」！

聶橫山馬上屏息，凝目望着那些從衛兵勇，簇擁着那頂大轎一直走過來，那「嚓嚓」的腳步聲每响一下，聶橫山便恍似心頭被敲擊了一下般，而他握劍的手也隨之緊一緊。

前頭走着的八名從衛終於走出街口來，剎時之間，四下裏燈光陡亮，黯黑的夜空隨即亮起來。

聶橫山不由縮了縮身子。

他握劍的右手背上青筋即時怒突，但卻很穩。

頭前走着的八名從衛眨眼間便從旗桿下走過，那乘八人大轎隨着將過未過，也就在這剎那，他便出手了！

但在出手的剎那，他的心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杜娟不知醒來了沒有？

×　×　×

杜娟是從夢魘中驚醒過來的。

張口一聲：「橫山——」伸手急抓，抓了個空，一個人即時挺身坐了起來，張口再呼叫一聲：「橫山——」目光四下一掃，那有心上人的影子。

她即時一跳落地，臉上盡是惶急之色，張口又叫一聲：「橫山，你在哪裏？」

倏地，她的目光落在桌面上，先是雙眼一睜，繼之一下子撲了過去，一手撥開那個墨硯，也不管硯內的墨汁潑污了桌面，抓起那張紙箋，就着那盞快將熄滅，閃跳着火星子的油燈，急急看起來。

只見那張紙箋上寫着——

杜娟：看到這張紙條時，不要去找

，馬上出城，在城西五里外的青松崗等我，同時帶上那些銀票，要是天大亮後，不見我趕來，妳便遠走天涯，好好活下去，也別再妄想報仇，奸賊必遭天譴！

妳對我的情意深重，無奈我自慚形穢，只好辜負妳的一番情意，請不要以我爲念。

妳見字之時，相信我已動手行刺奸相，因之，你切切不可找我，這是我最後的一個請求！

末署：橫山草留。

杜娟看完那張紙箋，恍似當頭響了個焦雷般，嬌軀晃動了一下，忙以手扶桌，才穩住身形，目光呆呆的。

好一會，她才猛地一甩頭，悲切地叫了一聲：「橫山，你爲什麼扔下我？」

倏地抓起桌上那疊銀票，連同那張紙箋，一陣風般，衝了出去。

× × ×

聶橫山發動時，先抖手朝街口那面的瓦面上，擲出一把碎石子，接再朝下面走在前頭的八名從衛，擲下一顆烟彈！

然後，他在後面那些兵勇及從衛乍聽那面瓦面一陣爆响，驚疑地轉身望去，而前面的八名從衛被「波」地爆响的烟彈噴湧翻捲的濃烟所蔽的刹那，自旗杆斗中縱身飛撲下去，同時口裏大吼一聲：「奸相，我聶橫山今日不殺死你不罷休！」

護在轎子左右兩旁的四名鐵衛却沒有因爲後面瓦面的响動，及轎前濃烟飛漫翻捲所動，却是橫身一貼，有如屛風般，護住了轎子的兩面，同時目光急掃。

聶橫山那一聲大吼，他們馬上便發覺了從旗杆斗上縱身飛撲下來的聶橫山。

四人即時仰頭上望，但却沒有縱身飛掠起來，截擊聶橫山。

朝着旗桿那面的兩名鐵衛只是一翻衣袖，左手赫然抓着一匣黃蜂針，一按機簧，從匣中激射出一蓬呈扇面形的赤芒來！

只聽破空之聲大作，那兩蓬呈扇面形的赤芒，激射向飛撲下來的聶橫山。

乍看之下，聶橫山就像是一頭自投羅網的飛鳥般！

要知道，這種黃蜂針一匣百二十支，每根針上，乃淬有劇毒，乃是江湖上最霸道犀利的暗器之一，武林中人遇之，鮮有倖存的，就算你武功再厲害，相信也無法在刹那之間，閃避擋撥得了，以機簧發射，一發百二十支的淬毒黃蜂針，而只要中上一支，那已非死不可，因爲，據說那是沒有得解救的！

這種黃蜂針乃是西崑崙天毒門秘製，甚少在中原一帶出現，這二十年間，就只出現過一次，賈似道不知怎的，却弄到了手，相信是以重金購回來的。

聶橫山顯然也料不到那兩名鐵衛身懷兩匣黃蜂針，但他却沒有閃避（事實上也無法閃避，因爲兩下裏的勢道太急疾了），劍急舞，一下子便撞上了那兩蓬激飛射至的黃蜂針！

那四名鐵衛這時已亮出兵器來，却沒有動，護在轎兩旁，只是仰頭上望。

而轎後的兵勇與八名從衛也發覺到，瓦面上的聲响，只是石子滾動弄出來的，除了一半兵勇堵着那面，另一半兵勇則湧向這邊。

不過，他們一點也不亂，顯然，是經過嚴格訓練的。

聶橫山人如流星飛墮，那些黃蜂針突如飛蝗，「叮叮叮」連串激响聲中，人已衝入了「飛蝗陣」中，他的劍雖急，但又怎能擋撥得了那密如牛毛的黃蜂針攢射，一聲慘吼中，他的身上起碼中了數十枚黃蜂針！

他的身形在空中掙動了一下，隨即一頭直墜下來！

那四名鐵衛都看得眞切，臉上齊露出一絲獰笑，舒了口氣。

——他們都知道，聶橫山必死無疑！所以他們懶得再動。

他們只耍看着聶橫山一頭墜摔在地上，頭裂血漿濺，這一幕有驚無險的好戲便完了。

他們却沒有料到，一頭直墜下來的聶橫山，居然還未死，就在墜至離地還有七八尺高下時，驀地手脚一彎一彈，整個人斜斜地飛撞向那乘大轎：

那兩名鐵衛大驚之下，同時驚呼一聲，手中兵器齊出，截擊向聶橫山。

聶橫山居然不閃不避，一頭撞過去，就在兩名鐵衛的兵器擊在他身上的刹那，他亦一頭撞在轎子上。

一聲「轟」然作响聲，也就在那刹那响起來。

爆炸聲中，聶橫山一個身子肢離破碎，血肉濺射，那兩個鐵衛慘嚎聲中，上半身亦被炸碎，離得較近的三名轎夫，兩名從衛，還有五六名兵勇，亦被波及，慘叫痛呼聲中，紛紛倒地。

那乘大轎被那一炸，炸倒在地，但奇怪的是：雖然有一點破損，但却仍然完好，沒有被炸碎！

這就令人奇怪了，照說，那乘轎子再堅固，也是木造的，那一炸之威力何等驚人，斷無炸不碎之理的。而轎子炸碎，那坐死轎內的賈以道也必被炸死。

如今轎子沒有被炸碎，只是震倒，那就透着古怪了。

那乘轎子一定不是木造的。果然，瞧清楚，那破損的地方露出金鐵的光澤來。

這麼說，轎子是鐵造的了。

那乘轎子原來外表上看來，與一般的轎子無異，但內裏鑲嵌了鐵板，連轎頂也是鐵的，甚至連轎杠內也暗藏嵌了鐵桿，而轎內也有機關，只要在遇上危險時，在轎內裝設的機關上一按，不但兩邊轎窗滑下鐵板封閉起來，連轎帘口也會兩邊閃彈出兩塊鐵板來，將轎帘口封住，頓時變得鐵桶也似的，攻擊不破，轎內的賈似道，也就穩如泰山了。

× × ×

那乘轎子被那些從衛兵勇手忙脚亂地扳扶起來，而一部份兵勇則散開來，四下戒備着，餘下的從衛則團團圍住了轎子。

待到轎子扶正，一名鐵衛誠惶誠恐和躬身朝轎帘口，說道：「相爺，您……您沒有什麼事吧，小的該死，令到相爺受驚了。」

轎帘口那兩塊鐵板的左邊咔地一响，露出一個半尺不到的方格洞來，從洞中傳出一把驚顫的語聲，道：「該死，還說費話。」

「是，小的該死，」兩名鐵衛垂着頭，腰躬得更低，連聲道：「請相爺息怒，相爺沒有損傷吧！」

轎內的人絕無疑問是賈似道，剛才，那一炸之下，闔得轎子翻倒，他也在轎內滾跌了一下，幾乎沒有嚇暈過去，心驚胆震不已：「蠢才，老夫若是有事，還能說話麼？揀緊要的說……」

那兩名鐵衛「喏喏」連聲，左邊那個急忙道：「回相爺，刺客名叫聶橫山，他就是刺殺了張大人的那名刺客，他方才就是匿在旗桿斗上，身懷火藥——欲……行刺相爺……幸好相爺洪福齊天，那刺客已自炸得粉身碎骨，夏、胡兩位……合共死傷了十多人……」

那鐵衛口中的「夏、胡兩位」正是被炸死的兩名鐵衛。

「別說了，起轎！」賈似道在轎中驚怒交加地叱喝……

「相爺，是上朝，還是……」那名鐵衛忙恭聲問。

「上個屁朝！」賈似道在轎中罵了一聲：「打道回府，老夫今日不上朝！」

「是！相爺。」兩名鐵衛恭應一聲，隨即吩咐起轎，死傷的轎夫就由那些兵勇代替，再留下一些兵勇守着那裏，然後帶同那些從衛，匆匆地護着轎子返回相府。

據說，賈似道從那一嚇，生了一場大病，足足在床上躺了半個月。

聶橫山這一次雖然沒有炸死賈似道，但也將他嚇個半死，也不至於白死。

事後，賈似道吩咐手下，將那旗桿砍下來。而他以後上朝也不再每日走同一條路，以防再有刺客在他上朝的路上匿着伏擊他。

就在賈似道被手下匆匆擁護着返回相府，在那片陋屋簡舍的一．瓦面上，伏着一條人影，那雙亮閃閃的目　，瞬也不瞬地注視着空地這邊的情形。

她就是杜娟。

她是聽到那一聲爆炸，循聲趕來察看的。

她趕到來的時候，賈似道正好折返府中，她雖然聽不到甚麼，但從空地上那肢離破碎，血肉滿地的情形，她已猜到，聶橫山已遭難。

那刹那，她幾乎忍不住不顧一切地，從瓦面上撲掠過去，明知動不了賈似道一根毛髮，也要一拚，好與聶橫山死在一起。

但她還是按捺住了。

因爲她忽然想起了聶橫山留給她那張紙箋上最後的那個請求，他不想讓聶橫山失望——那會對一個死去的人不敬，還有，她死了又如何？賈似道還不是照樣活着，而且會活得更安然！她要活着，替聶橫山收屍，還有，他也要活着，看到賈似道遭天譴！

×　×　×

皇天有眼，果然教杜娟看到了奸相賈似道的下塲。

翌年，乙亥二月，賈似道督師拒敵（元軍），至太平洲魯港，未見敵而鳴鑼自潰，獲罪免職，貶謫循州（今廣東惠陽縣），家財盡沒入官……後終不免一死！

（全文完）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中心局郵戳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摺疊

封神榜故事之十四

關趙于・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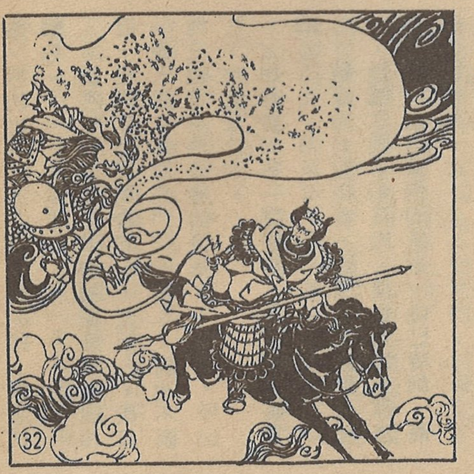
姜子牙伐紂（二）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個古典小說，這一集描述的是姜子牙被西岐武王封爲掃蕩成湯大元帥，統帥三軍，向東進發，與商紂軍士幾番較量，最後奪取了孟津重地，乘勝向朝歌進軍。

31 將近二更，一聲炮响，三路周兵齊聲吶喊殺進孔宣營寨。孔宣早有準備，將黃光向上一撒，將哪吒、雷震子收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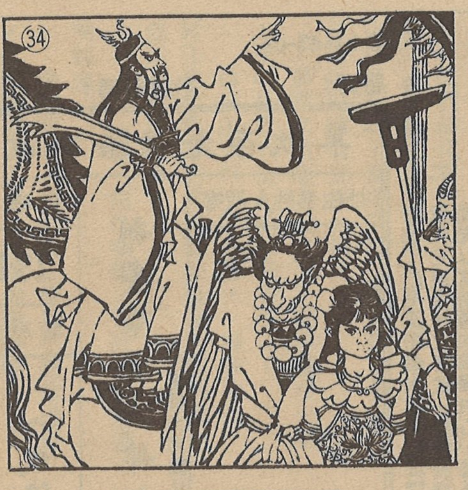
32 黃天化冲進左營，大戰高繼能。高繼能撥馬便走，黃天化催動玉麒麟緊緊追趕。高繼能展開蜈蜂袋，成堆成團的蜈蜂飛將出來。



33 黃天化的玉麒麟被高繼能放出的蜈蜂叮住了眼睛，前蹄直竪，將黃天化掀了下來。高繼能返身一槍刺死了黃天化。



34 孔宣大獲全勝。將擒住的哪吒、雷震子押到後營監禁、將黃天化首級高掛轅門。



35 天明，子牙得知劫營失利，大驚失色。黃飛虎聽說兒子天化戰死，放聲大哭。



36 南宮適上前勸住黃飛虎，說道：「如請崇城崇黑虎來，他的神鷹能破此術。」此話提醒了黃飛虎，立即進帳見子牙，要求速去崇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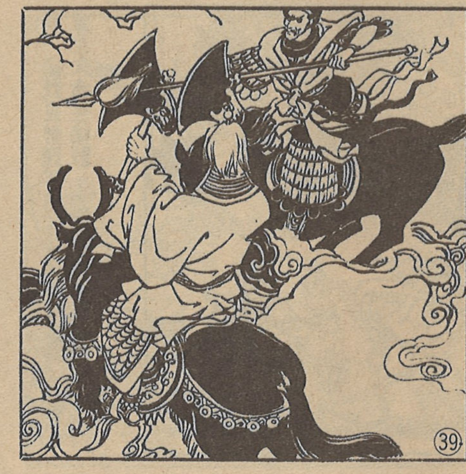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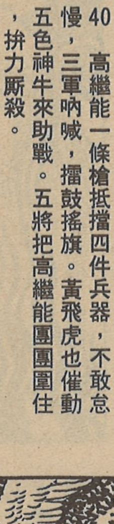
37 這日，黃飛虎陪同崇黑虎來到金鷄嶺，進帳拜見了姜元帥和武王。黑虎說道：「大王順天應人，救民於水火，不才願效微勞，共伐紂王。」武王大喜。



38 次日，崇黑虎跨上火眼金睛獸，左右有文聘、崔英、蔣雄，上嶺來單要高繼能出戰。高繼能來到陣前，黑虎喝道：「紂王失政，天下共怒，勸你不要執迷不悟。」



39 高繼能沒有答話，拍馬挺槍殺來，崇黑虎揮手中大斧相迎。文聘、崔英、蔣雄一齊上前，大戰高繼能。





40 高繼能一條槍抵擋四件兵器，不敢怠慢，三軍吶喊，擂鼓搖旗。黃飛虎也催動五色神牛來助戰。五將把高繼能團團圍住，拚力厮殺。



41 高繼能支持不住，縱馬跳出圈子，把蜈蜂袋一抖，那蜈蜂如驟雨飛蝗，遮天蓋地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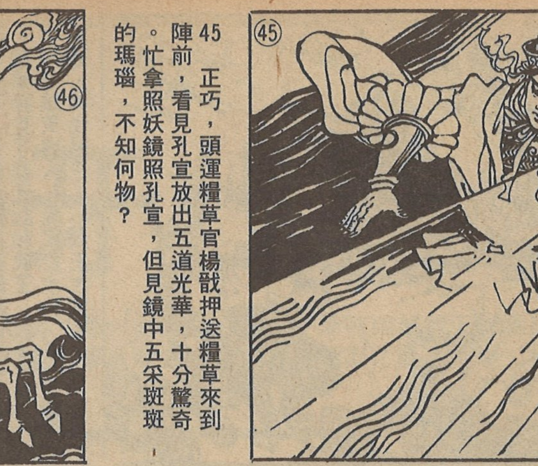
42 崇黑虎揭開背後紅葫蘆，一股黑烟升起，烟裏飛出上千只鐵嘴神鷹，剎時將蜈蜂吃得個乾乾淨淨。



43 高繼能見破了蜈蜂術，返身又戰，被黃飛虎一槍刺於馬下。



44 孔宣看高繼能戰死，揮舞大刀拍馬冲出，力敵五將。交戰數合，孔宣將背後五道光華向上一晃，五員戰將頓時被收了去，只剩五匹戰馬跳回本陣。




45 正巧，頭運糧草官楊戩押送糧草來到陣前，看見孔宣放出五道光華，十分驚奇。忙拿照妖鏡照孔宣，但見鏡中五采斑斑的瑪瑙，不知何物？

46 孔宣見楊戩照他，心中大怒，揮刀殺來。楊戩手提三尖兩刃刀急架相還。兩馬盤旋，戰了三十餘合。



47 楊戩見不能取勝，心中焦躁，忙祭起哮天犬，那犬剛要下來咬孔宣，不覺已輕飄飄落到神光裏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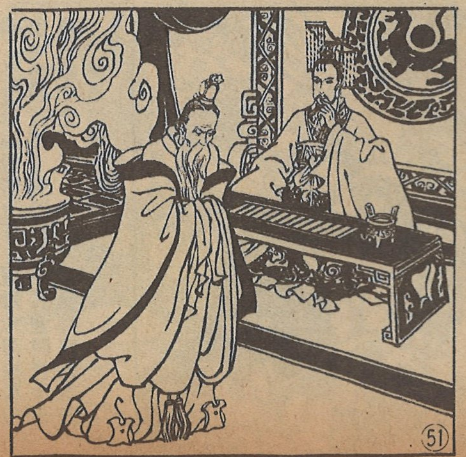
48 楊戩見勢頭不好，一道金光走了。孔宣見未拿住楊戩，走馬來戰姜子牙。




49 姜子牙迎戰孔宣，未及三四回合，孔宣將青光一撒。子牙見青光閃來，忙把杏黃旗一展，立刻出現千朵金蓮，護住身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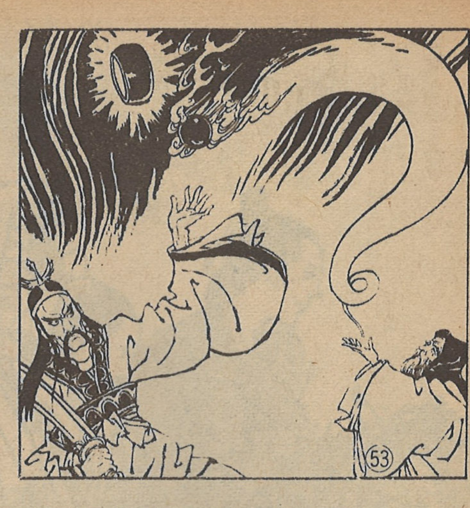
50 孔宣催馬殺來，子牙背後惱了那嬋玉、龍吉公主，二人分別打出五光石、鸞飛寶劍。孔宣沒有防備，正中面門和左肩，幾乎落馬，負痛逃回本營。



51 子牙收兵回營，甚是煩惱，到後營來見武王，武王說道：「今兵受阻此地，連連失利，不如暫回西岐，以待天時。」子牙低頭不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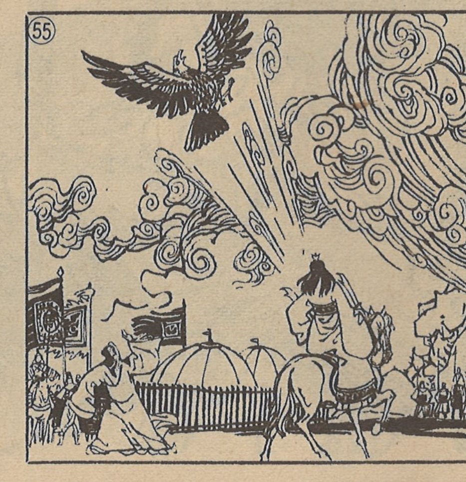


52 子牙正在猶豫，燃燈道人飄然來到轅門，對子牙道：「我已知孔宣，今日特來會他。」姜子牙心中大喜。



53 說話間，孔宣傷愈，又來叫陣。燃燈道人飄然而出。兩人交戰數合，燃燈先後祭出定海珠和紫金鉢盂，均被孔宣神光收去。

54 燃燈大呼：「門人何在？」半空中突然飛來一只大鵬鵰，直向孔宣頭上撲來。



55 孔宣忙把頭盔向上一挺，一道紅光冲出，只聽空中「喀崩」一聲，將大鵬鵰打下塵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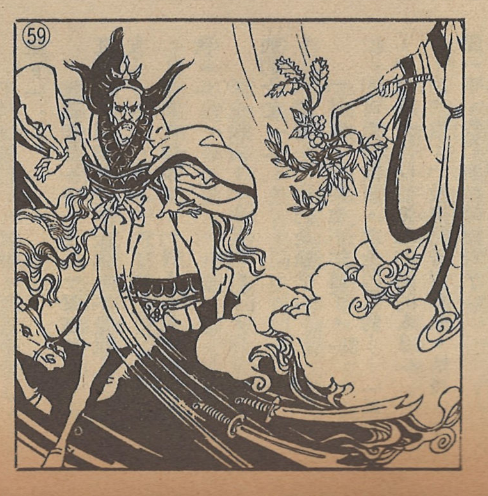
56 孔宣又把神光來撒燃燈。燃燈一看不好，借着一道祥光逃回本營。





57 大鵬隨後到了帳前，道：「我觀孔宣有兩翅之形，不知是何鳥？」子牙、燃燈道人正在議論孔宣之事。轅門有准提道人求見，願助西岐一臂之力。

58 准提道人出轅門來會孔宣，說道：「今日我來收你，好讓武王東進。」孔宣大怒，揮刀向道人頂上劈來。



59 准提不慌不忙用七寶妙樹一刷，孔宣手中大刀便飛向一邊。



60 孔宣取金鞭來打准提，又被准提將鞭刷在一邊去了。

（待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于飛虹和瑤華、若華等人相約，不期然又在出了不歸谷之後再相見，而且還見到慕白公子和龍總鏢頭，眞是幸會，慕白公子敦請往南宮世家避仇，于飛虹婉却，龍在天看出她的心事，不欲拖累別人，據她說想單獨行動，找尋誰是仇家，再定行止，便用生意口吻打趣要求他聘用自己鏢局的人作嚮導，于飛虹挑選周杰、姜全，旣作引路，又作江湖顧問，聘金二十萬両銀，出手濶綽，龍總鏢頭側目，暗中向慕白公子建議，暗中喬裝保護，怕她們有不測。于飛虹帶同瑤華若華等人就道，途中遇到閃電豹出現，姜全、周杰互相推測……

女孫兒押作人質　唐老太被迫出山

姜全言未盡意，却突然住口。

瑤華笑了一笑，說道：「姜兄，你想說什麼？」

周杰道：「我代他說吧！貴上年紀不大，閃電豹等退出江湖時，她還在襁褓之中，應該不會和他們結仇了，但蛛絲馬跡看起來，似又和貴上有關，那該是上一代的恩怨了，瑤華姑娘對這些事，知道多少？」

「我一點也不知道……」瑤華說：「兩位不用有什麼避忌，要說的只管說，想問的盡量問，但兩位會很失望，我知道的恐怕比兩位還少……」

姜全道：「貴上呢？她應該知道一些內情吧！」

「這才是我們最大的痛苦，也是小姐肯花大筆銀子，借重兩位的原因……」瑤華說道：「此後，不論遇上什麼事，都得請兩位直言無隱。」

周杰苦笑一下，道：「好極了，咱們這趟江湖行，沒有預定的去處，不是找人，也非尋友……」

瑤華低聲說道：「對！不是醉酒，也非悲秋。」

姜全接道：「姜某明白了，這是拋餌，引他們上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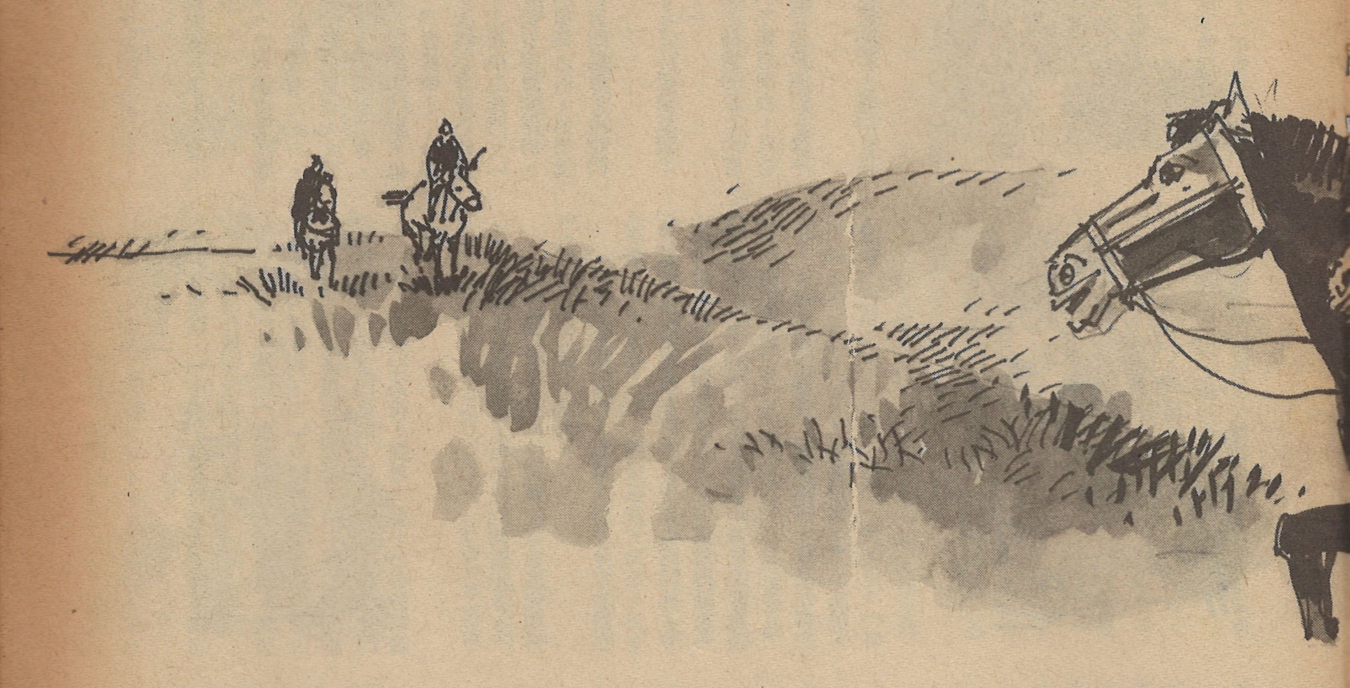
瑤華道：「他們是誰？」

「這個，姜某也不知道了。」

「可能是懶龍，或是閃電豹……」瑤華說：「也許是兩位想都想不到的人？」

周杰道：「散出花香引蝶來，姑娘，請指點一下，我們該如何應對？」

瑤華微微一笑，道：「兩位只管帶路，不用出手，遇上了我們不解事情，告訴我們一點就行了。」



周杰突然歎息一聲，道：「來的好快……」一勒韁，停了下來。

瑤華目光轉動，回顧了一眼，道：「周兄，發現了什麼？」

周杰道：「姑娘，沒有看到麼？」

瑤華道：「看不出來，四處平靜，不見伏兵。」

劉星駕馳的篷車，也跟着停了下來。

周杰指指道：「六丈之外，道旁一株榆樹上……」

「看到了，」瑤華說：「那是什麼？」

周杰道：「生死門……」

道旁那榆樹上用刀削去了一片樹皮，上面畫了一個門樓。

「畫的太壞了，周兄如不說明白，我眞還瞧不出是門樓。」

姜全道：「門樓上五道稜脊，那是說明唐老夫人大駕親臨了。」

「唐老夫人……」瑤華呆了一呆，道：「你是說四川唐門的唐老太太？」

「是……」姜全苦笑，道：「姜某自入龍鳳鏢局，走鏢十年，從未聽說過唐老夫人離開過四川。」

瑤華奇道：「難道也是衝着我們來的？」

周杰道：「大概不會錯了，入門必殺，四川唐家的毒藥暗器，天下無出其右，據說那唐老太太的暗器手法，更是巳入化境，談笑之間，取人性命。」

瑤華在江湖上走動過，也聽過四川唐門的暗器厲害，也不禁心頭震驚，不敢自作主張了，沉吟一陣，道：「周兄，咱們不入他們設下的生死門，他們會不會出手對付咱們？」

「不會，旣然畫出了生死門，那就表示，他們不會暗施算計。」

「這個，怎麼辦？」瑤華皺起了眉頭。

四川唐門威震江湖，瑤華當年和父親行走江湖時，早巳聞名，心中畏懼甚深。

「改道而行……」姜全道：「咱們不進生死門，他們就不會出手。」

「我請示一下小姐……」瑤華轉身行近篷車，伸手掀開垂簾。

她知道于飛虹巳改裝易容，隨在車後，邊行邊看，瞧不出她在何處，準備進入車中，和若華計議一下，是否去闖生死門。

那知道于飛虹穿着一身白衣，竟然盤坐車中，不禁一呆，道：「小姐，婢子失禮，不知小姐巳回車上。」

「瑤華……」于飛虹微笑說：「不要太拘謹，我也見到了那匹流矢劃空般的快馬……」

瑤華接着說道：「周杰鏢師說他可能是閃電豹……」

于飛虹接道：「可惜，我沒有留心，未看清他的形貌，但他却使我改變了主意……」

「改了主意……」

若華笑道：「姐，小姐說，人家一直在掌握着咱們的行踪，隨時會找上門來，用不着再易容改扮，暗作查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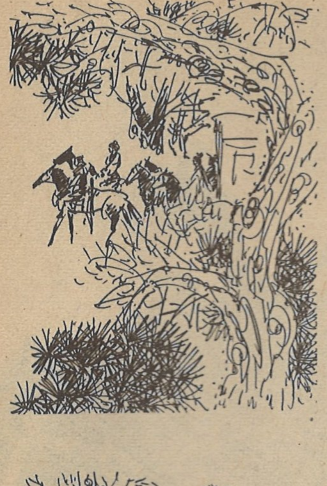
「對！」于飛虹說：「何不舒舒服服的坐在車中等待。」

瑤華道：「究竟是何許人物，竟有如此龐大的實力，連四川唐門也被他請出來了，聽姜鏢頭說，圖記門樓上五道稜脊，是唐門的掌門人唐老太太親自駕臨。」

于飛虹奇道：「懶龍、怒獅、閃電豹，龍踪豹影巳現，如今連四川唐門的人也出動了，難道整個的武林中人都要和我們爲難不成？」

若華道：「小姐，四川唐門中人，在江湖上獨樹一幟，江湖上各大門派都不願招惹他們，怎會和我們結仇？……」

「爹沒有告訴我要對付我們的人是誰？但



絕對不會是四川唐家……」

若華接道：「可是四川唐家的人出現了，攔住了我們的去路！」

于飛虹道：「奇怪的也就在此了，什麼人，能讓唐家聽命行事？」

「小姐……」瑤華說：「我問過周杰和姜全兩位鏢頭，他們也想不出什麼人有此能力，能使懶龍和閃電豹重出江湖，能使唐老太太親自率人離開四川，唐家以毒藥暗器獨步武林，名氣雖大，但却算不上堂堂正正的大門派，也很少像今日這樣大舉出動，預置標幟……」

「唐老太太親自出馬，大概不好意思暗施襲擊，」若華說：「所以，才掛出生死門。」

瑤華道：「不盡如此，還有嚇阻的作用。據周杰說，只要不闖他們的標幟之內，他們就不會干涉我們，願否和四川唐門爲敵，由我們選擇。」

「瑤華，妳的看法呢？……」于飛虹說：「咱們該不該入生死門中？」

「應該闖……」瑤華毫不猶豫的說：「唐家擋住了我們的去路，咱們不能退回去，只有闖過去，小姐希望瞭解是誰要追殺咱們，就不能逃避。」

于飛虹點點頭，道：「說的是，他們耳目





遍佈，巳完全監視了咱們的行踪，天下雖大，巳沒有咱們立足之地，逃不脫，避不開，只有放手一拚？」

若華道：「小姐，見着唐老太太時，別忘了問她爲什麼要阻封我們？」

于飛虹笑道：「我會問她的，不過，我想她不會告訴我們……」目光轉到了瑤華的身上，接道：「告訴周杰、姜全，這不關他們的事，他們不用和唐門爲敵，車馬前進，在生死門前停下，也通知茶花、劉星一聲，小心唐家暗器。」

× × ×

這雖是一條大道，但來往的商旅不多。

瑤華勸阻周、姜兩位鏢頭，留在生死門外，但兩人還是跟了進來。

于飛虹當先而行，瑤華、若華分左右跟在身後。劉星落後八丈，隨後跟着，周杰、姜全緊追劉星，茶花沒有跟來，留在生死門外，守護車馬。行不過兩丈左右，左側突然傳過來一聲冷笑，道：「停下來，輕窺唐家的止步標識，難道不要命了？」

于飛虹停下脚步，轉頭望去，只見左側三丈外一座矗立的巨石，高過兩丈，寬亦丈餘，有如一座巨大的石屏風，冷然一笑，道：「叫



他出來。」

若華高聲說道：「四川唐家是鼎鼎大名的江湖世家，總不致不敢見人吧？」

「好個利口丫頭……」巨石之後，緩步轉出一個四旬左右的黑衣人，步履從容的行了過來。

瑤華搶先說道：「閣下是……」

「唐七……」黑衣人道：「那一位是于姑娘？」

其實，他兩道目光，巳投注在于飛虹的身上。

「我……」于飛虹說：「有何見教？」

唐七淡淡一笑，道：「家母三十年未離開過四川，爲了姑娘跋涉千里。……」

「那眞是抱歉，我應該向唐老太太致歉，陪罪了。」

「不敢當……」巨石之後，轉出一個白髮挽髻，手執藤杖，一身月白褲褂，滿臉紅光的老婦人，左右各有一個十七八歲青年佩劍少女攙扶着，身後緊隨兩個中年婦人。

唐七的神情，突然間變得十分和善，道：「于姑娘，那是家母，唐門第五代掌門人。」

轉身對唐老太太一躬身，退到一側。

唐七四十多歲了，但對唐老太太還是敬畏有加，看來，唐門的規矩，嚴厲的很。」

「妳就是于姑娘……」唐老太目注于飛虹，神情十分和善的說：「老身唐門周氏……」

「老夫人名動江湖，飛虹久仰了……」

「好說，好說，老身留下了本門的標幟，于姑娘可曾見到……」

「生死門……」于飛虹頓感心頭火起，冷笑一聲，道：「老夫人畫出標幟，不知用心何在……」

「好，好，」唐老太太說：「既然姑娘瞭解唐門標幟，倒可省去老身一番口舌了，老身畫出生死門，是希望姑娘能賞老身一個薄面，難道是弄巧成拙了？」

于飛虹似想發作，但却強自忍了下去，細品唐老太太的話中餘味，似有着無可奈何之感，略一沉吟，道：「老夫人是希望我們改變行向……」

「就算非要東行不可，也可繞道而過，這樣，老身就可回轉四川了，也免得受這跋涉風霜之苦了……」苦笑一下，接道：「想不到姑娘竟然闖了進來。」

以唐家掌門之尊，話說的如此委婉，周杰和姜全都聽得暗暗點頭，忖道：久聞唐老太太倔强，火爆，今日竟是如此的婉轉，倒希望于姑娘能體會出她的用心，免去這一場衝突。

于飛虹道：「可惜呀，飛虹少不更事，竟然闖入了生死門，不知如何善後？」

「那就請姑娘給老身一個下台的階梯！」

「怎麼樣？」

「由老身親率唐門的子、女、媳婦，護送姑娘轉回翠園、紅樓……」

「爲什麼？一定要我回去……」于飛虹有些激動的說：「我們素不相識，你……」

「姑娘，老身也無意和姑娘爲難，所以，才畫出生死門。」

于飛虹吸一口氣，平靜了一下激動的情緒，冷冷的說道：「老夫人，我不會回翠園、紅樓……」

「這……就叫老身爲難了！……」

「妳總還有別的辦法吧？……」

「唉！那只有老身動手，强行送妳回去不可了！……」

于飛虹接道：「老夫人，最好多想想，需知一旦衝突發生，難免會有傷亡……」

唐老太太道：「于姑娘，老身已極力的委屈求全了……」

瑤華低聲道：「小姐，問問她，受誰之命而來？」

唐老太太冷笑一聲，接道：「別打如意算盤了，老身不會告訴你們……」

于飛虹怒道：「堂堂一個掌門人，竟然甘爲人利用……」

唐七厲聲喝道：「住口，家母已對妳再三容忍，妳如此不知好歹？……」

若華冷冷接道：「唐七，你們攔路行刧，形同盜匪……」

唐七突然標前一步，接道：「放肆的小丫頭，妳出來！」

唐老太太喝道：「唐七，退下去！」



若華已手握劍把，準備一戰，但唐七被唐老太太喝止而回，也只好暫時忍下。

「于姑娘……」唐老太太輕輕歎息一聲，道：「唐家的毒藥暗器，兇險久著，就是令尊當年，也要給我幾分薄面，難道妳眞的要逼迫老身出手麼？」

「你認識我爹……」

「是！當年令尊遊踪四川，曾在唐家作客數日，那時拙夫尚未謝世，他們詩酒論文，老身也曾和令尊有過數番餐敍之交。……」

「既是家父之友，爲什麼又如此的逼迫飛虹呢？」

「于姑娘……」唐老太太苦笑道：「四川唐家在江湖上薄有聲譽，如無特別的原因，老身怎會親自趕來，好在，這件事，並非傷害姑娘，只是要送妳回到翠園紅樓，而且是老身親自護送……」突然放低了聲音，接道：「如是令尊也在紅樓之中，你們父女，也可以作一番商量。」

這番話委婉動聽，于飛虹心中怦然而動。沉吟不語。

唐太太察顏觀色，已發覺于飛虹心動，笑一笑，接道：「老身和令尊久年未見，借力送姑娘回家之便，也可和令尊敍一敍數十年別後



的情形……」

「這個……」于飛虹確有些猶豫起來，她離家的時日雖然不長，但不歸谷一段經歷却是驚天動地，今日江湖上除她之外，只餘下一個不知生死的杜秋寒了，此後，也將永無後繼之人。

對這番經歷，她希望能告知父親……。

但聞瑤華低聲的對她道：「小姐，不能回去……」

于飛虹沉吟一下，接道：「爲什麼？」

「如是咱們能在翠園紅樓中住下去，老主人怎會讓咱們離開……」瑤華低聲說道：「老主人安排我們在逃避，他已爲此準備了十幾年了！」

于飛虹點點頭，接道：「我知道，可是，把爹一個人留在那裏，我心中不安？」

「我明白妳的心意，但他們目標是妳，咱們回去了，對老主人只怕有害無益……」

「對……」于飛虹作了決定，說：「我們要在這遼闊的江湖上，和他們一決勝負，不能回到紅樓中去！」

目光轉注到唐老夫人的臉上，緩緩說道：「老夫人，要有違方命了，我們不回翠園紅樓，縱然是江湖上的所有高手，全體出動，也無



法逼我們回去！」

唐老太太似是很有耐心，等她們作了決定，才微微一笑，道：「有志氣，老身欣見故人有女不讓鬚眉！」

「娘……」唐七低聲的說道：「可是，珠兒……」

「我知道……」唐老太太神情嚴肅的說：「生死有命，我們盡了心力。我能不能救得了她，那要看她的造化了！」

唐七道：「是！」

于飛虹一揚柳眉兒，道：「珠兒，珠兒是誰？她怎麼了？」

「是老身的孫女……」唐老太太說：「唐家下一代最聰明的女娃兒，也是老身心目中第六代的掌門人！」

「唐家掌門人傳媳不傳女……」瑤華說：「難道江湖上的傳言不眞？」

「有一點，江湖上的朋友們還不太清楚，唐家掌門人傳女不傳男，唐門的女兒只要下定決心不嫁人，也可以接掌唐家的門戶……」

「原來如此……」于飛虹說：「那位珠姑娘，現在何處？長大了，我能不能見見她？」

「她和妳差不多的年紀……」唐老太太有些黯然的說：「今年十八歲了，很可愛，善解人意，只可惜被人接去遊玩了……」

「娘！那不是遊玩，是被押作人質……」

唐老太苦笑道：「四川唐家的人，被人抓去押作人質，可是要天下的人，都知道這件事情？……」

「孩兒知錯了……」唐七的臉色一下子的變，變的一片蒼白，低着頭，等候責罰。

看起來，唐家的家規很嚴。

「唉！算了，算了……」唐老太太歎息一聲，道：「看在你思女心切的份上，這一次不計較了。」

（未完・廿四）

鎖





刺殺名俠　撞騙勾欄

太原舊稱晉陽，乃一古城，誕生過不少英雄豪傑，正如老拳師孟大鵬，便有「鐵胆老英雄」之美譽，此人不但忠肝義胆，而且有一顆不畏強暴的鐵胆。

「鐵胆老英雄」這外號是孟大鵬在五十歲之後才有的，之前他還有什麼外號，叫「拚命三郎」，憑手中一柄雁翎刀，一股勇往直前的銳氣，殺得西北道上許多獨脚大盜望風而遁。

孟大鵬雖然長相粗魯，但他豪情重義，又喜交朋結友，所以人緣頗佳，也所以今日孟府一早便已高朋滿座。

滿座賀客，都是爲孟大鵬娶媳婦而來的，孟大鵬成親得晚，三十歲成親，三十五歲才得一子，至今已二十四歲，其後夫人再無所出，獨子成親，更加隆重其事。

山西武林有幾分名氣的，幾乎全來了，而且還有好些是來自遠處的！」筵席不但擺滿內外兩個大廳，連前庭後院也開滿了。

孟大鵬今日比兒子還要高興，因爲這不但了却他一件心願，而且又可以跟好些多年不見的老友敍舊。

花轎在喧天的鑼鼓禮樂之中，抬了進來，院子裏的秩序有點凌亂，新娘的外家也是山西道上有頭面的人家，「鎖魂槍」傳長鋒的掌珠傳紅綾，可沒辱沒了孟家！

一對新人交拜完畢，宴會便開始，孟大鵬夫婦先向各方友好敬了三杯酒，再說了幾句門面話，便到旁席向親戚致意。

靠大廳的院子裏有一席，嘉賓全是成名英雄，而且年紀都已不少，但居然坐着一位臉如敷粉、年紀不過十五六的小伙子，旁邊的人都十分奇怪，暗中打探這小子的來歷。

一般人都認爲他必是坐在大廳裏某位身份特殊的大人物的後輩，所以也沒人敢去問他，那少年顧盼自若，飲食間一聲不响。

在座之人，大都是些粗豪的武人，三杯下肚，便不覺放形骸浪，高聲談笑，尖聲喚酒，還有猜枚化拳的，孟大鵬爽朗的笑聲，更是不斷傳來，賓主盡歡，好不熱鬧。

幾道菜之後，孟大鵬帶着兒子在大廳裏逐席敬酒，孟大鵬妻子則回內廳陪女眷，就在此刻，屋瓦上忽然飛下一團白影，一個身材頎長的的漢子，脚尖在桌面上一點，身子略略再一拔高，平空便向大廳射去。

那白衣漢子一落地，便恰好站在孟大鵬身旁不遠之處，滿堂歡笑倏地靜止，靜得落針可聞！

孟大鵬也微微一怔，望了對方幾眼，覺得甚是面生，心頭一沉，隱覺不妙，但他素來胆氣豪，打了一個哈哈。「小兄弟是誰，是來賀老夫的麼？看座？」

白衣漢子道：「在下柳白石，酒不吃了，待你辦好了喜事，請到街口老槐樹下一唔！」言畢轉身欲行。

孟大鵬喝道：「且慢，你便是那個自稱『古往今來第一殺手』的柳白石？」

這句話一落，大廳內外都齊响起一片驚呼聲。

「古往今來第一殺手」並非指在柳白石之前沒有職業殺手，而是他這個殺手，跟別的殺手，絕不一樣，因爲他從來不採取暗殺，死在他劍下的四十三位成名人物，他全是明挑的！

柳白石的靈魂齷齪，但行爲却十分正大光明，說明他有過人之能，而且的確如此，否則不會有這許多人，死在他劍下，而他的「身價」也不會越來越高。

這幾年柳白石雖然一直在兩河區域活動，但聲名已遠播至山西各處！

聲名雖响，但見過他的人絕對不多，這樣的一個殺人魔頭，在羣豪的心目中，不是頭角生稜，便是凶神惡煞，怎料他竟然五官端正，相貌堂堂，只是眉宇間充滿殺氣，因此座中尙有許多人不相信他就是柳白石！

白衣漢子頭也不轉地道：「江湖上尙有誰叫柳白石？」這無異已坦承正是「古往今來第一殺手」的柳白石，是故廳內又有人驚「啊」一聲。

孟大鵬臉色一變，倏地又仰頭大笑起來，柳白石毫無表情地道：「你不拒絕者，柳某便先走一步了！」

孟大鵬又喝問道：「慢！是誰僱你來的？」

「你以爲我會告訴你？」柳白石再度舉步，忽然旁邊一個黑臉的中年漢子橫地裏跳出，攔住柳白石，柳白石淡淡地道：「讓開！」

「讓開！」那黑臉漢與孟大鵬的交情甚深，哈哈笑道：「你放了屁，就想脚底

雙鷹神捕後傳／西門丁·文
可飛·圖

麒



抹油。」

柳白石目光向四周一掠，道：「我不想免費殺人！」

黑臉漢笑聲更响，大聲道：「諸位英雄，相信大家對這人的底細都清楚，何不在今日殺了他，替武林除害，也算是一件賀禮。」

大廳內刹時間站起了許多人來，一副躍躍欲試之態，柳白石微轉頭，問道：「孟英雄今日新翁之喜，是否希望在席間流血？」

孟大鵬仍然沉吟不語，他兒子孟小雁已喝道：「咱們武人終生在刀頭舔血，有甚打緊？」這句話說得豪氣干雲，招來不少掌聲。

柳白石哈哈長笑道：「難道號稱『鐵胆老英雄』的孟大鵬居然不敢與在下單打獨鬥，而要倚多為勝麼？」

有人喝道：「跟你這種人還講什麼武林規矩，這不是怕不怕的問題，而且值不值得？」

孟大鵬的面色甚是難看，因爲柳白石絕非庸手，他毫無把握取勝，雖然他不怕死，但那只是比較而言，何況不想剛辦了喜事，又要家人辦喪事。」

柳白石見他沉吟不語，便又道：「我本來打算在三日前動手的，只因知道你家辦喜事，所以把日期押後，明天如何？今夜可讓你交代後事。」

他口氣極大，生似孟大鵬是死定了，黑臉漢首先忍不住，發拳向柳白石擊去！

柳白石上身向後一仰，左脚倏地飛起，向黑臉漢的小腹踢去，這一腿其快無比，黑臉漢被踢個正着，水牛般大小的軀體，像皮毬般向庭院飛去！

柳白石身子隨他射出，脚尖剛落在那陌生人桌子上，猛聽幾聲暴喝，幾個食客一齊長身向他攻去！

柳白石一躍而起，雙脚凌空三踢，三條大漢應聲彈出，他脚尖再在另一個大漢肩上一踩，借力騰空，踏瓦而去……。

當眞是來無影去無踪，待得羣豪定下神來，已失去柳白石的踪影，那陌生小子忽然拍掌讚道：「好功夫。」

孟氏父子正忙着扶起被柳白石踢倒之人，無假跟他計較，一個滿臉虬髯的壯漢怒道：「這厮殺了咱們這許多同道中人，明天咱們跟孟老爺子去會會他。」

話音剛落，黑臉漢忽然甦醒過來，他脾氣極之暴躁，一躍而起，叫道：「那厮呢？」

孟大鵬忙問：「梁賢弟莫急，先查一查身體，看看有沒有受傷？」

席間有人說道：「就請『醫王』瞧一瞧！」

只見一個枯瘦的老頭，顫巍巍地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黑臉漢子身前，伸手搭他的腕脈，半晌不吭一聲，孟大鵬驚問道：「王神醫，難道梁賢弟……」

原來「神醫」姓王名梧桐，在山西一帶極負醫名！

王梧桐沉吟道：「奇怪，梁大俠一切正常，但剛才爲你不醒人事？噫，敢情他用力恰到好處，只令梁大俠一時閉住氣而已！」

這句話說來容易，要做到却極難，何

況柳白石是在倉猝間出腿，當下羣豪臉臉相覷，驚駭不已，與孟大鵬關係較深的，又暗暗替他担心。

孟大鵬乾咳一聲，道：「諸位，今日是小兒的好日子，請大家都喝一杯，莫將剛才的事放在心上。」

一個漢子長身道：「孟老爺子的事，就是咱們山西英雄的事，咱們絕對不能讓孟老爺子受到一絲傷害，他是咱們山西英雄的代表。」

另一個叫道：「胡兄，你眞是胡說了，那厮雖然厲害，但怎敵得過孟老爺子的一柄金刀。」

庭院中忽又有人高聲道：「諸位且聽在下一言！」原來開腔的是與那陌生小子同席的。

孟大鵬走前幾步，抱拳道：「楊兄請說！」

姓楊的道：「剛才這小子爲那厮喝采，小弟想查一查他是什麼來路，說不定是那厮的內應！」言畢向陌生小子一指，旁邊又有人高聲贊同他的意見。

「慢來，」孟大鵬目注陌生小子，道：「他不是楊兄的弟子麼？無人認識他麼？」原來連主人家也不認識他。

「小弟才沒此弟子，」姓楊的瞪着那陌生小子，喝道：「你還不快說！」

那小伙子自顧自挾菜咀嚼，慢條斯理地道：「你管我是什麼人，總之我根本不認識那姓柳的便是！」

同席另有一人問道：「你既然不認識他，爲何爲他喝采！」

「他的確好功夫，難道反要爲閣下喝采。」

那人臉色登時一變，剛才被柳白石一腳踢飛，早沒處下台，此際不由全發作出來。「臭小子，你出來，讓大爺教訓教訓你？」

那小伙子嗤之以鼻。「枉你還敢坐在此處，原來是個欺善怕惡的人，孟老爺子的臉都讓你丟光了。」

孟大鵬急道：「小兄弟到底是何方高人之後！」

「難道我長輩是高人，我便不是？」小伙子詞鋒咄咄迫人。「孟老爺子又是在外面貼了告示，說歡迎各地英雄來府上喝酒麼？爲何又要問人家的底細。」

孟小雁道：「如果你不讚那厮，咱們才不會問你！」

我根本不想進來的，又不是什麼山珍海醋，居然派家丁在門口拉人進來。」

這句話連孟大鵬也拉不下臉皮來，幸而自有人替他出頭。「孟老爺子何必跟他廢話，將他綁了還怕他不乖乖招供！」言畢立即有人向小伙子攻去。

小伙子頭一低讓開他的拳勢，那大漢第二拳隨之搗出，小伙子身子一縮，忽然自他肘下閃開，站在兩席之間，笑嘻嘻地道：「我在這裏！」

大漢暴喝一聲，一個大轉身，雙拳齊出，分擊小伙子左右雙胸，小伙子忽然臉上一紅，輕啐一聲，伸出雙掌在他拳頭上一抵，身子借力倒飛，猶如一片秋葉，被風捲飛，已站在屋簷。

「大個人眞飯桶，連個小孩也抓不到。」小伙子以指劃臉，態甚嬌憨。

在座中有幾個武功較好者，也飛身躍起，小伙子大叫一聲：「以老壓幼，以衆凌寡，不害羞嗎？再見啦！」話未說畢，經已轉身跑了，那幾個人不肯就此罷休，窮追不捨，眨眼間便已去遠。

孟大鵬鐵青着臉，但仍勉强擠出笑容道：「請諸位就座多喝幾杯，今日不醉無歸，誰不喝的便是不給我老頭子的臉！雁兒，還不快隨爲父敬酒。」

衆人心情仍未平靜，不過主人家既然不願再提，也就不便多口，都回座舉杯動箸，但仍忍不住交頭接耳起來，孟氏父子則不斷來回勸酒。

過了半頓飯工夫，追那小伙子的四個人先後回來，報稱追不上小伙子，孟大鵬臉色更爲沉重。

本來熱鬧愉快的場面，氣氛變得十分怪異，好不容易才挨到最後一道菜，孟大鵬再度長身。「諸位給我孟大鵬的面子，不遠千里而來，老朽父子五內均感，今日雖畧有波折，望未敗諸位酒興，本應留諸位再喝，只因……咳咳，老朽也不便相留了！」

黑臉漢號稱「黑臉神」，失聲道：「老爺子趕咱們走，那是看不起咱們。」

孟大鵬急道：「老朽豈敢，只是對方挑明跟老朽過招，老朽若不應戰，這張老臉還有地方擱麼？」

那姓胡的道：「這次跟以前不同，那厮敢在這種場面出現，證明不將咱們山西好漢放在眼中，這口氣咱們嚥不下。」

孟大鵬道：「莫說是胡兄弟，就是老朽也嚥不下，所以那天那一戰，非去不可，生死是另一回事，却不能墜了山西好漢的名頭。」

「黑臉神」道：「不行，要死也該由咱們去，老爺子已替咱們山西英雄掙了不少臉子，如今該讓咱們啦！何況老爺子在辦喜事。」

孟大鵬道：「諸位美意老朽當無不知，但老朽主意已定，請莫再勸，明天諸位可去觀戰，但請勿出手，誰出手的，便是看不起我孟大鵬！」

雖然主人把話說絕，但衆人仍不心息，不斷出言相勸，忽然有個奇胖的中年漢子站了起來，說道：「諸位且聽夏某幾句話如何？」

羣豪心想這「賽諸葛」夏英明機警百出，必有辦法勸得了孟大鵬，因此都住聲翹首，都看他如何勸說孟大鵬。

夏英明乾咳一聲，不慌不忙地道：「孟老爺子的脾氣大家都清楚，夏某認爲他已將道理說得很清楚，對咱們武人來說，生死是其次，名節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才同意孟老爺子的見解，希望大家莫令他難做！」

羣豪都是一怔，孟大鵬哈哈笑道：「還是夏先生深知老朽的脾氣！來，老朽最後再敬大家三杯！」

× × ×

散席之後，大部分人都離去，但有些離開的人，都仍留在城內，欲觀明天那一戰，是以太原城內的客棧，一早都已客滿了。

給孟氏父子留下來吃晚飯的只有三四十人，這些人跟他的關係都比較深，內廳

的酒席亦已散去，孟大鵬帶這些人進內廳品茶消滯。

那姓胡的趁孟氏父子不在，低聲問道：「夏先生，你看不出柳白石的武功在孟兄之上？你不勸他反而……」

夏英明反問：「勸得了他麼？」

姓胡的見他說話半死不活的，不由發急。「他敢在這種場面出現，必定有必勝的把握……」

夏英明截口說道：「我亦有必勝之把握！」

姓胡的怔了一怔，問道：「先生有何妙計？」

夏英明微微一笑，道：「法不傳外，屆時胡兄自知，只望你明天多出點力！」姓胡的見孟大鵬回來，便不再問。

孟大鵬道：「諸位可有誰知道那廝武功的來歷？」

見過柳白石的人固然少，知道其來歷的更少，但江湖上的傳聞却多，都爭着說些道聽塗說的傳聞，只有那夏英明含笑不語。

孟大鵬聽了衆人的話，亦知無把握取勝，是故長身打了個哈哈，道：「諸位請恕老朽簡慢，後堂尚有事要老朽去處理，晚飯時再見！」

夏英明道：「老爺子但去無妨，不必担憂吾等會寂寞！」

孟大鵬不便對羣豪說他是進內交待身後事，心頭都極是沉重。「黑臉神」道：「不行，明天咱們大夥兒先去將那廝殺了，事後就讓他怪責也顧不得了！」

姓楊的道：「依我看老爺子也未必會輸給他！」

夏英明道：「假如他不去應戰，自不會輸！」

「黑臉神」瞪了他一眼，道：「你還說風涼話！老爺子會不去麼？」

「咱們不讓他去就是，晚宴時請多勸他喝酒！」

姓胡的一拍大腿，失聲道：「對呀，只要他喝醉了，不去應戰，自不會失了臉子！咱怎沒想到？」

× × ×

不料晚宴時，孟大鵬雖然仍照常敬酒，但每次都只沾唇而已，「黑臉神」等人大急，不斷向夏英明打眼色。

夏英明不慌不忙地持杯提壺走前，道：「老爺子，你明日要出戰柳白石，咱們也不便勸你多喝，不過不才代表大家敬你三杯，預祝你為江湖除一大害，這三杯你無論如何也得喝，三杯之後，別人勸酒，不才也會替你擋駕！」

「此話當眞？」孟大鵬道：「假如老朽尚能活着回家者，必再與諸位同謀一醉，以補失禮之處！」

「黑臉神」大聲道：「不行，三杯太少了！老爺子一向海量，十杯酒也奈不了他何！」姓胡的連連向他打眼色。

孟大鵬道：「梁賢弟此話便不知吾矣！豈不知明日大戰之重要性乎？老朽本不想喝，既然夏先生有此一言，就與諸位喝三杯吧！」

「一言為定！」夏英明立即為他斟酒。孟大鵬也不推讓，舉杯虛敬一下，仰頭連乾三杯。夏英明讚道：「老爺子名不虛傳，果然痛快！」他提壺回座，向衆人打了個眼色。

夏英明不斷催散席，孟大鵬亦不堅持，着喜娘送兒子進洞房，也告別回房交代後事。

「黑臉神」道：「夏先生，你葫蘆裏到底賣什麼藥？」

夏英明笑嘻嘻地道：「我酒壺裏賣的是迷魂藥！三杯下肚，非讓他睡十個時辰不可！」

「黑臉神」這才喜道：「果然不愧『賽諸葛』也！」

夏英明道：「大家快離開，找個地方想辦法對付那廝吧！」

× × ×

夏英明等人天未亮便到街口那棵老槐樹下匿藏，希望柳白石一到，便羣起而攻之！豈知樹上已掛了一幅白布條，上書一行大字，孟大鵬不敢單獨應戰，山西便無英雄！

姓楊的冷笑一聲，道：「這個激將計，拿下來！」

夏英明忙道：「不，那廝若來，不見此布條，便會知道有埋伏！」衆人覺得他說得有理，不再堅持，分頭在四周匿藏，專等柳白石來送死！

過了兩頓飯工夫，天色已亮，城內的人見到布條，都紛紛走過來觀看，而昨日孟府的嘉賓，更加聞風趕來，街口擠得水洩不通！

「黑臉神」忍不住跳了出來，大聲叫道：「快回去，你們這樣圍住，那廝還敢來麼？退回去，等那廝出現之後再來！」

羣豪中亦有「明理」的人，亦作勸解人，勸大家先散開，總算憑着孟老爺子的大名，衆人終於退開！可是柳白石還不出現！

這一等竟然等到日頭近午，柳白石依然踪影全無，「黑臉神」忍不住低聲咒罵道：「他媽的，這廝也是只會嚇人的玩意兒，九成是不敢來了。」

姓胡的匿在他旁邊，忙道：「梁兄別張聲，那廝一向守信，一定會來。」

「誰知他什麼時候才來？到半夜才到，咱們早已被餓軟了手脚啦！」

姓胡的瞿然一醒，道：「不錯，那小子乖巧得很，莫中他的計才好，還是分批去吃飯吧！」

話音剛落，忽見孟小雁氣急敗壞地奔跑過來，大聲的叫着道：「夏先生，夏先生！」

夏英明連忙現身，問道：「孟少俠有何指教？」

孟小雁來不及寒暄，急道：「請先生快到寒舍，那廝來了！」

夏英明一呆，急問道：「那廝在府上麼？」

「是的，正跟爹爹決鬥，請夏先生快去！」

夏英明連忙呼「黑臉神」等人出來，一行人跟着孟小雁奔向孟家！

× × ×

孟大鵬跟老妻說了幾句話，便覺一股睏意襲上心頭，歪身倒在床上，便睡着了。他妻子不曾學過武，却受丈夫影响，也不打擾他，默默離房出外。喜娘立即上前

討紅包，滿口吉詞。

孟夫人打發了她，在家裏走了一遍，見一切正常，便到另一間房睡覺，只望丈夫睡足精神，明日才有取勝之機。

孟大鵬在沉睡中忽然醒來，他頭腦尚有些昏沉，慢慢才睜開雙眼，忽見床前坐着一個穿白衣的人，瞿然一醒，定睛一望，可不正是柳白石？

只見柳白石目無表情，手上抓着一隻杯子，裏面還插着一枝湯匙，他見孟大鵬醒來，冷冷地說道：「幸而某家的藥還有效！」

孟大鵬睡意全消，一骨碌坐了起來，要去找刀，柳白石道：「且慢！某家先說明，我讓你服的只是『醒神湯』，閣下昨夜喝醉了吧？」

孟大鵬心中有些明白，却不便在敵人面前非議自己的朋友，當下冷靜地說道：「閣下能潛進來，孟某佩服之至！你待如何？」

「實行某家的諾言，你已交代好後事沒有？」

孟大鵬心頭一動，沉吟不語，柳白石又道：「你在等你的朋友？他們都在老槐樹下！」

孟大鵬抬頭問道：「你的僱主只要你殺我？」

柳白石仍是那種腔調。「你放心，除你之外，我不會多殺一個，除非人家迫得我非下手不可！你還有一點可以放心的，某家跟你一戰，絕對公平，這是某家向來的作風！」

「好極了，如此孟某便成全你吧！」

柳白石似在對老朋友說話。「多謝你！在那裏動手？」

「後花園如何？」

柳白石長身道：「很好，我先去等你！」他眉宇間的殺氣倏地增加，寒聲道：「假如你不來的，便休怪柳某食言！」言畢拔身而起，單掌震開天窗，躍了出去！

孟大鵬望着他的背影，咬一咬牙，飛快地磨墨鋪紙，寫了幾個字，拿了掛上的雁翎刀，也由天窗射出！

× × ×

滿園的菊花、白的、黃的，紫的都吐着芳艷，但空氣却充滿了肅殺！

孟大鵬的刀已在手，但柳白石的劍仍在匣中，他只冷冷地望着對方，就像是在「瞻仰遺容」。

孟大鵬臉色十分凝重，秋風中，後背的熱汗仍不斷地湧出，後花園裏的殺氣越來越重，他那一刀却久久都劈不出去。

柳白石忽然開腔。「孟大鵬，你再不出刀，便難有第二個機會！」

孟大鵬色厲內荏地道：「哈哈，這句話老夫正想提醒你！怕你身首異處，劍仍在匣中！」

話音剛落，背後忽然傳來孟小雁的叫道：「爹先勿動手，等孩兒……」

孟大鵬道：「雁兒，你再走過來，便不是我的兒子！」

「爹，不必跟這種冷血的人講究江湖規矩！」

柳白石道：「孟大鵬，你不要迫某家大開殺戒，做個眞正的冷血人！」

孟大鵬面色一變，暴喝一聲：「任何人走過來，老夫便先殺掉他！」

孟小雁是知父莫若子，深知苦勸也無效，便趕緊飛奔去討救兵！

柳白石淡淡地道：「孟大鵬，你準備好了沒有？」

孟大鵬厲聲道：「你有種的便拔劍吧！」言畢揮刀劈出！

這一刀幾乎用上他全身之力，堪稱雷霆一擊！這一刀「雲龍三現」一招三式，亦是孟大鵬的平生三大絕招之一！

柳白石身法變化極快，他劍仍在匣中，只憑雙脚移動，「雲龍三現」竟然連他的一片衣角也沾不上！

孟大鵬一招未盡，二招又生：「四面楚歌」！

這一招，共有四式，比之「雲龍三現」更之凌厲，但見柳白石身子倏地倒飛，孟大鵬只砍斷十七株菊花，依然奈不何對方！

「有種的便別躲！」孟大鵬大喝一聲，將生平常用的壓箱本領：「五世其昌」展開，霎時間，只見刀光不見人影，連柳白石的身形也被包裹在刀光中！

忽聞一聲龍吟聲響，柳白石長劍出匣，又聞一片「叮叮噹噹」之兵刃相碰聲，白光忽斂，猛見一溜劍影，直奔孟大鵬的喉頭！

這一劍直如流星曳空，奇快無倫，又無跡可尋，就似大江裏無風起浪，令得孟大鵬大吃一驚，邊退邊翻刀上撩！

不料竟然撩了個空，柳白石那一劍，勢子未盡，便突然頓住，孟大鵬剛一怔，他劍才化直刺爲橫斬！

孟大鵬料不到對方變招如此快捷，亡魂喪胆之際，手臂猛地沉下，意圖磕飛長劍！

柳白石急嘯一聲，手臂一掄，長劍劃了半個弧圈，避開雁翎刀的糾纏，又再化橫斬爲直刺！

他長劍先後數變，每一次變化都難至極點，但在他手中使來，却如流水行雲，更似江河直瀉，勢不可擋！

這一次，孟大鵬已來不及驚慌，柳白石的劍尖已送進他的喉頭！

劍進三寸，立即抽回，柳白石身子也隨之後飛，只一個起落，便已落在圍牆之外！與此同時，孟大鵬才「砰」的一聲，仰天倒在地上！

刀仍在他的手中，但魂魄已離開軀體。喉頭鮮血冒個不停，奇怪的是他的表情不但毫無痛苦之色，而且嘴角尚餘一抹笑意！

是因爲柳白石沒有食言而堪告慰，還是因爲今日這一戰，他能把平生三大絕招盡展而感到快慰？沒有人能解釋！

後花園重新歸於平靜，在肅殺氣氛中顫抖的菊花已逐漸恢復常態，就像甚麼事也沒發生過！

× × ×

當孟小雁帶着夏英明等人跑到後花園時，柳白石踪跡早渺，空氣中只餘一絲淡淡的血腥味！

羣豪見到孟大鵬的死態，都呆住了，良久才聽到孟小雁的一聲悽叫！

× × ×

柳白石離開孟府，去勢未止，一口氣

奔出太原城，來至城郊一座樹林中。

他一頭鑽進去，一對眼睛似獵犬般，在樹幹上搜索着，忽然停在一棵樹幹上被人削掉一角樹皮的大樹前！向上看了一眼，飛身而起。

一躍丈餘，落在一枝橫枝上，長劍再度出匣，白光一過，上面那枝橫枝應聲折斷墜下！

樹枝落地，他人亦飛落地上，手上已多了一個扁平的布包！

柳白石雙眼如利劍，向四周看了一陣，然後解開布包，取出一件黑袍披在身上。當他披衣時，忽然掉下一封信，柳白石忙拾起，拆開緘口，裏面是一封信一張銀票。

柳白石展信閱之，忽然有人喝道：「又有人要僱你殺人麼？」

柳白石身子探前七尺，再轉身立定，只見旁邊一棵大樹的橫枝坐着一個唇紅齒白的少年人。

柳白石目光暴射，一步步走過去，少年人了無懼意，笑嘻嘻地道：「柳大哥，你眞好功夫啊！」

柳白石臉色再一變，冷冷地道：「你是孟大鵬的甚麼人？」他有過目不忘之能，依稀記得在孟大鵬家見過這少年。

「還說是他甚麼人，我差點爲你被他的朋友殺死！」

柳白石冷哼一聲：「爲我？嘿嘿，你身份與我相同？」

少年搖搖頭，忽道：「你很聰明，給你猜！」

「你要拜我爲師？」

「若論殺人的本領，你做我師父也不爲過，只是這樣我豈非要平白矮一輩，是不是！」

柳白石沉聲道：「某家無空與你瞎聊！快說，你爲何跟踪我？」他說這句話時，樹林中突然殺氣瀰漫。

那少年依然故我，好像不將生死放在心上。「我是仰慕你，所以才悄悄跟着你來！」

柳白石驚詫交集，他出道數年，即成殺星，幾多武林高手都恨不得寢其皮，食其肉，而無從下手，乃因他武功高强，輕功又佳，神出鬼沒，却料不到今日會被一個少年跟踪而不自知！更奇怪的是，他竟然會仰慕自己，甚麼話他都聽過，就未聽見有人仰慕他這句話！須知職業殺手，心目中只有金錢，沒有道義，黑白兩道全看不起！

柳白石驚詫之下，不由對少年產生好奇，忍不住問道：「你仰慕我甚麼？」

「仰慕你武功高强，啊不對！武功比你高的人，我也見過不少……」

柳白石截口道：「誰？」

「嗯，像沈鷹、管一見、古逸飄等人的武功，不在你之下吧？」

柳白石冷哼一聲：「再說下去！」

「你驚鴻一瞥的行動，乾凈俐落的殺人手法，胆大包天，光明磊落的作風，令人着迷！」那少年說得十分認眞，一絲沒有取笑之意。

柳白石眉宇間的殺氣盡歛，嘴角微翹，露出一絲笑意。最令他受用的是「光明磊落」那四個字！這就是他柳白石與其他殺手不同之處，也就是最令自己引以爲傲的。

「我就是因爲稱讚你幾句，所以人家將我當作是在孟家的內應，而要殺我！哼！那些飯桶，連給我提鞋也不配，要殺我豈非作夢！」少年雙腳輕輕搖晃着，狀甚天眞。「喂，柳大哥，你讓我跟着你吧！我吃得不多，睡覺佔地又少，你錢賺得多，不怕養不起我！」

柳白石想起被其跟踪，而毫無所覺，臉上的笑意，早已不見，代之而起的是凌厲的殺氣。「你是怎樣跟踪我的？」

少年格格地笑道：「你有你的本事，我有我的辦法！」如果咱們做了朋友，以後我自然會慢慢透露給你知道！」

話音未落，柳白石已經振衣飛起，由於他外袍尙未扣好，是以急風中發出「噗噗」的响聲。

少年臀部微沉，借那樹枝彈力飛起，落在另一枝橫枝上，笑嘻嘻地道：「抓不到！」

柳白石去勢如離弦之矢，脚尖一點，再度撲出，人未到，十指如鋼爪，向少年的一對脚抓去！

少年身輕似燕，橫射而出，一個觔斗向下翻去！柳白石存心要抓住他，慢慢拷問，是以出手絕不留情，只見但雙脚一沉，一個「千斤墜」正將樹枝震斷，身子急墜！

少年忽覺頭頂上有股說不出的壓力，知道柳白石追來，雙臂凌空一劃，又斜飛幾尺！

柳白石身上那件黑袍，不知如何，已在他手上。「辟啪」一聲，長劍如鍊，向少年腰腹纏去！

少年再一個觔斗，雙脚已落在地上，又向旁飛去，柳白石五指已至，他忙將頭一低，束髮頭巾，已落在柳白石的手中！長髮瀑布似的瀉了下來。

柳白石不由一呆，猛聽一陣「嗤嗤」之聲暴响，他想也不想，急忙向左後方急飛，只見十來根牛毛細針，飛落地上！

抬頭一望，已沒了那少年的踪影，柳白石又驚又怒，邊穿上黑袍，邊提氣標前，他一口氣奔出林木，仍不見那少年的影子，忙又折回來，在樹林中轉了一匝，仍不得要領！

此處地鄰太原，柳白石剛做了一案，雖說他不怕那些酒囊飯袋，但若被追上，亦甚討厭，因此只好先行離開。待他出林，面貌已完全改變！粗豪英武，一臉虬髯，此刻就算他自承是「天下第一殺手」柳白石，亦無人相信。

他離開樹林，那少年忽自一棵樹後標前，亦已換了一套衣服，臉上也黏了些鬍子，面露得意之色，跟着出林，悠閑地走着。

× × ×

柳白石走了七八里路，不怕那些山西好漢，獨怕那少年，不斷回首，却不見踪影，心中稍稍放心，但對自己被跟踪而無所覺之事，仍耿耿於懷。

他徒步至北營，到一小客棧，取回寄養的馬匹，飛身上鞍，催馬奔走，向東南直放。

× × ×

安陽古城，地方不大，名氣也不大，但却有一事物使它常讓人提及，那便是設在安陽城的「荔枝院」！

「荔枝院」是間妓院，裏面的妓女不算太多，只有三十六個，但這三十六個妓女都是艷比西施，又善彈唱之輩，別的妓院，妓女數目再多，也不可能有這許多絕色美人聚在一起！

各地富家子弟，無不以到「荔枝院」留宿爲榮！有些人流連數年，只求能與三十六名妓全有香火緣，則囊中金盡，倒臥街頭而不憾！

據說有一王公之子，在安陽十餘年，也只能宿了二十四名妓女，家產便已傾盡，最後王公子，遂服食大量春藥慾火自焚而亡。此事不脛而走，使「荔枝院」更添幾分吸引力！

每年爲「荔枝院」妓女而傾家蕩產，甚至身敗名裂者，不知凡幾，但徵歌逐色之輩，仍趨之若騖，甘之如飴。

「荔枝院」爲安陽城帶來了繁榮，暗中說「荔枝院」老闆賈大富爲菩薩者，大有人在，但許多飽學之輩，夫子儒生，却恨之入骨！

恨歸恨，每年「荔枝院」在八月份都歇業一個月，這一個月裏，安陽城百業蕭條，却是有目共睹者，是故賈大富雖非甚麼王公將侯、良紳善人，但出現在街頭上露面，安陽人都對他禮儀有加！

× × ×

八月下旬，安陽市面又開始繁盛，各地的花花公子已開始來「朝貢」，等待九月初一復業時，能先拔頭籌！

柳白石就在八月的最後一天到達，這時候，他又是另一副打扮，比闊少還闊，比俊彥還俊！

九月初一下午酉時，「荔枝院」才正式開門，但午時過後便有人在門外等候，一看人數，已知道絕大部份的人都要失望而歸！

「荔枝院」的妓女雖然只有三十六個，但不斷以新易舊，是以才能保持盛名不墜，被換出來的妓女，大多數仍在安陽城高張艷幟，有些等不及的，只好退而求其次！

「荔枝院」盡管不斷更換妓女的，但有一個名字，可絕不改變的，便是「楊貴妃」！

「楊貴妃」是「荔枝院」花中之魁，倒也顧名思義，這一屆的「楊貴妃」已任逾三年，仍未稍減顏色，追逐在裙下之不二臣，人數不曾稍減，但賈大富已四處派人物色美女準備更換！

「荔枝院」的妓女，並非一定要薦席，而想跟「楊貴妃」一親香澤者就更加困難矣！

不過九月初一日，「楊貴妃」第一個接的客，竟然是柳白石。

柳白石跟那些紈袴子弟爭奪，他只向龜奴遞上一封信，只說了一句話：「請交給賈老闆！」言畢便坐在一旁等候。

他並沒有等得太久，龜奴便擠出笑容道：「請公子跟小的來！」他帶柳白石穿過瓊樓玉宇，假山凉亭，到後面的一樓名爲「賞花」的小樓，又道：「老闆就在上面，請公子自個上去！」

柳白石毫不猶疑，一提衣衫，拾級而上。當他剛踏上小樓，便發覺樑上有人，却裝作不知，慢條斯理地走前，一個聲音忽自一扇大門裏傳出來：「可是楊公子，門沒閂，請進！」

柳白石道：「楊某放肆！」推門進去。只見房裏有一張大長桌，桌後一張酸枝木交椅裏，堆放着一堆肥肉！說是肉，寧可說是球！賈大富的頭面圓如球，腹部、胸部都圓得像球，在他身上你可以發現有許多肉球。

桌上只放着兩壺茶！一大一小。賈大富手中抓着那個小茶壺，將壺口送到嘴裏，正輕輕在啜吸着茶湯。

房裏四壁掛了四幅仕女圖，除那一桌一椅之外，只有一張橫放在桌前的長椅，這景象使得柳白石大感意外。

賈大富的身後有個令人看不清多大年紀的女人，未知是姬妾還是丫頭，衣飾華麗，鬢上插滿了頭面，正輕輕爲賈大富搥骨，門外立着一個目無表情，身穿袍甲的中年漢子，令人幾疑是將軍石像！（西門丁按：今之首飾，明朝稱頭面。）

「楊公子請坐！」賈大富手臂微抬作個請狀，身上的「球」，便抖個不停。

柳白石剛在椅上坐下，那「將軍」已將大門關上。柳白石輕吸了一口氣，說道：「能與名聞天下的賈老闆見面，實乃榮幸！」

賈大富哈哈一笑，他說話聲音，低細之至，笑起來不見得有幾許改變。「楊公子眞的姓楊？」

柳白石神色自若。「賈老闆，眞的姓賈？」

賈大富一怔，忽然大笑起來，笑得肉球亂顫，眞令人替他担心，他會笑掉一塊肥肉來！「我不姓賈，難道姓甄？」

柳白石微微一哂。「楊某不姓楊，難道姓柳？」

「有趣之至！虞姬，請楊公子喝茶！」賈大富言畢又提壺啜了一口。但身後那婦人把那隻大茶壺，拿到柳白石面前！

這刹那，柳白石忽然覺得「虞姬」的武功，竟然不亞那門後將軍，他臉色異常，謝了一聲，也舉壺啜了一口，驚讚道：「此乃武夷岩茶大紅袍？」

賈大富臉上變色，問道：「你喝過大紅袍？」

柳白石不直接答覆。「自宋蔡襄主政茶業，大紅袍即爲貢品，賈老闆如此厚待楊某，楊某受寵若驚！」

賈大富又笑了起來。「能請識貨之人品嘗，總好過千金賣與附庸風雅者！」

柳白石長身向賈大富深深一鞠躬，再致謝意，賈大富道：「未談正事之前，賈某想問楊公子一事，未審可否？」

「請問。」

「公子在何處喝過此茶？」

「老闆自何處購得此茶？」

從未有人這樣跟賈大富說話，他又微微一怔，再度大笑，笑得十分激動。「有趣有趣，跟楊公子聊天，當眞有趣！」

「楊某也有一事請教。」

「來而不往非禮也！」

「絕色名虞姬，未知將軍又是何名？」柳白石笑問：「莫不是姓楚吧？」

賈大富長嘆一聲：「楊公子當眞聰明，將軍正是姓楚名羽！」

柳白石微微一怔，脫口道：「他也是楚霸王？」

「既有虞姬，又豈能沒有霸王？」

賈大富大笑，柳白石亦大笑，只有那霸王虞姬沒一絲聳容，賈大富與柳白石都狀甚歡愉，但心中都知道今日遇上對手！

賈大富說道：「楊公子，有話但說無妨！」

「老闆未曾看過在下的手扎？」

賈大富道：「賈某尙以爲你只是藉詞見我，另有目的！」

「賈老闆認爲在下是這種人？」

「公子不像是信上那種人！」

柳白石道：「不管如何，我的確想跟你做成這筆生意！」

「公子似未曾來過，有把握奪來的美女，符合敝院的標準？」

「在下欲向賈老闆推薦的，是『楊貴妃』！」

此言一出，連賈大富背後的虞姬，也輕啊一聲，然而她隨即發覺失態，繼續低頭爲賈大富搥肩。

賈大富又啜茶壺，他那麼大的一個人，而茶壺只有鵝蛋般大小，看來十分滑稽，柳白石道：「老闆不相信？」

「天下美女，不在敝院，亦盡在賈某心目中，雖然有的荊布釵裙，經過裝扮訓練，也可變成鳳凰，但這絕對當不了楊貴妃，楊公子明白賈某之意否？」

「未知江南花小姐，夠不夠資格當楊貴妃？」

「噗」的一聲，賈大富手中的茶壺忽然碎裂，茶葉和茶汁濺了他一身，但他仍無所覺，目注柳白石緊張地問道：「可是『南花北鳳』天下兩大美人的花小姐？」

柳白石臉色不變。「正是花萬影！」

這次連楚霸王的呼吸也急促起來。

賈大富忽然自椅子站了起來，行動居然十分敏捷，柳白石雙眼登時閃過一絲亮光！「楊公子，賈某時間有限，可沒心情跟你開玩笑！送客！」

柳白石站了起來，道：「慢！你怎知道在下有空來跟你開玩笑，未知你識此物否？」他自懷中掏出一枚金釵，金釵雕的不是鳳凰，而是一朵牡丹花！

虞姬走前接過，再遞與賈大富。賈大富道：「賈某怎知此是眞還是假？」

「賈老闆認爲假的，那就不必多言？請將金釵交還在下！」

賈大富忽然堆下笑容，問道：「公子請坐！」他示意虞姬將金釵交還柳白石。

柳白石屁股剛沾及椅面，賈大富道：「楊公子可否將情況透露一二？」

「賈老闆乃『識花』之人，當眞清楚兩大美人之性格？」

「人謂花萬影溫柔多情，眼角高，至今已二十一歲，仍未有意中人，而風蕭蕭則性帶潑辣，敢作敢爲，年屆雙十，亦未有人可匹配！」

「不錯！但賈老闆却不知道花萬影早有意中人，而那人正是區區在下！」

賈大富臉色又是一變，道：「江湖上不曾有此傳聞！」

「江湖上豈可有此傳聞？因爲花莊主武功雖高，人却庸俗，要選的女婿，要人才、錢財、相貌、出身等等必都是上上之選！」

「此乃理所當然！」

「奈何在下出身不正！而在下與花小姐初戀時，互不知對方身份！」

「公子如此出賣心上人，似乎有點過份！」

柳白石嘆息道：「因爲我需要一筆錢去僱請『天下第一殺手』替我辦幾件事，那也只好如此了，而且我有把握要她爲我犧牲一年，然後再與她雙棲雙宿，就怕貴院不敢得罪花家莊而已！」

賈大富含笑道：「只要花萬影願意，又肯簽下一年的賣身書，賈某有何不敢，何況此處非江南！」

「既然如此，未知老闆肯付多少？」

賈大富反問：「你要多少？」

「一百萬両白銀，楊某保證她尙是處女，單是處女之夜，你便可賣得三五十萬両銀子！」

「不貴！你幾時可以將她帶來？」

「兩個月之內！」柳白石道：「不過我要你簽一紙協議與我，人到收銀，期滿無條件將她交給在下，而她在貴院時，不許有一絲勉强她！」

「她總得替我『賣』三五十次吧！」

「這個當然！」

「一切條件全依你！虞姬，速取文房四寶來！」賈大富道：「此事還得請縣丞命人和本地幾位有面的人作證，大約需時三天，三日之內，請楊公子留在本院，未悉公子有此胆量否？」

柳白石大笑。「賈老闆大概不會要在下在此當和尙吧？」

賈大富微微一笑。「此三天隨你挑一位美人陪你，一切免費！」

「假如我要『楊貴妃』如何？」

賈大富大笑。「你送我一個新貴妃，我借個舊貴妃與你三天，有何不可？」

說話間，虞姬已拿來了文房四寶，便依照賈大富之意，寫下草約，讓柳白石過目，柳白石看了一下，久久仍不簽名。

賈大富冷笑道：「楊公子要反悔還來得及，但假如想以此詐騙，相信閣下亦知後果！」

柳白石咬一咬牙，提筆劃花，寫下三個字：楊紅葉！

賈大富道：「虞姬，帶他下樓找貴妃去！」

虞姬向柳白石襝衽一禮，道：「請公子跟賤妾下樓。」

「多謝引路！」柳白石向賈大富拱拱手，然後隨虞姬下樓。

楚霸王立即關上門，道：「老闆，你信這小子？」

賈大富坐回椅上，閉目沉思，楚霸王再進言，道：「這小子武功頗高，老闆請小心！」

「難道你怕他？只要你『管』得住他，我還有什麼損失？貴妃已爲我賺了不少錢，送他玩一年半載也不打緊，但萬一是眞的，『荔枝院』將名動江湖，而且金銀財寶滾滾而來，你不必多言！」

「是。」楚霸王仍退後立在門後，恢復常態。

（未完・一）

武俠中篇連載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劍影迷踪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步嬌和尹劍青一同來到艾青青所住的古墓前，尹劍青在石碑上按來按去，始終無法開啓石碑，天色已晚，尹劍青不願離去，決定留下來等艾青青回來，金步嬌見他不走，也決定留下陪他，兩人在一株大樹上找到一個藏身之所，半夜，忽見四五個人來到石碑前，原來是紫煞星司馬綸，財神金祥生、行瘟使者溫化龍、以及花粉煞陸九姑等人來到，尹劍青在大樹上看着他們的一舉一動，只見司馬綸用劍在石碑前挖掘，接着一方大石板陷下去，古墓大門被他們找到了，各人向墓中走去，尹劍青和金步嬌乘機要逃，却被壽比南等人截住……

擊退惡煞神　古墓尋義妹

雷成章身形突然欺上，左手揚處，雷公鑽疾打尹劍青右肋，右手雷公鎚朝上一揚，擊向尹劍青頭臉。

這一招「上下交征」，使得果然十分凌厲！

尹劍青站在那裏，連動也沒動，只是右手一揚，三尺松枝「嗤」的一聲，朝前劃出！

松枝在他身前劃起了一道弧影，正好把雷公一招兩招攻到身前的一鑽一鎚，一齊封住，意似一道堅牆，再也攻不進去。

不！雷成章鑽、鎚和松枝相接，但覺一股極大的震力傳了過來，迫得他不由自主後退了一步。

雷公雷成章不由一怔，定睛看去，尹劍青手執松枝，和沒有出手一樣，站在那裏，望着自己微笑。

這下雷成章氣就大了，口中暴喝一聲，腳下一退即上，一鑽一鎚寒芒連閃，眨眼之間，攻出了五招！

他外號雷公，身子又瘦小如猴，十分靈活，這五招，忽左忽右，忽點忽擊，當眞快若閃電，動若雷奔，一鑽一鎚帶起的尖銳嘶嘯，也同樣使人刺耳驚心！

尹劍青依然若無其事，在他五招凌厲攻勢之中，只不過雙足前後左右的各自跨了半步。

僅僅這跨出半步，就可以避開雷公的一招，五招搶攻，他只跨了五個半步，就完全避開去，直等他攻出五招之後，尹劍青才松枝一揮，朝雷公揮了過去。

只揮打一下，輕描淡寫的一下！

雷公雷成章一個人隨着他松枝一揮，就像稻草人一般，「呼」的一聲，被憑空摔了出去，又「砰」一聲，背脊着地，跌了個四脚朝天，連雷公鑽、雷公鎚都脫手跌落地上！

尹劍青這一記揮出的松枝，看去簡單之極，但名動江湖的十二煞神中六名高手，竟然沒有人看得清這一招如何會把雷公摔出去的？

這就是「迷踪劍法」！

「迷踪劍法」的招式，若是讓人家看得清楚，就不能稱爲「迷踪」了！

這下直看得壽星壽比南等人莫不凜然變色，山魈竹老四趕緊一躍而出，伸手把雷公從地上扶起，問道：「八哥，你沒事吧？」

雷公這回當眞像雷公了，一張尖瘦臉氣得通紅，連兩顆眼珠都射出了淩厲紅光，彎腰從地上拾起兵器，切齒道：「我和這小子拚了！」

這也難怪，二十年來從未栽過觔斗的雷公雷成章，居然在對方一招之下，栽了下來，江湖上人咯，這觔斗誰栽得起？

壽星壽比南把彎曲大藤杖，從大石上一躍而下，笑嘻嘻的道：「老八，你且退下，這位小哥招式透着古怪，還是老哥哥和他試幾招看看！」

他在十二煞神中排行十一，實則是十二人中的老二，他說出來的話，雷公自然不敢不聽，惡狠狠的瞪了尹劍青一眼，才悻悻退下。

壽比南朝前走上三步，已和尹劍青相距不足五尺，右手彎曲藤杖往地上一拄，笑瞇瞇朝尹劍青點點頭道：「老夫方才還沒把小哥看在眼裏，如今看來，你還眞有一手，來，現在老夫來領敎高招吧！」

尹劍青一抱拳道：「老丈不用前倨後恭，在下不過微末之技，並不足道，方才也只是爲了自衞，並無傷人之意……」

這話是說他手下留情。壽比南依然笑嘻嘻的點點頭，說道：「小哥出手沒有傷人，這番盛情，咱們都心領了，但咱們兄弟，外號十二煞神，從這外號，小哥一定可以想得到，咱們出手就會傷人，所以小哥也毋須客氣，好了，現在小哥可以發招了。」

尹劍青聽得暗暗有氣，他這話好像是說自己雖然手下留情，他們却不領情，哼，自己要傷人可容易得很！

他仰天朗笑一聲道：「殺人在下當然會，在下若是像十二煞神一樣，出手就要傷人的話……」

他拖長語氣，雙目之中寒光突然暴射，一下從喪門神歐陽珖，開路神竇鋒，門神沙老三，山魈竹老四，雷公雷成章等五人臉上掃過，嘿然道：「只怕今晚在場的七位十二煞神，早已只剩下……」

他目光再從天機星陸機，回到壽比南身上，才緩緩說道：「只有老丈二位了，試問老丈，今晚還有這等聲勢，硬要截住尹某麼？」

他這番詞鋒犀利，咄咄逼人！

喪門神歐陽珖等人，被他說得不禁臉上發熱，作聲不得！

天機星心頭也是一凜，忖道：「這小子目中精芒如電，內功之高，幾乎遠在自己幾人之上了！」

壽星壽比南同樣被他說得一呆，人家說的可是不假，在場七人，已有五人敗在他手下，當眞一個都沒有負傷，以他方才對付老八的一招，他確實有傷人之能！

尹劍青沒待壽星開口，又冷傲的道：「老丈賜敎，在下自當奉陪，不過在下和人動手，從未先出手過，老丈先出手也是一樣。」

壽星壽比南呵呵一笑道：「小哥，這份風度，頗令老夫心折，不過老夫要告訴你，我這支七彎八曲壽星公杖，重逾八十斤，你可得小心！」

重逾八十斤，這是說他這支壽星公杖，外表看似古藤，實係純鋼所鑄！

尹劍青道：「多承老丈指點。」

壽星壽比南喝道：「老夫那就不客氣了。」

右手一抬，揮杖劈來。

杖勢乍起，就如急流奔放，但見一排彎彎曲曲的杖影，連綿一片，洶湧而來，使人無法辨出他這一杖究有多少變化？

壽星公杖果然非同小可！

尹劍青喝道：「好杖法！」

手中松枝迎着朝前點了出去。

他這一式，看去毫不起眼，只是隨手點出！

所有的人不由看得暗暗冷笑，十一哥這柄鋼杖專鎖敵人兵刄，別說你手中只是一支比姆指略粗的松枝，就是百煉精鋼的長劍，也會被他一下絞成幾段！

這不過是心一轉的工夫，松枝和七彎八曲壽星公杖已經很快就接觸上了！

但聽一陣珠般「噹」「噹」响，傳入衆人耳際，誰也無法數得清雙方一個杖勢一揮，一個松枝一點，究竟一共相擊了多少記？

最使人感到凜駭的，尹劍青手上明明只是一支松枝竟然會發出金鐵交鳴之聲！

杖影，劍影，（實則是一道松枝）同時消散，兩個人依然恢復了剛才相距六尺的相對而立！

尹劍青手中執着三尺長一支松枝，居然絲毫未損！

壽星壽比南手中是一柄純鋼壽星公杖，當然也絲毫無損，但壽星公一張孩兒臉，却變了顏色！

只此一招，壽星壽比南已經落了下風，也看得在場的人莫不聳然動容！

壽星望望尹劍青，點頭道：「如論較技，老夫這一杖已經落了下來，但今晚形勢不同，咱們應該分出一個高低才行。」

尹劍青道：「既已動手，自然要分個勝負了。」

右腕一振三尺松枝，疾然攻出。

這一招松枝劃起，就聽到「嗤」的一聲，從松枝上劃出來的，居然會是森寒劍氣！

壽星壽比南心頭暗暗一凜，口中大喝一聲，壽星公杖一揮，泛起一排杖影，護住了全身，但聽金鐵交鳴聲中，壽星封閉了尹劍青第一劍，杖勢一送，還擊出手。

尹劍青朗笑一聲，說道：「老丈小心了！」

喝聲甫出，人已隨聲逼進，右腕搖處，松枝化作匹練般捲出！

不，他一劍出手，松枝揮動，劍氣迸發，一支松枝竟如霜刄捲雪，寒芒掣電，一劍緊接一劍擊出，勢如排山倒海般直壓過去。

壽星壽比南半生闖蕩江湖，何止身經百戰，却從未見過這等勢道，他揮動壽星公杖，一面封解，一面脚下連退，幾乎連變了十幾個招式，同時大家也清清楚楚的聽到了七聲「噹」「噹」連响，才算把尹劍青的一連七式劍招，擋了過去。

但他一條右臂幾乎被震得酸痲無力，心中驚訝不已，暗道：「這小子內功之强，似乎還在我壽星公之上了！」

一面怵然道：「你……小哥使的『七劍連環』？你……和劍煞秦前輩……」

「沒有關係。」尹劍青朗笑一聲道：「在下只不不過替秦前輩保存這一套劍法而已，壽老丈能接得下『七劍連環』，只怕接不下在下這一劍了。」

喝聲甫出，松枝一揮，只朝壽星壽比南攻來。

方才七招，劍劍如匹練飛捲，大家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這一記劃出來的松枝，忽然變得詭秘迷離，沒有一個人看得到他松枝劃向何處？

壽星壽比南聽他說出，接得下「七劍連環」，只怕接不下他這一劍的話，心知尹劍青若無把握，不會說出如此托大的話來，因此在尹劍青松枝還未揮出，他七彎八曲壽星公杖已如龍飛蛟騰，左右飛舞，先護住了身軀。

也不知尹劍青這一劍是如何乘虛而入的？但聽一聲悶哼，壽星壽比南杖勢乍停，一個人不由自主脚下連退了五六步之多，才以杖拄地，口中連喘了兩口大氣，才算站停下來。

大家都不知壽比南傷在何處？正待問他？

尹劍青早已在逼退壽比南之後，並未追擊，身形疾發，一下掠到金步嬌身邊，揮手一掌，拍開了她睡穴，拉着她的右手，口中喝了聲：「快走。」

金步嬌穴道一解，口中驚喜的叫了聲：「尹大哥……」

大家眼看尹劍青突然捨了壽比南，拍開了金步嬌穴道，拉着她就走，不覺猛然一驚。

開路神竇鋒提着板斧，大聲叫道：「小子，你把金步嬌放開，拉着她算什麼英雄？」

尹劍青手橫松枝，大喝一聲：「誰敢過來！」

他這聲大喝，當眞威武凜然，已經竄身而出要待追上去的人，被他這聲大喝給震懾住了，每一個人脚下都不禁現出趑趄之狀。

尹劍青一手拉着金步嬌的手，說着：「她和我一起來，是爲了要找一個人，她非帮助我找到這個人不可，因此她也非和我同去不可，諸位眞要再跟在下糾纏不休，十二煞神中，至少有半數的人，要橫屍於此，信不信悉聽尊便。」

說完，一拉金步嬌，說道：「妹子，我們走。」

兩人匆匆往古墓前面奔去。

天機星陸機望着兩人去遠，搖着頭道：「此人小小年紀，一身武功高不可測，咱們幾人圍上去也不是人家對手，讓他去罷。」

壽星壽比南歎息一聲道：「這小子邪門得很，咱們十二煞神，今晚算是栽到家了。」

雷公雷成章忽然咦了一聲道：「這小子拖着阿嬌往古墓裏去了。」

喪門神歐陽琥道：「這小子下去，會不會壞了咱們頭兒的事？」

天機星深沉一笑道：「咱們論武功或許勝不了他，但老九（花粉煞陸九姑），老五（行瘟使者溫化龍）還會對付不了他麼？」

雷公厲聲大笑，說道：「對，對，這回逮住了他，老子非先卸下他兩條手臂來不可！」

天機星陸機說道：「這小子不過是擊天廬門下，最多一套『九宮劍法』，但我看他使出的招式，沒有一招是『九宮劍法』……」

壽比南道：「但憑『九宮劍法』，我還會敗給他嗎？」

天機星微微一笑道：「所以，小弟認爲他不但得了『迷踪圖』，而且已經練成了『迷踪圖』上的武功……」

「對，對，」壽比南怵然道：「他使的招式，確然迷離得令人看不清楚。」

「所以呀！」天機星深沉的笑了笑道：「頭兒不會放過他的。」

× × ×

尹劍青拉着金步嬌衝出他們幾人的包圍，一連幾個起落，掠到古墓前面，回頭看去，壽星壽比南等人楞住在那裏，並未追來，這就回頭一笑道：「妹子，咱們下去。」

金步嬌道：「大哥，你一身武功眞高，居然連壽伯伯都不是你的對手。」

尹劍青笑了笑道：「不是我武功高，因爲我學的是『迷踪劍』，別人看不清我們的劍路。」

他目光朝墓前桌面大的一個黑窟窿，凝目看去，下面似有寬闊的石級，往下延伸而去，看去少說也有百來級之多。

金步嬌喜孜孜的說：「大哥，『迷踪圖』，有這麼厲害，你幾時教給我，好不好？」

尹劍青道：「我們快些下去，青青只有一人，只怕不是他們對手呢？」

舉步往石級跨了下去。

「你就是青青、青青的，心裏只有一個艾青青！」

金步嬌跟着尹劍青一步一步跨下石級，一面說道：「人家說的話，你到底聽了沒有嘛。」

尹劍青道：「妳說什麼？」

金步嬌道：「迷踪劍咯，你到底答不答應嘛。」

尹劍青隨口道：「妳也想學！」

金步嬌道：「是啊，大哥，你肯教我麼？」

尹劍青道：「學『迷踪劍』必須先練『秘宗玄功』，那可不能一蹴就會。」

金步嬌噘起小嘴，說道：「說了半天，你是不肯了。」

「不……」尹劍青道：「練功夫，可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不過我可以傳你這套劍法，也是很厲害的劍法，但妳一定要先拜師。」

「拜你做師父。」

金步嬌繼又道：「你是我大哥咯，難道還不夠？」

尹劍青道：「誰說拜我爲師了。」

金步嬌又說道：「那拜什麼人做師父呢？」

尹劍青道：「妳聽過劍煞秦中龍這個

人麼？」

金步嬌道：「劍煞秦中龍，是武林三絕劍之一，劍法高不可測，我自然聽說過了。」

說到這裏，忍不住問道：「大哥，你怎麼無緣無故提起劍煞來了。」

尹劍青道：「我要妳拜秦老前輩做師父，妳可願意？」

金步嬌一怔，說道：「我聽爹說過，劍煞是個怪人，許多人想拜他爲師他都不收，豈肯收我做徒弟麼？」

尹劍青道：「這妳不用管，我只問妳願意不願意？」

金步嬌喜孜孜的道：「他肯收我做徒弟，我自然願意了，他在那裏呢？」

尹劍青道：「秦老前輩巳經死了。」

金步嬌嗔道：「人死了，你還要我拜他爲師？」

尹劍青道：「就因爲秦老前輩巳經死了，他沒有傳人所以我要妳拜他爲師。」

金步嬌說道：「人死了還會傳我劍法麼？」

尹劍青說道：「妳拜了師，由我傳給妳。」

金步嬌驚喜的道：「大哥你會『七劍連環』？」

尹劍青點點頭道：「我有師父，不能拜秦老前輩爲師，我也受人之託，才學了他的『七劍連環』，那只是替秦老前輩保存劍法，不使他一生心血湮沒無聞，所以要我一個人繼承他的武學。」

金步嬌說道：「他的劍法，容易學到麼？」

尹劍青道：「方才我只試了一式，就和壽星公打成平手，我若是把七式中的精微變化施展出來，壽星公只怕擋不住我三劍，這套劍法，雖然也要內功好，才能發揮威力，但就是內功稍弱的人，因劍法本身第一是出劍快速，第二是變化出人意料，一樣可以收克敵之功，所以我想妳練這套劍法最恰當也沒有了。」

金步嬌說道：「大哥，你幾時起教我呢？」

尹劍青道：「我們現在進入古墓來了，總要等找到了青青再說了。」

墓窟中，越往下走，就越黑暗，他們在邊走邊說，不知不覺間，巳經跨下了百級石級。

金步嬌早巳看不到什麼了，她只是由尹劍青拉着她的手而行。

這回尹劍青停下了腳步，她立刻問道：「大哥，到了麼？」

「我們剛走下石級，」尹劍青笑了笑道：「現在這裏是一片空曠的大石室，前面好像有一道石門。」

金步嬌道：「爹他們呢。」

尹劍青說道：「他們自然進入門裏去了。」

他拉着她朝石門走去。

石門相當高大，上面有一石刻的横匾，寫着「龍如金堂」四個擘窠大字。」

尹劍青沉吟道：「龍如金堂……」

金步嬌道：「龍如金堂，就是葬在這古墓裏的人咯！」

「不對！」尹劍青道：「這一定是什麼門派的暗號了，龍……如金……」

突然拍了一下手道：「對了，這裏就是司馬綸要找的龍城派的古墓了。」

金步嬌道：「大哥，你是怎麼知道的呢？」

尹劍青道：「這門上横匾，寫着：『龍如金堂』四字，『龍』字不用解釋，就是『龍』字，至於『如金』兩個字，金城湯池，『如金』豈非就隱着一個『城』字嗎？」

金步嬌道：「這麼說，『龍如金堂』就是『龍城堂』了？」

「正是，」尹劍青道：「我們快些進去。」

金步嬌道：「大哥，我們現在走的是正門了。」

尹劍青依然牽着她的手，舉步跨入大門。

金步嬌道「大哥，我們不可走得太快，這裏這麼黑，萬一暗藏着什麼埋伏，機關觸動了，可不得了呀。」

尹劍青道：「不會的，我看得清清楚楚，再說司馬綸等人走在我們前面，要觸動埋伏，早就觸動了。」

金步嬌由尹劍青扶着她的手而行，在這黝黑的古墓之中，她當眞成了有眼瞎子，一點東西也看不見，邊走邊道：「大哥，我們現在走在什麼地方了呢？」

尹劍青道：「你們莊院上，進了大門是什麼地方呢？」

金步嬌道：「大門裏面，自然是二門咯。」

尹劍青道：「二門裏面呢？」

金步嬌道：「是天井呀！」

「這就對了，」尹劍青道：「這裏就像是一個很大的天井。」

金步嬌道：「這裏是地底了，那來的天井？」

尹劍青說道：「我說的是很像大天井，因爲進入大門之後，這裏是一個很空曠的大石室，哦，對了！他們眞把這裏當作大天井呢，迎面就有三級石階，兩邊是走廊，迎面有三間正屋，敢情是大廳了。」

金步嬌啊道：「有這樣的地方，那眞好玩，可惜我看不見，大哥，我們快些進去瞧瞧大廳上如何一個樣子？」

尹劍青握着她的手，舉步朝前行去，越過一片像大天井的石室，登上三級石階，正面是四扇鏤花的石門，中間兩扇石門，正敞開着，還未跨入大廳，就覺得有一股陰森之氣，迎面吹來。

金步嬌一把抱住了尹劍青的手臂，低低的道：「大哥，我怕！」

尹劍青道：「妳莫怕，裏面巳經有很多人進來了，妳還怕什麼？快進去吧。」

他任由她抱着手臂，兩人並肩跨進廳門，這座大廳，說它是廳，還不如說是大殿來得恰當。

大殿當然很大。

尹劍青舉目看去，正中間是一個白石雕刻的神龕，龕中好像供奉着一尊神像。

神像當然也是石刻的，只是被龕中懸掛的絲幔遮住了大半，看不眞切。

神龕前面，是一張白石長形供桌，石桌前面，放一把白石雕成的高背太師椅，左右兩旁，也雁翅般排着八把石椅。

最前面則是一方白石雕刻的石板，這

石板大概是祭拜時跪拜用的。

整座大殿，大概就是這樣子，兩旁空曠的地方很大，不再有什麼擺設，也不見有什麼門戶？

尹劍青練成「秘宗玄功」，目能暗視。（說起暗視，和一般所說的目能夜視，可有天淵之別，夜視是在夜晚可以看得清景物，只要內功已有相當火候的人，都辦得到，因為雖在夜晚，仍有星月之光，練成夜視眼，可以憑星月之光的映照，看清景物；但暗視則不同，雖在黝黑如墨，不見一絲天光之處，仍可看得清清楚楚，這就非有精純的內功不可。）

尹劍青目光轉動，看清大殿上的景物，口中不禁輕「咦」了聲。

金步嬌問道：「大哥，你發現了什麼呢？」

「沒有發現什麼。」尹劍青道：「我只奇怪，偌大一座大殿，四週並沒有門戶，那麼方才進來的那幾個人呢，會到那裏去了？」

金步嬌問道：「這裏是座大殿？你不是說是大廳麼？」

尹劍青道：「從外面看，像是大廳，實際上乃是一座大殿……」

他把殿上的景物，大概和金步嬌說了一遍。

金步嬌道：「這裏如果沒有門戶，爹他們會到那裏去了？這裏一定會有門戶，只是暗門罷了。」

尹劍青道：「妳站在這裏，莫要走動，我過去看看。」

金步嬌胆怯的道：「這裏這樣黝黑，我一個人站着，有些害怕。」

尹劍青笑道：「這有什麼好怕的？我過去四面看看，石壁之間，是否另有暗門，如果找到了，我會和妳一起進去的，妳只要站着不動就好。」

金步嬌無奈何的道：「好吧，你過去看吧！」

說着，放開尹劍青的手臂，右手緊緊握住了刀柄，輕「唉」了聲道：「早知道這裏有這麼黑暗，我們多帶幾支火摺子來多好？」

尹劍青在她說話之時，已轉身朝右邊走去，他沿着右首石壁，目光炯炯，凝視着壁上，用手執着的松枝，輕輕朝壁上敲打。

但此處石壁全是塊白石，而且打磨得很光，松枝敲在石壁上，只發出輕微的「篤」「篤」之聲，那有絲毫異處？

他一路沿着右邊石壁走去，仍然看不到暗門所在？已經到了神龕右首。

金步嬌聽他敲打的聲音，漸漸往裏，脚下忍不住也往裏跨上幾步，問道：「大哥，你已經走到裏面了，還沒有找到暗門麼？」

尹劍青道：「沒有，這堵石壁，好像是整片山石，一點跡象也沒有。」

「那怎麼會呢？」金步嬌因尹劍青已到了大殿的裏面，不自覺又朝前跨出了一步。

他們是從四扇門右門的中間兩扇門進來的，站立之處，自然正好面對神龕的正面，金步嬌走上了幾步，就已行到中間那塊白石雕刻的石板前面。

這一步跨出，突然覺得脚下往下一沉，口中驚啊了一聲，一個人已隨着石板往下翻落下去，心頭一急，急忙叫道：「大哥……」

聲音也隨着往下！

尹劍青找到神龕右首，正待從神龕前面穿過，向左首行去，耳中突然聽到金步嬌的驚「啊」，尤其那聲「大哥」，聲音好似往下沉落，心頭猛然一驚，但他正好走到神龕前面，外面有供桌擋住視綫，只得問道：「妳怎麼了？」

話聲出口，不聞金步嬌的回答。

尹劍青急忙從供桌後面，閃身而出，叫道：「妹子，妳沒事吧？」

目光注處，方才還在和自己說話的金步嬌，不過一瞬之間，大殿上那還有她的影子？

尹劍青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急忙一掠向前，落到金步嬌方才立身之處，仔細察看了一陣，四週也毫無異狀，好像金步嬌一個人憑空丟了！

人當然不會無故失蹤的，身一定是誤蹈了機關，跌下去了，因為自己聽得清清楚楚，她那聲「大哥」，聽來就有往下沉落之感！

尹劍青如今江湖閱歷大增，尤其他在這座古墓之中，住了將近五個月之久，知道這古墓中有許多暗門，要觸動機關，才會自動開啓，如果不知機關的人，任你如何找尋，也休想找得到。

他目光不期而然的就落到了白石太師椅前面那塊數尺見方，雕刻着龍鳳的石板之上，心中暗道：「莫非她是誤踏了這塊石板，才跌下去的？」

心念轉動，立即走下前去，用手中松枝朝石板上點去，這一點，只見那方石板，居然隨着松枝點落一下子翻了過來，本來在下面的一面，業已翻了上來，等到恢復原狀，石板反面，也一樣雕刻着龍鳳圖案！

尹劍青現在明白了，敢情這塊石板，才是眞正的暗門。

暗門，不應該松枝一點，就會開啓，這只有一個理由，是司馬綸等人下去之後，為了預留退路，沒有關上，或者是他們根本不知道如何關法，所以這方石板，只要這人一踏上去，它就會翻過來。

尹劍青既有此發現，豈肯放過，何況如今已證明金步嬌是誤踏這方石板下去的，他自然也非下去不可！

這就氣運全身，雙脚憑空，輕輕落到雕刻的石板之上，再微一用力，石板果然又立刻往下翻去！

尹劍青已提吸眞氣，隨着石板緩緩往下落去。

原來這石板翻落，下面不過二丈來高，足尖就已觸到地面，雙足站停，凝目看去，自己落下之處，竟是一個太極圖（地面上刻的一個太極圖），足有桌面大小，四週則圍以石刻的八卦圖形。

這間石室當然也是八卦形，依着每一個卦象的方位，各有一道門戶的石門均緊閉着。只是金步嬌已不知何去？想來她一定朝那一道門中走進去了。

尹劍青的師父擎天劍石東華，是九宮門的名宿，他自幼得師父指點，對九宮、

八卦奇門之學，縱然不精，也曾涉獵過，本門「九宮劍法」，走的就是奇門步數。因此一看地上排列的八卦形式，和眼前這八道門戶，他自然一目了然，這就毫不思索的朝「生」門走去。

（八門分爲休、生、傷、杜、死、景、驚、開。以休、生、開三門爲吉，餘皆兇門。）

快到「生」門，不覺心中一動，忖道：「這裏既然排列了八座門戶，只要對八卦稍有認識的人，誰都會知道應從『休』、『生』、『開』門進去，那就沒有設置八卦陣圖的必要了，由此推想，這八座門戶，必然巳經顚倒了！」

（八卦顚倒陣圖，縱橫學家陳英略教授有極盡的研究，本文不贅。）

心念又一動，立卽轉身朝「死」門中走入。

八道門戶，均闔着石門，尹劍青用手中松枝朝門上輕輕一點，這扇石門，居然和那塊翻板一樣，應手卽開，這就舉步走入。

入門不遠，居然有了熒熒燈火，那是一條不太長的甬道，甬道盡頭，出現了一道石級樓梯，一盞琉璃燈，就安裝在樓梯口，下面還有釘着一塊木板，上書：

「汝進入死門，登上樓梯，卽後退無路，前途兇險。九死一生，速退爲宜。」

尹劍青只看了一眼，並未在意，就舉步拾級而上。

這道樓梯般的石級，盤旋而上，每隔十級，就有一個轉彎之處。他剛走到第二級轉彎處，就發現地上有幾點血迹，心頭不禁驀然一驚，急忙俯下身去，凝目細看，這幾點血迹分明是剛滴下不久！

「莫非是妹子（金步嬌）也往這裏來了，她在這裏（轉彎處）中了埋伏？」

一念及此，急忙抬頭道：「妹子快停步，我就上來了。」

樓梯盤旋而上，但卻不聞金步嬌的聲音。

尹劍青心頭更急，立刻舉步跨了上去，但在第三級上，他又發現了兩滴血迹，再上去每隔一二級，總有一二點血迹，顯然金步嬌負了傷，一路在滴着血！

尹劍青不敢停留，一路盤曲而上，心中也默默的計算着石級共有幾級?好在石級每十級一個轉彎，他一共盤曲着轉了五個彎，合計是五十級。（從古墓入口下來，爲一百餘級，如今走了五十級，是回上了一半。）

石級盡頭，走不幾步，迎面又有一道關閉的石門，尹劍青依然用手中松枝朝石門上點去，石門應手而啓，他舉步走了出去。

如果按照樓梯口那塊木牌上的警示，這「死」門應該步步驚險，九死一生，他自己一路上來，卻並無絲毫驚險之處？

這使得尹劍青大爲疑惑，他腳下微微一停，忖道：「這裏本是『死』門，他一經顚倒，『死』門才是『生』門，由此推斷，木牌上的警示，是故意要進入的人退出去的。」

另外還有一個解釋，那是在自己之前，已經有人經過，此人並不是金步嬌，而是司馬綸，他能開啓古墓，從大門進入，自然對古墓中的情況，瞭如指掌，是以一路上把古墓中設施的機關埋伏，都給制住了，是以自己上來，一路並未遇上任何兇險。

他這一想，覺得進入『死』門的人，絕非金步嬌了！

不是金步嬌，這就使他更爲金步嬌担起心來！

因爲這裏一共有八道門戶，不知她進入了那一扇門？八門之中，只有三道門戶是吉，如今八門顯然巳顚倒，那麽應該只有「死」、「傷」、「驚」三門爲吉。她沒有從「死」門進來，只有「傷」「驚」二門，還不致有生命危險，若是誤走了其他門戶，後果就不堪設想！

但此時自己和她巳經失散，若要找到她，除非走完八道門戶，但自己巳對八卦也只略涉皮毛，一知半解，八門一經顚倒，就會產生許多變化，這些變化，暗藏先後天玄機，非精通八陣圖的人，像師父那樣，才能穿行無阻！

他心頭一時感到紛亂無主，但繼而一想道：「自己不管只懂得一知半解，妹子既然陷身八門之中，自己好歹也非找她不可！

「對了，既巳進來，那就先看看這門內景象如何?反正一共只有八道門，等自己走完這一路，如果沒找到她，再依次找去也是一樣。

「從『死門』上來，一共走了五十級，那麽從其他門中走來，也一定會有五十級，這麽算來，這裏才是眞正的『八陣圖』，下面雖然排列了八卦圖形，那只是入口而巳！

「這裏旣是眞正的『八陣』，自然八門可以互相貫通，自己從『死門』進來，也可以轉到其他的門戶。」

這麽一想，立時放眼朝前看去，這道石門之外，竟是一間空曠寬敞的大石室，好像「死」門到此爲止，四面又不見是門戶的痕迹了。

尹劍青心中又想：「如果這裏巳是『死』門的盡頭，那麽方才在樓壁上流血的，也朝這道門戶進來的了?怎麽會沒有看到人呢?」

心中想着，就用松枝朝左首石壁上敲去，這石壁依然是整塊大石，敲上去發出「篤」「篤」之聲，極爲輕微，但他耐心一路上下敲打，一面側耳細聽，就在由左首快敲到正面之時！

忽聽一面石壁之內似是有人說道：「外面有人敲打石壁，莫非是他們來了?」

只因這石壁堅厚異常，他聽到的聲音極爲微細，如非貼耳諦聽，極難發現。

尹劍青忽然聽到有人說話，心中方自一喜，手中松枝又朝石壁上「篤」，「篤」敲了兩下。

只聽石壁間响起「軋」的一聲震動，接近正面的彎角上石壁忽然自動向兩邊分裂，現出一道門戶。

當門站着一個手執玉拂的中年道姑，生得杏臉桃腮，眼波盈盈的望着自己！

不，她一手執着火摺子，一眼看到尹劍青，不覺怔得一怔，嬌媚一笑，問道：「你是什麽人?怎麽會到這裏來的?」

（未完・十二）



俠義傳奇小說

天劍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杜樂天和南宮絕從琴譜上再談到周濟，他突然回來，心中覺得有點不正常，但對他懷疑並沒有根據，正在談話之際，忽聽到杜九娘一聲尖嘯聲傳來，知道莊院內又發生什麼事故，上官鳳失蹤，上官雄本來跟周濟在一起也不見了，杜樂天召集人手分頭尋覓，杜九娘最初發現一僕人死屍，繼而又發現上官雄被釘在白楊樹上；南宮絕在杜家祠上發現上官鳳被雕像的木劍穿胸掛起，祠內還死了一個老婦僕人，傷口和小酒家的人死狀無異，證明是壁虎殺害的，於是尖嘯哨聚衆人過來，又聽到杜九娘的嘯哨聲，大家圍攏，無忌連忙去找芳兒……

孫兒喪命　尋仇有因

這個一劍縱橫天下的老人，這時候經已方寸大亂，甚麼主意也沒有的了。

杜樂天雖然久歷風塵，數十年江湖，也不知生死綫上翻滾過多少次，又何嘗受過這麼嚴重的打擊？

× × ×

轉迴廊，穿花徑，上官無忌南宮絕身形越來越迅速，他們只希望盡快趕到去找着上官芳。壁虎這麼快採取行動，實在大出他們的意料，壁虎殺得上官高、上官雄、上官鳳、當然亦殺得上官芳！雖則上官芳武功得自杜樂天的傳授，尤在兄姊二人之上，又怎敵得過一個殺人經驗那麼豐富毒辣的殺手。

上官無忌自然心急如焚，南宮絕亦心急之極，他原是一個俠客，何況上官四兄弟姊妹雖然有的驕傲，有的蠻不講理，但都是從未涉足江湖，沒有做過壞事的青年人，上官芳更就是令他最有好感。

現在他只有希望趕到去還不太遲。

× × ×

莊外山林間風吹急勁，上官芳的衣服給吹得獵獵作响，一把秀髮亦飛揚在急風中。

這裏距離莊院經已有三里，她是追踪一個人到來。



昨夜她睡得也不大好，琴聲傳來的時候她巳經醒來有半個時辰，聽到了琴聲，她當然知道是外祖父在彈琴，也知道外祖父的心情非常惡劣。

她隨即走出房間，向琴聲傳來的方向走去，一路上盤算，如何開解外祖父。

才走出院子她便看見一個人如飛掠上牆頭。

那個人一身白衣，與雪白的牆壁簡直混成一體，而身形輕捷，起落無聲，掠上了牆頭，才發出「錚錚錚」的連串聲响。

那是發自他腰間相連着鍊子的長劍上，鍊子與劍鞘相碰，便「錚錚錚」的不絕。

上官芳就是聽到了這响聲向那邊望去，發現了那個白衣人，她雖然看不見那個人的眞面目，從那個人的身形却巳經看得出並不是杜家莊的人。

然後她又想到壁虎，根據南宮絕上官無忌的描述，壁虎正就是身穿白衣，用一柄鍊子劍。

——壁虎大淸早偷進莊來，到底有甚麼目的？

這個念頭一起，上官芳不禁由心寒出來，無論壁虎有甚麼目的，他現在離開，目的當然就巳經達到了。

那刹那之間，那個白衣人巳然翻過牆頭，上官芳不暇再思索，身形立起，疾追了出去，一雙手巳經握在那雙短劍的柄上，可是到她掠上了牆頭却又打消了那個追上前將壁虎截下，拚一個死活的念頭。

她並不是怕死，只是不想無謂犧牲。

雖然她並不知道壁虎的武功有多高，但巳能够肯定，絕不是她應付得來。好像她這樣一個完全沒有江湖經驗、臨敵經驗的女孩子，在壁虎那種老江湖，殺人老手面前，就算武功相當，結果也必定會倒在壁虎劍下。

而壁虎既然巳經離莊，即使放聲大叫，南宮絕他們又能夠迅速趕到來，以壁虎的輕功，必定又巳經逃去無踪。

現在壁虎顯然是沒有發覺她，若是暗中追踪，說不定可以找到壁虎的巢穴，到時再回來通知各人，一齊去找壁虎算賬，不是更好。

她心念再轉，打定了主意，悄然掠上牆頭。

壁虎巳然在牆外的草坪上。

上官芳仍然待他再走前數丈，才翻過牆頭，藉着樹木的掩護，跟踪追前去。

那個白衣人事實就是壁虎，對於杜家莊的環境他絕對無疑淸楚得很。也所以他進出如此輕鬆，簡直就沒有杜樂天等人的存在一樣。

他面上並無任何表情，在淸晨看來面色更加蒼白，一絲血色也沒有，他的手也是，混身的血液彷彿早巳抽乾。

在未離開杜家莊的時候他的身形靈活迅速之極，到掠出了杜家莊牆外才慢下來，舉

止却反而更顯得輕鬆，就像是剛放下了千斤大石一樣，一路上他都沒有回頭，顯然並沒有發現上官芳的追踪。

離莊三里，他的脚步更慢，却沒有停下，繼續前行，走進了一個雜木林子內。

在林子內轉了一個彎，他轉進另一條路，那絕無疑問是一條人工闢出來的路，只是路面上野草叢生，也不知多久沒有整理。

壁虎是在路當中，也就沿着那條路向前走去。

上官芳不敢走在路上，只在路邊的樹木間穿插，藉着樹木的掩護，遠遠的跟在壁虎後面。

前行約莫七八丈，道路左折，壁虎很自然的轉進去，速度沒有變。

上官芳也保持原來的速度，一步一步追前去，轉了那個彎，她突然看見了一幢莊院。

那幢莊院當然就是在那裏，並不是突然從天外飛來，上官芳所以覺得突然，只因爲她怎也想不到在這種地方突然會建有一幢莊院。

她也從來沒有聽到祖父提及。

——難道外祖父也不知道。

上官芳實在奇怪，那幢莊院看來還相當完整，牆內高樓重叠，應該還是一戶大戶人家的莊院，這裏距離杜家莊其實並不遠，杜家莊的人竟然沒有一個人知道，那實在說不過去。

難道那幢莊院在杜家建成之前便已經空置，沒有人居住來往？上官芳疑念重重，因爲突然看見了那幢莊院，幾乎已忘記了壁虎的存在。

壁虎亦已經不在路上。

——那裏去了？走進了莊院？那幢莊院莫非就是他的巢穴？

莊院的門戶半開，上官芳的懷疑倒也並不是沒有可能，也就在這個時候，「砰」一聲，門戶已關上。

上官芳更加肯定，身形迅速的向前移動，但仍然沒有走出林外，無疑是很小心的女孩子。

已知道壁虎藏身的地方，她仍然要上前去，只是想弄清楚那到底是什麼人的莊院。

×　　×　　×

滴水飛簷下有一面橫匾，那之上却空白一片，一個字也沒有。

「奇怪——」上官芳半身從樹後探出，距離莊院大門不過三丈，看得實在很清楚，那的確是一面沒有字的橫匾。

正當此際，一個聲音突然從她後面傳來。「很奇怪是不是？」

陰森的語聲，上官芳入耳生寒，那剎那有如置身冰窖之中，她吃驚的回頭，立時就看見一個人，幽靈般站在她身後不到一丈的兩株樹間，那也正就是她追踪的白衣人。

——壁虎！

「你——」上官芳一個「你」字出口，雙劍已在手。

壁虎冷冷的盯着她。「你好大的胆子，竟然一個人跟踪我到這裏來。」

上官芳雙劍在手，一顆心也定下來，輕叱道：「你是什麼人？」

「你說呢？」壁虎反問。

上官芳脫口道：「壁虎——」

「你看我像不像一條壁虎？」壁虎怪笑，笑容與語聲同樣怪異，上官芳只聽得毛骨悚然，厲聲道：「你眞的就是那個壁虎？」

壁虎點頭，上官芳再問：「就是你殺死我大哥？」

「還有你二哥、三姊——」

上官芳晴天霹靂，面色大變，追問：「你說什麼？」

她仍然有些不相信，壁虎笑答：「那是我離開杜家莊之前的事情，你以爲我進去杜家莊不殺人幹什麼？」

上官芳顫聲道：「你說的都是事實？」她所以還要這樣問，當然就是仍抱着一綫希望。

壁虎大笑。「爲什麼我要騙你？」

上官芳面色慘變。「我不明白爲什麼你要這樣做？爲了楚碧桐？」

壁虎道：「楚碧桐是我的結拜兄弟，是我的救命恩人。」

上官芳道：「他却是一個大壞人，該死的大壞人。」

壁虎感覺很有趣的望着上官芳，道：「難道你還不知道我也是那種人？」

上官芳怔在那裏，壁虎接說道：「在你眼中的壞事，在我們眼中却是好事。」

上官芳冷笑道：「你們這種壞人也講義氣？」

壁虎道：「有時也講的。」

「殺了那麼多人你還不滿足？」

「這才是開始。」壁虎沉着聲，一字一頓的。

上官芳盯着壁虎，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壁虎笑接道：「有關我這個人的傳說，相信你也已聽過不少。」

「那當然都是眞的了。」上官芳冷笑道。

壁虎道：「有些是的，譬如說，我要殺一個人絕不會就只是殺一個作罷。特別是如果那個人的武功在我之上，絕非在正常情形之下我所能夠殺得的。」

「那你會怎樣？」

「先從他的家人殺起，到他的精神接近崩潰的時候，才給他致命一擊。」

「你好狠！」

「你應該淸楚我是以殺爲生，做這種工作的人一定要心狠手辣，不擇手段，否則只怕連一天也活不了。」

上官芳忽然問：「你一定要殺人才能夠過活？」

壁虎一怔。「當然不是，不過殺人在我來說，有時也是一種樂趣。」

「樂趣？」這一次到上官芳怔住了。

壁虎笑接道：「你認識我還是不多，否則你一定知道我殺人的方法層出不窮，匪夷所思。」

他雖然在笑，一些也不像在說笑，殺人在他來說，顯然非獨並不是一種罪孽，而且是一種神聖的工作，上官芳只聽得頭皮發炸，不由厲聲問道：「你又準備用什麼方法殺我？」

「你？」壁虎上下打量了上官芳一遍，道：「也許你不會相信，我沒有打算殺你。」

上官芳這才眞的覺得奇怪，壁虎笑接道：「也許是因爲你太可愛。」

「你胡說什麼?」

「你眞的很可愛。」壁虎目不轉睛的盯着上官芳，眼瞳中却一絲淫邪的意味也沒有，所謂可愛絕無疑問就只是可愛的意思。

上官芳一直在盯着壁虎，很奇怪，先前那種恐懼竟然在淡下來。不由又問：「爲什麼你不殺我。」

「你始終會明白的。」壁虎這樣回答顯然是除了可愛之外還有其他原因。

上官芳盯穩了壁虎，彷彿要在壁虎的神情變化瞧出其中的究竟，可是她始終瞧不出來。

壁虎笑笑又道：「我若是要殺你在杜家莊內便已經下手。那時你逃命都還來不及。」

「你錯了——當時我並不是在逃命，杜家莊的情形我瞭如指掌，隨便可以找到好幾個地方躲起來，又不被你們發覺。」

上官芳露出疑惑的表情，壁虎接問：

「你知道我爲什麼選擇那個院落離開。」

「那是我外公住的地方。」上官芳這句話出口，神色更疑惑。

「不錯，那應該是杜家莊最危險的地方，却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壁虎隨即解釋。「那所以危險，也就是因爲杜樂天住在那裏，以他耳目的銳利，他人若是在院中，相信很少人能夠躲得過去，甚至我也沒有把握，而一被他發覺，要逃過他的追擊當然就更成問題了，說實話，他被稱爲中原無敵，無敵也許未必，但敵得過他的人相信並不多。」

上官芳這時候已明白壁虎的說話，方待接口，壁虎說話已繼續：「這一點，杜樂天當然也很明白，所以他居住的地方一定用不着其他的人留下來，也所以他離開，那裏反而就變成最安全的地方了。」

上官芳悶哼一聲，壁虎又說道：「我進入那個院落的時候，他豈非就在外院中亭子裏彈琴?」

「所以你就明目張胆，在那兒越牆離開。」

壁虎笑應：「表面越是安全的地方有時我反而越加小心，這個道理說來你也不明白。」

「我明白——」上官芳大聲叫出來：「你那樣明目張胆離開，其實是因爲已經看見我，想引我到這裏來。」

「你果然是一個聰明的孩子。」

「那錚錚錚的聲响，也是你故意弄出來，惟恐我不發覺的了。」上官芳冷冷的接問：「你引我到這裏却又不是要殺我，到底有什麼目的?」

「主要是讓你知道有這樣一個地方，回去告訴杜樂天壁虎就住在這裏。」

上官芳眼瞳中又露出疑惑之色，壁虎接說道：「我就在這裏等杜樂天到來，公平作一個了斷，你還不明白?」

上官芳冷笑。「你若是有這個胆量，怎麼不在杜家莊解决?」

「杜家莊不是我的地方。」

「你意思是你在這個屬於你的莊院之內已作好準備。」

「準備杜樂天隨時到來。」

上官芳接問：「裏面是不是有很厲害的埋伏?」

壁虎大笑：「若是杜樂天就是不會這樣問。」

上官芳不由臉一紅，壁虎笑接：「但不管怎樣，杜樂天一定會到來的。」

上官芳不能不同意壁虎這句話，壁虎隨又道：「南宮絕上官無忌周濟也一定會到來，我歡迎他們一起到來。」

上官芳疑惑的望着那座莊院，喃喃的說道：「裏面一定有很可怕的陷阱，一定的!」

壁虎從容道：「他們進來之後有什麼結果，要看他們的造化了。」

上官芳冷冷的盯着壁虎，忽然道：「你可以不可以再回答我一個問題?」

這句話出口，連她也奇怪，她原就心存恐懼，但現在這種恐懼的感覺顯然已完全消失，是不是壁虎對她並沒有顯示任何惡意?」

壁虎沒有在意，反問：「你要知道什麼?」

「這一次你殺死這麼多的人，目的眞的就只是爲了楚碧桐報仇?」

「你怎會這樣懷疑?」壁虎目不轉睛的看着上官芳，又露出笑容。

上官芳很冷靜的道：「我總是覺得你們這種人不可能這樣講義氣。」

壁虎大笑。「無論如何，事情很快便會有一個清楚明白。」

上官芳方待追問，壁虎已接着道：「你也不必問我什麼，只要你回來告訴你那個外公，我在這個莊院內等他，如果他不是老得已經什麼也記不起來，對於我這一次的殺人，主要動機何在，應該心中有數。」

上官芳怔怔的聽着，壁虎却沒有多說什麼，只是道：「叫他放心，我一定會在這裏等他的!」

「你到底是什麼人?」上官芳忍不住又問。

「該說的時候我一定會說一個清楚明白。」

「那你大概總可以告訴我這裏到底是什麼人的地方。」

壁虎手指莊院那面空白的橫匾：「你沒有看到那面橫匾。」

上官芳道：「空的。」

壁虎道：「不錯，是空的，這是個無名山莊，三十年之前便已無名。」

他的語氣總是那麼陰森森，說到這幾句話的時候面上肌肉才稍爲跳動幾下。

上官芳看在眼內，又問：「你到底是這個莊院的什麼人?」

壁虎搖頭：「你不覺已問得太多?」

上官芳苦笑，壁虎面色忽然一沉，揮手。「現在你可以走了。」

上官芳雙手握劍更緊，抿着嘴唇。

壁虎目光落在劍上。「看來你眞的要試一試能否將我擊倒!」

上官芳冷應道：「我應該試試的，對不對?」

「應該的——我也看出你總不是一個胆小的孩子。」

「廢話!」

壁虎失笑。「對，你若是胆小，根本

不會追踪到來這裏。」語聲一落，右手一翻，「嗆」的劍出鞘，指着上官芳。「兵器無情，而且有一件事情你必須清楚。」

「你不一定要我送這個口訊。」

「果然是一個很聰明的孩子。」

「好樣我這種聰明人，你還是乾脆殺掉的好。」

壁虎只是笑，上官芳接道：「你其實隨便找一個人甚至一張字條便可以傳達你的意思，爲什麼一定要我做？」

壁虎仍然只是笑。

「我看其中一定有原因。」上官芳追問：「到底是什麼原因？」

壁虎終於回答：「也許就因爲你這樣聰明可愛，使我狠不起心腸。」

上官芳緊盯着壁虎，彷彿要看到他的心深處，一面道：「你一定說謊，你絕不是那種狠不起心腸的人。」

壁虎沉下臉，再次揮手，道：「快回去——」

上官芳沒有動，壁虎有些無可奈何的搖頭。「那你出劍好了。」

上官芳劍未動身形先動，倒躍出林外路中心，壁虎如影隨形，上官芳身形甫定，他的身形亦停下，與上官芳之間的距離保持方才一樣，他的身形變化絕無疑問在上官芳之上。

上官芳看在眼內，吁一口氣，一聲輕叱，拔起身子，雙劍凌空，往壁虎當頭剪下。

壁虎手一抖，那支又狹又薄的長劍震出數十道銀虹，迎向剪來的雙劍。

上官芳連刺十六劍都被接下，身形凌空未落，突然一連翻了三個觔斗，雙劍隨着身形轉動，如輪劍光接着三次凌空向壁虎滾擊。

壁虎一聲：「好——」倒踩七星，閃開上官芳的劍輪滾擊。

上官芳劍勢未絕，雙劍交替，一劍接一劍刺向壁虎！她覺得是一流劍法，也下過一番苦功，但練武與對敵却是兩回事。

她對敵的經驗一次也沒有，壁虎却非獨經驗豐富，而且是一個殺人老手，武功又在上官芳之上，强弱懸殊，上官芳的攻勢儘管如何凌厲，對於壁虎並沒有構成多大的威脅，壁虎却閃避多於還擊，也就繞着上官芳閃避始終保持一定的距離。

上官芳一直都沒有留意這一點，突然留意到，但儘管吃驚，攻勢並沒有因此停下。

壁虎再閃她三十七劍，突然道：「我要還擊了，小心！」

語聲甫落，他劍勢已展開，接一劍還一劍，身形同時繞着上官芳飛快轉動。

上官芳立時亂了手脚，壁虎劍乘隙而入，接連十三劍搶攻，將上官芳的劍勢迫在外門，再一劍毒蛇一樣當中穿入，刺向上官芳的咽喉。

上官芳偏身急閃，那知道壁虎的劍勢立時一變，正好迎上她轉動的身形，他方才刺向上官芳咽喉的一劍雖則凌厲，竟然是虛招，劍勢一變，刺的也不是上官芳的咽喉，而是上官芳的肩膀。

上官芳眼看着壁虎的劍刺來，已沒有閃避的餘地，甚至閃避的念頭才起，壁虎的劍已刺到，那刹那她只有一種痲痹的感覺，壁虎以劍點穴，連封了她雙肩四處穴道，接一挑，劍指着她的咽喉。

她不由打一個寒噤，沒有驚叫，也沒有開口求饒，壁虎的劍也沒有刺進去，笑望着上官芳，徐徐道：「你練的是上乘的劍術，資質也不錯，只是臨敵經驗不夠，內力也未足，否則，要制服你，可眞不容易。」

上官芳冷冷的道：「技不如人，沒有什麼話說，你殺我好了。」

壁虎道：「聽說，是杜樂天親自敎你的武功。」

「誰跟你說的……」

壁虎沒有回答，截道：「杜樂天的確沒有看錯人，假以時日，你的武功一定凌駕兄妹之上，到時候說不定我也不是你的對手。」

「那你最好現在便將我殺掉。」

壁虎沉聲道：「我要殺你在杜家莊便殺了。」

上官芳實在不明白壁虎何以對自己一再留情，壁虎接說道：「你也莫要再惹我生氣，好像你這樣的聰明人，到這個地步，應該知道怎樣做才是。」

說罷他劍一吞一吐，將上官芳被封的穴道解開！

上官芳仍然怔在那裏，壁虎收劍入鞘，第三次揮手。「回去告訴杜樂天他們，我在無名山莊恭候。」

上官芳沒有作聲，壁虎也沒有說什麼，身形暴起，掠到莊院門前石階下，再一縱，掠上滴水飛簷，一閃不見。

目送壁虎消失，上官芳實在提不起勇氣追去，她雖然痛恨壁虎，可是對方的武功實在遠在他之上，根本就不是她所能夠應付得來。

她並不怕死，但那種糾纏過後了的事，也不是她做得出來的，壁虎不殺她，當然有壁虎的原因，她雖然想不透，却怎也不相信那只是爲了要將她消息帶回去。而壁虎之所以選擇那個無名山莊來決鬥，她也開始有些懷疑，並不是莊院之內設下了厲害的埋伏這樣簡單。

——只有問外公，那必定有一個清楚明白。

此念一動，上官芳再也待不住，轉身疾奔出去，她這邊才奔出，那邊大門開處，壁虎也現了身，目送她去遠，歎了一口氣。

爲什麼壁虎竟然會變得這麼多感觸，又到底爲什麼他忍心連殺上官高、上官雄、上官鳳兄妹，單獨對上官芳網開一面，一再手下留情？

這個人的行事作風有時無疑是難以理解。

× × ×

旭日已高升，杜家莊大堂內仍然是燈火輝煌，根本就沒有人理會燈火的事情。

上官雄上官鳳的屍體都已搬到堂內，放在上官高的棺材旁邊。

杜九娘的眼淚已流乾，杜樂天筆直的身子已有些佝僂，上官無忌面色鐵青，周濟雙眉深鎖。

南宮絕也顯得坐立不安。

他們方待走出莊外追尋上官芳，上官芳便回來了，聽到她的遭遇，除了杜樂天

之外，所有人都露出詫異的神色。

杜樂天其實一樣詫異，只是詫異之中分明還夾雜着一種非常特別的神色，彷彿有些恐懼，又彷彿有些傷感。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臉上，却沒有一個看得透他內心的感受。

一直到上官芳將話說完，杜樂天才說出一句話：「芳兒，你說的都是事實？」

他這樣問無疑表示他實在有些不相信竟然會有那種事情發生！

上官芳給問得一怔，道：「外公，我沒有說謊，事情眞的是那樣。」

杜樂天歎息一聲，道：「外公知道你沒有，只是這件事……」

他欲言又止，顯得有些兒苦惱，周濟忍不住問道：「大哥，那到底是誰人的莊院？」

杜樂天沒有回答，上官無忌插口道：「看來那個壁虎這一次報復並不是爲了楚碧桐這樣簡單。」

杜樂天望了上官無忌一眼，目光的凌厲，簡直就像劃過黝黑的夜空的一道閃光，上官無忌不由自主倒退了一步，他身旁的杜九娘却搶前一步，嘶聲問：「爹，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杜樂天目光下垂，道：「這是爹自己的事……」

杜九娘冷笑，截口道：「話不是這樣說。」

上官無忌接道：「高兒雄兒鳳兒的死，我們也不能夠就此罷休。」隨即伸手撫着上官芳的頭兒。「還有芳兒，若不是壁虎要他傳這個口訊，只怕亦難免一死。」

杜樂天目光落在上官芳的面上，微喟：「芳兒的確在鬼門關前走了一趟，不過以後不會再有危險的了。」

上官無忌一怔，杜樂天也沒有多作解釋，旁邊的南宮絕忽然問道：「老前輩一定要到那幢無名山莊去作一個了斷？」

杜樂天反問：「我能夠不去？」

南宮絕搖頭。「老前輩也不是那種不會面對現實的人，問題在……」

杜樂天截道：「事情到這個地步，已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情，無忌夫婦絕不會罷休，周濟是我的兄弟，而你則是一個名符其實的俠客，我是絕對阻止不了你們前去的。」

上官芳接道：「芳兒也要去。」

杜樂天憐惜的望了上官芳一眼，道：「外公也不放心將你留下來。」一頓一歎，又道：「大家都去，山莊內正如芳兒猜測，說不定已佈下了厲害的陷阱埋伏，我若是不將事情說清楚，若是那一個有什麼不測，一定死不瞑目。」

杜九娘不耐煩的道：「爹你什麼時候變得這樣婆婆媽媽的。」

杜樂天瞪了杜九娘一眼，却沒有說什麼，一連串無情打擊，似乎已令他改變了很多，南宮絕試探道：「聽芳兒說，那座無名山莊已荒廢了多年。」

杜樂天沉吟道：「應該是的，若是我沒有記錯，總有三十多年的了，當時居住在那裏的，是一個劇盜，那兒也本是一個很神秘的地方，我是在他做案的時候發現他，追踪找到去。」

南宮絕說道：「結果他倒在老前輩劍下？」

「還有他的妻子。」杜樂天皺眉道：「我原是只準備殺他一人，但他的妻子上前夾攻，背後暗算，反被我擊殺劍下。當時我完全沒有選擇餘地，他們夫婦的武功原就不在我之下。」

南宮絕沉吟道：「不知道他們夫婦可有後人？」

杜樂天道：「以我所知沒有，他妻子死的時候，還未將孩子生下來，經已八九個月的了。」他一頓長歎：「這是我一生中最遺憾的一件事。」

南宮絕沉默了下去，周濟接着說道：「這個其實也怪不得大哥，若非她背後暗算……」

杜樂天搖頭截道：「當時我應該留意到的。」

周濟轉問：「除了他們夫婦，莊院中還有什麼人？」

「幾個婢僕，在事發之後，都逃命去了。」

南宮絕道：「如此說來，與那個壁虎應該就沒有什麼關係。」

杜樂天苦笑道：「應該是的——除非我得到的消息並不確實，那個人其實不是一個人，還有兄弟姊妹什麼。」

南宮絕道：「老前輩是說壁虎可能是他的兄弟姊妹的兒子。」

「也許根本就是他的兒子，不過寄養在別處。」杜樂天搖頭，接道：「果眞是這樣，早便該來了，怎會到三十年後的今日？」

「而且——」南宮絕沉吟道：「事情是因爲楚碧桐的死亡而引發。」

周濟一旁道：「壁虎的選擇那裏也許是巧合。」

上官無忌插口道：「那未免太巧合了，我們不妨回憶一下壁虎對芳兒所說的，他顯然就知道三十年前那件事。」

南宮絕道：「會不會莊院的人離開了後又回去莊院住下來？」

上官無忌說道：「南宮兄是說那些婢僕？」

南宮絕點頭，上官無忌接道：「那是說壁虎無意找到那兒，從那些婢僕的口中知道這件事，利用這件事來做藉口了。」

南宮絕苦笑。「他的替楚碧桐復仇已經是一個很好的藉口。」

上官無忌不能不同意。南宮絕接道：「這件事情在開始的時候看來很簡單，到了這個地步，已非獨複雜，簡直就複雜得很。」

杜九娘接道：「這是說壁虎的到來，楚碧桐的被殺並非主要的原因。」

南宮絕道：「在柳伯威等人被殺的時候看來還是這樣，到壁虎進來這裏，却就不難看出，並不是這樣簡單。」一頓沉吟着又道：「上官兄與我即使不回來，壁虎相信也一樣會在這裏出現。」

杜九娘冷冷的盯着南宮絕，見他停下不說話，立即催促道：「說下去——」

南宮絕接道：「從這兩天發生的事情來看，壁虎對這兒環境的熟悉實在大出我們意料之外，最初我們甚至懷疑他原是這莊院的常客，甚至懷疑莊院之內有人與他暗通消息。」

（未完·八）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藍如風、史琬、紀南正和黑袍老者對陣，黑袍老者的凌厲招式把三人震得連退三步，危急之時，徐少華忽然現身，黑袍老者鬥不過他，立即逃去，閻九婆正想溜走，却被紀南喝住，責問她那黑袍老者到底是何人，爲何假扮成千毒谷主，閻九婆不答，發出濃霧借機逃去……徐少華向三位賢弟講述他的奇遇，原來，徐少華中了散功毒之後被人擄去，醒來時已身在石窟中，原來是賈老二帶他來的，此時拜乙老人家爲師，乙老人家傳徐少華四種口訣，要他在三天內學好，第四天，乙老人家離去……賈老二帶徐少華去看熱鬧，說是與他三位朋友有關……

人證物證在　長老畏罪逃

那姓左的左頸長着一個袋形大瘤，大家都叫他左瘤子，此人生性兇狠，怒惱史琬叫他們「臭要飯的」，此時怒嘿一聲，手中打狗棒突然一送，朝史琬當胸直搗過去。

史琬短劍一揮，正待出手，徐少華喝了聲：「你們不可出手！」左手向左一撈，迅如閃電，一下抓住了左瘤子戳出的棒頭，脚下再向前跨上，右手一探，同時也一把握住了獨眼龍劈來的右腕，含笑說道：「二位請住手，且聽徐某一言。」

他左手抓住左瘤子棒頭在先，再向前跨出，伸手去握獨眼龍的手腕，左瘤子棒頭被他抓住，身不由己的跟着徐少華跨出了一大步。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其餘七人眼看右護法長老手腕被扣，左長老打狗棒也被徐少華抓住，七人手中七根打狗棒不約而同朝徐少華身上招呼。

這一記因爲同時發難，快速無倫，紀南、史琬、藍如風三人本來緊跟在大哥身後，但因徐少華閃身上前去抓獨眼龍的手掌，朝前跨出了一大步和後面三人相距已有三數尺距離，此時再待出手已嫌不及！

就在此時，驀聽有人尖聲笑道：「嘻，你們這是幹什麼？」話聲入耳，就在徐少華的身後，忽然間多了一個彎腰聳背的小老頭，把七名丐帮長老攻出去的七根打狗棒，左四右三，一齊夾住！

鐵猴子柏長青的一支，他歪頭聳肩，夾在左頸肩頭，其餘六支，兩支夾在他腋下，兩支夾在他腰間，一支夾在褲襠裏，一支被他右脚踏住。七個長老打狗棒被他夾住，竟然再也掙動不得！

史琬看得喜道：「是賈總管！」

原來這夾住七根打狗棒的，正是賈老二，雲龍山莊總管！

獨眼龍右手腕被徐少華握住，他自然不會就此罷手，口中怒嘿一聲：「你找死！」左手直豎，切出一掌，這一掌不偏不倚，端端正正砍在徐少華的心窩！

七名長老用力一掙，打狗棒抽不回來，他們都是多年老江湖，和人動手的經驗

十分豐富，反應自然極快，右手抽不回打狗棒，左手同時朝賈老二身上拍落！

大殿上登時响起一聲「砰」，和「拍、拍、拍」七聲大响！一聲「砰」，是獨眼龍左掌擊中徐少華胸口發出來的聲音！徐少華依然面含微笑，一動沒動，只是雙手五指一鬆，放開了獨眼龍的右手和左瘤子的棒頭，徐徐說道：「徐某說過，我只是作證來的，和貴帮並無敵意。」

但他這一鬆手，獨眼龍甘逢春却因左掌勁力反彈，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那七聲「拍」，當然是七名長老七隻手掌拍在賈老二身上發出來的聲响！賈老二也同時鬆開了夾住的七支打狗棒，口中「喲」了一聲，說道：「小老兒幾根老骨頭幸虧還硬朗得很，拚幾下不輕不重的巴掌，還不在乎，換個骨頭較嫩的人，不被你們打成一堆泥才怪！你們幾個老化子，到底講不講理，咱們少莊主是為你們好，才挺身出來作證的，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七名長老自然心裏有數，僅憑傳功長老打虎將張友泉的一記「伏虎掌」，江湖上就很少有人接得下來，何況合七人之力，擊在他身上，他既沒封架，硬是挨了七記掌力，這人一身功力，豈不勝過自己七人甚多？七人心頭不覺大為懍駭，不由得往後退下了一步。

獨眼龍甘逢春色厲內荏，烱烱獨目盯着徐少華，喝道：「你口口聲聲是作證來的，你們究竟是什麼人？須知這是咱們丐帮的家務事，不容許外人插手。」

賈老二忽然趨上一步，聳着肩道：「是，是，你右護法長老說的沒錯，咱們少莊主只是前來作證，可並沒有說插手管你們的家務……」

說到這裏，接着哦了一聲，笑道：「對了，右護法長老是問咱們少莊主是什麼身份，小老兒差點忘了！」他一指徐少華，說道：「這是咱們雲龍山莊的少莊主徐少華。」接着又指指紀南等三人說道：「這位紀公子是咱們少莊主的結義二弟，現在大家都已知道他是千毒谷的少谷主了。這位是史琬史公子，咱們少莊主的結義三弟，也是絕塵山莊的少莊主，這位是藍如風藍公子，咱們少莊主的結義四弟，也是雲南藍家的少莊主。」

然後又指指胡老四、佘老六二人說道：「他們一個是胡老四，一個是佘老六，咱們雲龍山莊的護院武士，還有王老八王天榮，任老十任貴的兩個沒有來，嘻嘻，小老兒都介紹完了。」他說話本來就喜歡嚕囌，但也介紹得很詳細，只是說話之時，口沫四濺，說完後，才舉起衣袖，朝咀上抹了一把，嘻着咀只是傻笑。

這樣一個人，居然會有一身高不可測的武功，直看得丐帮八大長老幾乎不敢相信！

獨眼龍甘逢春聽完賈老二的介紹，臉上竟然陰晴不定，可見他心裏也正在猶疑不決。

雲龍山莊少莊主，這個頭銜，當然唬不倒他丐帮右護法長老獨眼龍甘逢春；但雲龍山莊少莊主的武功他已經領教過了，奇幻莫測的擒拿手法，被扣住了脈腕，自已竟然半分也掙動不得，這且不說，對方輕輕年紀，居然生受自已用了八成力道的一掌，自已被震退一步，對方居然若無其事，好像絲毫沒有感覺！

這也不去說它，其他三人中，有一個是千毒谷少谷主，這是自已已經知道的，另外兩個，竟然會是絕塵山莊和雲南藍家的少莊主，這三個年輕人，竟然都是大有來頭的人，丐帮並不是惹不起，而是其中有一個人，不禁使他大感困擾！

還有，這個自稱雲龍莊總管的賈老二，方才合七位長老之力，還勝他不得，這人不知又是何方神聖？但差幸這位雲龍山莊少莊主雖然露了一手，言詞之間，還算客氣，他既然口口聲聲作證來的，自已不如先聽聽他的來意。

他心念閃電般轉動着，一面朝徐少華抱拳道：「徐少莊主夤夜趕來，要為敝幫作證，不知有何見教，兄弟洗耳恭聽。」前倨後恭，話說得客氣了。

「對、對！」賈老二笑嘻嘻的接口道：「咱們少莊主既是給貴幫作證來的，自然要從頭說起。」

他朝小六子招招手道：「來，你小哥不是說韋幫主有一封密函，要你親手交給吉舵主，你聽吉舵主說，是韋幫主要他儘快去找金長老，對不？」

小六子點點頭。

賈老二又道：「韋帮主要你送信給吉舵主，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小六子道：「就是上個月的事？」

賈老二道：「你仔細想想，日子可要說得準些。」

小六子想了想道：「是十月底，十一月初頭。」

賈老二轉臉朝執法長老鐵猴子柏長老問道：「柏長老，小六子是十月底從貴帮逃出來的嗎？」

柏長青道：「不錯，敝帮老帮主是十月二十三日逝世的，差不多在料理老帮主喪事的時候，小六子就失蹤了。」

賈老二又朝小六子問道：「小哥說貴帮左護法長老金大有是中毒暴斃的，身上可有傷痕？」

小六子道：「金長老是吉舵主親手給他掩埋的，他中的是劇毒，除了全身發黑，好像沒有傷痕。」

賈老二道：「小哥怎麼知道的呢？」

小六子道：「那時我就住在吉舵主那裏，自然是吉舵主說的了。」

「哈，這就全對不攏頭了。」賈老二聳聳肩道：「小哥，一個人說謊話總要事前先有個腹稿才不至於把時地點弄錯，這樣隨便說不是會露出許多破綻來了？」

小六子盛氣的道：「我幾時說謊了，有什麼破綻？你說！」

「破綻可多着呢！」賈老二道：「第一，先說時間吧，小哥說是十月底，十一月初奉韋帮主之命，送密函給吉舵主的，要吉舵主去找金長老，過了幾天，金長老突然暴斃，但據小老兒所知，咳，這話該從雲龍山莊毀於大火說起……」

回頭朝徐少華問道：「少莊主，雲龍山莊毀於大火，那是幾時？」

徐少華道：「是十月二十五日。」

賈老二又道：「那麼少莊主在許集遇上一個老花子，又是幾時？」

徐少華心頭不禁一楞，自己不曾告訴過他，曾在許集遇上了老化子，他怎麼知道的？一面說道：「是十月二十六日的早晨。」

賈老二又道：「那天少莊主是在碾莊過夜的，第二天當是二十七了，少莊主遇上了什麼事，可以說給大家聽聽。」

丐帮的人因他一直在算着日子，大家自然聽得很仔細，這時聽他說徐少華遇上了事故，要徐少華來說，衆人的目光不覺一齊朝徐少華投來。

徐少華道：「那天早晨，在下離開碾莊不過三里光景，路旁有一棵高大的槐樹，樹下躺着一個老化子，就是昨晨在許集遇見過，他胸口起伏喘得很厲害，好像是負了很重的傷……」

柏長青問道：「徐少莊主遇上的老化子，長得如何模樣？」

徐少華道：「年約六旬以上，個子不高，連鬢短髭，蓬着一頭捲曲的亂髮，濃眉大環眼，臉色黑中透紫……」

柏長青道：「那果然是金長老了，他傷勢如何？」

徐少華道：「在下跳下馬走了過去，問他可是負了傷，他張口喘氣，本來失神的兩眼聽了在下的話，眨動眼睛，忽然間有了神光，但只看了在下一眼，凝聚了的神光又漸漸散去，吃力的抬起右手指指他胸口，張口迸出『拜託』兩個字，底下的話，就模糊不清，再也說不出來了……」

傳功長老張友泉道：「他手指胸口，莫非傷在胸口不成？」

「是的。」徐少華道：「在下當時也是這樣想法，因此就解開他的大褂，看到他胸口赫然印着一個紫黑色手掌，和二天前害死先父的掌印一般無二……」

柏長青神色劇變，切齒道：「這麼說，金長老是死在『毒煞掌』之下的了！」

「不錯！」傳功長老張友泉道：「只有『毒煞掌』擊中人身才會色呈紫黑！」

賈老二聳聳肩道：「所以小老兒說這位小六子小哥說的時間，就有了出入，十月二十七日那天，你還沒離開丐帮總舵，韋帮主給吉舵主的密函還沒送去，有什麼人會向金長老下苗疆帶來的毒呢？」

獨眼龍甘逢春嘿然道：「徐少莊主說的很像有這麼一回事，但口說無憑，徐少莊主有何爲證？」

徐少華正待開口，賈老二伸手一攔，說道：「少莊主且慢，小老兒要請問甘長老一句，小六子有什麼爲證呢？」

甘逢春道：「他本來有鳳陽分舵卜舵主可以爲他作證，但可惜鳳陽分舵卜舵主等二十五人，都已中毒身死，但至少還有尚存義可以爲他作證。」

賈老二聳肩道：「貴帮尚存義只是證明小六子到過廚房，他並不能爲小六子說的每一句話作證，對不？何況人證可以串通並不可靠，物證就比人可靠得多了。」

甘逢春道：「徐少莊主拿得出物證來嗎？」

賈老二道：「少莊主確實有一件東西，可以證明他曾遇到過金長老，而且也足證明是金長老臨終前，交給少莊主的。」接着朝徐少華嘻嘻一笑道：「少莊主、甘長老似乎不大相信你說的話，那只有把東西拿出來給他瞧瞧了。」

甘逢春哼道：「徐少莊主不是說金長老只說了兩個字，底下的話，就模糊不清了嗎？如何還會交給你什麼證物？」

徐少華少年氣盛，冷聲道：「不錯，金長老臨終時用手指指胸口，只說了『拜託』兩個字，當時在下只當他是說傷在胸口，等到在下解開他胸口大褂之時，却從他懷中跌落一個手掌大的牛皮夾子……」

甘逢春獨目射光，急急問道：「東西呢？」

在徐少華說出牛皮夾子的時候，其他八個長老也一齊目光直注徐少華，露出關切神色。

徐少華緩緩從身邊取出一個牛皮夾子，接道：「在下眼看金長老已經氣絕，不覺打開夾子裏面有一張發了黃的紙，上面記載的乃是貴帮的『擎天第三式』……」

甘逢春伸手道：「這是敝帮鎮帮掌法，徐少莊主該交還敝帮才是。」

「且慢！」賈老二又伸手一攔，嘻的笑道：「東西是丐帮的，咱們少莊主決不會要，只是方才小老兒說過，這是證物，可以證明兩點，第一，是咱們少莊主確確實實在十月二十七日在碾莊遇見貴帮長老，他是胸口中了一掌，有一個紫黑色掌印，這一點，就和小六子小哥說的金長老是中雲南帶來的苗疆劇毒致死不符。第二，十月二十七日那天，小六子小哥還沒離開貴帮總舵，日期也完全不對了。這兩點，如果小六子小哥是在撒謊的話，那麼他說的其他的話，不知他是不是也在撒謊，就很難說了。」

甘逢春沉聲道：「賈總管認爲他說的話，都不可信嗎？」

賈老二陪笑道：「小老兒只不過是以此類推罷了，其實也八九不離十了。」

他沒待甘逢春開口，朝其他八名長老聳聳肩笑道：「甘長老大概又會說小老兒是想當然的事，口說無憑，講話要拿出證據來，小老兒可拿不出什麼物證，人證倒可以找上一二位……」

甘逢春獨目凌厲，沉聲說道：「你有人證？」

賈老二道：「有是有，不過小老兒說出來了，你們未必肯相信。」

甘逢春道：「你說說看。」

賈老二伸手朝尚存義一指，說道：「小老兒的人證，就是這位尚老弟。」

甘逢春目射詫異之色，哼道：「賈總管要尚存義替你作證？」

「正是，正是！」賈老二一面朝尚存義道：「尚老弟是從丐帮總舵來的了？」

尚存義冷冷的道：「是又怎樣？」

「沒怎樣。」賈老二陪着笑又道：「不知尚老弟是跟什麼人一起來的？」

尚存義道：「在下是隨同本帮左護法甘長老一同來的，同來的人，並不止在下一個。」

「是，是。」賈老二忽然指指自己鼻尖，問道：「尚老弟認不認得小老兒？」

甘逢春不耐道：「賈總管儘問這些不相干的話作甚？」

賈老二笑道：「這叫做開場白，尚老弟要替小老兒作證，自然先得認識小老兒才好。」一面朝尚存義道：「尚老弟，你

先說說，認不認得小老兒？」

尚存義道：「你是雲龍山莊總管，在下剛才才聽說的。」

「是、是。」賈老二連連點頭，道：「這叫做一回生，二回熟，現在咱們已是熟人了，老弟就肯替小老兒作人證了，對不？」

尚存義一臉冷漠的道：「在下替你作什麼證人？」

「自然是很重要的證人了。」賈老二笑笑，道：「不過小老兒的意思，也只要尚老弟把你說過的話，再重複說一遍就好了。」

尚存義鐵青着臉道：「在下說過些什麼？」

「哈，看不出你尚老弟原來還是一位貴人！」賈老二霎着兩顆豆眼，朝尚存義臉上一陣端詳，笑嘻嘻的道：「沒錯，老弟你面相好得很，這個尖鼻子就主貴，所以就貴人多忘事……」

尚存義怒聲道：「賈總管，你這是拿在下消遣？」

「不，不，一點也不是跟你老弟消遣。」賈老二忽然一臉正經的道：「小老兒說你貴人多忘事，也沒錯，你老弟如果不健忘的話，今天早晨，小老兒記得在造甲店的小酒店裏還見過面，對不？」

尚存義聽得臉色不由大變，忿然道：「你胡扯什麼？」

「一點也不胡扯。」賈老二道：「當時小老兒和少莊主就坐在小酒店門首，你老弟和你朋友，却一脚進了店堂，坐在裏首靠壁的一張半桌上，嘻嘻，你那朋友，就是這位小六子小兄弟，所以他也是小老兒的第二個證人，小老兒只要你把對你朋友說的話，一字不漏給大家說出來聽聽就好。」

尚存義怒形於色，緊握雙拳，厲聲叱喝道：「你敢揑造事實，莫怪我對你不客氣！」

「用不着心虛，你想對小老兒動手，還差得遠哩！」賈老二依然笑嘻嘻的道：「老弟如果不想實話實說，小老兒對你們哥兒倆說的每一句話，還記得清清楚楚，要不要小老兒代你們說出來，讓大家聽一聽？」

獨眼龍甘逢春洪笑一聲道：「賈總管不用說了，尚存義跟隨兄弟而來，並未離開過，你老哥縱然武功高强，藝壓丐帮，但敝帮一向忠義傳帮，未必因你老哥的强出頭，就能把敝帮的家務事一手包攬過去，因此兄弟認為丐帮的事，自有丐帮自己會處理的，徐少莊主交出敝帮金長老的牛皮夾子，諸位請回吧！」

「奇怪！」賈老二聳聳肩道：「是非應該愈辯愈明，甘長老好像不想使這件疑案，水落石出一般！」

一面朝八個丐帮長老拱拱手，說道：「敝莊少莊主和小老兒，對貴帮王老帮主之死，一點關係也沒有，更不會對貴帮那一個人心有成見，此來完全是想把咱們看到聽到的向諸位說出來，提供貴帮各位長老參考而已，並沒有一手包攬貴帮家務事的意思，甘長老既然不希望小老兒說出眞相來，小老兒如果堅持要說，豈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了？咱們那就告辭了，可惜丐帮一向忠義傳帮，王老帮主一向以仁義待人，却落得個死的不明不白，實在可歎！」

一面聳着肩回身道：「少莊主，咱們走吧！」

甘逢春喝道：「要走也得把本帮的東西留下。」

賈老二橫眼看了他一眼，冷笑道：「甘長老對一個牛皮夾子，似乎比貴帮王老帮主的死因還要重視。」

甘逢春怒聲道：「姓賈的，你可知和丐帮作對的後果嗎？」

「小老兒不知道。」賈老二聳着肩，不屑的道：「小老兒知道甘長老有個强大的靠山，雲龍山莊並不在乎敵人有多强大，甘長老似乎用不着虛聲恫嚇，咱們如果怕事情，今晚也不來了。」

執法長老柏長青忙道：「甘長老不可意氣用事，賈總管說得沒錯，他們前來作證，只是把他們看到、聽到的說出來，供咱們參考而已，咱們不妨讓他說出來聽聽，譬如方才徐少莊主說的，和小六子所說，大有出入，但徐少莊主拿出金長老身邊的牛皮夾子作證，顯然不是揑造的了。」

傳功長老張友泉也道：「柏長老說得是，咱們讓賈總管說出來了，就算他說的是一面之詞，咱們還可以查證，聽聽又有何妨？」

經兩人這一說，其他六名長老也隨着紛紛附和，獨眼龍自是不好堅持己見。

柏長青這就朝賈老二拱拱手道：「那就請賈總管說吧！」

賈老二聳着肩，斜睨了尚存義一眼，說道：「你們哥兒倆進入店堂，是尚老弟走在前面，小六子跟在後面，一脚走到最裏首靠壁一張半桌，尚老弟面向店門，坐下之後，還瞄了小老兒一眼，壓低聲音問道：『事情辦得如何了？』

「小六子連忙湊過頭去，低聲道：『婆婆已經來了。』

「這時那店家送上兩盞茶去，尚老弟道：『給咱們來兩碗大鹵麵。』

「店家退下之後，尚老弟就道：『上面要我告訴你，今晚要你挺身出來作證，才能扳得倒小頭頭。』

「『要我作證？』小六子聽得大吃一驚，他身軀震動，駭然問道：『要我作什麼證？』

「尚老弟臉色一沉，說道：『這是上面的命令，你只要說：老帮主歸天那天的中午，小頭頭吩咐你到廚房裏去看看，稀飯熬好了沒有……』

「小六子道：『那天中午他沒叫我到廚房裏去呀！』

「尚老弟道：『叫你怎麼說，你就怎麼說，你只要這樣說就好。』

「『好吧！』小六子又問道：『後來呢？』

「尚老弟又道：『你從廚房回來，看到小頭頭反手按在老帮主胸口，老帮主兩眼翻白，張大了口，已經沒有氣了。』

「小六子發愁的道：『但……那天我告訴甘長老、柏長老、張長老等人，不是這樣說的。』

「尚老弟哼道：『你不會說那天說的話，是小頭頭教你這樣說的，如有半句洩

漏，就會要你的命。』

「小六子遲疑的道：『我這樣說，他們會相信嗎？』

「尙老弟道：『不要緊，到時我會挺身出來給你作證，說厨房裏的人，都看到你確實去問稀飯熬好了沒有，這樣，你說的話，就證明不假了。』小六子點着頭。

「尙老弟又加重語氣說道：『聽着，今晚這場戲，全在你身上，辦好了上面不但重重有賞，還可以派你當鳳陽分舵主，如果辦砸了，你這條小命都難保，嘿嘿，五刀分屍，你總聽到過吧？』

「小六子臉有怖色，壓低聲音說道：『存義哥，我奉命離開總舵，心裏一直很害怕，這晚這一挺身作證，小頭頭會放過我嗎？』

「尙老弟嘿然說道：『你這一作證，小頭頭立時就變成待罪之身，還能對你怎樣？』

「『不！』小六子道：『他一怒之下，就會當場把我劈了！』

「尙老弟陰笑道：『這個你只管放心，到時自有上面給你作主，再說，他若要殺你，就顯得作賊心虛，要把你滅口，他最笨也不會這樣做，何況你是重要證人，幾位長老也決不容許他出手，你可以放一百二十個心。』

「小六子點頭道：『好我聽你的。』

「徐少華心中暗道：他們口中的『小頭頭』，自然是指丐帮帮主韋凌雲了，只不知他們說的『上面』是什麼人？今天早晨，賈總管還說喝了酒要小睡片刻，原來是在注意兩人說話。」

賈老二剛說到這裏，突聽獨眼龍甘逢春洪笑一聲，打斷了他的話頭，說道：「賈總管編得好故事，這些話，都是他們剛才作證的供詞，你稍加編纂，就變成尙存義授意小六子這樣說的了，何況這些話並不新鮮，却足見你是有意來顚倒黑白，混淆視聽的了。」

賈老二聳着肩，翻翻眼道：「甘長老怎好如此武斷？」

甘逢春獨目精光直射，聲色俱厲，沉喝道：「我要請問賈總管，是什麼人指使你這樣說的？」

「小老兒親耳聽到的，怎麼會有人指使？」賈老二目光投向執法長老柏長靑、傳功長老張友泉二人，情急的道：「柏長老、張長老，小老兒如果拿得出證據來，你們信不信？」

柏長青道：「賈總管如若確有證據，大家自會相信。」

賈老二道：「證據自然有，但小老兒有一個請求，要二位帮個忙。」

張友泉頷首，問道：「你要咱們帮什麼忙？」

賈老二一指尙存義、小六子二人，說道：「小老兒拿出證據來，他們說不定就會逃走，所以請二位長老先把他們兩人叫過去，最好點了他們穴道，小老兒不但馬上拿出證據來，有一個極大機密，也好向諸位報告。」

柏長青道：「賈總管只管拿出證據來，有什麼機密，但說無妨，兄弟保證他們不會逃走，也逃不了。」

「不，不！」賈老二搖着頭道：「二位不但要把他們叫到身邊，而且也一定要點了他們二人穴道，小老兒才能說。」

獨眼龍聽得大不以爲然，但柏長青却點頭道：「好吧，賈總管若是拿不出證據，又該如何？」

賈老二用手彈一彈他腦袋，說道：「丐帮可以留下小老兒的六斤四兩的腦袋瓜子。」

柏長青看他說得如此鄭重，就朝尙存義、小六子二人說道：「你們過來。」

尙存義、小六子心頭雖有怯意，但他是執法長老，只好硬着頭皮走到柏長青、張友泉二人身邊。

柏長青雙手一揚，果然點了兩人穴道，一面抬目，說道：「賈總管現在可以說了。」

賈老二聳聳肩，慢條斯理伸手入懷，摸出一個飯碗來，笑嘻嘻的道：「小老兒的證據就在這裏，二位長老拿去看吧！」伸手把飯碗朝柏長青遞去。

柏長青接到手中，只看了一眼，這是一隻白瓷藍花的粗碗，碗口缺了小小一角，忍不住問道：「賈總管這隻飯碗證明什麼呢？」

賈老二道：「小老兒今天早晨酒癮大發，和咱們少莊主一起去造甲店的小酒店喝酒，先前三壺，是壺咀對着喉嚨灌下去的，喝得很快，用不着斟在碗裏，打從第四壺起，因爲巳經有前面三壺打了底，就可以喝得慢一些，所以要店家拿了一個飯碗來，邊斟邊喝，就是這個碗……」

他忽然咧咀一笑，說道：「小老兒不能提起酒，一提起酒，就犯了癮。」他伸手從懷中摸出一個紫玉扁瓶，揭開瓶塞，咕咕的喝了兩口，趕緊塞上瓶塞，揣入懷裏，又道：「這個酒碗，就是小老兒從造甲店小酒店裏帶出來的，它就可以證明小老兒在那裏喝過酒……」

甘逢春嘿然冷笑道：「這酒碗最多只能證明你在造甲店小酒店喝過酒，却不能證明他們兩個去過小酒店。」

「是、是！」賈老二聳聳肩笑道：「他們兩個方才就不承認去過小酒店，嘻嘻，所以小老兒要二位長老點了他們穴道，否則小老兒一旦說出來，他們就會湮沒證據。」

他說得口沫四濺，得意的笑了笑，才道：「事情是這樣，他們哥兒倆談完之後，起身就走，小老兒早就知道他們三口六面的和小老兒對質，一定會矢口否認，所以小老兒等他們從身邊走過，就暗暗揑碎了一小塊碗邊，分別放在他們貼身衣衫的左邊小口袋裏，麻煩二位長老搜上一搜貼身衣衫的左邊口袋裏，有沒有碎碗片？那比指甲還小，兩塊拼起來，是不是和這隻碗的缺口一樣，就可以證明他們早上有沒有去過的小酒店了。」

徐少華聽得不由一怔，他把碎碗片放入兩人貼身衣衫的口袋裏，自己坐在他對面，怎麼會一點也沒有察覺？

柏長青、張友泉依言分別解開尙存義、小六子的大褂，果然從他們貼身布衫的左首口袋搜出一塊比指甲還小的碎瓷片。兩人臉色凝重，把兩塊碎瓷片拼在一起，恰好補上飯碗缺口，一點不錯！

柏長青怒哼一聲道：「這兩個逆徒果

然去過造甲店的小酒店了！」

張友泉也怒容滿面說道：「兄弟這就解開他們穴道，此事必須問問清楚！」

「且慢！」賈老二雙手連搖，說道：「二位眞是急性子，小老兒說過，還有一個極大機密奉告。」

柏長青道：「賈總管請說。」

賈老二道：「他們還有一段話，小老兒剛才還沒說出口來，就被甘長老打斷了，這是他們吃完麵，快要站起身的時候說的……

「尙老弟當時壓低聲音問道：『那東西你帶來了嗎？』

「小六子便點點頭道：『帶來了。』

「他在說話之時，伸手從懷裏摸出一件很小的東西，伸手遞去，尙老弟也伸出手接了過去，他們大概怕人看到，都是放在手掌心一遞一接，極爲神秘；但小老兒天生是老鼠眼，心裏一好奇，就瞄了一眼，那是一個比眼藥瓶還小的白色瓷瓶。

「尙老弟一下就放入大褂裏面左首口袋裏，一面細聲問道：『婆婆可有交代，要如何用法？』

「小六子道：『婆婆交代，這東西無色無味，就是放在白開水裏都看不出來，不然的話，那八個老東西都是成了精的老江湖，那能放得倒他們？』

「尙老弟又問道：『要多少時間才會發作？』

「小六子道：『聽婆婆說，好像嚥下口水就會生效。』

「嘻嘻，柏長老不妨搜搜尙老弟大褂裏面的左首一個口袋，看看那小瓷瓶還在不在？」

他雖沒說這小瓶裏裝的是毒藥，但大家都已聽得出來，小瓶中準是極厲害的毒藥無疑。他只說八個成了精的老江湖，但明明是指丐帮八位長老了。

柏長青現在已有八成相信賈老二的話了，立即一手翻開尙存義大褂，一手伸入裏面左首口袋，果然從袋中搜出一個白色小瓷瓶來！

賈老二忙道：「就是這個，嘻嘻，這要問問千毒谷的少谷主，是不是認識這個瓷瓶了？」

這話，正是暗示柏長青，這白色小瓷瓶乃是千毒谷之物了。

紀南沒待柏長青開口，就點頭道：「我知道，這是敝谷『沾唾毒』，入口就會毒發身死，縱有解藥，也來不及解救的劇毒。」

其他六名丐帮長老中，左瘤子是個火爆性子的人，不由怒哼道：「這小子好毒辣的心思，居然勾結千毒谷，要毒死咱們這些人，眞是該死！」

賈老二笑嘻嘻的拱拱手道：「小老兒作的證，到此爲止，該說的都已說了，現在該鞠躬下台了。」

柏長青拱手道：「多謝賈總管。」一面朝獨眼龍甘逢春道：「甘長老，事情已極明顯，這兩個逆徒，他們確實去過造甲店，而且還有千毒谷毒藥爲證，企圖毒斃咱們這些人，由此可見小六子作證之事，完全是受人使指，誣控帮主的了，兄弟解開他們穴道，務必問個水落石出，不知甘長老意下如何？」

甘逢春沉着臉怒嘿道：「兄弟眞想不到小六子伺候老帮主多年，尙存義也是帮中極優秀的弟子，居然會喪心病狂，吃裏扒外，實在使兄弟深感意外，也令人感到心痛，此等叛帮逆徒，自然非得嚴加訊問，處以極刑不可！」

柏長青雙手揚處，一下就解開了兩人穴道，正待喝問，那知兩人穴道一解，就身子一歪，砰砰兩聲，倒了下去！

柏長青方自一怔，張友泉咦道：「他們怎麼了？」隨着話聲，蹲下身子，伸手一探，不禁失聲道：「他們已經死了！」

柏長青道：「這怎麼會呢？兄弟剛才只點了他們『章門穴』，而且出手不重，不可能致命……」

張友泉微微搖頭，目光注視着尙存義胸口，伸手嗤的一聲撕開他胸前衣衫，果見胸口有一粒極細的黑血，不覺沉哼一聲道：「柏長老，你看，這是什麼？」

柏長青目光一凝，說道：「他們中了細小的毒藥暗器？」

「不錯，這傷口極細，而且見血封喉，這好像是淬了毒的梅花針一類暗器！」

張友泉口中說着，右手已從身邊一個布袋裏取出一塊吸鐵石，一下按在尙存義胸口那點黑血之上，緩緩運起內力，口中喝了聲：「起！」

右手握着吸鐵石猛然向上提起，凝目看去，吸鐵石上果然附着一支細如牛毛的毒針，目光一注，失聲道：「會是黃蜂奪命針！」

他用撕下來的一塊衣衫裹着取下針來，隨手遞給了柏長青，接着又撕開小六子胸口衣衫，也像方才一樣，用吸鐵石吸出一支毒針，才站起身來，不期而然看了站在對面的獨眼龍甘逢春一眼，才道：「此人發射毒針，自然是志在滅口了。」

「這還用說？」賈老二聳着肩道：「這兩支毒針細如牛毛，不可能會射得很遠，依小老兒看，兇手不會超出三丈以外的了。」

紀南走上兩步，朝柏長青拱拱手道：「柏長老，你可否把毒針讓在下看看？」

「自然可以。」柏長青說道：「紀少谷主出身千毒谷，也許看得出此針來歷了！」說完，把一塊衣布裹着的毒針遞了過去。

紀南接到手中，臉上立時微微變色，說道：「這不是黃蜂奪命針，是敝谷的『黑煞針』！」

他不待柏長青問話，接着道：「敝谷練習『黑煞掌』，要採集九十九種毒草，其中幾種毒草，尋覓不易，光練『黑煞掌』一種，浪費了未免可惜，因此在練掌功之際，也附帶淬練刀劍暗器，也就都以『黑煞』命名，這種針每筒可裝七十二支，每發一支，也可以連續發射，極爲霸道，因爲針身極細，不易被人發覺，見血封喉，無藥可救，家父因它太歹毒了，曾下令禁止，不准谷中弟子使用，不知怎麼會在江湖上出現的？」

「自然是有人偷偷練製的了。」賈老二聳起雙肩嘻的笑道：「千毒谷秘製的東西，在江湖出現，已經不足爲奇，那個小瓷瓶裝的毒藥，叫什麼『沾唾毒』的不是剛從尙存義身上搜出來的嗎？哦……」

他忽然好似想到了什麼，一拍雙手，說道：「對了，紀少谷主不是說這種毒針是裝在針筒裏的嗎，這就簡單得很，大家都在這裏，沒有人離開過，只要搜上一搜，誰身上有針筒，誰就是兇手了。」

他不待衆人說話，接着又道：「身上有針筒的人，不但是兇手，而且……嘻嘻，說不定還是挑起這場是非的主謀，縱或不是主謀，也是從犯了。」

獨眼龍道：「賈總管心目中認爲這兇手是誰？」

賈老二聳聳肩，說道：「這兩人經小老兒作證，已可證實他們口中的『上面』，勾結千毒谷那個『婆婆』，預謀推翻那個『小頭頭』，攫奪丐帮，而且還有嚴密計劃，這個『上面』因事情被小老兒戳穿，怕他們供出內情來，才會暗發毒針，把兩人射死滅口，至於這兇嫌是誰，小老兒沒有親眼看到他放射毒針，怎好亂猜？不過……」他忽然住口，沒往下說。

獨眼龍道：「不過什麼？」

賈老二說道：「總之，此地除了貴帮韋帮主和九位長老之外，還有咱們七個人，在場的共有十七個人，都有嫌疑，好在這兇手身上有針筒，搜上一搜，就會搜出來了，不過……」他說到不過，又停了下來。

獨眼龍哼道：「賈總管又有什麼不過了？」

賈老二陪着笑道：「小老兒這句話，還是不說的好。」

柏長青道：「賈總管但說無妨。」

賈老二道：「第一、這人誣害韋帮主的目的，無非想攫奪丐帮的大權，咱們這些人只是作證來的，和貴帮扯不上關係，當然不會是主謀和兇手了。第二、咱們這七個人，都站在下首，在尙存義、小六子的右側，若是發射毒針，應該射中側面，射不到當胸，所以嘻嘻……」

他目光一溜獨眼龍甘逢春，和執法長老柏長青、傳功長老張友泉，還有兩個則是站在尙存義、小六子兩人斜對面的二位長老吳有福、左瘤子五人，續道：「甘長老是站在他們兩人的對面，柏長老、張長老是站在兩人邊上，這二位長老是在他們斜對面，所以如果說有嫌疑的話，自然以五位的嫌疑最大了……」

獨眼龍目光一凝，冷然說道：「賈總管果然存心挑撥離間，和咱們丐帮過不去了。」

賈老二雙手一攤，道：「甘長老要這麼說，小老兒就無話可說了，咳，小老兒實在狗咬耗子，多管閒事。」

左瘤子大聲道：「兄弟覺得賈總管說得一點不錯，這場是非，本來就是發生在咱們內部，和他們七位無關。若是怕尙存義、小六子說出內情，要殺以滅口，何用巴巴的跑來作證，至於他指的咱們五人涉嫌最大，也說得十分明白，除了咱們五人，其他的長老所站立的方向，毒針都無法射到兩人胸口，夠得上部位的，正對面只有咱們三個（甘逢春、吳有福、左瘤子），柏長老和張長老是在兩人身邊，出手更不易被人看到，兄弟覺得賈總管這話，就事論事，更沒有半點侮辱那一個人。」

他略爲怠了怠，又道：「因此兄弟建議，這搜身之事，應該從咱們五人開始，由執法長老當公證人，站在中間，先由甘長老搜兄弟，張長老搜吳長老，再由兄弟搜甘長老，吳長老搜張長老，然後再搜柏長老，如果咱們五人身上搜不出什麼來，再由咱們五人分別搜韋帮主和其他四位長老，不知諸位意下如何？」

獨眼龍沉哼道：「咱們都忝爲本帮長老，爲了死去一個尙存義、一個小六子，就要搜全體長老的身，這是對長老的一種侮辱，兄弟不敢苟同。」

左瘤子道：「這不是因爲死了本帮兩個小弟兄，就搜全體長老的身，而是查證企圖顚覆本帮的一件公案。」

獨眼龍道：「兄弟忝爲本帮右護法長老，搜身之舉，有失兄弟身份，兄弟不同意就是不同意。」

左瘤子本是火爆性子，聽得不由脹起青筋，怒聲道：「這是公事，你不同意也得同意。」

獨眼龍大笑道：「如若兄弟不讓你搜呢？」

左瘤子道：「那就表示你心虛！」

獨眼龍獨目凝光，投射到左瘤子的臉上，沉喝道：「左瘤子，你說話最好說清楚些！」

左瘤子道：「我說得還不夠清楚嗎？反對搜身的人，就是作賊心虛。」

獨眼龍揮手一掌，迎面擊了過去，喝道：「你出言無狀，眞是找死！」

他右手堪堪揮起，就被柏長青的左手架住，急急說道：「甘長老不可傷了自己兄弟的和氣！」

左瘤子也大怒道：「姓甘的，你敢出手，你是什麼東西？」

他也早被張友泉攔住，勸道：「左長老，有話好說！」

左瘤子大聲的說道：「張長老，你看到沒有，兄弟那一句話說的不對了？反對搜身，就有兇手的嫌疑，他居然敢當衆發橫……」

獨眼龍一手推開柏長青的手，拱拱手道：「兄弟告退。」

一直沒有說話的韋凌雲此時突然喝道：「甘長老，你不能走。」

獨眼龍冷然道：「爲什麼？」

韋凌雲神色凜然的道：「因爲沒有搜身以前，任何人都不准離開。」

獨眼龍嘿然冷笑道：「經方才長老會議議決，你帮主職務已經暫時停止，還能命令我嗎？」

韋凌雲道：「方才已經證實，尙存義、小六子勾結外人，誣陷在下，既是誣陷，在下仍然是丐帮帮主身份，帮主有權命令你留下。」

「哈哈！」獨眼龍仰天大笑一聲，手中打狗棒一掂，哼道：「甘某倒要看看誰能留得下我？」

左瘤子怒喝道：「你連帮主的命令都敢違抗！」

獨眼龍大聲道：「他已經不是帮主，帮主出缺，例由左護法長老暫代，左護法長老無法代理，就得由右護法長老兼代，這是本帮例有明文，兄弟此刻就是本帮的代理帮主，我要走，誰敢阻攔？」大步朝前跨出。

他這番話，自是引起所有長老的反感，尤其他堅決反對搜身，大家口中雖然不說，心裏早已有數，這一瞬間，六位長老柏互交換了一個眼色，不約而同退後一步，一字排開，攔在獨眼龍甘逢春面前，說道：「甘長老，幫主要你留下，你還是留下的好。」

柏長青和張友泉也同時閃到了甘逢春的左右。柏長青道：「甘長老，大家都是幾十年的老兄弟了，不可意氣用事，傷了和氣。」

張友泉也道：「是啊，甘長老，你這負氣一走，也無補於事，還請三思。」

「哈哈！」獨眼龍怒笑一聲道：「你們這幾位看風使舵，轉變得好快啊，方才決議停止韋凌雲幫主職務的，不也是你們幾位嗎？好，甘某不當丐幫右護法長老了，從此脫離丐幫總可以吧？」

「脫離丐幫可以。」韋凌雲正容道：「但必須等今晚這段公案水落石出之後，因爲這段公案，牽連到左護法長老金大有之死，和鳳陽分舵二十五條人命，以及尚存義、小六子被毒針殺害滅口，在沒有搜出針筒，緝到眞兇以前，誰也不得擅自離去。」

左瘤子道：「甘逢春，你聽到了？要走也得先搜完身，才能放你離去。」

獨眼龍點頭道：「看來咱們不用說了。」抖手一揮，使了一記「毒蛇出洞」，打狗棒漾起一道棒影朝左瘤子當胸激射過去。

左瘤子手中打狗棒一揮，「嗒」的一聲，把獨眼龍來勢封出，左手一掌迎劈而出。

獨眼龍左手也同時疾拍出去，但聽又是「拍」的一聲，雙掌接實，這一下實在太快了，大家還沒看清楚，緊接着又是砰然一聲，左瘤子突然仰面倒了下去。

就在此時，只聽紀南口中忽然「咦」了一聲道：「他會使黑煞掌！」

正因左瘤子的突然倒下，使得其他七位長老心頭驀然一愣！他們都知道左瘤子和獨眼龍兩人的功力只在伯仲之間，誰也想不到左瘤子竟會接不下獨眼龍一掌。

獨眼龍却趁着大家這一怔神之間，忽然一個轉身，縱身往殿後飛掠而入！他不走前門，却向殿後閃去，正是大家疏忽之處。

韋凌雲和七位長老看他往後縱去，身形一閃而沒，再待追去，已是不及！

賈老二連連搖手道：「追不得，當心他身上有『黑煞針』！」

這原是同一時間發生的事，紀南叫出「毒煞掌」，急忙伸手從懷裏取出一個青瓷藥瓶，塞到徐少華手中，說道：「大哥，快把解藥交給柏長老，救人要緊，再遲就來不及了。」

徐少華接過藥瓶，朝柏長青道：「柏長老，這是『黑煞掌』的解藥，快給左長老喂了。」

柏長青接過，問道：「徐少莊主，要如何服法？」

紀南道：「喂他七粒就够了。」

柏長青拔開瓶塞，傾出三粒藥丸，又把藥瓶交還徐少華，急忙蹲下身去，捏開左瘤子牙關，把藥丸納入他口中。

張友泉喟然歎道：「眞想不到甘逢春會是千毒谷的奸細！」

賈老二聳着肩笑道：「張長老，話可不能這麼說，千毒谷的少谷主就在這裏，甘逢春不過是和千毒谷的九毒寡婦閻九婆勾結勾結罷了。」

張友泉連忙朝紀南拱手道：「紀少谷主請恕老化子失言。」

柏長青站起身，也朝紀南拱拱手道：「多謝紀少谷主。」

紀南臉上一紅，忙道：「不用客氣。」一面攢攢眉道：「奇怪，甘逢春怎麼會使『毒煞掌』的呢？」

賈老二聳着肩道：「少谷主不知道的事情可多着呢！」

這時韋凌雲也走了過來，朝徐少華拱手道：「徐兄兩次援手，大恩不言謝，兄弟只有永遠記在心裏了。」

徐少華連忙還禮道：「韋兄好說，兄弟愧不敢當。」一面伸手入懷，取出牛皮夾子，朝韋凌雲遞了過去，說道：「這是貴幫的東西，當日金長老臨終之時，手指胸口，只說了『拜託』二字，想必就是託兄弟把此物轉交給韋兄了，今晚兄弟總算不負金長老所託，交給韋兄了，韋兄請收好了。」

韋凌雲神色莊重，雙手接過，一面握住徐少華的手，感激的道：「多謝徐兄，兄弟已經不能再說什麼了，徐兄對敝幫這份大德，他日徐兄只要用得着丐幫之處，丐幫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賈老二聳着肩道：「韋幫主和少莊主既是朋友，那就不用說客氣話了。」

柏長青朝賈老二拱拱手道：「兄弟有一件事，想請教賈總管。」

「請教不敢。」賈老二笑嘻嘻的道：「有什麼事，柏長老儘管請說。」

柏長青道：「賈總管好像早已知道甘逢春和千毒谷的九毒寡婦有勾結了？」

賈老二聳聳肩笑道：「你沒看他會千毒谷的『黑煞掌』嗎？這種毒功，豈是一朝一夕練得成的？」

他不待柏長青開口，接着又道：「貴幫的金長老不是死在『黑煞掌』下的嗎，嘻嘻，甘長老謀奪丐幫，該說早有存心的了。」

柏長青矍然動容，怒聲道：「不錯，他害死金長老，再給韋幫主羅織罪名，廢去幫主職務，他就可以右護法長老的身份，名正言順代理幫主，然後再把咱們幾個長老一起毒斃，丐幫就全落在他手裏了，此人心機果然毒辣得很！」他目光望着賈老二，沉吟道：「只是敝幫和千毒谷毫無怨尤可言，千毒谷何以……」

「不對，不對。」賈老二沒待他說完，連連搖頭道：「這是整個武林大局，不關千毒谷的事……」

張友泉道：「但甘逢春却練成了『黑煞掌』！」

賈老二搖着頭道：「小老兒也一時說不清，嘻嘻，丐幫出了一個甘逢春，千毒谷也出了一個九毒寡婦，這兩人完全是一模一樣的人！」

紀南聽得心中一動，急忙問道：「賈總管，你的意思是……」

（未完・十七）

民間宮幃歷史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九龍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少飛和林玲久別重逢，驚喜萬分，在房中訴說別後諸般際遇，忽然，窗外人影一閃，方少飛立即縱出，一手制住那人，却原來是個啞巴……百毒公子江明川突然來到，說這啞巴是壞人，屈指一彈，在他眉心戳出血窟窿，林玲心思細密，暗中出招點了啞巴死穴……半夜方少飛和林玲來到雙塔寺，却在暗中瞧見北毒石天在雙塔寺內預伏奇兵，目的當然是爲奪取眞經作好準備，而張亞男也在此刻被北毒石天發現，石天要殺人滅口，危急之間，方少飛、林玲出手相助，但張亞男難逃厄運，被石天制住，而西仙一羣人適時現身，張亞男才得於脫困……

雙煞換眞經　寺內變屠場

這有一件苦差事，春蘭、夏荷、秋菊、冬梅一千一萬個不願意，却不得不齊聲應諾担下來。

白芙蓉望了北毒一眼，道：「石兄現在可以說了，咱們到底怎麼個商量法？」

北毒石天却不同意，道：「老夫的七名弟兄尚在厄難之中，時間一久必將窒息而亡，同樣缺乏商量的基礎。」

西仙略一尋思，馬上招手將四鳳等八人撤回來。

北毒這才滿意的笑笑，道：「雙煞換經之事，已有家曉戶喻，躍躍欲試者何止千百，明日此時必有一番慘烈爭戰，雙煞又非弱手，若無周全安排與奧援，很可能任何人皆無法順利得手。」

西仙不耐煩的道：「廢話少說，談正題。」

「老夫自信安排已極爲周密，獨缺奥援。」

「挑明了說。」

「若白谷主肯與老夫坦誠合作，必然大有可爲。」

「眞經如何處理？」

「當然是利益均霑。」

「一人一半？」

「然後再定期交換，參研全書，你看如何？」

「好！本谷主完全同意，咱們就這麼辦。」

「北毒、西仙，你們同意，我老人家可不同意。」

最後這一句話當然不是出於西仙、北毒之口，而是從圍牆外面傳進來，話一落地，人也跟着跳牆而過，叭噠叭噠的，拖着鞋，大模大樣的走過來。

西仙一見是東丐金八，馬上面冷如霜的道：「要飯的，你也想分一杯羹？」

東丐金八嘻嘻笑道：「『玄天眞經』乃武林瑰寶，那個不想，那個不要？」

「你想佔現成的便宜？」

「老叫化子自然會奉獻一份力量。」

「在聚福樓時，你不是不願與人携手

合作嗎？」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再不開竅恐怕連湯也沒得喝。」

「要飯的，北毒有伏兵，本仙子有人手，就憑你孤家寡人獨一個也想吃肉？」

「要人簡單，只要老叫化子吆喝一聲，太原城的化子就可以全部集合起來。」

北毒石天哈哈一笑道：「這老夫相信，論人勢丐帮無疑是天下第一。」

東丐金八的目光從方少飛、林玲、江明川、張亞男等人的臉上一掃而過，道：「毒兄答應老化子可以分一杯羹？」

北毒道：「老夫說過，『玄天眞經』乃無主之物，自然見者有份，咱們三分天下，丐兄可以爲使得？」

石天本是貪得無厭，心胸狹窄之人，自無一下子變得開闊大方之理，他所以一再忍讓，實迫於無奈的權宜之計，至於有多少誠意，眞是天曉得。

東丐金八搖頭道：「瓜分眞經的事，老化子不敢苟同。」

西仙一楞，道：「難道你有更好的法子？」

東丐一本正經的道：「當年華山一戰，爲的就是玄天眞經，可惜勝負未分，眞經便被雙煞盜走，這段往事兩位定當記憶猶新。」

北毒道：「這巳是老掉牙的往事，提它作甚？」

東丐說道：「爲了避免不必要的無謂紛爭，我老人家認爲應該繼續華山未完之戰。」

西仙、北毒互望一眼，欲語未語，夜空中響起一聲洪亮爽朗的誦佛聲，隨着這一聲「阿彌陀佛」的聲音，南海神僧飄飄然的落在場中。

無心大師寶相莊嚴，不苟言笑，一照面便合十爲禮的道：「天心即我心，老衲無心，問候諸位施主。」

林玲一見是師尊到了，好不興奮，三步兩步迎過去，以最快的速度，將場中的情況告訴無心，還指指點點的將方少飛、張亞男、江明川等人略作介紹。

北毒迫不及待的道：「相信令高足巳將實情禀明，老夫想聽聽大師的高見！」

無心大師毫不遲疑的道：「老衲同意金施主的意見。」

西仙道：「老和尚，你也認爲咱們應該完成華山未完之戰？」

南僧莊重肅穆的道：「這是避免紛爭的最佳抉擇，將眞經賞給獲勝者，亦實至名歸。」

東丐金八拉直嗓門嚷嚷道：「好一個實至名歸，惟有天下第一之人才配保有玄天眞經。」

二人一唱一和，聲氣相通，北毒想不答應也不行，乾笑兩聲，道：「好吧，石某恭敬不如從命，今夜月明如洗，雙塔寺寬敞平坦，正是交手的好地方，咱們現在就開始吧。」

西仙白芙蓉眉尖上挑，眸中精芒閃閃的道：「記得華山之戰，是由南僧、北毒對陣，東丐、西仙交手，獲勝的二人始有爭奪天下第一的資格，今天是一仍舊貫？還是另行分組？」

東丐粗聲大氣的道：「雙煞未現，眞經未得，妳猴急什麼。」

北毒說道：「那咱們要待到何時才動手？」

南僧道：「自然是雙煞現身，取得眞經之後。」

西仙道：「太原城裏謠諑四起，說萬貞兒也志在必得，看來明日此時，雙塔寺內必有一場惡鬥，黑白雙煞就算有十條命也活不了。」

南僧笑道：「也許會風平浪靜。」

北毒一怔，道：「大師此話怎講？」

南僧道：「老衲懷疑雙煞能否準時赴約。」

西仙道：「老和尚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呢？」

東丐道：「這應該請教你們兩位。」

北毒指着自巳的鼻子，道：「問我？這跟老夫有什麼關係？」

東丐道：「當年毒兄千里追踪，你到底有沒有殺死白煞鐵虎？」

北毒道：「沒有，僅身負重創，被他逃進紫禁城。」

「毒兄沒有追進去？」

「進去了，却一無所獲。」

「依毒兄看，白煞有沒有活命的機會呢？」

「若無奇蹟，即使不死，亦將終生癱瘓。」

「換句話說，白煞能否赴約，尚在未定之天？」

「應該是這樣的。」

東丐轉過頭來，又對西仙道：「黑煞的魔踪是仙子發現的，實情一直密而不宣，不知此刻可否惠告一二？」

西仙道：「事過境遷，此時巳無隱瞞的必要，龍老兒是在八公山被本谷主擊成重傷，乘夜黑逃走後，便遍尋無着。」

「會不會一命歸陰？」

「可能沒有那麼嚴重。」

「如仍健在，爲何訊息全無！」

「這就是令人困惑不解的地方。」

「總歸一句，黑煞赴約的可能是存在的？」

「嗯，應該還不低。」

北毒道：「老夫以爲，白煞赴約的可能性也不低。」

南僧道：「施主爲何作此猜度？」

北毒道：「玄天眞經，包羅萬象，必有治傷療毒之術，白煞赴會應是想當然的事。」

你一言，我一語，表面上大家的意見雖大體一致，實則雙煞能否準時現身，他們却一點把握也沒有。尤其這消息是從何而來，更令大夥兒深懷戒心。

方少飛是黑煞的代表人，眞經的上册就在他的懷中，其感受遠比南僧、北毒、東丐、西仙更加惶恐不安，白煞會不會來？他毫無綫索可尋，能不能順利達成任務？在強敵環伺之下眞不知道該如何進行。

大家又作了一番推敲，北毒找來一名徒衆，補足八人後，四大名宿等便相繼散去。

× × ×

八月十五。

月明之夜。

天甫黑，月亮才從東方冒出半個頭來

，方少飛與林玲便從雙塔寺的東邊爬上山來。

東邊無路可通，甚是崎嶇難行，爲的是圖個清靜，避免紛擾，豈知行至半山腰時，却從山石之後竄出來三個人。

從衣着上，方少飛分辨得出，一個官兵，一名捕快，另一人則是快刀王立的手下錦衣衞。

那錦衣衞首先開口說話：「喂，你們是幹什麼的？」

方少飛力持鎮靜的答道：「上山賞月的。」

錦衣衞道：「去雙塔寺爲何不走正路——要爬後山？」

林玲嬌聲地說道：「後山比較清靜點嘛。」

捕快揮刀驅趕道：「去去去！雙塔寺已經封鎖，不准上去。」

方少飛倒抽一口冷氣，道：「這是爲什麼？」

官兵趾高氣揚的道：「因爲貴妃娘娘在上面賞月。」

林玲道：「是那位貴妃娘娘？」

捕快不耐煩的說：「是玉華宮的萬貴妃。」

方少飛暗暗驚異，口中却說道：「她賞她的月，我們看我們的，這有什麼關係呢。」

錦衣衞怒叱道：「放肆，娘娘何等尊貴，豈會與爾等一同賞月。」

林玲道：「那我們就站在一邊看好了，保證不打攪貴妃娘娘就是。」

錦衣衞勃然大怒，盛氣淩人的道：「叫你們滾就滾，還嚕嗦什麼。」

說話中，人也跟着衝了下來，裝模作樣，拳打脚踢，好似在驅牛趕羊，跋扈已極。

方少飛是黑煞的代表人，是換經的主角，可不能遲到，那有閑工夫跟他磨蹭，只見他一咬牙，一橫心，出招如電，舉手投足之間，就將那錦衣衞的穴道制住摞倒了。

捕快睹狀駭然，知道遇上了扎手貨，揮刀就砍，招式才遞出一半不到，肩上一麻，雙眼發黑，已着了林玲的道兒，躺下不動了。

最後還剩下一名官兵，早已嚇傻了，張口欲待呼救，方少飛動作飛快，也及時將他擺平在地。

將三人稍作掩藏，急忙快步登山。

方少飛的心情却更加沉重，北毒、西仙固然志在必得，南僧、東丐同樣當仁不讓，天知道暗中還有多少魔頭在蠢蠢欲動，現在再加上一個萬貞兒，可謂危機重重，殺機四伏，連他自己也弄不懂，換經之事將會怎樣進行。

心念間，已至圍牆邊，探頭向內一望，怪哉，雙塔寺內，紅男綠女，老少皆有，來來往往的都是賞月的人，沒見半個武林人物。

南僧、北毒、東丐、西仙，一個也不見。

北毒安置伏兵的八個地方一切依舊，並無任何異樣。

圍牆的外面，倒是不時有人頭張望，鬼影幢幢。

雙塔寺內顯得異乎尋常的平靜，平靜之中却透着無比的神秘與詭異。

林玲疑雲滿腹的噤聲說道：「咦，萬貞兒並不在此呀。」

方少飛沉聲說道：「已經到了。」

林玲道：「在那兒？」

方少飛指着雙塔中間的一張石椅，石椅之上坐着一個老太婆，道：「那不就是那個妖婦嗎，她的化粧術雖然高明，我依然認得她，咱們小時候曾見過她的面。」

在方少飛的指點下，她接着又發現，在萬貞兒的四周，另有數名男女在繞着圈子徘徊，其中有快刀王立、朱祐楨、萬家棟、宮女阿香、刀客等。

而廬州三兇高踞在右面的塔頂上「賞月」。

有數名偵緝手，則在左面塔頂上「看風景」。

其餘的刀客、偵緝手、錦衣衞、大內高手，則化裝成各式各樣的人物，分散各地，整個雙塔寺內不見一個武林人，悉在萬貞兒的嚴密掌握之中。

林玲最關心的是方少飛的安全，眉目傳情的道：「少飛哥，這裏簡直是虎穴龍潭，我看算了，咱們走。」

「怎麼可以這樣，好歹也得待白煞現身之後才作計較。」

「此地鷹犬密佈，何異劍樹刀山，就算白煞準時出現，你們如何連絡？如何交換？必然會成爲衆矢之的，有死而無一生。何況暗中還有北毒、西仙他們，簡直難如登天。」

「一切言之尚早，現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到什麼時候再作什麼打算。」

北毒、西仙就潛伏在側面圍牆之外的山坡上，由於地形的關係，在月光照耀下，對寺內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換言之，北毒預置的伏兵，仍在他的監督指揮之下。

今夜，北毒帶來的人不少，除百毒公子江明川外，另有十名精壯漢子環立身後，隨時待命。

西仙的聲勢更大，四鳳等八女不算，還有二十四名男子，及埋伏在塔中神龕內的高手，幾乎是精銳盡出。

張亞男也在現場，四名使女像跟屁虫一樣黏着她，寸步不離，顯然已經被白芙蓉看死了，失去行動自由。

她的點子一向最多，也一直在動腦筋，這時忽然說道：「娘，妳老人家不覺得，這雙塔內差不多都是萬貞兒的人，雙煞一旦露面，我們鞭長莫及，眞經很可能會失之交臂。」

西仙白了她一眼，道：「妳以爲娘是白痴，這點小事也看不出來，萬妖婦已將全寺封鎖，我們上山時就傷了她不少人，此刻還不便與那婆娘全面衝突。」

張亞男字斟句酌的說道：「女兒也不贊成全面衝突，但混幾個人進去確有其必要。」

西仙不動聲色的道：「妳想混進去，是不是？」

張亞男道：「女兒如果混進去，一定可以發生大作用。」

西仙臉一沉，道：「免！乖乖給我留在娘的身邊，少打脫逃的歪主意！」

張亞男妙計不售，反而挨了一頓罵，嘟呶着嘴，再也不敢吭氣。

北毒石天笑道：「這叫做女大不中留，老夫這兒倒有一個好主意。」

西仙芙蓉忙問道：「毒兄有什麼好主意？」

「找一個婆家嫁出去就好了。」

「主意是不錯，可是到那裏去找適合的對象？」

「仙子看小徒明川如何？」

「哦？說了半天，是你看上了我們亞男？」

「北毒、西仙聯姻，乃武林盛事，妳我從此必可稱霸江湖，不知白谷主以為可使得？」

這二人勾心鬥角，各懷鬼胎，表面上說的是一套，實際上心裏想的又是另一套，眞眞假假，誰也摸不透他們的原始本意何在。

西仙略一沉吟，說道：「這事本仙子可以考慮，待眞經到手之後再作最後決定吧。」

北毒道：「白谷主可是在懷疑老夫合作的誠意？」

「毒兄想到那裏去了，大敵當前，我是覺得，我們應該在奪經一事上多用點心思。」

「仙子請大放寬心，這一點老夫保證萬無一失。」

「毒兄對預置的伏兵如此自信？」

「當然，任何人皆逃不過石某的百毒八卦陣。」

「你打算在什麼時候發動百毒八卦陣呢？」

「雙煞會面換經的那一刹那。」

「萬貞兒，王立他們攪局怎麼辦？」

「一齊幹掉！」

「取得眞經後，南僧、北毒、東丐、西仙再大幹一場，決定得主？」

北毒石天乾瘦的臉上，飄過一抹詭笑，神秘兮兮的道：「白谷主認為呢？」

西仙白芙蓉同樣報以一抹神秘詭笑，二人心照不宣，盡在不言中。

月兒已經升起來老高，塔影正逐漸縮小，而寺內平靜無波，還是剛才的那個樣子。

林玲望一下月色，道：「差不多是時候了，白煞要是能來也該來了。」

方少飛「嗯」了一聲，沒有說話。

「會不會是那鐵老頭業已死在紫禁城了？」

「絕對不會。」

「你憑什麼如此肯定？」

「因為我現在想通了一件事。」

「那一件事？」

「雙煞換經之事，我一直守口如瓶，龍老哥被困流沙谷，想洩漏也無從洩漏，惟一的解釋是，消息是從白煞口中傳出來的。」

「對，你這個想法我完全同意，死人是不會傳消息的。」

「所以說，白煞今夜一定會來。」

「然而，少飛哥，有一點小妹還是想不通。」

「那一點？」

「換經之事，何等重要，鐵老頭為什麼會自找麻煩？」

「此事的確透着蹊蹺，恐怕只有白煞自己可以提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還有，鐵老頭或許是被大內高手擋在外面進不來了。」

「不可能，白煞身手了得，沒有人能攔得住他，況且萬貞兒在此張網以待，怎會將魚兒往網外擋。」

「話是不錯，就怕鐵老頭傷重殘廢，或萬貞兒的手下認錯人。」

「黑白雙煞，一個臉黑如炭，一個膚白勝雪，一眼就可以認出來。」

忽見喬裝成賣零食的太監張敏，急匆匆的從廟門外趕回來，對萬貞兒道：「啓稟娘娘，正主兒已經出現了。」

萬貞兒聞言大喜，游目四顧道：「現在何處？」

張敏道：「正在上山的途中。」

「兩個？」

「一個！」

「黑煞？」

「白煞！」

談話簡短快速，氣氛緊張凝重。

快刀王立、朱祐楨、萬家棟、宮女阿香等人都攏過來，却沒有一個人敢隨便插嘴接腔。

張敏舉手畫了一個圈子，道：「南僧、北毒、東丐，西仙等一干武林梟雄，江湖惡霸，就隱伏在四周牆外，請娘娘速作定奪。」

萬貴妃的臉色微微一變，道：「這事哀家早已得知，為了保全實力，暫且別去理會他們，但若有人胆敢闖進寺內來，就給哀家放手去殺！」

快刀王立躬身應是，馬上給刀客，偵緝手，廬州三兇、大內高手，乃至錦衣衛、太原府的捕快，官兵等，作了一個目標已現的手勢，叫大家立即全神戒備，隨時迎戰。

消息一波一波的傳來，白煞一步一步的行近，在無數隻眼睛的凝視下，鐵虎終於在大家的視綫內出現。

內着緊身白衣，外罩白色長衫，臉色白蒼蒼的，沒有一點血色，脅下佩有長劍，神態悠然自若，步伐細碎而慢，仰首望天，不知內情的人還眞以為他是來賞月的遊客。

林玲的一顆心緊張的快要跳出口腔來，偎依在方少飛的身旁，道：「少飛哥，你認識鐵老頭嗎？」

方少飛道：「不認識。」

「你能肯定此人就是白煞？」

「就龍老哥的描述，應該沒錯。」

「萬一是個冒牌貨怎麼辦？」

「不要緊，我上去跟他搭個腔就可查明。」

「慢一點，看鐵老頭悠哉遊哉的，一點也不急，等等再說。」

另一邊，西仙芙蓉也在心裏犯嘀咕，道：「十好幾年不見，這老匹夫看來神采依舊，較前更為硬朗結實，石兄的毒拳毒指，似乎沒在他身上發生任何作用？」

北毒石天面色凝重的道：「必是眞經之上載有治傷療毒之術，鐵魔得以死裏逃生，而且看起來功力較前尤為精進，今夜免不了會大費手脚。」

南僧、東丐就在相距不遠處，金八一大葫蘆的汾酒已喝去一大半，藉以緩和一下緊張的情緒，語意深長的道：「想不到姓鐵的眞的沒有死，今夜免不了會有一場腥風血雨，眞是刼數啊。」

「阿彌陀佛，」南僧在心底喧了一聲佛號，道：「施主的想法與老僧不謀而合，寧願鐵虎埋骨紫禁，眞經從此在林武中消失，也免得生靈塗炭禍延後世子孫。」

「事實如此，老和尙作何打算？」

「無論如何，絕不允許落入北毒，西仙與萬貞兒之手。」

「對，當仁不讓，老化子亦當全力以赴。」

不談羣豪各有謀略，且說白煞鐵虎安步當車，在雙塔寺內繞了半個圈子，已逐漸接近雙塔。

張敏裝扮成賣花生的小販，靈機一動，湊上去說道：「老爺子，買一包花生吃吧？」

白煞鐵虎視如不見，聽如不聞，兀自前行，未予答理。

張敏釘了上去，阻住他的去路，道：「老爺子是在賞月？散心，還是找人？」

「都不是，滾！」

白煞鐵虎好大的火氣，在張敏不敢顯露武功的情形下，伸手隨便一拂，張敏便摔了個元寶翻身，四腳朝天倒下了。

萬貞兒微微一怔，仍不動聲色的端坐原處。

朱祐楨、萬家棟、快刀王立、一名刀客却一聲不响的朝鐵虎攏過來。

方少飛見時機業已成熟，道：「玲妹，我該過去了，妳就留在此地，除非萬不得已，千萬別輕舉妄動。」

林玲道：「萬貞兒十面埋伏，危險萬分，你別去。」

「玲妹，別說傻話，我不能不去。」

「那我們就死在一起好了。」

方少飛縱身跳過圍牆，林玲也跟着跳過來，一名刀客二話不說，揮舞着雙刀猛往二人身上招呼，方少飛正想施展絕技，制住刀客，場中已起了變化，白煞鐵虎的脚步陡地加快，走進右面的高塔，也就是布笠人曾進去過的那一座。

對塔內的情形，白煞似是十分熟悉，乍然駢指如劍，在神龕上猛一戳。

這事簡直不可思議，指風過處，神龕上馬上現出一個大窟窿，而且是一個血窟窿，鮮紅的血水泉噴而出，僅僅聽到半聲慘叫便告寂止不聞。

毫無疑問，西仙安置的伏兵已去了一個。

更令人驚異的是，白煞以指代劍，「指中劍」的功夫的確精湛卓絕，超人一等，從而也更加肯定了他的身份。

看得幾名伴作遊客的大內高手心驚胆顫，未敢貿然干預。

白煞拾梯而上，戳遍了每一個神龕，白芙蓉的暗樁被他全都拔光。

已經到達第十三層塔頂，這是廬州三兇的地盤，大法師哈山克化裝成一個紳士，故意沒話找話說的搭訕道：「今夜的月色眞美。」

白煞根本沒有理會他，兀自穿門而出，立在面對左邊高塔的迴廊上。

江湖浪子花三郎就在他附近，靠過來數尺，道：「朋友在等人？」

這一次，白煞鐵虎開口了，只有一個字：「嗯。」

花三郎精神一振，道：「等誰？」

白煞臉一沉，道：「就是你！」

此人的脾氣好暴躁，花三郎跟張敏一樣，也不便展露功力，被鐵虎一手抓住脖子，一手兜住屁股，提起來老高，扔到塔外去。

還好花三郎應變得法，凌空打了幾個觔斗，穩住墜勢，飄落地面，未被摔成肉餅。

却引起了白煞的注意，「指中劍」的功夫又已叫足，衝着逍遙子費無極走了過去。

沒有萬貞兒的命令，費無極不敢造次，只好悶不吭聲的躲回塔裏去。

大家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白煞鐵虎一個人身上，林玲、方少飛有機可乘，已悄無聲息的繞過那刀客，向高塔這邊走過來。

正對面，雙塔的另一邊，却出現一位足以令方少飛大驚十次的人。

來人身穿黑色緊身衣，外罩黑色長衫，身材魁梧，臉黑如炭，遠遠望去一團黑，走起路來虎虎生風。

是黑煞龍飛！

——武林中再也沒有第二個像他這副德性的人。

方少飛嚇一跳，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傻呼呼楞在原地不動了。

林玲聲小如蟻的說道：「這是怎麼攪的？」

方少飛搖頭嘆聲道：「我也給弄糊塗了。」

「眞的是黑煞龍飛？」

「是很像，但那是不可能的事，他離不開流沙谷。」

「也許出現奇蹟？」

「不對，再怎麼奇也無法平空長出兩條腿來。」

「這樣說，是個冒牌貨？」

「錯不了！是假的。」

「那現在可如何是好？」

「先等一等，看這個老小子到底想變甚麼鬼。」

「萬一陰差陽錯，被他將眞經換走了怎麼辦？」

「這怎麼會，白煞是眞的，鐵虎不會認錯人。」

方少飛洞悉個中秘辛，不爲所惑，南僧、北毒、東丐、西仙、萬貞兒、快刀王立等人不明究裏，却大爲緊張起來，寺內的人縮小圈子，將假黑煞遙遙圍住，寺外的人一陣騷動，竄上了圍牆。

大夥兒千目所視，正密切注視假黑煞的一舉一動。

氣氛緊張得令人連呼吸都感到困難，寂靜之中潛伏着無盡殺機。

假黑煞不像白煞，沒有裝模作樣，畢直的走進左面高塔內。

有一點則完全相同，他好像也熟知塔內一切，尤其練成了「玄天眞經」上的功夫「指中劍」，芙蓉谷的樁卡被他一個不剩的拔了個精光。

假黑煞到達塔頂，探出半個身子來凝視着下面人羣，似在尋找甚麼。

奇怪，到現在爲止，他不曾向對面塔頂望一眼。

而白煞鐵虎也湊巧繞到另外一邊去了，二人尚未照面。

待白煞繞回來，假黑煞抬頭，二人四目相對，方少飛清清楚楚的看到，他們彼此僅淡淡地點了點頭，招了一下手，便轉身下塔，走出門來。

這二人那裏也不去，相向迎面而行。隨着這一態勢，場中立刻掀起了更大的騷動。

快刀王立手握鋼刀，嚴陣以待。刀客等包圍的圈子更小。

盧州三兇亦已竄落地面。

張敏的花生籃早已扔掉。

林玲、方少飛正在接近。

南僧、北毒、東丐、西仙到達地下伏兵的外緣，石天的右手高高舉起，這是準備的訊號，只要他的手一放下，便會萬針齊發，毒砂滿天。

只有萬貞兒十分篤定，還是坐在她原來的老地方，一動未動。

大家都認爲黑白二煞即將換經，一個個磨拳擦掌，蠢蠢待動，只有方少飛知道其中一人是冒牌貨，眞經的上册在他身上，壓根兒就是一個騙局，深恐白煞不察受騙，大聲說道：「小心——」

「上當」兩個字還沒有出口，黑白二煞已經交會在一起，萬貞兒猛地站起身來，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冷不防一連攻出三招。

她站起來的這一個動作，就是表示下達全面格殺令，萬貞兒出手的同時，快刀王立、太監張敏、盧州三兇、朱祐楨、萬家棟、乃至刀客等，也一窩蜂似的從四面八方攻上來。

打得快，打得猛，像暴風，像狂雨，根本分不清誰是誰，功力弱一點的，連雙煞的邊都沒沾上，一瞬之間就有三四名錦衣衛倒地了帳。

氣流在激盪，砂土在飛揚，一聲轟然巨震過後，渾沌的局面霍然開朗，萬貞兒等人暴退丈許，環立四周，黑白雙煞仍好端端的站在圈子裏，毫髮未損。

方少飛做夢也想不到，萬貞兒居然也是武林中人，不單單是身懷絕技，更令他驚駭不已的是，萬貞兒竟練成了「指中劍」、「掌中刀」、以及「玄天大法」。

據他所知，普天之下只有黑白雙煞各練成一半，貫通全經的人絕無僅有，萬貞兒是如何習得？

如果說黑煞飛龍是假的，那麼，他的「指中劍」是從何處學來？方少飛親眼目睹，見他施展出來得心應手，與白煞相較亦遜色不多。

還有，一個假黑煞，鐵虎不可能識不破，而他們目前卻聲氣相通，站在同一條陣綫上，這又是甚麼玄虛？

問題一個接着一個，方少飛百思不得一解。

萬貞兒早就開口了，橫掃二人一眼，道：「兩位何人？」

白煞雙眼一翻，陰森森的道：「老夫白煞鐵虎。」

假黑煞嘿嘿冷笑道：「老夫黑煞龍飛。」

萬貞兒眼一瞪，道：「拿『玄天眞經』來。」

白煞答得乾脆：「妳做夢！」

萬貞兒道：「不交出眞經，小心哀家將你們挫骨揚灰。」

雙煞齊聲大怒道：「憑妳還不配！」

從來也沒有人敢對萬貞兒這樣說話，快刀王立第一個不答應：「大胆，我看你們是活膩了！」

刷！刀出如電，劈面猛砍。

可惜，他快，雙煞更快，刀鋒連影子都沒砍到，雙煞彈身一縱，落脚處已在數丈以外。

萬貞兒大驚大急：「給哀家拿下！」

北毒同樣萬分焦急，煮熟的鴨子豈能讓牠飛掉，拉直喉嚨吆喝道：「殺！」

高舉的右手倏地放下，已傳下撲殺的命令，準備連萬貞兒，快刀王立等一齊殺掉。

西仙白芙蓉也慢不了多少，打出訊號，發動伏兵。

萬貞兒、快刀王立，盧州三兇、張敏等人，咬着雙煞的尾巴猛追，場中百頭鑽動，亂成一團。

南僧、北毒、東丐、西仙、林玲、方少飛這一夥人，則懔於毒針、毒砂的厲害，未敢涉險躁進、靜待下文。

然而，事情的發展，眞有匪夷所思，西仙的樁子早已被雙煞拔掉，固不待言，北毒的伏兵也出了差錯，八個人不聽指揮，放着毒砂，毒針不用，一齊赤身露體的跳到坑外來。

北毒的肺都氣炸了，暴跳如雷的道：「你們在幹甚麼？」

南僧看得眞切，道：「施主何必動怒，伏兵並非貴屬。」

北毒定目一看，可不是嗎，全部赤膊，胸前有一條刺青的龍，還有號碼，手使雙刀，這不正是萬貞兒的刀客嗎？忍不住破口罵了一句：「好厲害的婆娘，老夫與妳勢不兩立！」

人也跟着率衆衝了進去，打算放手一搏。

南僧、東丐、西仙走了個前後脚之差的。

林玲，方少飛不甘後人，亦投入了場中。

一下子，雙塔寺內變成戰場屠場，八名刀客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將雙煞截下來，大打出手。

刀客又稱死士，誓死不退，方少飛曾吃過他們的苦頭，知之甚詳，爲白煞揑了一把汗，更爲能否完成黑煞的心願担心，暗想：「完了，八個刀客一齊上，任何人都招架不住。」

他這一層顧慮其實是多餘，但見十六把鋼刀揮舞中，突有一條碧綠色的光幕冲天而起，所有的刀光皆爲之失色。

「擎天劍！」

「擎天劍！」

驚呼之聲四起，發話者都是老一輩的人物。

餘音未盡，金鐵交鳴之聲已起，白煞鐵虎手執「擎天劍」，繞行一周，十六把

刀，一齊被他削爲兩斷，八名刀客二死二傷。

萬貞兒看得瞠目結舌，驚惶滿面的道：「你究竟是誰？」

白煞答非所問的說道：「咱們後會有期！」

事情的發展，波濤起伏，變化多端，大夥兒尙在錯愕之中，雙煞已如一溜烟似的離開雙塔寺。

「追呀！」

「追呀！」

「追呀！」

萬貞兒、北毒、西仙都在下達命令，大家爭相奔走，才一忽兒的工夫，雙塔寺內的羣豪便奔走一空。

換經的事根本不曾開始，白煞又與假黑煞一鼻孔出氣，方少飛心中忐忑，正不知該如何是好，猛聽頭頂之上砰！一聲，彷若有人在塔頂放炮竹。

抬頭一看，果不其然，紙屑正飄飄而下，白煞所在塔頂的外緣張開一面旗子，旗子上畫着一隻破碗，碗下面是兩根筷子，筷子下邊有一棵樹，樹上有兩隻小鳥，一黑一白。

方少飛喜不自勝的，說道：「那白煞果然不假，可以順利的完成龍老哥的心願了。」

沒頭沒腦的話林玲怎麼聽得懂，道：「你在說什麼？」

「玲妹，妳看到沒有，黑白小鳥就是換經的暗號。」

「畫樹幹嘛？」

「是換經的地方，表示白煞在一棵樹上相候。」

「破碗有什麼用？」

「指示方向，破碗缺口向南就是在南方。」

「筷子一定也有它的作用？」

「那當然，兩隻筷子表示在二里之外，兩隻筷子交叉就是在二十里外。」

「我不懂，雙煞親如兄弟，何必要定下暗號？」

「事情是這樣的，他們怕彼此因故錯過時辰，故而定下暗號，以防萬一，照約定，白煞至少要在那裏等我三天。」

「眞虧雙煞想得出，這個法子眞是妙極了，就算給萬貞兒他們看見也猜不透，咱們走。」

方少飛遲疑一下，道：「玲妹，爲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我想還是單獨赴會比較好。」

林玲倒很爽快，馬上說道：「是的，玄天眞經太珍貴太重要了，多一個人去白煞一定會犯疑，你快去吧，一切請多保重，我會在暗中爲你掠陣的。」

「好，再見。」

「再見！」

×　×　×

夜深了，月兒早已偏西，雙煞係向太原城裏逸去，這是南邊，大地顯得格外寂靜清爽。

約莫行出二十里左右，方少飛發現此處多爲收割後的田畝，並無樹木，只有左側長坡上有一棵老槐樹，當即放步行去。

老槐好大，少說有四圍粗，覆蓋面積廣達半畝，繁茂的枝葉遮天蔽月。

方少飛心想：「大概就是這棵樹。」朗聲叫道：「鐵前輩——鐵前輩！」

樹上樹下，一片沉寂，無人應話。

「鐵前輩！鐵前輩！」

再喊一次，依然如故。

「啊，對了，甩脫北毒、西仙、萬貞兒，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不可能這麼快就到。」

心裏這樣想，不禁莞爾，索性找了一塊石頭坐下來等。

連石頭還沒有坐熱，驀見從前面不遠處的農舍裏走出來一個人，那人正是久未謀面的布笠人弓先生。方少飛高興的一躍而起，歡愉地道：「弓先生，你怎麼會在這兒？」

爲遮人耳目，方少飛這幾天帽沿拉得特別低，又是在晚上樹下，布笠人一時沒識出來，待方少飛脫下帽子，這才認清楚，同樣欣喜莫名，說道：「噢，是少飛呀，你到此地來作甚？姥山一別，老夫到處找你們師徒不着，這一陣子，你跑到那兒去了？」

方少飛最迫切想要知道的就是四位恩師的死生下落，現在布笠人反而問起自己來，心頭不由的涼了半截，道：「弓先生也不知道我四位師父的近況？」

布笠人慨然一歎，道：「只知道姥山一戰後，你與吳總寨主刼後餘生，其餘的就不清楚了。」

「沒有其他三位師父的消息？」

「如石沈大海，照萬太師的說法是凶多吉少。」

「不！三位師父都是一等一的高手，水性也不錯，不可能發生意外。」

「老夫同意你的看法，但至今沒見到他們的人則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語音一頓，布笠人接着又道：「談談你脫險後的際遇吧，你還沒有說到此地來做什麼？」

方少飛聞言立將別後一切，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訴了布笠人，弓先生聽後緊握住方少飛的手，猛烈搖動着，迫不及待的道：「少飛，你說你是黑煞龍飛的代表人？是代表他來換經的？眞經的上册就在你身上？」

從來沒見布笠人這樣激動過，方少飛甚覺訝異的道：「是這樣呀，我說的句句都是實話，那個地方不對勁？」

布笠人道：「沒有，此非談話之所，農舍的主人我熟識，睡了，老夫暫時在此借住，咱們進屋去談。」

領着方少飛，走進農舍，燃起燈，還沏了一壺茶，弓先生鄭重其事的道：「這眞是太巧了，少飛，你猜猜我是誰？」

方少心念電轉，動容說道：「弓先生莫非就是白煞鐵虎？」

「你想到那兒去了，老夫的臉不白不黑，怎麼可能。」

「那先生是誰？」

「跟你一樣。」

「跟我一樣？難道……你是白煞的代表人？」

「對了，老夫也是一個代表人。」

「我想起來了，昨夜弓先生曾去過雙塔寺。」

「去雙塔寺就是爲了要佈置換經的號

記。」

「暗記是昨夜掛上去的？在下怎麼沒看見？」

「老夫曾爲此費了一番巧思，時辰未到，任何人都看不見。」

「請弓先生說的詳細一點。」

「將旗子掛在一支韌性彈性極佳的柳條上，將柳條彎起，用綫綁牢，同時綁上一炷足敷燃十二個時辰以上的粗香，結頭之處再加上一枚炮竹，固定在塔頂屋樑的隱秘處，加以必要的僞裝，如此而已。」

方少飛像在聽一則神奇的小故事，拍着手讚道：「妙極了，妙極了，這個法子的確巧妙無比，香火一燃至，綁綫燒斷，柳枝彈開，旗子便高高張起，眞是神鬼莫測。」

布笠人補充道：「還會及時放一聲炮竹，引人注意，萬無一失。」

一陣莫名的興奮過後，擺在方少飛面前的是一連串無法思解的謎團，道：「弓先生既是白煞的代表人，他本人又跑去雙塔寺幹嘛？」

「當時老夫亦在寺內，曾目睹一切，那是一個冒牌貨。」

「什麼？白煞也是假的？眞正的鐵虎在何處？」

「在紫禁城內養傷療毒，行動不便，來不了。」

「前輩是如何結識白煞鐵虎的，可否請明示一言？」

「結識鐵虎已是十好幾年前的事了，眞正交往則是近數年才開始，當年鐵虎身負重創重毒，奄奄待斃，老夫心生惻隱，救了他的命。」

「關於白煞的事，晚輩也知道了一些，他是被北毒打成重傷之後，逃進紫禁城的。」

「不錯，鐵老兒踏進紫禁城至今未離開一步，老夫一直爲他供應飲食茶水。」

「弓先生也住在紫禁城？」

「經常出入。」

「當時知不知道他是名震江湖的大魔頭？」

「那時候鐵虎傷重垂危，整個人都變了樣，說不清楚他的身份來歷，直至數年前，還是他自己親口說出來的。」

「他目前的情況怎樣？」

「內外傷已大致痊癒，巨毒未除。」

「所以，他不得不委託弓先生，代他來雙塔寺換經？」

「更重要的是，眞經上册內載有療傷治毒之法，得不到上册，他就永遠無法重見天日，這就是他自己主動揭開身份之謎的原因所在，老夫爲人作嫁，來雙塔寺今天已經是第五次了。」

「弓先生，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來。」

「什麼事？」

「換經之事，傳遍江湖，想必是先生傑作？」

「事實確是如此。」

「這是爲何？」

「你猜猜看，以你的聰明，一定可以想得通。」

「嗯，我明白了，四次換經不成，皆失望而歸，你是怕年代久遠，黑煞可能已遺忘，因而故意宣揚開來，藉以引起龍老哥的注意。」

「還有另外的一個原因，若能借這個機會，除掉幾個貪得無厭，爲非作歹的魔頭，未始不是一項意外的收獲，起碼可以重分善惡，再定正邪，更清楚的看到他們的眞面目，對除奸報國之事，必將大有裨益。」

「可惱萬貞兒橫插一脚，平空又冒出個黑白假雙煞來攪局，事情並不如先生料想中那麼順順。」

「萬貞兒會插手，乃意料中事，老夫原以爲她與北毒、西仙必將全面衝突，定可大大地殺殺她鋒芒銳氣，這件事幾乎是完全失敗了。假黑白雙煞的出現則純屬意外，整個局面全被他們攪亂了。」

「假黑白雙煞究竟是何許人，先生可知端倪？」

「此二人顯然已掩去本來面目，令人高深莫測。」

「可以從他們的武功路子上看，少飛發現，他們兩個似乎均已練成了『玄天眞經』上的功夫。」

「這事老夫也看到了，確爲眞經上所載功夫。」

「眞經一直在雙煞手中，他二人是如何習得？」

「老夫也同樣爲此困惑，百思不解，但那『擎天劍』的來歷倒略知一二。」

「少飛洗耳恭聽。」

「『玄天眞經』、『擎天劍』、『九龍刀』，合稱武林三寶的，而在江湖上盛傳，『擎天劍』的最後一位主人是衡山老人。」

「衡山老人？在下曾聽四位師父提起過，這位老人家功參造化，學究天人，是老一輩前輩中碩果僅存的一位奇人，已有三四十年不曾涉足江湖。」

「他是絕跡已久，不知所終，很多人均認爲衡山老人可能早已撒手西歸。」

「擎天劍重現江湖，是否表示衡山老人尚在人間？」

「這事很難下斷語，老夫懷疑假白煞並非他本人。」

「那會是誰？」

「子姪、徒弟，甚至殺掉老人奪去擎天劍的兇手，都有可能。」

「照這樣說起來，無論如何，假白煞都與衡山老人或多或少有某種程度的關係？所以冒名頂替，出現雙塔寺，純粹是想騙取玄天眞經？」

布笠人望望窗外，道：「老夫同意你的看法。」

「假黑煞又是什麼人？」

「從種種跡象顯示，可以肯定他們是同路人。」

「幸好弓先生巧思安排，將換經的時地變更，不然我們十九會上惡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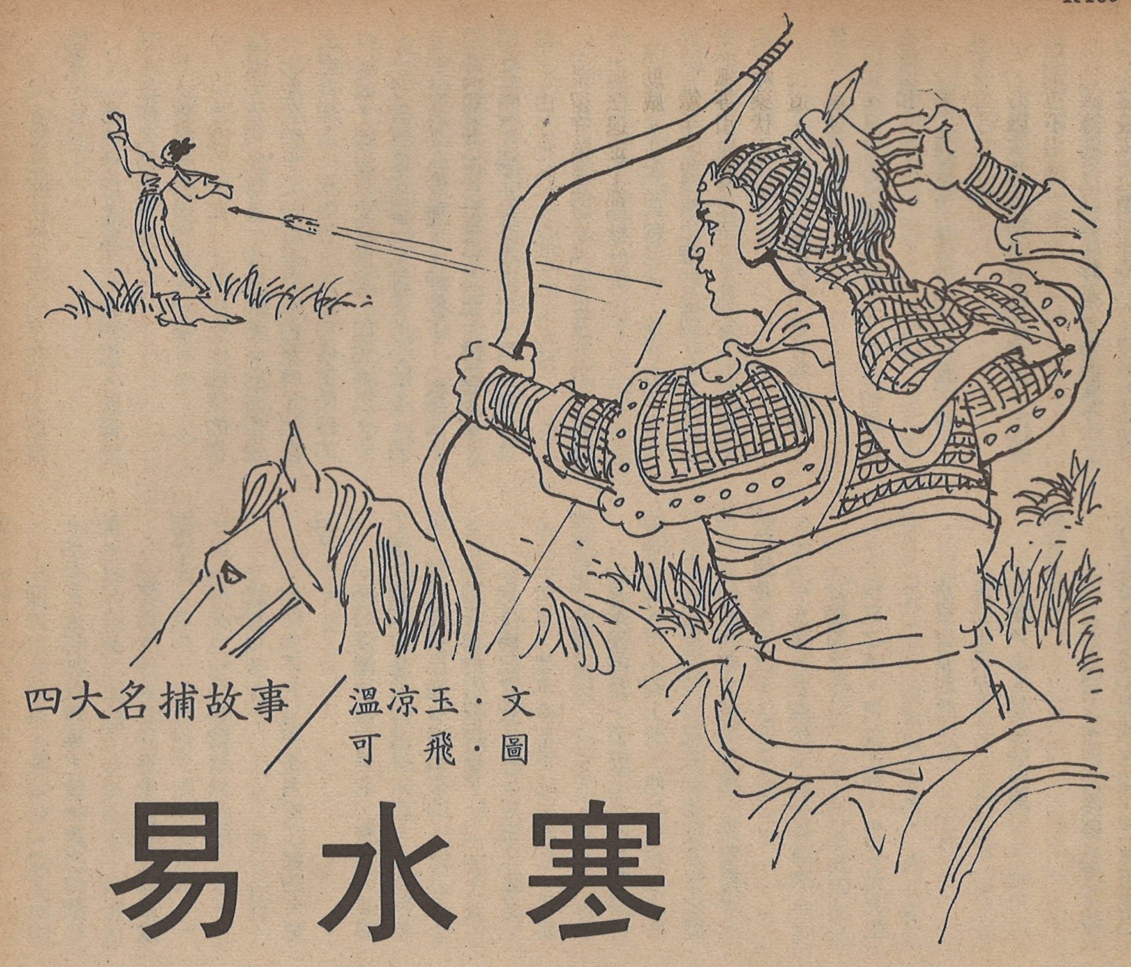
「的確，你不識鐵虎，我不識龍飛，一個不小心就會墜入彀中。」

「弓先生，你可曾注意到，萬貞兒那妖婦好像也會眞經上的功夫？」

「老夫也注意到了，這事更加令人費解。」

「我覺得，妖婦與假雙煞之間很可能也有一點關係。」

（未完・十一）



四大名捕故事／温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高天亮因倒戈反抗，被李福李慧所乘，放置炸藥在懸崖邊沿，原本是伏擊青天寨的人，現在既然高天亮要走，先放一馬，轉過頭刺殺高天亮，而高天亮臨死亦不放過這兩個奸徒，在炸藥爆破崖壁聲中，三人同歸於盡，「神威鏢局」不復存，高風亮爲保存鏢局亦不能活了。在此時官兵防綫一疏，棧道上青天寨的人——主力已突圍，斷後的高鷄血、赫連春水嚴守棧道口，此時又來了黃金鱗率領的官兵，强攻不下，赫連春水對黃金鱗，高鷄血對惠千紫婆娘，都無法攻下，官兵放箭反傷了惠千紫，只好退下再攻，青天寨的人已渡過棧道，撤退完成……

炸毀棧道　阻截追兵

三人斷後，一舞槍一揮劍，加上一雙神出鬼沒的肉掌，竟把追兵硬生生拒住。

赫連春水換上一根白纓纛杵三稜瓦面槍，展開「七十二路飛猿槍法」，招疾勢沉，力猛槍雄，把敵人拒於十步之外。

玉冠珊手中青鋼劍上下飛騰、青光迸濺。攻虛搗隙，如蛟龍出海，讓對方不及張弓搭箭。

高鷄血則忽東忽西，倏起倏落，手中扇指東打西，時以掌力遙劈，把敵人逼退，一面嚷叫：「風緊，風緊，窩點兒勁，要起風了！」

意思是敵人太强，催促玉冠珊和赫連春水快走。

赫連春水心中看不起高鷄血，覺得他在敵人前忐沒胆識，玉冠珊也覺得這位高老闆也未免並不怎麼高明。

他和赫連春水都一味拚命，先讓一衆弟子走清。

高鷄血急了，滿頭是汗，不住的用他那細長的紅舌尖舐在鼻尖上的汗漬，但一張大臉，都沾了汗。胖子行動不便，他克服了，但肥人易流汗，他却無法改善。眼看友軍已撤走，敵兵愈漸增多，急了起來，連暗號都忘了打，只叫道：「撤啦，再不撤，可走不了！」

赫連春水和玉冠珊也知道不能再拖延，拖劍迴劍，返身就走。忽見一人在身前掠過，玉冠珊以爲是赫連春水的部下，赫連春水當是高鷄血的手足，高鷄血見那人是南寨子弟裝束，以爲是青天寨的弟兄，三人都迅目四顧，看有沒有撇下了自己的人。

黃金鱗早看出三人要溜，立刻掠身奮追；惠千紫左臂中了一箭，吃了虧，倒追不快了。

三人裏要算高鷄血跑得最快，他肥寬大影，一起一落間，已領先七八丈，往棧道上奔去。

黃金鱗一面喝令弓箭手搭箭，但敵人去得太快，就算要射，也射不及，黃金鱗一馬當先，緊追上玉冠珊的身後。

玉冠珊輕功不如赫連春水，也不及黃金鱗，眼看向離棧道口三十餘丈，就要給截上。

赫連春水故意慢走一些，忽回搶攢刺黃金鱗，向玉冠珊叱道：「你先走，點炸藥，我就到！」

黃金鱗不料赫連春水逃跑之餘，居然還敢綽槍回擲，差點被刺個窩心搗，連忙展開六六三十六路飛金逐波傷魚刀法，一刀六招，一招六式，要把赫連春水纏住。

就在這時，敵軍一陣哄鬧，原來文章大袍拂動，正要搶上棧道來。

文章一到，追兵更加增多，聲勢如虹，高鷄血已躍近棧道，回頭見赫連春水被黃金鱗纏住，不禁變了臉色。

由於他輕功奇高，雖遲走但已趕上了一衆留守弟子的後面，那羣弟子見赫連春水無法退走，都回過頭來，爲赫連春水高喊助威。

鐵手、唐肯、勇成正在後山拒敵，殷乘風等引家眷及主隊奔往易水，息大娘已把炸藥伏引棧道入口，只等斷後的子弟越過棧道，便點燃炸藥，截斷追兵。

赫連春水爲黃金鱗所纏，文章已越衆而出，息大娘知道此人的武功，只怕都在自己和高鷄血及赫連春水之上，除非是三人合擊，或鐵手上陣，或能制得住他。

鐵手正和那使鎖骨鋼鞭、大頭闊口的老人力戰，並抗住一羣敵兵的包抄，此時炸藥再不引爆，敵軍一旦越過棧道，只怕很難敵得過對方主力的追擊，傷亡必鉅！

這邊青天寨的子弟一齊吶喊，爲赫連春水打氣，對方也高呼爲黃金鱗助威，文章已然搶上，息大娘叫道：「快，快過棧道！」

一衆子弟往棧道上猛搶。

息大娘向玉冠珊招道：「你來點火藥，我叫『見光』，你就不必理會，立即點燃！」

玉冠珊知道情勢緊急，道：「是！」立即自懷中找出火引子，晃燃了火頭。

息大娘拔出掛在肩上的七色小弓，却找不到箭矢，向玉冠珊道：「劍來。」

玉冠珊一愕，即道：「是。」馬上遞上青鋼劍。

息大娘把劍搭在弩上，「呼」的一聲，如神龍乍現，飛劍破空，射向黃金鱗。

息大娘一面疾呼道：「公子，快跑，過來！」關切之情，溢于臉上。

高鷄血一面揮撥射來的箭矢，在後趕羊似的護着青天寨子弟們快跑，乍聽到息大娘這樣呼喚，身形一頓，百忙中遙看了息大娘一眼。

然後再回望赫連春水那兒：息大娘以「滅魔彈月弩」，射出青鋼劍，如蛟龍掠空，直投黃金鱗！

「滅魔彈月弩」自不屬息大娘所有，原本是劉獨峯的「六寶六劍」之一寶，爲息大娘從雲大那兒奪過來的。「滅魔彈月弩」不比「后羿射陽箭」，本身就弓矢齊備，「滅魔彈月弩」原本應和「一丸神泥」配合運用，更見滅敵之效。

息大娘手中有弓無丸，只有以青鋼劍作矢；「滅魔彈月弩」本來就有驚人的威力，黃金鱗百忙中揮刀一格，刀被震飛，虎口震裂，要不是赫連春水忙着要撤退，只怕回槍便能扎死這名勁敵。

赫連春水原還要戰，但聽息大娘這一喚，頓生全身之志，便回頭急奔。

他逃得快。

文章追得更快。

黃金鱗緩一緩氣，大呼道：「他們要炸毀棧道，快阻止！」

他是喊給文章聽的。

這一句喊出，惠千紫和舒自綉一齊掠出，要搶登棧口。

黃金鱗一手奪回官兵拾起遞上的魚鱗紫金刀，發現刀双缺了一個指粗的崩口，心中暗驚：一個女流之輩，竟能綽手射出這樣的銳力來！心中自是懷疑不定，但唯恐失功，急起直追。

息大娘低聲喝道：「見光。」

玉冠珊立即點燃炸藥引子。

藥引子約有五丈許長。

火頭像閃蛇一般爍灼着蜿蜒燃去。

這時，青天寨弟子已全過了棧道。

息大娘扼守着棧道中途。

玉冠珊在棧道前端點火綫。

高鷄血在棧道口，其時風大，他肥袖飄飛，回頭望見：

赫連春水綽槍急掠！

文章在他背後不過兩尺之遙！

他們後面不到十尺，便是惠千紫和舒自綉以及後來趕上的黃金鱗。

這三人的後面，便是一擁而上，壯大浩蕩的官兵，至少有千餘人，一齊衝殺過來！

——決不能給這羣官兵踏上棧道！

——這干追兵一旦趕上主隊，只怕青天寨元氣難保。

高鷄血想到這一點的時候，息大娘也同時在想着這一點。

玉冠珊已站了起來。

炸藥快要爆炸。

棧道一毀，敵人過不來，但自己人也一樣過不來。

——赫連春水來得及過棧道嗎？

玉冠珊看見赫連春水飛撲棧道口，文章寸步不離的緊追，玉冠珊急得回望，只見後面十餘丈外的息大娘，也白了臉，纖瘦的身子，像在懸崖上的一朶飛花。

青天寨弟子，更是心懸於口，大聲呼噪，期盼赫連春水能够拒敵過得棧道這頭來。

——赫連春水過不過得及呢？

× × ×

息大娘站在棧道中段，臉色微微發白，風那麼大，直扯着她的身子，但她的神色却是冷冷清清的。

她掏出紅鏢。

搭在弩上。

瞄準。

然後發射——

× × ×

這一「箭」，是射向文章！

文章正全力追趕。

他的輕功要比赫連春水高。

他又把距離拉近了尺餘。

他追得極急，但紅鏢迎面射到！

如果文章不是先見了息大娘以青鋼劍射黃金鱗之勁道，如果文章不是有過人之能，這一記紅鏢，確可要了他的命！

息大娘這一箭，使青天寨這邊的人一見，全暴喝了一聲采，官兵那頭全驚呼了一聲！

息大娘却遙向玉冠珊叱了一聲：「抓住！」又向赫連春水大呼：「抓住！」

玉冠珊一怔，但他極之聰敏，立即抓住飛掠而過的鏢繩末端。

文章急俯身，身體幾乎連在地面上，去勢更疾，直「射」了出去，繩鏢在他頭上打空，他的雙袖齊疾捲赫連春水雙足。

官兵禁不住大聲喝采。

赫連春水槍挾腋下，右手一提，抓住繩鏢前段，正好玉冠珊抓住繩尾端一扯，赫連春水登時迎空而起，被抽得飛空落到棧道前段上！

這一來，文章雙袖捲空。

赫連春水已落道上。

青天寨的人震天似的喊起好來。

× × ×

采聲未了，文章已掠近棧道口。

炸藥綫只燃剩二尺許。

文章雙袖揮出，要罩滅火頭。

他的袖中本就有刀——韋鴨毛就是死在他的袖中刀下的。

——炸藥一旦不能引爆，官兵就會搶上棧道上來。

——雖然可以在棧道甬道上力拒官兵，但給後山官兵來個前後夾擊，只怕難免要全軍盡墨。

息大娘的繩鏢凌空引渡赫連春水，但文章原來志在滅掉炸藥。

息大娘在棧道中段，鞭長莫及。

玉冠珊和赫連春水在棧道前段，他們要趕上去，只怕不是文章已然得手，就是炸藥已經爆炸。

這是個重要關頭，關係到一羣人的成敗存亡。

高鷄血人在棧道口。

他本恃着過人輕功，留在棧道口斷後，以爲可以在炸藥炸起來之前回到棧道中的。

赫連春水眼看就要走不成了，他爲他担心，一旦赫連春水走成了，他知道自己不一定走得成了。

可是，在這種時候，他也沒有選擇。

無可選擇。

他撲向文章。

他肥袍大袖，向文章發動了狠命的攻擊。

× × ×

文章志在撲滅炸藥引子。

可是高鷄血截上了他。

他不得不應戰。

兩人才一接觸，雙手已換了四招八式，兩人均是搶攻，扇子和匕首同時落地，兩人同在懸崖邊搶位，十分凶險。

這時，黃金鱗、舒自綉、惠千紫都已搶近合攻，但高鷄血在崖邊搖搖欲墜，就是不墜，雙掌雙袖，化作天羅地網，就是不肯讓上半步。

赫連春水猛回頭，眼發紅了，挺槍要趕去帮高鷄血把來敵打發掉。

息大娘却一把拖住他。

不知何時，息大娘已掠了過來。

赫連春水大急，想摔開，却聽文章駭然叫道：「不行了，快退——」

文章、黃金鱗、舒自綉、惠千紫一齊飛退丈餘。

息大娘忽然大叫：「高老闆，今生今世，我欠了你的情——」

只見高鷄血的背影一陣搖晃，顯是受了傷，發出一陣尖笑，說道：「大娘，你沒偏心，你沒讓老妖獨得青睞，你也關心我——」

「轟」地一聲，炸藥爆炸。

× × ×

石裂山崩，天搖地動。

俟塵埃稍降時，斷崖裂了一個大洞，高赫血已然不見。

息大娘、赫連春水、玉冠珊等伏在棧道中前段，裂縫就在數尺之遙。

而對崖的文章，黃金鱗等，也打得遍身泥石，正徐徐掙動。

——他們離得這般遠，尚且幾受波及，高鷄血守在棧道上，焉有命活？

崖上已不見了高鷄血。

赫連春水却發現一把扇子，正落在他身邊，他撿起來，赫然看見泥塵中的扇面，有：「高處不勝寒」五個字。

× × ×

隔崖的官兵儘是吆喝、着急，但毫無用處。

他們過不了來。

棧道斷裂至少有七、八丈之寬。

他們的箭矢也射不過來——縱射得過來，也失去了殺傷力。

他們只有把兵力往前山打個大轉，翻過岩壁，才能在後山匯集。

赫連春水一手用槍强撐着，一手扶息大娘起身。

息大娘的臉更白了。

她只低低的說了一句話。

「我害了他。」

——不是爲了息大娘，一向在綠林中任暢自如，自私善變的高鷄血，決不會逃亡千里，然後命送這裏。

他們三人互相扶持，走過棧道，回到後山。

就在進入棧道最後幾步時，一條人影忽一閃，似撞向息大娘來。

這人穿着青天寨弟子的裝束，似想過來報復什麼，又似脚步一個蹌踉，往息大娘處傾了一傾。

息大娘正在傷心。

赫連春水正在難過。

他們一時都沒有防着。

幸虧他們耳邊還有個玉冠珊。

——但這却成了玉冠珊的不幸。

× × ×

玉冠珊一向有個長處。

他機警、辦事有効率、記憶力奇强。

他的機警，使息大娘的飛繩營救赫連春水，得以成功。

他精明能幹，所以成爲殷乘風一手擢升的親信，以致官兵來犯，只有他這一路着急能直接通報殷乘風。

他的記憶力之佳，可記得青天寨每一位弟兄的姓名、面貌和特徵。

所以他立時發現：

——寨裏沒有這個人！

——這是誰？

——假如是連雲寨、高鷄血、赫連春

水的人，幹嗎要打扮成南寨子弟的模樣？

玉冠珊見此人來得蹊蹺，想起這豈不就是剛才自棧道口掠過的陌生人，立時挺身擋了一擋。

這一擋，就擋在息大娘身前。

那人原本在那一傾之時，要把一柄短刀，刺入息大娘胸中。

玉冠珊這一攔，刀便刺入他的心窩裏去。

玉冠珊本來只生疑竇，想攔身叱喝，不料却着了一刺，他手中無劍，無法反擊，只能大叫一聲，踢出一脚，那人撤手一閃，息大娘扶着玉冠珊，赫連春水挺槍迎戰！

那人急退，連闖三道攔阻，越入了後山官兵的陣營中。

那人出手前，已算好退路。

那人一退入官兵陣中，官兵正要攔截，那使鎖骨鞭的老頭立即喝止道：「別動手，是顧公子！」

這人正是顧惜朝！

他假扮作南寨子弟，隨大隊自棧道中退了下來，匆忙裏，高鷄血、赫連春水、玉冠珊都不曾查覺。顧惜朝本想奪向棧道，但因懼自己身入虎穴，一旦被人從後兜截，尤其像鐵手這樣的對手，自己決計鬥不過，所以遲遲不敢出手。

後見棧道已被炸斷，知此戰難以一舉殲滅青天寨，便欲刺殺一名宿敵，然後再退入軍中，諒匪軍也奈何不了他。

他要殺的對象是息大娘。

因爲他知道，只要息大娘能活着，有朝一日，必不會放過他的，無論是戚少商或息大娘，跟自己的仇恨，關係到千百人的性命，八輩子也化解不了。

沒想到他這一刀，仍是要不了息大娘的命。

息大娘扶着玉冠珊，只見他本來年輕俊朗的生命力，正在迅速萎謝，原本充滿血色的薄唇，也變得紫白：「他……他不是南寨的……他不是……」

息大娘忍悲安慰道：「我知道，我知道。」

玉冠珊吃力地想要睜眼，無奈眼皮如千鈞重，抬不起來，只說：「他傷了我……他是誰……他刺中了我……」

息大娘連忙道：「我知道，我知道他是誰。我會替你報仇的，我一定會替你報仇。」

玉冠珊這才安靜了下來。

徹底的安靜了下來。

永遠的安靜了下來。

× × ×

青天寨的人終於全部撤走，除了戰死者之外，他們扶傷助弱，殺出了重圍，在江水寒、風雪捲之際，強渡易水，沉舟登岸。

那使鎖骨鞭的老人，領着一組不着戎裝的大漢，苦守要道，却遇上了鐵手。

鐵手維護南寨主隊，直衝下山。只見他雙手連揮，遇着他的官兵，幾乎全被他拋起、掟出、抓住、甩開，紛紛跌了開去，所向披靡。

不過，這些被鐵手扔飛的兵士，最多只跌個狗吃屎，或受一點輕傷、折了臼骨，决沒有重傷或身亡的。

鐵手决不想殺人。

其實，官兵也不想攔擋鐵手的去路。

他們也沒這個胆量。

所以官兵很快的便讓出一條路來。

鐵手以破竹之勢直搶下山，而使鎖骨鞭的老者却迎上了鐵手，凜然不退。

鐵手見老者屹然而立，知有來歷，忙凝神收勢，拱手道：「請教前輩尊姓大名，可否借讓一條路，在下感激不盡。」

老者冷哼道：「咱們是敵非友，不必客氣。」

鐵手說道：「我們素不相識，何敵之有？」

老者仍拿鼻子作聲道：「我是受人之命，忠人於事，沒得說的！」一語既畢，鎖骨鞭連攻七式，人已逼進十六步，進一步，指掌肘足間又下了十來度殺手。

鐵手知道事宜速戰速決，見老者來勢兇猛，一面避讓來勢，一面觀察敵招。

老者連攻五十七招，鐵手都沒有向他還手。

到了第五十八招，鐵手遙空一掌。

跟着是第二掌。

然後是第三掌。

老者却沒有反擊的餘地。

鐵手的第一道掌風，使老者的一切攻勢全化解於無形。

第二道掌勁，逼住了老者的身形。

第三道掌力，却只催動了老者的銀髮揚了一揚，却又自消解不見。

老者知道這第三掌是鐵手暗中留了一手。

老者臉色突然脹紅，忿忿地道：「好，好！我打不過你，可殺得了別人！」扭身就撲向殷乘風！

殷乘風正爲主隊衝鋒開路，宋亂水、霍亂步、馮亂虎三人正纏鬥着他。

鐵手自然不願那老者過去煩纏殷乘風，拔步便追，一面叫道：「前輩，前輩何苦……」

話未說完，忽覺足下一陷，一大片砂泥跟着坍落，原來那是一個丈餘大坑，下面插着數十柄尖刃向上，正是一個挖好的陷阱！

老者見鐵手中伏，即停步叱道：「快射、罩網！」

二十名精悍漢子分開兩隊，一隊搭箭往洞口就射，一隊張網就要封住穴口！

鐵手脚下一虛，人往下落，眼前一黑，但坑底却映刺亮，知有利刃伏於坑中，遇危不亂，俟將近地面時，雙掌吐出，遙擊地上，人借力往上一冲，直撲坑口！

剛好坑前十人，一齊放箭！

鐵手的掌力擊在坑底，勁力回冲，速度加快，雙掌再遙擊發力，那十名箭手的箭，全被狂飈掌勁迫得往天反射，箭手亦往後而跌！

鐵手却夾着勢不可當的銳勁，衝出坑外。

老者驚見鐵手再現，趁他脚未立定，一鞭揮擊，這一鞭乃集他畢生功力所聚，聲勢非同小可。

但他才發鞭，鐵手人已不見。

老者一鞭擊空，勢力往前一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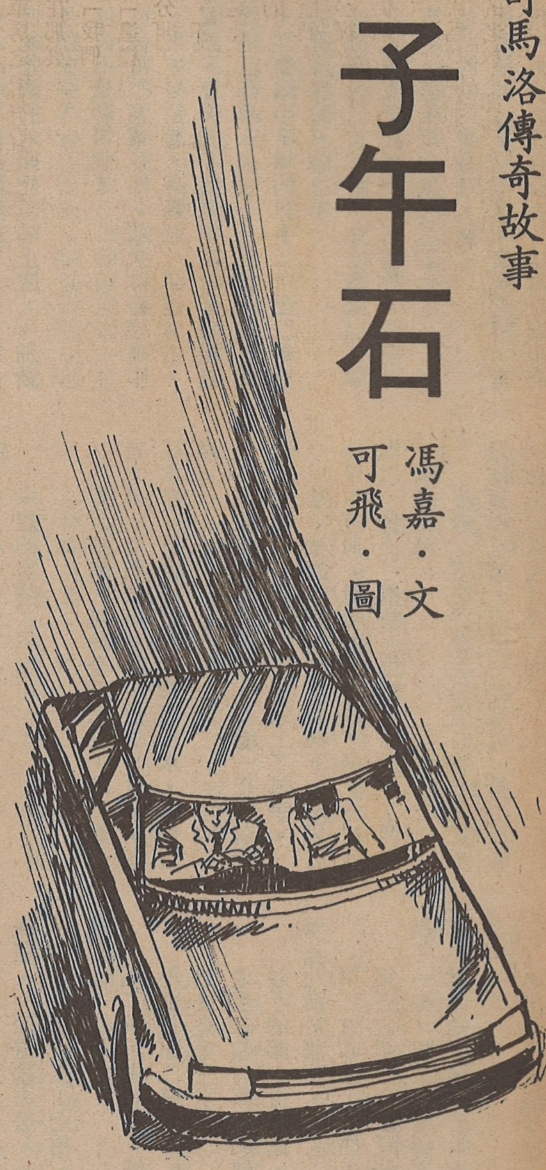
鐵手已到了他的背後，肘部回撞！

（未完・卅八）

司馬洛傳奇故事

子午石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林鈴和莫先生在談論着劉耀柱逃走，以及農夫被殺的一連串事情，莫先生認爲劉耀柱不是個嗜殺的人，農夫不會是他殺的，而根據一些資料推測，殺死農夫的很可能就是黑黨，也即是說，黑黨從農夫口中得知劉耀柱的行蹤，黑黨要殺劉耀柱，却讓他逃去，而黑黨也把農夫殺掉滅口……林鈴半夜潛入沈自重的別墅內，用槍對準沈自重，逼他把藍星公司的資料說出來，沈自重自知逃不了，只得把所知情況說出，沈自重說卜可夫和黑黨再度冒頭，藍星公司重新組織起來，是以卜可夫爲首，原來黑黨和卜可夫在那次遊艇爆炸事件中並未死去……

搜集情報

沈自重只好起床，穿上衣服，而林鈴則動手穿上那個女人的衣服。

那個女人的身裁跟林鈴相差不遠，而且穿的是長裙，林鈴根本不必脫下身上那套深藍色的衣服，只要把那女人的衣服穿在面上就可以遮住了。

林鈴一面對沈自重微笑：「你是帶一個女人進來的，現在又帶一個女人走！」

「但是——」沈自重苦着臉。

「對我有信心一點好嗎？」林鈴說。

沈自重聳聳肩，無法强硬地提出反對，林鈴則挽着他的一條手臂，說：「我們走吧！」

林鈴的手上搭着那個女人的一條薄薄的披肩，而披肩之下的手上就是握着槍指着沈自重，沈自重是不能反抗的。

乾淨俐落

別人在外表上看來似乎覺得他們很親熱，但沈自重則一點不覺得親熱。有一把槍在指着，不可能有什麼親熱的感覺。

他們挽着手臂下樓，樓下的廳中有二個沈自重的保鑣正在守夜，他們聽見有人下樓，自然抬起頭來看。沈自重不由得心裏一顫。但是事實證明還是林鈴對心理的捉摸是成功的。那二個保鑣看見林鈴，也等於看不見。沈自重常常帶女人回來，次數太多了，他們已經習慣了不去認這些女人的樣子。總之是一個美麗的女人，而且穿的又是同樣的衣服。也許他們也根本記不清楚這個女人來時穿的是什麼衣服——男人對女人的衣服的記憶力向來不大好。

假如他們注意到沈自重的神情不大自然的話，也只是以爲沈自重跟這個女人相處得不大好，這也解釋了爲什麼沈自重這樣快把這個女人送走。

其中一個保鑣說：「沈先生，我去拿車子！」

「不必了，」沈自重生硬地說：「我自己開車！」

沈自重的生硬的語氣亦使他們相信他的心情不好，更不宜太多議論，於是他們就讓沈自重自己帶着林鈴出去，到了車房中，登上沈自重的座駕車，開走了。

沈自重的車走了五分鐘之後，樓上那個被縛在浴室中的女人就給發現了。並不是這個女人掙脫了，而是一個女傭人進房去收拾，發現了她。

本來女傭人通常不會在夜間去替沈自重收拾房間的，但是因爲沈自重今天晚上這個女人離開得太早了，女傭人還未睡覺，看見既然沈自重出去了，就乘便進去收拾一下，以使沈自重回來的時候能有一間整齊的房間。

這個女傭人一踏進浴室，就看見了這個被縛的女人，吃了一驚，大驚尖叫起來。她的叫聲把二個保鑣和沈自重的管家都引得飛奔上樓。

那個女人馬上就給解開來了，而且馬上接受盤問。由於林鈴並未警告她要守秘密，而且林鈴目前又不在這裏，因此她就把經過情形都說出來。

家中的人都大吃一驚。而最害怕的自然就是那二個保鑣了。他們是看着沈自重

與那個女郎出去的，而他們竟完全沒有發覺那個女郎乃是冒充的，以及有些什麼古怪。

現在這女郎講出經過情形，他們就知道他們的老板沈自重是已經給這個神秘女郎架走了，這個神秘女郎手上有槍，沈自重顯然並不是心甘情願地跟着她走的。

二個保鑣不能夠再留下來聽那個被困的女人詳細講述經過情形，因爲必須趕時間。

「我們快追！」其中一人叫道：「遲了恐怕連追也追不上了！」

「現在恐怕也已經追不上去了！」另一個保鑣則顯得比較客觀地說道。

「我們老板的車子是很特別的，」第一個保鑣說：「在這裏，這輛名貴車子並不多見，而且我們也熟悉這裏的地勢！」

他們是一面講一面跑向屋子的車房，幸而車房之中是另外還有車子的。有三部跑車在那裏。

「我們每人一部車，」第一個保鑣叫道：「這樣可以多找一些地區！」

分開了車子，他們就不能夠交談及聯絡了，不過這仍然是一個好主意，兩部車子總是比一部車子可以搜索更廣大範圍的地區的。

他們兩個人各駕一部跑車飛馳而出，手槍已經放在身旁的座位上備用了，雖然他們仍然不知道如追上了的話又能夠做什麼。

因爲林鈴是有槍的，而林鈴又是押着他們的老板，即使他們追上了，林鈴仍然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不過，他們又總不能不設法追一追的。

在屋子裏，那個無辜的女人哭泣着，第三次把經過情形對沈自重的管家講出來，沈自重這個管家也是一個很能幹的人，他沒有打架的能力，不能參加去追，但是他認爲他可以在這個女人的口中問出綫索來，以防那二個保鑣萬一追不上。

「這不關我事！」那女人說：「我眞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這件事情是與我無關的。」

那個管家對她是並不信任的，亦沒有理由信任，因爲並不認識她，她可能是任何人，他在她的面前踱來踱去，陰沉地說：「告訴你，小姐，妳還是好好地招供出來吧，假如我們的老板有什麼不測，妳也會沒命了，假如你幫助我們把這件事情順利解決，那我們就什麼都可以有商量。

「眞的不關我事！」那女人說：「你不相信我，那最好就是報警，讓警察來查查了！」

管家的雙眼一瞪：「妳這是在恐嚇我了？」

那個女人聳聳肩：她到底亦是一個走江湖混飯吃的人，亦見過世面，知道世界上有許多人是怕警察的，因爲自己本身有許多事情不想讓警察知道，沈自重顯然就正是這樣的人。

於是她改爲講道理，說道：「你也不是沒有看見的，我給綁了起來，留下在這裏，假如我是她的同謀的話，我會這樣狼狽嗎？」

「也許這是苦肉計！」那管家說：「沈先生只帶了一個女人回來，不能帶着兩個女人出去，妳留下來，可以詐作不知情，假如妳是無辜的，妳應該已經給殺掉了，妳認得那個女人，她怎麼肯讓妳活下去呢？」

「你的頭腦眞凶狠，」那女人沒好氣地說：「那位小姐是好人，她並不是那麼凶的人。」

「而我們的沈先生就是壞人了？」管家猙獰地說：「沈先生是出錢請妳回來的，那個女人拿着槍威脅妳，把妳縛了起來，又把沈先生架走了！哼！她却有一個好人！」

那個女人也無法解釋，她不錯是被林鈴縛了起來，而林鈴對她實在不算好，然而她還是覺得林鈴不是一個壞人，因爲：：因爲……林鈴可以殺死她而她並沒有殺死她呀！

「讓我告訴妳我是怎樣猜的，」管家說：「我認爲妳是給利用了，妳本來以爲妳可以一起走的，誰料妳却是給縛住，留下來，既然如此，妳不如投向我們，招出來吧！」

那個女人委屈地哭了起來，嗚咽着說：「我沒有什麼可以招供的，你要就殺我好了。」

那管家那張猙獰的臉上，兩隻眼睛閃着凶狠光芒，說：「小姐，我們是不殺人的，不過，我們却有辦法令妳很痛苦。」

那個女人抬起頭，恐懼地看着他。

× × ×

那二個保鑣此時正以不羈的速度開着車子，抄着捷徑在附近飛馳着，他們熟悉這個地方的地勢，知道假如沿着大路直追是不可能追上的，因爲他們已經落後了幾分鐘。

那個女人被沈自重架走了之後，必然會很快地離開這裏，而不會還在附近兜圈子的，因離開應該是走大路，而由於是由沈自重負責開車，大概不會開得很快，他們抄小路走捷徑，是有希望可以趕回這失去了的幾分鐘而追上的。

他們事先雖然並未有時間作過詳細的合作計劃，但是兩個人的看法都是差不多，因而他們亦一先一後，在差不多的時間，在差不多的地方回到大路上來。

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他們就在此時看見了沈自重那部車子正在路上行駛着。

他們覺得，似乎追得上太容易了，而且他們在焦急中亦並沒有醒覺到，沈自重的車子現在乃是正在向屋子的方向開回去的。

兩個保鑣並非庸手，而是頗有經驗的人，他們此時互相發現了同伴的車子趕到，便用不着商量亦可以發揮默契了。

最先到達大路上的那部車就衝到路上，在路中心煞住了，打橫在那裏，把路攔着，使沈自重那部大汽車不易通過，這個保鑣隨即就打開車門跳了下來，槍已拿在手中，兩個打滾在跳進了路邊的樹林中等着。

另一個保鑣的車子則從沈自重的車子後面包抄而來。

沈自重的車子，現在開車的人不論是誰，亦已覺得情形不妙了，因爲在正常的情形之下是不會有車子攔着去路的，而且後面又有另一部車子把車頭燈開得太亮而

正在追來。

在這種情形之下，開車的人認爲就此停車乃是不智之舉，於是便反而加速，直向前衝。

那個躲在路邊樹林中的保鑣看着就知道這是什麼意圖，然而却不敢放槍，因爲沈自重可能是在車子裏面的任何地方，放槍就可能把他誤傷了，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這車子沿路直衝。

沈自重這部車子特別寬大，橫在路面上的那部車子，頭尾留下來的位置是不夠讓它通過的，但是開車的人仍是決定硬衝，這是因爲明知自己的車子可以以重量及堅固取勝。

而且駕車的人亦很聰明，是向攔路車子的尾部撞過去，由於引擎是在車頭，車尾大致是空的，必然輕得多。

「隆」的一聲，大車的車頭撞在跑車的車尾上，果然使跑車打了一個轉，而讓出了路來。

沈自重的車子就這樣通過了，不過經這一撞，開車的人似乎受到太劇烈的震動，車子一時亦把持不住，失去了控制，而且向路邊撞去，眼看就要撞到路邊的一棵大樹上了。

不過開車的人還算能在最後一刻及時煞住了，並沒有撞着，車子忽忽退後了一點，又再向前，準備駛回路中心繼續逃走，不過經過了這一下阻延，時間已經不夠了。

另外一個保鑣的車子已如飛追到，竄過了它的車頭，停在那裏，使它沒有足夠的空位繞過，而由於車子未有機會加速，亦不容易再把這第二部車撞開了。

這第二個保鑣亦迅速下車，拿着手槍，以車子作爲盾牌，而手握槍擱在車頭蓋上！喝叫道：「好了，乖乖地下車，我不想開槍。」

另一個保鑣此時亦跑着過來了。

沈自重的車子的車門已打開了，沈自重的聲音叫道：「不要亂動，我現在下車了！」

跟着沈自重就從車上下來了。

「車子裏面的人，」那保鑣叫道：「下來吧，你已經被包圍了！」

「傻瓜！」沈自重憤怒叫道：「還有什麼人，只有我！」

那二個保鑣都爲之茫然，不明所以。

其中一人吶吶着說：「我們還以爲——還以爲你有什麼危險呢！」

另一人也連忙講出他們這樣做的理由：「屋子裏面留下了那個女人——她是給縛了起來的。」

沈自重皺着眉頭道：「你們拿她怎辦了。」

「我不知道，」那保鑣說：「但是我相信管家不會放她走的，我們一聽她講出經過，就趕着追出來，不敢在屋子躭得太久，浪費時間。」

「你們有張揚嗎？」沈自重又顯得担心地問。

這也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因爲首先得要明白怎樣才算是張揚。

那個保鑣說：「這件事情，當然是全間屋子都知道了！」

「好了，」沈自重嘆一口氣，「我們還是先回去吧！」

「究竟發生了什麼？」另一個保鑣說：「我們還以爲你是給那女人架走了。」

「我已經把她說服了，」沈自重說：「她下了車，讓我開車回來，」這自然是挽回面子的講法，因爲實在並非他把林鈴說服了，而林鈴亦並非打算把他綁票，林鈴不過是把他帶到安全的地方，有車接應，就自己下車離去了。

「我們一時之間還以爲她仍然威脅着你，」那個保鑣道：「我們截車，你却拚命衝撞要逃走。」

「媽的，你們這兩個傻瓜！」沈自重又咆哮道：「我怎知道是你們？有車子這樣攔住我！來意不善，我當然不會就這樣乖乖地停車的。」

那兩個保鑣只能苦笑，這是一場誤會，但是一場不可以避免的誤會。

他們只好各自回到他們的車子，護送着沈自重回到家中，出去的時候，三部車子都是完整的，回來則有兩部已經撞凹了，沈自重那部豪華大汽車凹了車頭，而一個保鑣所駕的一部跑車則是凹了車尾。

那個被縛在浴室中的女人仍然正在屋子裏，接受着管家的盤問，由於她的衣服已經給林鈴拿走了，因此她現在身上仍然祇是穿着那件入浴之後披上了的毛巾褸。

那個管家向沈自重報告：「她不肯招供！」

「讓我來盤問她吧，」沈自重說：「你，到我的車子裏把衣服拿來。」

沈自重把這個女人帶回他的睡房去，管家則把她的衣服拿回來了，林鈴雖然把她的衣服穿走了，但是在車中時已脫下來，下了車也沒有帶走。

事實上林鈴並且已對沈自重聲明了，事情是與這個女人無關的，他不應該對這個女人採取什麼殘酷的手段。

而事實上沈自重亦是不喜歡做這種事情的，不然他當初亦不會與藍星公司脫離關係了，他讓這個女人先穿上衣服。

她從浴室裏出來，已經穿好了衣服，畏縮地等待沈自重發落，沈自重的力量足以影響她的生死，這一點她也是明白的。

沈自重說道：「今天晚上的事情，祇是一點誤會，現在誤會已經澄清了，讓你受了一場虛驚，這眞不好意思，」他把已寫好了的一張支票交給她：「這個你拿去用！」

「多謝。」這個女人連忙接過來。

「我叫人開車送你回家好了，」沈自重說：「不過在妳走之前，我要妳先記住一件事情，那就是，今天晚上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妳要把這一切都忘記掉！」

「我知道了。」那女人說。

「假如這件事情傳出去，」沈自重說：「對我未必有什麼大壞處，但你却是可能很不利的，說不定會有人想知道得更清楚，就來盤問你，那些人，不管你是不是說眞話，有沒有完全說出來，都是對你採用很殘酷的手段，到他們肯定你沒有說謊，也沒有遺漏的時候，你也已經——」

沈自重聳聳肩又道：「總之你是說謊好，說實話也好，他們都不會讓你活下去的！」

那女人不由打了一個冷顫，她說：「

我懂了！」

「現在回去吧。」沈自重說。

「但是，」那女人看着他，「你叫我回來是爲了……我還沒有服待過你呢！」

「算了！」沈自重嘆一口氣，「我現在沒有心情了！」

沈自重差遣一個保鑣開車把這個女人送走了，之後就召集全屋子的上下人等，對他們訓話，告訴他們，今天晚上發生的這件事情，保密是十分重要的，決不能對外間的任何人說出去，否則就不得了。

那些人們自然都答應了。

講過了之後，沈自重就自己回到樓上的房間裏，吸着雪茄，尋思着，守秘密是很重要的，林鈴用這個方式來找他，亦是爲了不想讓人家知道這件事情罷了，但有時做事就是人算不如天算。

假如不是那被縛在浴室裏的女人太早被發現，就不會驚動那麼多人了，沈自重也有打算回家來時放她的，那樣，就連沈自重自己的二個保鑣亦不會知道發生了什麼了。

然而這個女人給發現了，就吵得屋中的上下人等都知道了，對於那個女人，沈自重反而比較有信心，雖然她是外人，她是對江湖有一點認識的人，她一定也明白沈自重所講的話是眞的，這件事情假如洩漏出去，對沈自重未必有什麼大影響，然而她自己却先會吃了眼前虧。

所以她們這一類人，有許多事情是寧可不聞不問，當作自己是不知道的。反而沈自重對他的僕人們沒有那麼有信心。

他們之中總有一個兩個是喜歡搬弄是非的。不錯，他們也是會守秘密的，不會對任何人講出來，而祇會對自己認爲值得信任的人講。但這些值得信任的人，本身又另有值得信任的朋友，而這些却並不是那個說出來的僕人認爲值得信任的人。一個值得信任的人傳給另一個值得信任的人，秘密就是這樣一傳十，十傳百而傳開去了的。

但是，沈自重又能夠怎樣呢？

他總不能夠把他的僕人們都殺掉的。

沈自重嘆了一口氣。把自己熄掉的了雪茄放在烟灰盅內，他忽然感到頭痛。

於是他躺到床上去。

× × ×

在這個時間，李敏則是正在負責另一個任務，就是去找那個浮屍海上的人的妻子，這個女人，亦可以說是他的同居的女人。

這種事情，在這個時代，有些地方，有些人的身上，是不容易下一個定義的，因爲有些男女並沒有結婚而住一起，他們不想受婚約的束縛，好的時候就是夫婦，不好的時候，一聲再見，就分手了。也許連說一聲再見都用不着就可以走。這個女人就是這一類妻子。

李敏這個脾氣比較躁急的女俠現在正在低聲喃喃地咒罵着，因爲她要在街上等。樓上烏燈黑火，那個女人似乎不在家，她上去敲門亦沒有用，祇好在街上等着。

有一個男人經過，垂涎欲滴地看着李敏，吹了一聲口哨，李敏沒有理睬，這個男人走過去了之後又停步，再在李敏身邊經過，又吹一聲口哨。

李敏仍然沒有理睬。她現在是正在做着一件工作，不想惹麻煩。然而她不出聲又不走開，就使那個男人更有信心了。

他再轉回來對李敏嬉皮笑臉地說：「小姐，你很悶嗎？我是有本事令你很開心的！」

「滾吧！」李敏咬着下唇，吐出惡毒的一句。假如不是她有工作要做，她會把那傢伙打一頓。

那人從袋裏掏出錢包來：「我袋裏有錢，你跟我來，我帶你到一些好玩的地方去如何？」

李敏此時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了。不過也就在此時，樓上的窗內却忽然亮起了燈光。李敏一愕。那個女人已經回家了？

爲什麼她沒有看見她上樓？

但跟着李敏又想到另一個可能性，那就是，這個女人根本不是出去了，而是睡了。現在她醒過來，所以就開燈。

李敏連忙跑上樓梯，留在街上那個男人大爲失望，但又不敢跟上樓。追到別人家裏可能會給打一頓的。他並不知道他是已經逃過了一頓打了。

那個女人開門的時候果然是身上穿着睡衣，而睡眼惺忪的。她聽李敏說是她「丈夫」阿洪生前的朋友，便開門讓她進來了。

「我跟阿洪不是很熟的！」李敏說。

「誰管得着？」那女人說：「他的女朋友多得很，而且，人都巳死了，你有什麼貴幹呢？」

李敏打量着她。資料上顯示，這個女人是叫蘇美英，是一個以前在風月場中混飯吃的女人，因此她亦是有幾分姿色的。

現在看見她的本人，也覺得還不錯，相當美麗，而且是還有着一種難以解釋，飛揚的神采——雖然她是剛剛睡醒過來的。似乎她的「丈夫」的死亡的哀傷感巳經不存在了。

李敏說：「人雖然死了，有些事情却還是未曾了結的。我想知道他是爲了什麼而死的。」

「我不知道！」蘇美英不耐煩地說：「我巳經對你們全部講得清清楚楚了，現在，你却還是再來麻煩我！」

「對我們巳經講得清清楚楚了？」李敏說：「對我說？但是我以前並沒有來過，我還是第一次來的呀。」

「你別跟我要花樣了！」蘇美英還是不耐煩地說道：「你是警探。不開門給你，你會給我很多麻煩，但開門放你進來，你還是要給我麻煩。難道你就不肯相信，我是不知情的？被殺的是他而不是我！假如我知道得那麼多，那麼被殺的人就是我了！」

蘇美英是一個世故的女人，果然一猜便給她猜對了，雖然李敏並非警探，但亦可以算是與警探同一路的。不過，李敏能夠上來按門鈴，當然亦是有她的一套辦法的。

李敏說：「我巳經講過了，我是阿洪的一位朋友——」

「是朋友，我就更不需要應酬你了，」蘇美英說：「而且，我又不認識你。」

「事實上，」李敏說：「很慚愧，我

也是並不認識阿洪的，我不過代表阿洪一位不願意露面的朋友——」

「還要託上託？」蘇美英沒好氣地說：「那根本跟你談話亦是多餘的了。」

「這也未必，」李敏說：「假如我是沒有什麼好處的話，就是人家託我，我亦是不會來的。這位朋友就是出得起錢，為了優厚的酬勞，我才會來一趟！」

她打開手袋，取出裏面一隻信封，從信封內取出一疊顯然剛剛從銀行裏提出來，還未轉過手，簇新而且應該還是順序號碼的大額鈔票，用姆指輕輕揩過鈔票的邊緣，使整疊的鈔票略為彎曲然後又迅速地一張一張彈直了。

那個蘇美英看得眼也不想霎。鈔票對於多數人都是具有很強烈的誘惑性的，而這蘇美英亦是很易受到誘惑的一個。

她奇怪這疊鈔票究竟有多少張？

簇新的鈔票最難講，即使是薄薄的一疊，亦可能是很多張的。

而當她正在垂涎欲滴的時候，李敏又說：「事實上，這位朋友是叫我來還債的。阿洪生前替他做了一件事情，還沒有付錢，現在阿洪巳經死去了，這些錢就不知道該還給誰好了！」

「給我吧！」蘇美英說：「我是他的妻子！」

「你其實又不算是他的妻子，」李敏說：「在法律上，你並沒有這個權利可以繼承他的財產。不過，假如你能夠做一些對他有意義的事情——我又不是律師——我也許可以決定交給你！」

「我——應該做一些什麼呢？」蘇美英問。

「給我詳細一些的口供，」李敏說：「我要知道阿洪究竟是為了什麼事情而死，以及是誰把他殺掉的！」

蘇美英低頭考慮着，不時亦會抬起眼睛來瞥一眼李敏手中那一疊鈔票。後來她站起來說：「你等一等，我進去拿一些東西！」

她起來進了房中，但兩分鐘之後又出來，喃喃着說：「奇怪，我究竟放在什麼地方？」她走到一邊的牆壁去，掀起掛在牆上的一幅怪畫，向掛畫的後面望望。李敏的視綫自然亦是跟隨着她，這樣，李敏就差點上了大當了。

原來蘇美英這樣做祇是為了把李敏的注意力吸引住，使李敏的背對着走廊，如此，走廊內出來的一個赤着上身，祇穿一條短褲的青年男人就可以乘機悄悄地衝出來，一拳向李敏的後腦擊下去。

但李敏到底是天賦一副好身手，在最後一刻有所感覺，一側身閃過，那人擊了一個空，李敏執住他的手腕一拖一壓，那人便翻了一個觔斗，「隆」的一聲摔倒在地板上……

× × ×

一小時之後，李敏巳經在總部裏向莫先生與林鈴報告她此行的遭遇。她仍然是很生氣，深呼吸着。林鈴則是在旁邊微笑着。

李敏咬牙切齒地說道：「豈有此理！她還害我在樓下站了半天，等她回家，原來她根本是在家裏睡覺的，跟這個男人睡在一起！一雙狗男女，當她知道原來我的手上有這許多錢的時候，她就到房裏跟她這男朋友商量過，決定出來向我強搶！」

林鈴微笑道：「我不是跟妳講過了嗎？妳此行的刺激性，很可能會比我做那件工作更高的！」

「幸而本姑娘不是好惹的！」李敏說：「他們也許是打算把我幹掉的，但是偷鷄不成，吃了我一頓打！」

莫先生點點頭：「妳幹得很好，現在講下去吧！」

李敏講下去。

那個年輕男人偷襲李敏不成，給李敏在地上摔了一跤，痛得他一時連爬起身來的氣力也沒有了。

他這樣做使李敏大為生氣，而生氣起來的李敏是很不好對付的。

李敏並不因為她失去了抵抗力就放過他，還在他的身上踢了幾脚，更使他痛得死去活來，而殺豬般叫着求饒。

那個蘇美英原來不大會處世做人，在這種情形之下還撲過來幫助抵抗李敏，拿一隻瓶子向李敏的頭上敲下來。她並不是一個打架的人才，這隻瓶子自然亦是輕易地就給李敏奪下來。

「我給了她幾巴掌，」李敏說：「臉也打腫了！」

「妳看，」林鈴說：「妳果然很有機會過癮了！」她也明白李敏這個人是最喜歡動作的。

「哼，」李敏說：「碰着我，他們的確是運氣不大好了。我把她摑醒了，她才跪下來求饒，她那個狗男朋友也求饒起來，我就乘機撒賴了。我說：「原來她是早巳經勾引了一個男人的，怪不得他們視阿洪如眼中釘，非要把阿洪除去不可了，看樣子，阿洪一定是給他們謀殺的，他們連我也想殺，顯見他們的手段之狠毒，這樣一講，他們就慌得很了，又連忙百般自辯，因為不招供不算大事，殺人却是大事。他們什麼都願意講出來，只求我不要把他們當作兇手看待。」

林鈴在旁邊微笑着。李敏這個女孩子雖然脾氣躁急，但是狡猾機智起來的時候，可也不是那麼容易對付的。

李敏結果從他們的口中問出了很多。

蘇美英哭着解釋，他與阿洪雖然住在一起，實在是感情巳經開始淡下來的了，因為阿洪在外面也招惹了不少女人，他們為了此事而常常吵架。

當阿洪死了之後，她亦不感到如何傷心，到底她與阿洪不是夫婦，亦沒有打算跟着阿洪過一輩子，阿洪死了，她只是當阿洪是巳經離開了她，便另外找了這個男人。

她是需要慰藉的，她發誓她跟這個男人是在阿洪死了之後才要好起來的，雖然在阿洪未死之前他們就巳經認識了，這個男人亦是認識阿洪的。

由于她與阿洪之間的感情並不深厚，亦根本不當阿洪是親人，阿洪死去了，她也並沒有為阿洪復仇的打算，警探上門來調查的時候她反而不願講那麼多，以免惹上一身麻煩。

但這一次，給李敏捉到了，她就不能不講了。

不過，她又知道得不很多，綜合她與

那個男人所知道的，她認爲阿洪之死，乃是與他有一天晚上他搬回家的那塊石頭有關。

那天晚上，阿洪把一塊西瓜般大的石頭搬回家，認爲這塊石頭可以使他發財。蘇美英認爲阿洪神經有問題，那樣的石頭，到處都可以找到，又並不是內藏翡翠那一類的石頭，發什麼財呢？

但阿洪却視之如至寶，有一天晚上又把它搬走了，沒有拿回來，而他手頭果然也寬裕起來了，蘇美英也因爲這一點而與阿洪爭執過，因爲蘇美英需要錢用，而阿洪手上有錢，却不肯分她一些。

李敏說：「她那時也覺得，也許那塊石頭是有些不尋常的，不然阿洪又怎能換到那許多錢呢？不過阿洪却沒有對她講得很清楚，事實上阿洪自己可能亦是知道得不很清楚的。阿洪只是對她講過，這塊石頭很妙，冷的時候很重，熱的時候却會變得很輕，簡直像要飛起來似的。」

「哼，」林鈴說：「冷的時候重，熱的時候輕，假如再加高熱的話，會不會就飛起來呢？」

「這就是了，」李敏說：「她這樣講，我就知道她不是說謊的了，她講的就是子午石。」

李敏又繼續講述她與阿洪的那個女人問話的經過情形。那女人說由于她與阿洪因爲錢的問題，而鬧得不大開心，所以不大講話，因她對于這塊石頭的所知也不很多，她與阿洪不大有機會講什麼心腹話，後來阿洪忽然失蹤了，她也不以爲意，說不定阿洪只是走掉了，不想再回到她的身邊。

直至阿洪的屍體給發現，警探找到她的身上來，她才透露出來。

她就是因爲不想惹太多麻煩而沒有對警方透露這塊石頭的事情。不過，他未必就會是因爲這塊石頭而死的吧？

這一點，李敏則沒有對她講清楚，李敏只是問她對於阿洪的死亡又有什麼看法和知道一些什麼秘密，例如，阿洪可能是給一些什麼人殺掉了呢？

這個女人也不很清楚，她告訴了李敏幾個名字，這些都是阿洪生前有來往的人之中比較是危險的人物。這些人跟你好起來的時候是很好的，但要殺死你，亦是一樣隨時可以做得到。他們是屬於什麼組織的呢？

她說很可能是屬於以前藍星公司的。阿洪以前曾經有過計劃要加入藍星公司，並且設法找過門路。但是結果沒有成事，而藍星公司消滅了。這些人可能是藍星公司的餘黨，而既然是藍星公司的餘黨，也最可能是殺死阿洪的人，因爲這一類人的手段和作風是殘忍而又厲害的

李敏得到了這些人名之後，就與莫先生聯絡，然後回來報告。而在她離開的時候，莫先生早巳派人去密切地監視着這一男一女，而那個女人的屋子的電話亦有人搭了綫偷聽，這一男一女與什麼人聯絡，都是逃不過莫先生這個組織的耳目的。

那個女人所供出來的人名，莫先生亦巳派了人去監視。

主要是看看他們是否與藍星公司有關，假如是眞有的話，那他們遲早會把監視的人引帶到藍星公司的新總部去的。

李敏說：「你看，我替你省了不少錢，由於他們企圖襲擊我，給我捉到了，而我放了他們，我就用不着付錢引誘他們供應情報了。」

她打開手袋，把那隻裝錢的信封拿出來放在桌上，得意地微笑着。

「錢不是大問題，」莫先生說道：「只要是有價值的情報，我們就是多付一些錢亦無所謂的。不過，像這樣的兩個人，把錢給他們却實在是不值得。幸而是妳，假如是別的女人，現在很可能巳經死掉，而他們正在計劃如何把屍體搬走，加以毀滅了！」

林鈴嘆一口氣：「這世界上，壞心眼的人眞多！」

「所以世界許多地方的情況都是越來越糟呀，」莫先生說：「其實平均來講，好人是遠比壞人爲多的，但是好人不會去害壞人，而壞人則是會去害好人的，因此壞人的存在就份外顯出，而壞人的影响力也是份外大了。」

「總之，」林鈴說：「現在總結情形來看，就是這個阿洪拾到了另一塊子午石，他拿去賣給藍星公司。我相信他對藍星公司再興起的事情一定知道得不少，不然他不會想到這一件東西可以賣給藍星公司。他一定知道新的藍星公司是由卜可夫主持的，卜可夫這個人對科學最感興趣，他要知道卜可夫主持，也知道卜可夫的脾氣，才敢向藍星公司求售，拿着這樣一塊石頭，假如是賣給別人，可能給人家嘲笑一番，趕出門口！」

「假如他不是死去了，」李敏說：「他應該可以供給我們很重要的綫索。」

「也許就是因爲他可能供應重要綫索他才會死的。」林鈴說：「卜可夫認爲這個人不是可用之才，又不放心他亂講話，就派黑黨把他消滅了。總之，子午石有一塊是到了藍星公司卜可夫的手中。而卜可夫發現了子午石是有一種特殊的質素的，經過了某種處理之後，就可以發揮反地心吸力的奇異能力。假如我沒猜錯，我們目前要找的這問題，科學家劉耀柱本來就是正在替卜可夫工作的。不論卜可夫計劃在這子午石拿來作什麼用途，總之子午石是天上跌下來的東西，地球上不會再找到，沒有其他的來源，不能夠再勞天上再跌下來一塊，用完了就沒有了。爲了要得到更多，他就要把格蘭飛機廠那一塊也拿過來。而剛好占如森在飛機廠中研究，也有了同樣的發現，而且跟劉耀柱研究起來，這樣就更方便了。」

「不錯，」莫先生說：「情形看來正是如此，本來，卜可夫大可以把正在格蘭飛機廠中做着研究工作的占如森也收買過來的，但是他不放心，因爲占如森是與我有聯絡的，於是他就來一招連消帶打，索性把占如森也消滅了，而派劉耀柱進去冒充，繼續這未完成的研究——」

「不過，這裏却有一點矛盾的地方，」李敏插咀指出，說道：「劉耀柱與占如森是好朋友，以劉耀柱的作風性格，加上他與占如森的交情，他會贊成把占如森殺掉嗎？」

（未完・五）

鐵胆傲骨

奪怪獸失着 謀鬼劍出招

藍田玉・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中堅見鐵面魔君誣蔑自己師傅「鬼劍客」殺了仇方玉的師傅，便出面指證，仇方玉便想將鐵面魔君擊殺，鐵面魔君不還手，却掉轉頭就走，仇方玉跟追不捨，石中堅因相隔一紅血沼澤地，趕過來追時已不知他們的踪影，忽然間見到一黃衣老叟自稱是鐵面魔君，並將一個屍體擲過來，於是石中堅和他動起手來，無意失手幾被暗算，仇方玉趕來協助石中玉，雙方打鬥引來江湖高手圍觀，見石中玉手持「鬼」劍，因此羣向他攻擊，都是想找鬼劍報仇，幸好此時來了多年不見的一葉道人將衆高手喝止圍攻，跟着又出現一個乾坤矮叟，還有一個恨天姥姥，這些高手是來爭奪千年獨角獸……

乾坤矮叟冷然不語，抬頭望天，一副不屑的神色，瞟了一葉道人一眼，簡直目空一切，沒將一葉道人置於眼中。

試想一葉道人是何等人物，三十年前，憑着一把竹葉似的長劍，橫行江湖無阻，誰不讓他三分，此時，他豈會料想得到，被人如此奚落，心頭之火頓時復燃，但突然心念一轉，一斂氣憤之色，微微點頭道：「很好，不過你可要弄清楚，此中原之地不是你撒野的所在！」

衆人聽後，不禁恍然大悟，原來此矮子，是關外之人，難怪都不認識他！

可是——他又爲什麼會突然出道中原道上？莫非也是來搶千年獨角獸？

照此情形看來，一場腥風血雨的大刦數，是免不了啦！此一向人跡罕至的莽林，竟在此刻，隱藏了一場，將要來臨的生死拚鬥。

此時——乾坤矮叟冷哼了一聲，連看都不看一葉道人，緩緩的走向石中堅那邊而去。

此突然之變，使石中堅感到一楞，往後又退了兩步，因爲乾坤矮叟那副神色，實在可怕，叫人不敢正眼以視。

但倔強的石中堅，刹那間，又恢復了正常，嚥了嚥口水，暗自責道：「怕什麼？難道他還敢把我吃掉不成！」

心念未畢，乾坤矮叟冷傲的喝道：「拿過來！」

石中堅劍眉一皺，不禁聽得心頭微怔，好奇的望了望乾坤矮叟一眼，只見他高傲輕狂，仰首兩眼望天！

好個高深莫測的怪物，分明適才是在救石中堅，可是現在又一改神情，跟兇神似的對着石中堅。

石中堅最痛恨別人如此凌視他，但，他又甚爲不解，暗道：「他這——拿過來，是什麼意思？」

揣測間，不禁愕然楞住，狠狠的瞪着乾坤矮叟，一揚劍眉，喝問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乾坤矮叟却不理會石中堅的問話，仍然是冷冷的，喝道：「拿過來，你聽到沒有！」

石中堅氣得鋼牙直咬，臉色變得怕人已極，心裏不住的暗罵着，眞可惡的傢伙，竟然如此無理，我石中堅可不吃你那一套！

心罵之間，冷聲叱道：「什麼拿過來，不拿過來的，有話說清楚……」

話猶未歇，乾坤矮叟「嘿嘿」一聲冷笑，截住了石中堅的話，說道：「好小子，這些人中，就算你有種，竟敢跟老夫辯嘴……」

說至此，頓了頓，指着石中堅手的「鬼劍」又道：「把這個東西給老夫！」

石中堅聽得一震，看了看自己手中的「鬼劍」，突然縱聲「哈！哈！……」的狂笑道：「你想要這個嗎？」

他這反常的大笑，聽得人心泛寒意，毛骨悚然，乾坤矮叟當時也覺一驚，心想：這小子好狂傲呀！

石中堅見乾坤矮叟一楞之際，將「鬼劍」一伸，冷冷的道：「來拿呀！……快快！」

他這話與舉動，可眞氣瘋了乾坤矮叟，當時一聲暴喝，道：「好小子，你是找死……」

話聲未歇，突然右脚一抬一踢，快似電光石火而至！

石中堅握着「鬼劍」的右手腕，頓感一陣疵痛，五指一開，「鬼劍」已然脫手飛起。

這一着，可大出石中堅意料之外，萬沒想到，乾坤矮叟兩眼注視石中堅的神色，而未望着石中堅伸過來的「鬼劍」。

此刻——陡然出脚踢劍，實使人難以防犯！

這當兒，乾坤矮叟的右手，也同時向劍把上抓去。

兩人的動作，都快得異乎尋常，竟分不出彼此先後，頓見一高一矮兩條人影，升空而起，直追「鬼劍」。

石中堅此時右手指尖，觸及劍柄，但，乾坤矮叟的手指亦到。

乾坤矮叟眞不愧心機多謀之人，搶握劍柄之手，忽的變成施襲之勢，食中二指一駢，逕向石中堅搶劍右腕上，脈門要穴點去。

他這一招，不但迅速絕倫，而且變生突然。

石中堅武功再高，此刻，也不能不先顧脈門要穴，情急之下，只得一翻右掌，橫向乾坤矮叟手腕上切去。

兩人這一變招相鬥，誰也沒抓到劍柄，只見寒光奪目的「鬼劍」，帶着一道奇光，向地上掉去。

乾坤矮叟雖然身高不過三尺七八，但武功之高，確有驚人之處，右腕疾縮，讓開了石中堅一掌橫切，驀地，欺身而上，指戳肘撞，兩招並出，右腳也同時飛起，疾向「鬼劍」柄上踢去！

因「鬼劍」寶光四散，寒氣逼人，倒眞是一柄罕見利器，是故兩人出手，都不敢伸手搶抓劍身。

石中堅此時心知面臨强敵，故不敢稍有一絲輕敵之意。

可是——

他眞不懂，這關外的乾坤矮叟爲什麼向他要「鬼劍」，而且還如此拚命的跟他搶奪，實在讓石中堅大爲不解。

不過此時，他却無法喝問，不然「鬼劍」就會被對方搶去，而且還會喪身乾坤矮叟手下，生死小事，失去「鬼劍」可大，何以對得起師父在天之靈。

心忖之間，眼見乾坤矮叟攻勢已到，側身讓開一肘撞擊，不退反進，也往前欺了一步，右手一招「憑空剪枝」，食中二指急出，合擊乾坤矮叟點來一指，右腿一招，脚尖猛向乾坤矮叟踢劍右脚「衝陽穴」上點去。

乾坤矮叟似是想不到，對方一個年輕的娃兒，竟然身具這等上乘武功，不禁驚駭的，向後疾退了兩大步。

他這一退，人本就生得矮小的，頓時之間，騰出一個大的空隙。

石中堅何等機智，就於此刹那間，身形暴起，翻腕一掌推向乾坤矮叟，右手朝劍柄抓去。

他這一手，當時將所有靜觀的武林高手，都看得目瞪口呆，暗暗稱好。

其實這一陣的搶奪，連他自己也不知怎麼施展出來的。

此時——

「一葉道人」心中不禁也爲驚疑，心想：奇怪，適才這娃兒，武功雖然高深莫測，但是施展得沒招沒式，此時又何以出手有條有理？

他乃江湖閱歷極廣，見聞甚多之人，目前這怪現象，也被弄得迷惘。

乾坤矮叟眼見石中堅出此煞手，立即就要傷在石中堅手下，但他不愧武功高强，對敵經驗極豐之人，情急之下，仍能沉着。

驀然！

只見他右腿一抬，左脚尖向外一滑，身子側轉，讓開了石中堅擊來迅猛掌風，右手反臂拍出一掌。

他這一招用的奇詭至極，避招反擊，同時發難。

石中堅左掌擊出走空，心知不妙，但，右手已然握着劍柄，於是左掌一收，護住前胸，蓄勢待發。

可是——就在石中堅右手抓住劍柄時，乾坤矮叟右掌，已推出一道快勁絕倫的兇猛掌風潛力，直擊石中堅握住劍柄的手腕。

石中堅發覺情形不妙，急忙撤招，右手持劍一閃。

倏然！乾坤矮叟一聲冷喝，道：「丢手！」

右手緊跟施出一招獨特絕學「乾坤指」，朝石中堅右腕上點去。

他這一招，變化玄奥，快似閃電般，捲起一道剛柔相合的冷風，不偏不斜，正好擊在石中堅的右腕上。

此時——他這奇詭絕學，不禁震驚了所有在場之人，無不暗讚：「好身手！」

石中堅身仍停於空中，脚未落地，持着「鬼劍」的右手，剛一閃過，沒想對方竟然緊跟出此絕招。

當時不禁大吃一驚，欲想再閃，已是不及，暗叫：「不好！」

就此眨眼的工夫！

持着「鬼劍」的右手腕，頓時感到一陣劇痛，手指一鬆，「鬼劍」又脫手震飛出去——

× × ×

此突來之變，使石中堅驚慌失措！

所幸，他沒有硬接對方「乾坤指」勁力，才免去斷腕之危。

「鬼劍」由石中堅手中飛出，直帶起一道奇光，與嘯風之響，看得衆人，目不轉睛，驚讚不已！

乾坤矮叟人雖矮小，但却異常機警靈巧，似乎早已料到「鬼劍」會脫手飛出，是故右手「乾坤指」一出，身形也平空而起。

他的武功造詣，果然了得，竟連「一葉道人」也不禁暗自讚絕，而爲中原担憂起來，關外竟有如此高手。

乾坤矮叟不過只是「關外二叟」居幼的一個，如果二叟今日全入中原，事情更加難辦了。

因爲「關外二叟」的師父，曾被中原高手擊傷，被驅至關外！

乾坤矮叟今日進入中原是爲什麼？——報仇嗎？

那麼他要搶「鬼劍」，又是什麼原因呢？

一葉道人，雖然江湖閱歷極深，可是對這問題，還是只有搖頭，想不出個什麼道理來證明。

此時——

乾坤矮叟縱身奪劍之際，驀地裏，眼前閃出一條黑影，從場中快迅絕倫的，伸手抓向「鬼劍」劍柄。

此人動作極快，而且出手突然，却是大家所未意料到的。

乾坤矮叟豈會想到，眼見即將得手的

東西，竟被別人輕而易擧的得去，頓時氣得火冒三丈，暴喝一聲，平胸一掌擊去。

這當兒，石中堅也已發覺，他不能讓任何一個人將他師父給他的東西奪走，這樣他不是辜負了師父一番培育之恩，喪失師父「鬼劍客」江湖之威。心忖之間，擧手一掌，也直擊得劍之人。

他與乾坤矮叟兩人，這一出掌，又是同時，一時之間，兩股勁猛掌風，滲合爲一，往坐收漁人之利的得劍之人劈到。

他們兩人此時出掌，均在氣頭之上，威猛勁力，當可想而知，頓時捲起一股疾勁狂飆，勢若排山倒海。

仇方玉一旁觀戰，心裏不停的暗讚石中堅的武功高强，正當石中堅「鬼劍」得手時，竟被乾坤叟施出一招絕技，震得脫手飛出，內心也不禁着急如焚，眞恨不得過去帮石中堅搶回「鬼劍」。

可是——

就在他正要奪劍時，驀然，場中掠起一個人，以快速絕倫的身手，抬手間，將「鬼劍」搶到。

仇方玉擧目一看，此搶「鬼劍」之人，正是當今武林中「太合莊」的一流高手之一——禿頭姜二爺。

還未待他出手，驀然，瞟見石中堅與乾坤矮叟兩人，已然同時擊出一掌，直朝禿頭姜二爺劈到。

禿頭姜二爺眼見情勢不妙，一個縱步，直奔密林而去，他此時何嘗不知，單憑他一人之力，如果力拚石中堅與乾坤矮叟，勢比登天還難，他心裏暗自忖道：「鬼劍」已然得手，不走尙待何時？

他這想法，倒眞是不壞，也眞是詭滑至極！

可是——石中堅與乾坤矮叟會讓他就這樣走掉！

當然不會這麼簡單，雖然禿頭姜二爺，縱身閃過兩人之掌，但，緊跟另外一股强猛勁力，又已襲到。

禿頭姜二爺嚇得面色驟然變得鐵青，心知要想逃跑已是不可能之事，於是將心一橫，轉身揮出全身功力，直推而去。

驀然！頓聞一聲慘叫，响徹雲霄，使人聽得汗毛根根皆豎！

禿頭姜二爺此時，已血肉模糊，橫屍地上，眞是慘不忍睹。

就在此慘叫聲起時，「鬼劍」復由禿頭姜二爺的手中，噹的一聲，拋至數尺之外，插在土中。

石中堅再也不敢大意，一個撲身，馳回「鬼劍」，順手朝劍柄一抄，已然抓住，他知不能再跟乾坤矮叟搶奪，如果一不小心，「鬼劍」可能就要失掉，於是當他得手之際，一個縱身飄退，正好站在「紅血沼澤」旁。

乾坤矮叟豈肯心甘，一向都自負武功極高，目空一切，對眼前這娃兒，當然不會低頭認輸，當時縱身穿起，緊跟石中堅而上。

驀然間——林中傳來一陣怪哨聲，端地刺耳已極，一長一短兩聲，直掠樹梢而來。

此怪哨聲來得實在突然，尤其在此緊張的氣氛下，更覺恐怖可怕！

這是什麼聲音，竟如此之怪？

大家均感迷惘不解時，乾坤矮叟聞哨聲而急收衝勢，仰首報以怪哨，冷冷的瞪了石中堅一眼道：「小娃兒武功要得，老夫有急事待辦，先行一步，往後隨時，老夫乾坤矮叟都會前來找你，討回此劍……」話聲未歇，只見他一個旋身，「嗖」的一聲劃空之響，乾坤矮叟飄身而起，口中還不斷的發出怪哨聲，快似流星飛瀉，眨眼之間，消失林中。

他這來去，都是如此之怪，令人捉摸不定，這倒與中原道上的人，有所不同之處。

衆人都目送乾坤矮叟去後，不約而同的，轉移了目標，瞪着石中堅。

可是——石中堅經過了一段力拚，聰明的他，無形中悟解了不少的武功奧妙處，此刻，雖然又面臨大敵，却異常沉着，不慌不亂，但他却無心去想那乾坤矮叟是存的什麼心意，尤其那最後一句話——討回此劍……

這當兒，他只有暫時將這些問題，擱置腦後，全力集中眼前危機。

奇怪！他們爲什麼只楞楞望着石中堅，半晌沒有動靜？

莫非他們被石中堅的曠世絕學所震驚，而不敢再輕意貿然亂動？

石中堅不禁緊鎖劍眉，冷冷的望衆人的神色，右手緊握「鬼劍」，蓄勢待擊，因爲他發覺，江湖上的人，個個險惡。

此刻——

仇方玉已挪近石中堅身旁。

這兩個年輕人，相互望了一眼，雖然他們只是微微點點頭，但，似乎是發自兩人內心深處的好感。

石中堅怪癖的性子，會對人如此，已是難得之擧。

當然，這是仇方玉先跟他發生好感，不然仇恨世人的石中堅，豈會理睬仇方玉呢！

突然石中堅問仇方玉道：「這些都是什麼人？」

仇方玉聽得一楞，不禁感到奇怪，石中堅不認識他們？那麼這些人……

他心裏明白了——這是什麼原因，也更看出，石中堅初涉江湖，毫無江湖經驗閱歷，於是說道：「全是武林中的一些高手，左旁四人，及適才搶劍斃命的，是「太合莊」之人，右邊第二……」話猶未畢，突然「太合莊」四個在場高手，一聲暴喝道：「拿命來！」

石中堅、仇方玉聞此喝聲一楞，却見四道强猛無比的勁風，如同疾勁狂飆般的，直捲而到——

此突來之變，的確出人意料之外，石中堅回頭一看，不到三四步遠，就是紅血沼澤，如果身退，必定墜入沼澤中，此命豈不休矣！

情急之下，振腕揮動「鬼劍」就擊。

仇方玉一個躍步，平胸也是一掌，捲起一股剛强勁風，隨同石中堅的一劍，朝「太合莊」出手四人劈去。

他們這一劍一掌，威力奇猛，快若閃電雷擊，尤其石中堅手中「鬼劍」，射出一道寒光劍芒，橫掃四人喉頭。

「太合莊」四個一流高手，眼見此情，不禁大吃一驚，他們何嘗不知此劍厲害

，豈敢出掌硬拚，一聲暴喝，四向分散撤招，閃過劍芒。

就這當兒，驀然間，傳來一聲厲喝道：「住手！」

厲喝之聲方出，急的眼光過處，閃出一條黑影，直若脫弦之箭，快迅絕倫的飄身停落石中堅、仇方玉與「太合莊」四人之間。

此時——在場之人又是一驚，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各個瞪着大眼，望着此突然出現之人，潛意識後退了兩步。

石中堅好生奇怪，滿臉不解的神色，望着來人。

只是此人，是個駝背老人，沒有左腿，左手卻拿着一根手杖，支撐不能平衡的身子精神勃勃，尤其那銀白的鬚鬢，更露威風神氣。

這是什麼人？

照眼前這些高手懼怕的神色看去，此斷腿的駝背老人，來歷可能不簡單！

可是石中堅又豈會知道，只不過覺得此人，有種神聖不可侵犯的莊肅威嚴，讓人見後，不由自主肅然起敬。

石中堅禁不住好奇之念，輕輕的問仇方玉：「這是誰？」

仇方玉側首望了石中堅一眼，微微一笑道：「此人就是『天行一尊』！」

石中堅在心裏反　的默念着：天行一尊……天行一尊……

但，他又豈會知道這是誰呢？因爲他對江湖閱歷毫無所知，除去他師父告訴他的千面客，紅面尊者之外，他還認識其他什麼人呢？於是又不解的問道：「『天行一尊』又是什麼人呢？看樣子那些人對他都有些怕！」

「不錯！」仇方玉說道：「此人正是當今領袖武林中的赫赫人物，武功高臻化境，手下網羅天下無數高手，而且威嚴甚重！」

石中堅聽得不由又仔細的打量了「天行一尊」幾眼，雖然此人駝背斷腿，但，仍不失盛名之人！

可是——他卻看不出「天行一尊」有什麼了不得的武功。

就在石中堅揣測之時，驀地裏，頓見「天行一尊」對「太合莊」四個高手，叱道：「誰教你們這樣無恥，有本領的一個個上，聯手算什麼，都給我退到一旁去，聽到沒有！」

好大的口氣，「太合莊」四人，心裏雖然不服，但，卻不由主的，緩緩退至一旁，虎視眈眈的望着石中堅，靜立不語。

四人一退，「天行一尊」流目掃了所有在場之人一眼，一副領袖武林的神色，仰首說道：「各位現在必然要找『鬼劍』報仇，當然，『鬼劍客』所做爲如何，不用我說，眼前這小娃兒，既然手持『鬼劍』，必與『鬼劍客』有關，報仇之事，也須按照江湖道義……」

話猶未畢，石中堅再也聽不入耳，忽的厲聲暴喝道：「住嘴！」

此突來之變，不禁驚楞了所有在場之人，同時朝石中堅望去——

「天行一尊」也是一變，臉色驟然一沉，但，緊接又緩和下來，微微一笑，望着石中堅道：「小娃兒，你想說什麼？」

「石中堅咬得鋼牙「格格」作響，狠狠的瞪着「天行一尊」。

他眞沒料到這莊嚴的「天行一尊」竟然會說此話，心裏怎麼不氣，因爲他最恨別人侮辱他師父的尊嚴。

此時——他冷冷的叱道：「說什麼？……什麼都不說，不過告訴你，少侮辱『鬼劍客』，不然誰也討不了好去，有本領的，你來報仇吧！」

石中堅說得理直氣昂，可急壞了一旁站着的仇方玉，在爲石中堅担心。

「天行一尊」豈會想到，眼前這小娃子，對他毫無懼意，連他都不放在眼裏，氣得全身發抖，說不上話來。

但——他不愧是了得人物，心中雖然氣憤，但未表於形色，仍然看去無動於衷的模樣，平靜着嘴角微帶笑容。

半晌，「天行一尊」才嚥了嚥口水，鎮定了一下平復之心，道：「小娃兒的胆量可嘉，不錯！天下之人，無不要找『鬼劍客』報仇，可是小娃兒你放心，我與『鬼劍客』可無瓜葛……」

話方言此，驀然，一聲「嘿嘿……」的冷笑，截住了「天行一尊」的話。

此冷笑之聲，來得實過於突然，不禁將大家怔住，尤其是「天行一尊」，他眞沒想到一向爲人尊重的他，今天卻碰上不賣他帳的人，不禁潛意識的轉頭側身，朝冷笑處望去——

當他一望之際，心頭微微吃了一驚！

此人是誰？

竟然連「天行一尊」也吃了一驚，那此人，一定比他更厲害啦！

石中堅此時也抬頭一望——

只見一株大樹幹下，佇立一位老道，臉現不屑之色，冷冷的望着「天行一尊」，說不出的輕視已極。

「一葉道人」！

不錯！

那正是隱居江湖已然三十年的「一葉道人」。

可是他冷笑什麼？——因爲他看不慣「天行一尊」的行爲，在這江湖之中，了解「天行一尊」之人，也唯有他一人。

「天行一尊」楞了半晌，方「哦！」了一聲，不屑的微笑道：「『一葉道人』嗎？……好久不見！好久不見！我還道是誰呢？三十年沒見你啦，我差一點認不出你了！」

一葉道人聽得冷冷一笑，道：「你少跟老夫也來此套，你不認識老夫，老夫可把你記得清清楚楚，就是入了黃土，你那幾根臭骨頭，老夫也能給你翻出來。」

突然！天行一尊仰首縱聲狂笑，若無其事的說道：「榮幸！榮幸！想不到閣下，對我『天行一尊』認識如此深切……」

「少囉嗦！」一葉道人突然暴喝一聲，截住了天行一尊之話，罵道：「老夫今日出來，就是要完成一段心事，爲一個人洗刷罪名……天行一尊！想你用不着老夫言明，也該知道了吧，當着這麼多人，說出來恐怕不太好吧！」

「天行一尊」聽得心中大吃一驚，看了石中堅一眼，但他仍然沉得住氣，一揚長眉，臉露微笑道：「很好！很好！……閣下這種善舉眞是可嘉……」

一葉道人也未待天行一尊將話言畢，就厲聲喝道：「好不好，用不着你這種人多講，總有一天老夫要讓你丟人現眼，那時再說不遲！」

天行一尊聽得一笑了之，點着頭緩緩的說道：「可以！你一葉道人就試一試看吧！」

此時——所有之人都聽得糊裡糊塗，弄不清他們到底是講些什麼？

因爲，「天行一尊」一向爲江湖之人所敬重，從來就沒聽有人頂撞他一句半語，都是爲命是從。

可是——他們豈會想到，眼前這老道，竟然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天行一尊」似乎在他眼裏分文不值，難道他們之間，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嗎？

的確！他們之間是有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往事。

但——這秘密，却不是其他的人所能了解的，也許只有他們兩人心裏知道。

不過，「天行一尊」是個江湖上，人人所敬重之人，豈會有什麼不可告人之秘密呢？

這一切的疑問，使這些江湖高手，也無法揣測出所以然來。

就在此緊張恐怖的氣氛下——

驀然！一聲可怕的怪嘯聲，劃破靜空傳來。

此怪嘯聲，似是刺耳已極，聽得大家心頭一震，均不約而同的轉身朝怪聲處，舉目望去。

這一望之下，頓時將此莽林中的武林高手轟然大亂！

× × ×

「千年獨角獸！」

「千年獨角獸！」

「……」

這當兒，在場之人，無不脫口驚喊出聲，一時之間，亂成一團，誰也沒心再找「鬼劍」報仇。

因爲，這千年獨角獸，千載難逢，誰肯輕易放過機會，讓此無上至寶，落入別人之手，豈不枉費了一番心機，遙遠趕來，不是徒勞往返嗎？至於得到千年獨角獸頭上之獨角，還怕這巳然出現的「鬼劍」跑到那裏去！

是故這一些老奸巨滑的江湖高手，似乎都有這種想法，竟然沒有一個人再重視石中堅，一個個縱身奔去，直馳到「紅血沼澤」邊！

這怪嘯聲，與所有的人突然朝沼澤邊急縱而去，使石中堅不禁感到非常奇怪。

此時，石中堅心想：沼澤之中，必然有什麼東西……！

驟然之間，一道靈光掠過他的腦際，這一遍荒林，會出現這麼多的武林高手其中必有原因，絕對不會是因找「鬼劍」報仇來的！

心忖間，不禁轉身，朝「紅血沼澤」舉目望去。

眼光過處，驀地，頓見沼澤中，冲起一縷青光，上達霄漢，忽隱忽現，捉摸不定，心中暗自叫奇，說道：「這是什麼玩意！」

不由屏氣凝神，目不轉眼看去。

只見數十武林高手，排成一列，佇立沼澤邊，目光注視沼澤之中，各自神色緊張，屏息而待。

石中堅看了看仍然站在他身旁的仇方玉，奇怪問道：「仇兄！你看他們在幹什麼？」

仇方玉聳了聳肩，道：「那『紅血沼澤』中，即將出現一條怪獸，他們都在準備動手搶呢？」

石中堅聽後，略一沉思，一揚劍眉問道：「是不是他們適才叫的什麼……『千年獨角獸』？」

「不錯！」

「既然是怪獸，又有什麼好搶的？」

仇方玉由石中堅的言語間聽來，方知石中堅是個初出師門，從未涉足江湖的純眞少年，於是微微一笑道：「石兄有所不知，這條怪獸却是千載難逢，它那頭上獨角，功用甚大，不但能治百病，而且服用之後，能增百年功力與起死回生之效！」

「果眞有這許多好處？」

「嗯！」仇方玉點了點頭道：「不然那會有這麼多的武林高手，前來搶呢？照兄弟所知，密林之中，還有更厲害的高手，潛伏未動，石兄！你不妨在此等着看吧，馬上就要有一場驚天動地的好戲可看了！」

石中堅聽得微楞，心想：還有更厲害的高手隱伏林中……不得了！

心雖如此想，却沒有一絲懼意，反而更增加了他的好勝之心，也準備參與其中，一起搶奪。

莫非他也想得此寶物嗎？

不！

他根本沒有此意，只是他要讓別人知道他的厲害。

這當兒，驀地裏，傳出一聲海嘯聲，就見沼澤之中，冲起一根紅色水柱，晃眼間，沼澤紅泥波濤大作。

適才冲入霄漢的一縷青光，此時更覺光芒大盛，端地耀眼奪目。

這種奇妙異景，不但石中堅看得目瞪口呆，竟連那些閱歷極深的武林高手，也驚得暴退數步，不知所措！

約有盞茶工夫，突聞一聲怒吼怪嘯，聲若沉雷，震的羣山傳響，耳鼓作痛！

嘯聲一起，接着紅泥水柱全消，兇濤頓停，沼澤中的紅泥，開始如滾水浮湧，「噗通！噗通！……」直響。

此時——

四野一片寂靜，似乎都在屏息靜聽沼澤中發出的「噗通」之聲。

緊張恐怖的氣氛，籠罩着大地，誰也不敢喘口大氣，均瞪着大眼，靜靜的等待着——立將發生的事情。

驀忽間——

一條似蛟非蛟的四足怪獸，緩緩的伸出沼澤。就在這當兒，又響起了一聲驚呼：「千年獨角獸！」

果然不錯，出現的正是千年獨角獸。

石中堅猛然驚醒，拉了仇方玉一把，道：「走！咱們趕快過去搶。」

話聲甫畢，一個縱走，衝至「紅血沼澤」邊，仇方玉初時一震，但也未再多慮，緊跟而上。

此刻怪獸巳然伏在紅泥面上，只見它身長丈餘，滿身銀鱗，巨口怒張，雙目如

燈，但在場之所有人的眼睛，全都集中在怪獸頭上——那不過三寸長的紅色獨角，對於其他的部份，似乎都不在他們的注視中。

可是誰也不願首先發難，讓別人坐收漁利。

僵持良久，驟然間，「嗖」的一聲，一道銀光，直擊千年獨角獸的巨頭，怪獸受此一擊，立卽引發兇性，連連暴吼一陣，接着全身抽動，銀鱗倒立，四足划動，巨口中吐出尺餘紅舌，擁着一起一伏的紅色爛泥，向岸邊游來。

此突來之變，使衆人大吃一驚。是誰在施放暗器。

大家不約而同的側身朝銀光來處望過去——

這一望之下，無不驚叫出口！

「龍衣仙子！」

石中堅定神一看，只見一個身着紅色衣衫的女子，生得美如仙女，不過雙十年華，但那濃粧之下，顯得異常妖艷，尤其那水晶般的明眸，令人看後，神魂顛倒，情慾盪漾……

他禁不住向着身旁的仇方玉道：「這女子是誰？」

仇方玉伏在石中堅的耳邊，輕聲說道：「這就是『紅魔教』的教主，龍衣仙子，剛才你跟鐵面魔君打得最危險時，就是她打出暗器救了你，那叫你快離開此地怪聲怪氣的人，也就正是她，石兄能受她的關心帮助，實爲不簡單之事——此女乃江湖上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

石中堅被仇方玉這麼一說，突然楞住了。

奇怪！奇怪！他不停的在心裏揣測着，從此女之長像看去，豈會說出那怕人的刺耳嗓音，讓人簡直不敢充耳以聞，尤其看她不過雙十年華，竟會身爲教主之尊。

就在他忖想之際，突然被一陣擾動聲驚醒，定神一看，那千年獨角獸，已然眼看將近岸邊。

佇立岸邊所有的人，此時，無不神色緊張得退了二大步，個個蓄勢待發。

龍衣仙子手扣獨特暗器「追魂針」，揚腕就要擊去。

驀然——一縷奇光，先她而出，疾逾閃電，射向怪獸雙目。

這突來之變，使大家爲之一驚，龍衣仙子也覺大出意料之外，竟有人出手會先她一着，於是一收卽將擊出的「追魂針」，側目一看。

她這一看之下，臉上立刻泛起一絲微笑，因爲她發覺這突然出手之人，不是別人，正是她所關心的，而偷偷愛上的石中堅。

自從她第一次看到了石中堅，心中就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那正是一種愛的感覺，可是她失去了以往的勇氣，不敢厚着臉皮的，向石中堅表示愛意，只能暗中偷愛着。

這在龍衣仙子來講，似乎是一件令人不能相信的事。

龍衣仙子從來沒有愛過任何一個人，不但沒有愛過，而且她視男人爲她的玩享物，玩過後，棄之不理，或殺其滅口，心底殘忍，手段毒辣，已然聞名江湖，但她絕頂的誘人姿色，仍然有人甘願冒一死之危，追隨她不捨。

可是——她何以會突然愛上了石中堅呢？

這連她自己都說不上來，因爲——愛！是一件奇妙的東西，它能讓人茫然不知原因，也能讓人享受幸福，同樣可使人感到痛苦。

此時——她雖然含情脈脈的望着石中堅，可是石中堅並沒有看她一眼，因爲石中堅根本就不是愛好女色之人，尤其龍衣仙子在他的眼裏，是個不正當的女人。

石中堅只是集中全力，要想法除去怪獸，並且要連兇性的野獸，都屈服在他的「鬼劍」之下。

他這突然出手一劍，快若電光石火，一縷鋒利劍芒，已然射中怪獸雙目，那怪獸經此致命一擊，雙目立刻全瞎。

但——千年獨角獸，兇態不減，怒吼一聲，向岸上之人，猛撲過來。

石中堅見狀，心中一驚，暗想：「如被這種兇獸撲中，那還了得。」

心想之間，翻腕又是一劍，朝怪獸襲去——

就在他一擊之際，驀然間，一聲暴喝道：「小娃兒不可亂來！」

石中堅聞聲一楞，劍勢突然頓住，就此眨眼之間，一葉道人一揚右手，發出百步劈空掌力，擊了出去。

於此同時，龍衣仙子，仇方玉也各出一掌，尤其龍衣仙子，右手出掌，左手打出三支「追魂針」。

三人出手，幾於同出一時，怪獸連負重傷，狂怒已極，負痛停身，伏在「紅血沼澤」中，虎視岸上之人，只是它雙目已被石中堅擊瞎，看不見而已。

可是——

怪獸就若鐵打銅製，連受重擊，仍然怒吼不已。

此刻，怪獸身在沼澤之中，無法取得它那那頭頂獨角，個個靜待怪獸上岸。

一直在旁靜立的「天行一尊」，趁衆人不備之際，突然雙臂一抖，手杖一點地面，向獨角獸飛去。

正在他身形一起的當兒——驀然間，猛見一條黑影，快若電閃般，朝怪獸撲去，好像比「天行一尊」還先到一步。

此突然之黑影，使衆人吃了一驚！

頓見黑影之前，一道青光，似若脫弦之箭，快速絕倫，擊向怪獸頭頂獨角。

怪獸失去雙目，對此情形，一無所知，依然怒吼着面對岸上。

就見青光到處，「卡察」一聲，清徹之响，怪獸一聲慘吼，轉了兩轉，沉入「紅血沼澤」中去。

衆人都吃驚不小，那怪獸頭頂的獨角，已在此「卡察」聲起之際，隨着青光，掠空而起。

「天行一尊」見此情形，心知不妙，雙肩微晃，轉回猛撲怪獸之勢，直追掠空而起的小紅點——怪獸的獨角。

他這一縱身追去，其他所有的人，也都同時起身，緊跟而至。

此時——有誰肯放過這個機會，他們趕來此處，其目的，就是要想得此獨角至寶。

　就在他們身起之際，眼光過處，只見那突然出現的黑影，已先他們緊順着靑光紅點而到，雙手一探一取，一個晃身，飄入林中。消失無影無蹤。

　這是誰呀，身法竟如此之快，簡直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天行一尊」就這麼遲了一步，眼見怪獸獨角爲別人奪去，氣憤已極，但在情急之下，又未看清對方是誰，於是一個挫身，緊跟而去，並縱聲喊道：「各位快將此林圍住！」

　此話一出，數十武林高手，均分散開，直奔莽林四周，各取一方，將黑影和消失的樹林，圍於核心。

　「天行一尊」見大家圍好，飄身落地，擧目搜索林中。

　倏然，一聲「嘿嘿」冷笑聲，傳至身後。

　冷笑之聲，極其陰沉刺耳，使「天行一尊」吃了一驚，全身汗毛皆豎，不由得打了一個寒噤。

　驚恐之下，雙掌平胸，忽的轉身，定神一看，頓見一葉道人，佇立一株大樹之下，於是，立即垂下雙臂，一歛驚慨之色，露出一副淺淺的微笑，說道：「閣下笑什麼？」

　佇立樹下的「一葉道人」顯出那不屑的神色，而未理會「天行一尊」的話，冷冷的道：「怎麼！閣下沒得到那獨角至寶嗎？……」

　說此突然頓住，不禁長嘆一聲，搖着頭道：「可惜！可惜！閣下如果能得，武功不是更高，天下之人，還有誰能跟你相比……閣下看出對方是誰嗎？貧道替你去搶，這東西當然只有閣下得到，才能不虧此寶物之功用，那傢伙太可惡了，竟敢跟我們的『天行一尊』搶東西。」

　說話之間，就似自言自語，但這種刺耳的話，「天行一尊」豈會聽不出來，他簡直恨透了「一葉道人」，總是跟他過不去。

　可是——

　「天行一尊」儘量壓制怒火，仍然面露微笑，似是平心氣和的說道：「那裏！那裏！道長實在太抬愛兄弟了，其實兄弟要那獨角何用，只是咱們先到一步，擊傷『千年獨角獸』，空讓別人坐收了漁利，那怎麼可以！」

　一葉道人聞後，「哈哈……」的縱聲大笑起來，簡直笑得天行一尊都有些糊塗，當時一楞，可是他却沒有問一葉道人在笑什麼，只是靜靜的望着一葉道人，臉上也微露着笑容。

　這就是天行一尊高人一着的地方，始終能保持冷靜，不變其和善面容。

　他的鎭定，使大笑的一葉道人，也不免暗讚厲害，於是一歛大笑，冷冷的在鼻子裏重重哼了一聲，道：「擊傷『千年獨角獸』有閣下的份嗎？貧道好像就沒見你動過手嘛？難道你也想坐收漁利嗎？」

　他這一連串的問話，連「天行一尊」再厲害，一時之間，也不由得愕然楞住，不知如何爲是。

　「一葉道人」見他一楞無語，一揚手，冷冷道：「貧道想閣下，德高望重，總不會跟咱們這些人搶吧，何況傷怪獸的，又沒閣下的份呢？這些小事，閣下何須親自出馬……」

　這些話，說得「天行一尊」啞口無言，心知再跟「一葉道人」胡扯，始終沒有一個完，於是說道：「一葉道人眞不愧厲害人物，那麼奪去怪獸獨角之人，閣下想必看見了。」

　一葉道人得意的微微點頭笑着，道：「不錯，貧道看出對方是誰。」

　天行一尊聽得忽的楞住，心想：這老道，三十年不見，武功竟然如此之高，適才那黑影，身法之快，他還能辨出是誰，那眼力之強……

　心想之間，不禁打從心底升起一股寒意。

　此時——他情不自禁的，打量了「一葉道人」一眼，但，他豈肯問「一葉道人」，所看出的到底是誰。

　那他又爲什麼要問呢？因爲他想，連他自己都沒看清是誰，別人還用講，萬沒料到，他這一反問：「一葉道人」所給他的答覆，却是這樣。

　一時之間，使他有些難堪。

　可是——此時的「一葉道人」却洋洋自得，對着「天行一尊」發出「嘿嘿……」的冷笑，說道：「閣下想知道嗎？沒有關係，只要閣下說一句話，貧道定當面奉告！」

　他這口不饒人，一句緊逼一句，使得這一向威震武林的「天行一尊」，想火但又要保持威望，只有仍然面露微笑，道：「道長既然看出是誰，倒不妨說出來聽一聽！」

　一葉道人聽得冷笑一聲，今天他才眞正的看到了「天行一尊」如此窘，心裏何等高興，於是說道：「閣下可曾記得一位『恨天姥姥』嗎？」

　「恨天姥姥，」天行一尊喃喃的唸了一句，臉色驟然一變，但，刹那之間，又恢復了常態，愕然問道：「道長果然看出是她嗎？」

　「怎麼？閣下不相信嗎？」一葉道人却反問了一句，這可氣得，天行一尊說不出話來，倏然，一聲暴喝，鐵杖一點，縱身飄起，向莽林外奔去——

×　×　×

　「天行一尊」突然離去，「一葉道人」不禁看得冷冷大笑。

　他早就希望有這麼一天來臨，終於實現了。

　其實憑着「天行一尊」的功力，以及眼目過人，如不在一念搶奪怪獸獨角，「恨天姥姥」身形再快，也勢必能够看清。

　但——這一切，「一葉道人」看得清清楚楚，只是他從來就沒有看過「天行一尊」眞正出手過，就是江湖中所有的人，也只是知道「天行一尊」武功高深莫測之名氣，至於「天行一尊」到底武功如何，依然是個問號！

　此時——那「紅血沼澤」已然一片死寂，靜得聽不到一絲聲息，也恢復以往一樣，而那「千年獨角獸」也在獨角失掉後，喪身沼澤中。

　剛才所集數十武林高手，都因爲怪獸獨角，突然被人搶走，而緊追去。

　可是——

石中堅與仇方玉兩個年輕人，並沒有離開，去追那黑影，却依然靜靜的佇立「紅血沼澤」邊。

驀然！兩人眼光瞥過處，不禁吃了一驚！

仇方玉雙掌平胸，一聲暴喝，道：「誰……」

這「誰」字剛一出口，頓見黑影一閃，快迅絕倫，直馳而到，簡直使人不敢深信，天下竟有如此輕功造詣之高的人。

石中堅與仇方玉兩人，當時不由得吸了一口氣，潛意識的往後退了兩步。

兩人雖然年少，但均是年少氣剛，機智超倫之人。

就在這刹那之間，石中堅一劍，仇方玉雙掌，同時朝來者，直擊而去。

這種身手，端地快速，直捲起一縷銀色奇光，及兩道威猛勁風，相合一起，似若疾勁狂飈般已然襲到。

忽然出現的黑影身形一晃，閃過石中堅與仇方玉的攻勢，頓聞「咚！咚！咚！……」的沉重聲音，緊隨黑影傳來。

兩人此時，一見招式遞空，復聞「咚！咚！」怪聲，心知不妙，尤其那聲音聽得人心頭悶痛，不禁同時又出一劍一掌。就在兩人剛要出手，驀地，一聲冷然暴喝道：「住手！」

此一聲說得威嚴甚重，石中堅與仇方玉不約而同，收勢定神一看，脫口道：「天行一尊！」奇怪！

他又跑來幹什麼，難道他沒有去追那黑影爭搶那怪獸的獨角麼？

他們兩人這樣一忖測，只不過是一刹那之間的工夫，「天行一尊」立在兩人身前，微啓着笑容，一副不屑的神色，說道：「小娃兒，看不出你們兩個人倒很厲害呢……」

說至此頓了頓，指着仇方玉道：「你先走吧！」

仇方玉聽得一楞，一揚劍眉，問道：「爲什麼？」

「你問爲什麼幹嗎！」天行一尊一副目中無人的傲然說道：「我要跟他談談，有你在不太方便！」

仇方玉雖然比石中堅只長兩三歲，可是他自十三四歲時，就跟隨師父闖盪江湖，是故對江湖之事，可說見聞甚廣。

尤其他人又聰敏，此時聽「天行一尊」如此一說，心想：這傢伙絕對沒有好事，不然我爲什麼不能聽，心想之間，認爲他自己所想不假。

當然他非常清楚，「天行一尊」在江湖之上，人人對他尊敬，認爲他是江湖中，最正派的人物。

但——他見「一葉道人」對「天行一尊」的態度，與隱約的對話，心中已然開始奇怪和懷疑，如果一個眞正的好人，豈會有一個對他不滿的。

他決定要看看「天行一尊」，此刻要玩什麼花槍，心念一決，於是點頭道：「老前輩如果眞的有事，晚輩這就先行一步了。」

說畢，復對石中堅說道：「石兄，這位老前輩既然與你有事商量，兄弟就先避一會，等一下兄弟在樹林的盡東之處等等你吧。」

話聲方落，只見他身形一晃，直朝東面方向疾馳而去，轉瞬之間，已然消失林中，不見其人。

石中堅一直冷冷的站着，沒有說一句話。

倔强的他此時正在等待着，這位在江湖受人敬重的「天行一尊」，到底什麼事情找他談。他倒要想看看，這江湖最響名的人物，有什麼了不得，値得人人聽他驅使。

此時——

仇方玉閃入林中之後，並沒有離去。

他藏身在一株大樹後，準備偷看「天行一尊」到底有什麼事。

可是他突然覺得奇怪，心想：這「天行一尊」爲什麼老是望着他藏身的方向，不言不動，驀然！在他腦際之中，掠過一道靈光，心想不對，連忙一改方向，又閃入另外一株大樹之後。

當他再一望之際，不禁暗吃一驚！

只見「天行一尊」的眼睛，此時也跟着他改變方向，轉了過來。

此時，他發覺這「天行一尊」的眞實武功，果然超出衆人，竟然相距四五丈之遠，藏身樹後的他也逃不過「天行一尊」的眼睛。

就在此刻，忽的「天行一尊」厲聲暴喝了一句道：「小娃兒，你躲在那兒幹什麼？」

仇方玉知道自己的計劃已然不能實現，於是鋼牙一咬，再也顧不了許多，一個閃身，出了樹林，縱身落在石中堅的身旁，狠狠的對「天行一尊」說道：「我不高興走啦。」

「天行一尊」突然一楞，不由脫口道：「你說什麼。」

仇方玉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情，緩緩地又重複了一句，道：「我不高興走，有話你說吧，想你正大光明的，正人君子，誰人不知誰人不曉，難道還有什麼不能告人的往事，怕我聽了不成。」

他這一說，也不知是說中了「天行一尊」的心事，還是其他什麼原因，氣得「天行一尊」全身發抖。

但——他又不願在這晚輩面前，顯得毫無修養，只有强忍氣憤，仍然面帶微笑的，緩緩說道：「小娃兒，既然你不肯走，那你可到時不要後悔呀，我可得先把話說在前頭，你不妨考慮考慮！」

仇方玉毫無遲疑的搖頭道：「對不起，我沒有什麼後悔，什麼考慮，此時我已然決定如此做了。」

「天行一尊」笑了笑，說道：「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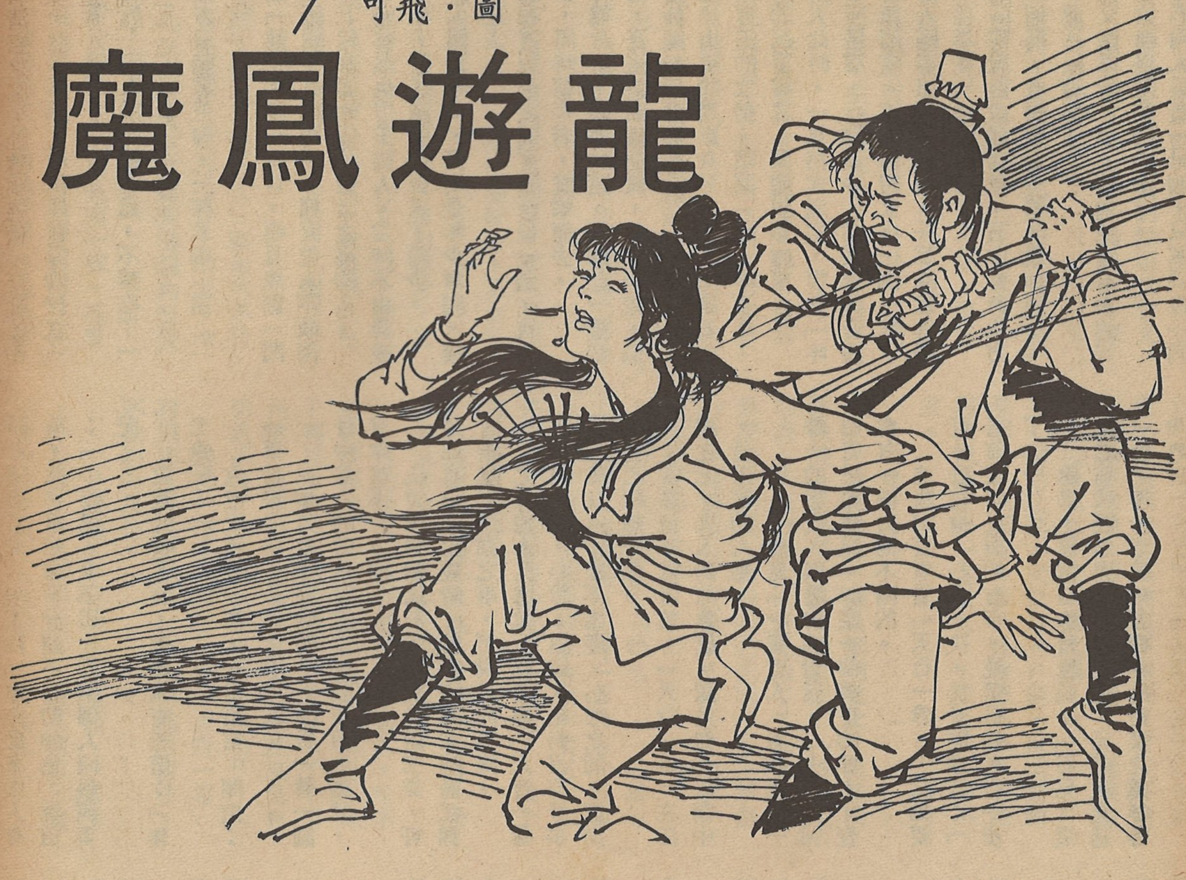
說完之後，看了石中堅一眼，只見石中堅沉吟不語，滿臉呈現寒霜，顯得極其冷漠傲然，心中不免一怔，暗道：「這娃兒性子好怪，如果讓他出現江湖，一番浩大刧數，定要被他掀起，那『鬼劍』絕對不能給他，不然後患無窮！」

心忖間，面帶微笑，慈祥的說道：「小娃兒，你一定受了『鬼劍客』的話，做了他的徒弟，你知『鬼劍』的危險嗎？方才不是那麼多武林高手，要除掉你，其實還有不知多少厲害人物，要找『鬼劍客』報仇……」

（未完・四）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三鳳率領江玉南等人闖入丐帮長老會議的青石樓，江玉南已和衆俠商量妥，想借丐帮之手將三鳳擊殺，以除後患，故意不賣力和丐帮長老蘇輪打個平手，三鳳以爲他武功平常，特意顯示摧心掌法將蘇輪殺掉，被丐帮帮主指證她的掌法是摧心掌，是魔教小西天雷音寺的魔功，說明自己有破解之法，三鳳知道闖了禍，丐帮帮主懂得小西天雷音寺的殘心指，是摧心掌的尅星，便用傳音入密將事態演變說清楚，懷疑丐帮帮主是魔教派來潛藏丐帮內的人，江玉南不敢怠慢，佯將三鳳打倒，借故先處理內部之爭，另和丐帮帮主定約會，迅速離開……

眞假難分辨　委屈自己知

三鳳道：「金塘主，那是一件什麼事？十三名丐帮弟子，是否該死呢？」

金長久道：「也許他們罪不至死，但殺一儆百，有何不可？」

三鳳道：「唉！清名誤會，因爲丐帮帮主的身份，和他統馭龐大實力，使他成爲江湖上極有勢力的人物之一，只要他說一句話，那就無人敢不聽，想想看，這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

閻五道：「可怕？這有什麼可怕，一個堂堂正止的入，除奸斬邪，爲蒼生造福，他有什麼可怕。」

三鳳說道：「老前輩，我聽說過一個故事，那是說，清官比贓官有什麼更爲可怕？」

閻五道：「這眞是今古奇聞，清官比贓官更可怕？這個別說老叫化子不信了，就算是三歲孩子，也不信了。」

三鳳道：「我知道你不信，所以，我想說個理由出來。」

閻五道：「這個理由一定很奇怪，在下倒要洗耳恭聽了。」

三鳳道：「一個贓官，拏了人家的銀子，心中總有些愧咎，辦起事來，不會斬盡殺絕……」

閻五道：「但他貪贓枉法，倒果爲因，害的好人沉寃難雪就是這樣造成的。」

金長久道：「所以說，贓官該殺。」

三鳳道：「再說清官吧，他沒有收過昧心錢，所以，心中坦然，枉斷，妄決的胆子就更大了，他們雖然有時間發覺錯了，但他覺得沒有收過人家的錢，仰不愧天！俯不怍地，但却怕傷了他的清名，一咬牙，狠狠的錯下去，弄得人寃沉海底，永生永世，就無法洗刷清楚了。」

閻五沉吟了一陣，道：「這些縱然是有，也不是常常可見。」

三鳳道：「還有第三種，那就更可怕了。」

閻五說道：「還有第三種的？妳請說吧！」

三鳳道：「有一種官，實非清官，但

他却有清官之名，他聰明絕倫，斷案如神，十案九正，但最重要的一件，却故入人罪，造成大獄，牽連了不知多少人。」

閻五道：「世上有這種人？」

三鳳道：「好，所謂大奸若愚，大惡似賢，你懂麼？」

閻五歎一口氣道：「至少，丐帮帮主不會是這樣的人？」

三鳳道：「我舉例說明，就要證明這件事，丐帮的周帮主，就是這麼一位人物，大惡似賢。」

閻五道：「哦！」

江玉南道：「金塘主，對此事的看法如何？」

金長久道：「三鳳姑娘，說的頗有道理，不過，她還沒有說明，她是什麼身份，爲什麼學到了魔教武功？」

江玉南道：「鳳姑娘，雖然妳能說出我的來歷，但那並不能證明妳是和我們合作的人。」

三鳳道：「你要我說出全部內情？」

江玉南道：「眼下看來，也只有如此了。」

三鳳道：「江兄，你敢不敢担保，你們這些人中，沒有魔教中人。」

江玉南說道：「這個，在下倒可以担保。」

金長久道：「姑娘的言中之意，雖未指名，但大約是對着老夫說的了？」

三鳳微微一笑，道：「連丐帮的周帮主，都是魔教中人了，我對誰都要存上一份懷疑。」

江玉南道：「原來如此。」

三鳳道：「唉！我知道魔教中人，無孔不入，但却未料到連丐帮帮主之位，也握在他們的手中了。」

閻五搖頭說道：「姑娘，妳若無法證明妳確實的身份，咱們如何能相信妳的話呢？」

三鳳沉吟了一陣，緩緩由懷中掏出一物，道：「你們認識這個吧！」

那是一枚金錢的四分之一，上面筆劃縱橫，寫的有字。

可惜，上面的字跡，無法看出內容。

金長久、閻五、江玉南、高泰、都很仔細的看了一遍，但却無法看清楚上面寫的什麼。

沒有人能說出這小半金錢的來歷，一時間相顧愕然。

江玉南道：「這是怎麼回事？這一片金錢，代表了什麼？」

三鳳緩緩收回那片金錢，貼身藏好，一面緩緩說道：「你們都不認識這一片金錢了？」

江玉南道：「在下不識，不知兩位老前輩中，有那一位識得？」

三鳳道：「認識這一片金錢機會最大的應該是你，其次是高泰、田榮，你們三位不認識，金塘主和閻大俠認識的機會就更少了。」

閻五道：「老叫化在江湖上走動了數十年，但却從未聽說一片金錢的事。」

三鳳道：「自然，這不是憑藉江湖經驗就可以知道的。」

閻五道：「如是姑娘隨便取一枚金錢來，刻上些字，然後，又把它一分爲四，就算天下老江湖盡集於此，也認不出它的來歷。」

三鳳輕輕吁了一口氣，說道：「不談這枚金錢的事了，這確實是我故弄的玄虛，現在，咱們還是先談談如何應付魔教的事了。」

金長久道：「咱們現在的處境，可有什麼危險麼？」

三鳳道：「如若周帮主發覺了咱們已知曉他的隱密，决不會饒過咱們。」

金長久道：「難道他要殺咱們。」

三鳳道：「不錯。」

金長久道：「奇怪，以周帮主在江湖上爲人，他怎會是魔教中人。」

三鳳說道：「有些事情，不容你不相信。」

金長久道：「鳳姑娘，妳的意思是，咱們要和丐帮火併一場？」

三鳳道：「不是火併，而是自衛，咱們要想法子保護自己，除非你們願意被人殺了。」

江玉南道：「鳳姑娘，丐帮周帮主，在江湖上數十年建立的聲譽，權威，豈能是妳的幾句話使人相信麼？」

三鳳道：「要如何你們才能相信，難道眞要周帮主動手殺你們時，你們才會相信麼？」

江玉南道：「姑娘，老實說，在下已經有些相信了。」

三鳳道：「你相信就好。」

閻五道：「鳳姑娘，老叫化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

三鳳道：「什麼事？」

閻五道：「姑娘一直不肯明白的說出妳的身份，咱們心中之疑，無法消除，所以，也無法相信姑娘。」

三鳳搖搖頭，道：「我不能說，也無法說出來，你們相信，就相信，不相信，我也沒辦法了。」

江玉南道：「姑娘，有沒有一個理由解釋明白，妳不肯說出來的原因。」

三鳳道：「我不會說，也不能說，江公子，咱們還不是一道上人，我心中好痛悔自己的輕率，大意不過，你們還是正人君子，我希望你們忘記今天的事，這對我們雙方都好。」

江玉南當卽呆了一呆，說道：「姑娘，妳？……」

三鳳接道：「我要去了，我可能還回三鳳閣，作我捧酒上菜的事，你們要忘了那一片金錢的事。」

她說走就走，轉身大步而去。

江玉南想開口要叫，却被閻五伸手攔住，道：「由她去吧，她既然還回三鳳閣，咱們不愁找不到她。」

這時，田榮輕輕吁一口氣，醒了過來，道：「好奇怪的一掌。」

閻五道：「田少俠，中掌之後，是什麼樣的感覺？」

田榮說道：「頭一暈，什麼都不知道了。」

閻五道：「哦，那是什麼掌法？」

田榮道：「這個麼？不知道。」

閻五道：「田少俠，自己中掌，怎會不知道中掌後情形如何？」

田榮道：「這是一種很奇怪的掌力，

中掌之後，人就突然暈了過去。」

閻五道：「暈過去了？」

田榮說道：「暈過去了，什麼都不知道。」

閻五道：「這麼說來，那摧心掌，還具有別的妙用了。」

田榮道：「在下是眞的不知道，一掌之後，就暈迷不醒了。」

金長久道：「可惜呀，可惜，咱們竟然未把內情問清楚。」

田榮道：「那位鳳姑娘那裏去了？」

金長久道：「她走了。」

田榮道：「你們怎麼放她離去呢？」

閻五道：「田兄的意思，可是要咱們殺了她？」

田榮道：「那倒不是，咱們應該有很多事向她領教……」

語聲一頓，接道：「再說，咱們這幾個人，也沒有辦法殺她。」

金長久道：「田少俠，你好像是一點也不恨她。」

田榮道：「我爲什麼要恨她呢？」

金長久道：「你可知道，她怎麼對付你？」

田榮道：「這個，我就不知道。」

金長久道：「她要你神智暈迷，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然後，去和丐帮中人拚命。」

田榮道：「哦！」

金長久道：「唉！當時你神智不清，自然是不知道這些事了。」

田榮歎一口氣，還未來得及接口，高泰巳高聲道：「周帮主來了。」

轉頭看去，只見一個灰衣蒼髮的丐帮帮主，在四個花甲老翁的長老護衛之下，緩步行了過來。

四個隨行長老，在五丈外停下，周帮主單槍匹馬的行了過來。

江玉南凝立未動，直待那灰衣老人，行到五尺左右處近身軀時，才一抱拳，道：「周帮主。」

灰衣老者拂髯一笑道：「不敢當，老叫化周鵬。」

江玉南道：「晚進江玉南，久聞帮主大名。」

由於三鳳姑娘的一番話，使得金長久和閻五等，都有了一些戒心，所以，沒有迎接上去。

周鵬笑一笑，道：「適才那位姑娘何在？」

江玉南道：「帮主要找她？」

周鵬道：「丐帮弟子無多，難免有良莠不齊之人，所以，我對丐帮中招惹到的是非，一向處置謹愼，非要問個明白，不肯驟作論斷，但適才聽得屬下報告，詳陳經過之情，那位姑娘似乎是有意找丐帮麻煩而來。」

江玉南道：「帮主的意思是？……」

周鵬道：「我要找到她，問明內情，如是本帮弟子有虧理之處，周鵬定當在諸位面前嚴懲丐帮弟子。」

江玉南道：「這個倒是不能怪責帮弟子。」

周鵬道：「哦！江少俠覺得敝帮是沒有虧理之處了？」

江玉南點點頭，道：「是。」

周鵬道：「這麼說來，本座也應該替你們作主了。」

江玉南心頭震動了一下，暗道：「糟，看來我又講錯話了。」

心中念轉，笑一笑，道：「可惜，那位姑娘巳經不在此地了。」

周鵬說道：「諸位和她同來，縱非故舊，亦必相識，想必知曉那位姑娘現在何處。」

江玉南遲疑道：「這個，在下倒是知曉。」

周鵬道：「那就請江少俠相告。」

江玉南道：「帮主請到下馬集，三鳳閣，自然可以找到她了。」

周鵬道：「哦！那位姑娘的閨諱，可否相告呢？」

江玉南道：「三鳳閣中有一位鳳媽媽，帶着三個女兒，以大、二、三排名。」

周鵬道：「那位姑娘排行第幾？」

江玉南道：「第三。」

周鵬道：「那麼她叫三鳳了？」

江玉南道：「是！她叫三鳳。」

周鵬道：「多承相告，老叫化這就立刻派人去查問一下。」語聲一頓，接道：「江少俠，有空麼？」

江玉南道：「帮主有何吩咐？」

周鵬道：「老叫化想麻煩江兄，同往一行，不知閣下之意如何？」

江玉南道：「這個，不太妥當吧！」

周鵬道：「爲什麼？」

江玉南道：「區區事務煩多，只怕很難抽出空暇。」

周鵬道：「這個老叫化就不明白了，江少俠既然事務繁多，爲什麼會陪着三鳳姑娘，找到丐帮呢？」

江玉南道：「我——」

周鵬道：「那是江少俠分明有些看不起老叫化子了。」

江玉南說道：「帮主言重了，晚進怎敢。」

閻五突然一上步，道：「周帮主，還記得老要飯的閻五麼？」

周鵬回頭望了閻五一眼，道：「閻兄在江湖上大有名望，老叫化子豈有不知之理？」

閻五道：「在周帮主的俠光照射之下，老要飯的說不上什麼名望。」

周鵬道：「閻大俠太謙虛了。」

閻五道：「周帮主，老敎化有一言請敎？」

周鵬道：「區區洗耳恭聽？」

閻五道：「這位江少俠……」

周鵬接道：「閻兄，有什麼吩咐，只要周某人能夠作到，決不推辭，但江玉南的事，閻兄最好別管。」

閻五說道：「在下雖然沒有加入丐帮，但咱們拜的一個祖師爺，總算有一點淵源。」

周鵬皺皺眉頭，似想發作，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道：「閻兄，你究竟想說什麼？」

誰都看得出，周鵬是一臉不豫之色，閻五自然也瞧得出來。

照江湖上將周鵬的推崇，他不應該是這麼一個人。

閻五突然想起了三鳳的話。這就是使

得閻五的心中，提高了一份警覺，對周鵬的信心，開始動搖了。

周鵬神情肅然，仰臉望天，長歎一聲道：「這個，這個，當眞是可怕極了，以閻大俠在江湖上的聲譽，竟也淪入魔道，今後江湖豈不是要……」

閻五厲聲接道：「周帮主，你在胡說些什麼？」

周鵬道：「閣下在江湖上，一向受武林同道敬重，想不到今日……」

閻五道：「我今日怎麼樣了，本來咱們還不太相信一些事情，現在看來，確然有些不得不相信了。」

周鵬道：「你胡說些什麼？」

閻五氣的臉色一變，道：「周帮主，你這個出身魔教的人，混入了丐帮，竟又被你竊取得帮主之位……」

周鵬搖搖頭，道：「王長老，這個人病勢不輕，看來，咱們不能不想法子帮帮他了。」

王長老道：「請問帮主，咱們要如何帮他。」

周鵬道：「殺人殺死，救人救活，咱們既然是存心要帮他的忙，自然是要徹底帮他了。」

王長老道：「帮主的意思是……」

周鵬道：「想法子使他就範，送給袁神醫全力療救。」

淡淡幾句話，已決定了對付閻五的手段。

王長老一揮手，四個丐帮長老一起圍了上來，道：「閻兄，咱們帮主悲天憫人，決定把閻兄送交袁神醫……」

閻五厲聲喝道：「爲什麼要把我送交袁神醫，我無病無痛的……」

王長老接道：「閻兄語無倫次，說話顚三倒四，實已病的不輕，如論當今醫術，天下無出袁神醫之右，希望你閻五能夠體念咱們帮主一番苦心。」

閻五苦笑一下，道：「厲害呀！厲害，這等顚倒黑白，倒因爲果的作法，的確是可怕的很。」

王長老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閻五道：「沒有什麼意思，老要飯只是領教了周帮主的厲害。」

王長老道：「你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了，咱們帮主一片仁義，你竟然不知感激，反而惡言中傷……」

閻五氣的臉色鐵青，全身也微微顫抖，沉聲說道：「你看看，金兄，這是什麼話？這是什麼話……」

金長久苦笑一下，道：「這就叫沉冤，如若你今天放手一搏，死於丐帮人手中，江湖上會傳說一件大爲震動的事……」

閻五接道：「什麼大事。」

金長久說道：「江湖上會說，閻五閻大俠，變了心情，胡作非爲，丐帮帮主，雖然不忍加誅，但又不能看他爲非作歹，於是，廢了他的武功，把他送到袁神醫療治。」

閻五點了點頭，說道：「好堂皇的說法。」

金長久道：「那時，閻兄這一生爭來的清白俠名，也就付之東流了。」

閻五道：「對！所以，我不能讓他們生擒了我。」

金長久道：「閻兄，咱們兩人聯手，只怕也無法勝過丐帮長老……」

歎息一聲，接說道：「你和我聯手後，還造化了一個極大的困擾，兄弟名聲不太好，那就更增加這位帮主之言的眞實性了。」

周鵬笑一笑，道：「金兄要帮忙？」

金長久道：「七刀塘雖然是在江湖上算不得什麼有名地方，但兄弟自信……」

周鵬搖搖手，道：「金長久，咱們不談過去的事，老叫化在恭候佳音呢。」

金長久道：「恭候佳音？你問了我一些什麼？」

周鵬冷冷的說道：「我問你是否要和閻五聯手對付敝帮？」

金長久道：「哦！這麼回事？」

周鵬淡淡一笑道：「金塘主可是想激怒老夫麼？」

金長久道：「不敢，不敢。」

周鵬回顧了四老一眼，道：「他們有兩個人聯手，你們出手，捉不到活的，就格殺當場。」

這是一道很嚴厲的令諭，在場之人，都已經看出來，周鵬已動了怒火，現出殺機。

高泰橫移兩步，行到江玉南的身側，低聲道：「江兄，這個，咱們應該如何應付？」

江玉南道：「要阻止這一場搏殺。」

田榮也快步行了過來，低聲道：「咱們只要一出手，丐帮就會把這件事套在我們的身上。」

江玉南道：「就算是咱們今天眼看着他們殺閻五、金長久，他們也一樣不會放過咱們。」

田榮說道：「對！江兄，咱們先禮後兵。」

江玉南點點頭，高聲說道：「周帮主，你要下令殺人？」

周鵬道：「閻五、金長久助紂爲虐，我不能不爲江湖除害。」

江玉南道：「哦！你可知道，他們爲什麼作壞事麼？」

周鵬道：「這個本帮不用查究……」

江玉南道：「我可以告訴帮主。」

周鵬道：「好！你說說也無妨。」

江玉南說道：「他們是奉我之命行事的。」

周鵬道：「奉你之命？」

江玉南道：「對！寃有頭，債有主，你周大帮主眞要爲世除害，實在用不着找他們的麻煩。」

周鵬道：「哦！」

江玉南道：「只要殺了在下，那就除了禍源。」

周鵬哈哈一笑，道：「本座行道江湖，遇過不少兇惡之徒，但像閣下這等在本座面前，坦承罪狀的人，倒也不多。」

江玉南道：「那是因爲我覺着貴帮未必能除得了我。」

周鵬道：「哦！有這等事，四位長老，打蛇打頭，先將這個人給我拿下。」

四個丐帮長老本來已把閻五圍上，準備出手，聞言忽然轉了過來，圍住了江玉南。

高泰、田榮、齊齊說道：「丐帮如是

以多為勝，不怕傷了貴帮在江湖上的英名麼？」

周鵬道：「歷來的丐帮帮主，都有這麼一個避忌，但本座沒有。」

高泰道：「你竟然破壞了丐帮的來歷傳統。」

周鵬道：「傳統的規矩，有好有壞，丐帮弟子，何止萬人，遍佈大江南北，我們有的是人手，但歷來追兇擒寇，丐帮都謹遵規戒，以一對一，不知道這個傳統的規戒，使多少兇徒漏網。」

高泰道：「哦！」

周鵬道：「本座修改戒規，以搏殺兇徒為第一，不論羣攻、圍襲，都是在所不計。」

高泰道：「丐帮還有一個傳統的規戒，不知道帮主修正了沒有？」

周鵬淡淡一笑，道：「本座修正的規戒很多，又何止一兩條？」

高泰道：「那一條是：不枉殺。」

周鵬點點頭，道：「這是一條很好規戒，本座自然保留。」

高泰道：「那麼枉殺的意思，帮主定然是知道了？」

周鵬道：「本座豈有不知之理？」

高泰道：「那很好，不求證實，謂之枉，帮主下令搏殺江少俠，但不知為了什麼？」

周鵬道：「你們都是親眼所見，親耳聽聞，難道還要本座再說出一番道理？」

田榮笑一笑，道：「這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理由都由你帮主一個人說完了。」

周鵬道：「本座處事，只問是非，一向不願和人多費唇舌，給我拿下——」

四個灰衣老者忽然一側身子，向上衝來。

高泰、田榮同時欺身而上，迎向了兩個灰衣老者。

但聞蓬然一聲，七人掌力接實。

高泰、田榮，和兩個灰衣老者，彼此秋色平分，一掌硬拚，誰也沒有向後移動分毫。

江玉南獨拒兩個人，竟然也保持了一個半斤八兩的局面。

周鵬點點頭，道：「勿怪你們三個有些狂傲，原來都有了相當的成就。」

江玉南道：「周帮主，就算要動手，也請稍候片刻，在下還有幾句很重要的話，請教帮主。」

周鵬道：「什麼話？」

江玉南道：「閣下，可否先召回你這護駕四老？」

周鵬嗯了一聲，舉手一招，道：「你們回來。」

目光轉到江玉南的身上，接道：「有什麼話，你可以說了。」

江玉南道：「我只請教一件事。」

周鵬道：「在下洗耳恭聽。」

江玉南道：「我想知道，帮主是否練過一種武功，叫作殘心指？」

周鵬道：「那殘心指是魔教奇學，本座雖然知曉世間有這一種武功，却是從未練過。」

江玉南道：「這麼說來，帮主和小西天雷音寺的魔教，全無關連了？」

周鵬搖頭道：「當然。」

江玉南道：「唉！帮主，眞是推的乾淨……」

回顧了一眼，接道：「這些人，想來都是你帮主的心腹之人？」

周鵬道：「是又如何？」

江玉南道：「所以，在下縱然找出了破綻，指出你周帮主和魔宮有關，他們也是不會相信的了。」

周鵬說道：「這些人，都是久年追隨於我，對我的為人處事，瞭解很深，你縱然能够舌燦蓮花，但也無法挑起他們的疑心。」

江玉南冷冷說道：「也們追隨你多年，都是你的心腹，也許早已知道了你的來歷，身份，所以，也們不會覺着驚疑，不過……」

周鵬接道：「不過什麼？」

江玉南道：「紙包不住火，總有一天，你會暴露出眞正的身份。」

周鵬臉上閃掠過一抹殺機，但只一閃即逝，代之而起的，是一臉微微的笑容，說道：「你在說些什麼？實在叫人聽不明白。」

江玉南提高了聲音，道：「丐帮是個有傳統，有規戒的組合，我不信，一個人能一手遮天。」

周鵬笑道：「你這個小娃兒，簡直是有點瘋了。」

江玉南搖搖頭道：「瘋的不是我，而是你。」

周鵬搖搖頭，道：「我越聽越不懂，你在說些什麼了。」

江玉南道：「你心中明白，我相信丐帮之中，也有不少人對你動了懷疑之心，只不過，他們基於對帮主的尊重，不敢當面向你提出來罷了。」

周鵬冷笑一聲，道：「江玉南，你說夠了沒有？」

江玉南道：「沒有。」

周鵬道：「你已經說得夠多了，如若你的挑撥發生了效用，那似乎也用不着再多費唇舌了，如是發生不了效用，就算再說更多的話，也是沒有什麼作用了。」

江玉南道：「唉！看起來，帮主實在是一位心機很深的人。」

周鵬道：「現在，我要他們動手，要把你生擒活捉才行。」

江玉南道：「活捉一個人，也殺死一個人，要困難十倍，帮主為什麼要活捉在下，不下令他們殺了在下呢？」

周鵬道：「你自覺滿腹委屈，硬指本座是魔教中人，我如下令把你殺死，不但你心中不服，在場之人，心中都有些不服氣了。」

江玉南道：「哦！」

周鵬道：「所以，我要生擒於你，我們丐帮在此舉行長老會議，大部份長老都還未離去，我要生擒你之後，你可以在本帮長老之前，暢你所言，要他們詳斷一下是非，本座是不是欺世盜名之輩。」

這幾句話說得義正詞嚴，擲地有金石聲，只見得閻五、金長久暗暗點頭。

江玉南心中震動了一下，忖道：難道三鳳眞的是隨口胡言麼？

但她又為什麼欺騙我們呢？

心中轉念，口中說道：「帮主眞有此心，那可算光明磊落，明月風標的英雄人物，會給武林留典範，江湖留英名，晚生後進們敬仰不已。」

周鵬點點頭，慨然說道：「老叫化接掌丐帮，已過五個年頭，五年來，江湖有人批評我殺氣太重，除惡務盡，不留人一步者有之，但像你們這樣說我和魔教中人有往來，倒還是第一次聽到，不但老叫化覺着有些驚震，就是丐帮中人，亦必聽得心中不安，疑竇叢生，如若此事再不澄清，那可是麻煩大了。」

江玉南問道：「但不知帮主要如何澄清？」

周鵬道：「俗語說得好，賊咬一口，入骨三分，你不過隨便一句話，可能使老叫化費十年工夫去洗刷這些污點。唉！年輕人，你害我不淺。」

江玉南看他說得一片至誠，不似說謊，心中大感不安，緩緩說道：「大錯已鑄，眼下只有設法挽救要緊。」

周鵬面色黯然，道：「挽救之道，不外兩途……」

江玉南道：「在下洗耳恭聽。」

周鵬道：「一是把今日在場之人，全數殺死，但我周鵬是何等樣人，自然不肯做出此等事情。」

閻五點點頭道：「帮主說的是，但不知第二個辦法是什麼？」

周鵬一指江玉南道：「第二個辦法，就是擒了這位江兄，我要他在本帮長老前解說清楚，如是本帮長老也認爲老叫化子有點問題，老叫化就立刻辭去帮主之位，聽候調查，如若老叫化子仍然得到本帮中長老的信任，本帮就全力追查這位江少兄何以如此污衊本人。」

金長久道：「這麼說來，周帮主不會單單處置這位江少兄了？」

周鵬道：「處置?本座還要留下他的活口，向敝帮長老解說。」

金長久又道：「嗯！這就合情合理了……」回顧了閻五一眼，低聲接道：「閻兄，你看，這檔子事，咱們應該如何？」

閻五道：「老叫化子也正在爲難。」

金長久道：「在下之意，不如要江少兄隨同周帮主，同往丐帮一行，說個明白，彼此之間，也可不傷和氣。」

閻五道：「這個麼，老要飯的也不便反對。」

不反對，那自然是同意了，再加上一個便字，那就是勉强同意的意思，不管是否勉强，但還是同意了。

金長久道：「閻兄，咱們是否要把決定的意見，告訴江玉南呢？」

金長久道：「這些話，很難開口，還是閻兄你自己說吧！」

閻五道：「我——我說？」

金長久道：「對！閻兄是江湖上的有名正派人物，自然是處處深受人敬重，像我金某人，聲譽不太好，說出的話，也只怕人家不信。」

閻五道：「好吧！說就說，我閻五大公無私，有什麼不敢說的……」

提高了聲音道：「江少兄，你決定了沒有？」

江玉南道：「決定什麼？」

閻五道：「是束手就縛，跟周帮主走呢還是要動手一搏？」

江玉南道：「在下還未決定。」

閻五道：「應該決定了。」

江玉南道：「這個，在下還得考慮一下。」

閻五道：「考慮什麼？」

江玉南道：「在下要弄清楚，他們說的話，誰眞誰假？」

閻五道：「哼！難道現在，你還在信那個丫頭騙子的話？」

江玉南道：「在下想不出，她爲什麼要騙我們？」

閻五道：「這是挑撥離間之計，任何人，都會看得清清楚楚，難道你江少俠就看不清楚麼……」

江玉南道：「在下還是有些懷疑。」

閻五道：「江少俠，如若今日，咱們不能給周帮主一個交代，只怕今後，江湖之上，永無清靜之日了。」

江玉南道：「哦！」

金長久道：「江少俠，古人有捨己爲人之說，咱們希望江少俠，能爲江湖大局着想，免去了個人意氣之爭。」

江玉南道：「兩位究竟是什麼用心，可以明白點說了。」

閻五輕輕咳了一聲，道：「好吧！既是如此，我就打開天窗說亮話了。」

江玉南道：「在下洗耳恭聽。」

閻五道：「我和金兄的意思是，希望你江少俠束手就縛，隨同周帮主，同往丐帮一行，見着丐帮長老，解說清楚。」

江玉南點點頭，道：「兩位的意思，是讓在下往見丐帮長老了。」

閻五道：「在下等正是此意。」

江玉南回顧了田榮、高泰一眼，道：「兩位怎麼說？」

田榮道：「要往丐帮解釋，咱們一同前去，但却用不着束手就縛。」

高泰目光轉到了閻五身上，道：「老要飯的，你是不是丐帮中人？」

閻五道：「不是丐帮中人，必是叫化子的身份，但叫化子未必是丐帮中人？」

高泰道：「我也不是丐帮中人，所以，咱們對丐帮中的事，瞭解的不多。」

閻五道：「嗯！」

高泰道：「瞭解不多，咱們就不能完全相信，但小叫化子和江少俠，相處了這些時，却感覺到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閻五道：「小要飯的，我不是不信任江少俠，而是不信任那個丫頭？」

高泰道：「目下事實眞像如何?還未揭露，如何能先斷送了江少俠。」

閻五道：「如何會斷送他，我老要飯的意思，只是讓他替周帮主向帮中長老解說一下。」

高泰道：「如是要他束手就縛，那就可能要了他的性命。」

閻五道：「這個，不會吧?」

高泰道：「那是因爲你受了丐帮的聲譽影响之故。」

閻五道：「你有什麼辦法，能解今日之危。」

高泰道：「咱們大家陪江玉南同去見丐帮長老，說明詳情，如若丐帮長老都覺察應該處死江少俠，再作決定不遲……」

閻五道：「對！這辦法不錯。」

周鵬冷冷說道：「辦法很好，不過，本座不能同意。」

高泰道：「為什麼？」

周鵬道：「你們這一羣人，桀傲不馴，本座如不先把你們制服，一旦在會議中，彼此吵了起來，那要本座如何作人？」

高泰道：「這話怎麼說？」

周鵬道：「我已經說的很明白了。」

高泰淡淡一笑，道：「閣下的意思，是要把我們繩捆索綁，帶到長老會去？」

周鵬道：「至少，要你沒有胡鬧的能力，本座才能帶你們去見本幫長老。」

高泰道：「要我們沒有胡鬧的能力，大概只有兩個辦法了，一個是廢了我們的武功，一個是制住我們的穴道。」

周鵬道：「對！除此之外，本座也想不出什麼好辦法了。」

高泰回顧了閻五和金長久一眼，道：「兩位的意見如何？」

閻五立即道：「周幫主，這個不太好吧！」

周鵬說道：「沒有什麼不好的，諸位如肯答允本座的條件，那也不用去長老會了。」

金長久道：「你以周幫主的身份，這些話，咱們自然是應該相信得過，不過，這對一個學武的人而言，好像是太苛刻了一些。」

周鵬道：「丐幫長老齊集於此，萬一你們屆時突發野性，合力出手，傷了本幫一二位長老，要我如何交代？」

金長久道：「嗯！倒也有理。」

周鵬道：「還是金埔主明白事理，此事關係太大，本座不便冒險。」

田榮道：「你制住了咱們的穴道之後，突然改變了心意，一聲令下，豈不立刻可以取了咱們的性命？」

周鵬怒道：「本座是何等身份，怎會作出那樣卑下的事？」

高泰道：「金埔主既然同意了幫主的高見，那就先從金埔主身上下手吧。」

周鵬道：「金埔主意下如何？」

金長久呆了一呆，道：「周幫主，在下只是覺着以幫主的身份而言，咱們應該信得過。」

周鵬道：「金兄既然相信老叫化，何不率先一試？」

金長久苦笑一下，道：「這個，貴幫要對付的是江少俠……」

周鵬接問道：「難道你們不是一夥的麼？」

金長久道：「是！」

周鵬道：「既然是一夥的，先後有何不同？」

金長久道：「不同，不同，金某還沒有完全贊成周幫主這個辦法。」

田榮冷笑一聲，道：「金埔主，如是周大幫主，只要拿一個江玉南少兄去，金埔主就贊成這個辦法？」

金長久道：「田少兄，你取笑了。」

田榮冷冷說道：「可惜周幫主還不夠陰沉，他如夠陰沉，目下就該只對付江少兄一個人。」

周鵬道：「丐幫作事，一向光明磊落，本座也不用對人動什麼心機。」

閻五搖搖頭道：「周幫主，老要飯的也覺着，你的方法不太好。」

周鵬道：「你有什麼辦法？」

閻五道：「江少兄說得對，目下雙方，只有一點誤會，這一點誤會，必須要解釋清楚。」

周鵬道：「哦！」

閻五道：「如是周幫主自信光明磊落，那就該表示得大方一些，咱們願意去見貴幫長老，但咱們決不能束手而去，也不能讓你幫主點了咱們的穴道，貴幫長老也是貴幫中的精銳、高手，就算誤會解釋不清，貴幫也沒有什麼好怕的事。」

周鵬搖搖頭，道：「閻兄大概知道，敝幫中人，並非是幫中的權勢最大，丐幫幫主一向受長老會監督，每年一次長老會，幫主都要報告一年的經過。」

金長久接道：「周幫主如若帶咱們去見貴幫長老，那正是表示周幫主的胸中坦然，心中無鬼。」

周鵬道：「如是我不帶你們去，那就表示我心中有鬼了？」

金長久道：「其實在塲三人，都是稍有名望的人，見見貴幫長老，也不算辱沒他們。」

周鵬道：「第一個，你金埔主就沒有這個身份。」

金長久道：「貴幫中的長老，金某人早就見識過了幾個，也算不上什麼稀奇的事。」

周鵬道：「長老會不同，他們未集會時，只是丐幫中的長老身份，也要受幫主之命，但如他們一開了會，那就不同了，幫主要聽命於他們。」

金長久道：「所以，你就要表示坦然，帶咱們去見他們，以表明你的身份。」

周鵬道：「你越說越胡扯了，給我拿下。」

這時，四週忽然出現了數十個丐幫弟子，四面八方的圍了上來。

敢情，周鵬已在不動聲色之下，調集了很多的丐幫高手，都把羣豪圍了起來。

周鵬的四個護從，也一齊又圍上了金長久。

金長久一鬆腰間扣把，抖出了緬鐵軟刀，冷笑一聲，道：「周幫主，老夫不甘就縛，就算從此和丐幫結下了血海深仇，也要放手一搏。」

周鵬點點頭，道：「金埔主，大丈夫寧折不屈，對你這份豪氣，老叫化子倒是佩服得很。」

金長久道：「周幫主敢不敢和金某人一決生死？」

周鵬冷然說道：「你向我挑戰？」

金長久道：「金某人本來心中對你周幫主十分敬重，但現在……」

周鵬道：「不再敬重了？」

金長久道：「看來江少俠說得不錯，閣下可能是魔教中人。」

周鵬道：「金長久，你害怕了，還是說幾句動人之言，要他們過來幫你？」

金長久道：「哼，金某人也許不是你周幫主的敵手，不過，金某人倒是願意放手和你一戰。」

周鵬道：「好吧！本座就讓你稱心如意。」

（未完．十九）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